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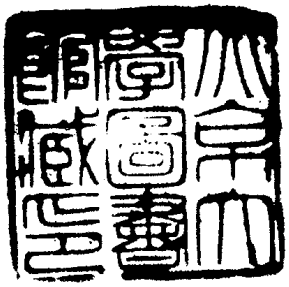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8/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二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麟寶六十三卷首一卷（二）　〔明〕余敷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一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七卷　〔明〕鄭良弼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二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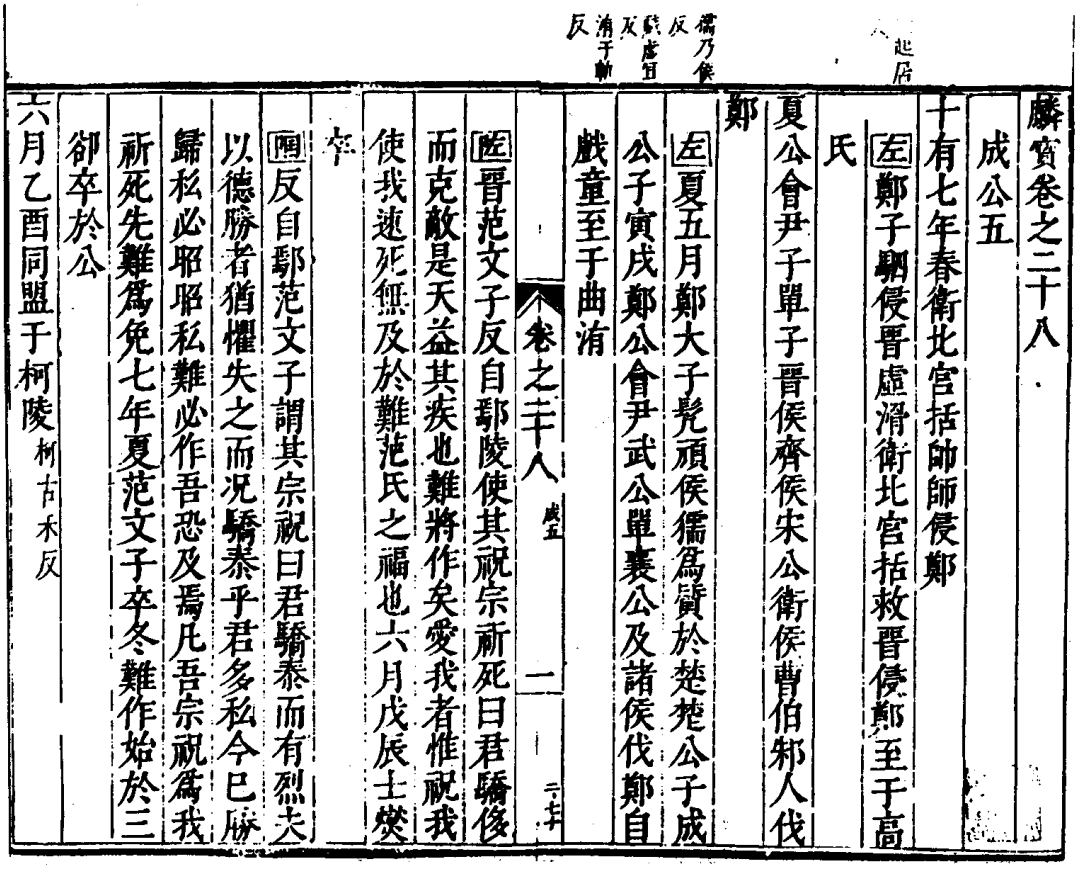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首一卷　〔明〕王震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刻本……二九〇

麟寶六十三卷首一卷（二）

〔明〕余數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麟寶六十三卷》提要


麟寶卷之二十八
成公五
于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匡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傲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囲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大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已厭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古禾反

近一反難乃旦反

左尋戚之盟也

穀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國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卿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近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讒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

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僨厚味寔腊妻今郤伯之語犯叔迄季伐犯則陵人迄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脩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嘗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莽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秋公至自會

左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穀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彼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曰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困子謫我夫人怒困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
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
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
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
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
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
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公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

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
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
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
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
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
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左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
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江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
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
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
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公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
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
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

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
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
匡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
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
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左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毋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莊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寇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雖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儛訟者三郤將謀於柤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趙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楚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敖在內爲軌御敖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

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

冬既戰獲王子發劒樂書謂王子發劒曰子告君曰郤至使人勑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吾歸子發劒告公公告樂書樂書曰臣固聞之郤至欲爲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勑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閒不亦大罪乎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諸樂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呪之見孫周是故使胥之昧與夷羊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

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罪錡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既刺三郤樂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是爲悼公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輔在外爲姦禦姦輔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

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輔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乃興徧三月厲公殺

楚人滅舒庸

左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繁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淸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圉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威行爲不仁專政爲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既弒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逆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于淸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與命焉若

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晉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

囚繫宥開罪薦積德建鰥寡振廢滯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

晉人殺厲公遏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梁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泯於黮闇

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爲也民何能爲焉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跋視無還聽無聲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猷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寔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

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祓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跋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聲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

德矣愼成端正德之相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齊爲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官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匡]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

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蒧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僱籍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罰不

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匡]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鄰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後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韅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韅季屏其宗使令孤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犨以其身郤遏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至

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與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宜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知荀宥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荷禋文敏靡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詥之使鎮靖者脩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旋而入果敢者詥之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

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與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爲與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姑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吕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鷄丘於是乎布令結援脩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侯奄公譽走于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公如晉

左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

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公至自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
左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巳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德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過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嗾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冏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糧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麟寶卷之二十八終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又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黶於檢反）

[左]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

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

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于晉

[公]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

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

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

何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才陵反）

[左]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郛于縛反）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乎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使荀瑩來聘（剽匹妙反）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鄭師侵宋楚令也

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

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槨與頖琴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

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

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

姒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

偕

任如林反背痛對及堆女乙反

六月庚辰鄭伯瑜卒瑜古困反

左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矇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瑜卒

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

左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偏彼力反郟音賈

秋七月仲孫茂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叔孫豹如宋

但扶又反

左叔孫豹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茂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冬復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廖力彫反

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樗勑居反

左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蜜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稽首

公至自晉

[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閻]祁奚辭於軍尉公問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遍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善不綴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爲軍尉羊舌赤佐之平公軍無秕政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巳未同盟于雞澤

[左]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祲舟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巳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殺]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左]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陳請服也

[殺]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與之也

[左]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

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四年會諸侯于鷄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亦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劒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曰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阪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鷄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

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肆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諮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諮咨親爲詢忠信爲度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己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因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

褊小閑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侵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不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其射也不脩氏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羌
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
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
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
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
殺而享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殪恃其讒慝詐僞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處殪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
少康少康誅澆于過后杼誅殪于戈有窮由是遂
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
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
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
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
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
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
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
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
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監于后羿而用德度

遠至邇安正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
民事田以時
冎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歃諸戎　己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
勞師於戎而失諸戎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
用之且夫戎翟荐處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
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翟事晉
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
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陟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侯邾敗于狐
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
朱儒使我敗于邾
五年春公至自晉
陟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
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
左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

易工逸反

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勇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濮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穀吳謂善伊謂稱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寇寇誅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匹匠辦反　積子恩反

左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公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晉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麟史卷之二十九終

桔丁妻反　圻食亦反

六年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詬也子蕩怒以弓桔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桔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穀非滅也中國曰甲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季孫宿如晉

劭一音反　泚子小反　瞎呼交反　梗直呂反　勷道立反　隊音遂

左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鄫子來朝鄫音談左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費音秘
左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隊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左]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武也

八月癸

[阮]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圖]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難不能死君死而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悼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利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内必平且鰌丘之會其宜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于軌反

[左]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鄬鄬七報反

[左]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蟜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蟜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

爲中于僞反

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

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曰卒時葬正也

陳侯逃歸

左陳人患楚虐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穀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李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穀見曾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左以疆鄙田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竝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敝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

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冤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閒之以觀其釁乃可以逞且成德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

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樊猛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illegible]子曰淺隰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

左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緒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龙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龙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龙武守使西鉏吾龙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閼於葛反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禍敗之竇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與音預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姣戶交反

匠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樂鞅而樂鞅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飢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盧何反

宜反

左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李武子齊崔杼宋皇郎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備器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告閵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

艾魚廢反

遲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

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要一遥反下同 禁丁念反 辰音晨

萬劫遥反

[左]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禖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冠並古亂反

禖古乳反 祧他彫反

楚子伐鄭

[左]楚子伐鄭子騑將及楚平子孔子蜡曰與大國

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騑子展曰吾盟固云雖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蜡音皮

積子賜反下同

[左]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爲而楚不能

110930

襄公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柤

左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音福又音方反

左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

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聃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

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
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
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
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
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
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

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
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已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
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妘姓也使
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
泰董父爲右生泰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
穀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
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
伯逆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
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左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陰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
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
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
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
禦寇之利也大夫圉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
於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
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
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孰政之
三十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巳酉師於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嚻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死皋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詠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

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穀]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觀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

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恣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公]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聚之鄭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祭之鄭

[記]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公至自伐鄭

[左]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閨竇

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簞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國]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緒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

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及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鄭人思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彊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

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
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
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
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
還次於瑣圃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
乃行成
秋七月巳未同盟於亳城北

左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
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
保姦毋留愿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
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
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
其國家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左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
以伐鄭鄭宿逆之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於蕭魚
左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
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
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公使臧孫紇對
曰凡我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
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
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
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
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
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
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
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
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
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

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國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鍾二肆及寶磬輅車十五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公至自會

冬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奠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搖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親行人者聘國之辭也

冬秦人伐晉

左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

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

公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穀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符方反

左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鄆也

冬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

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
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注]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
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
叉取邾音詩
[左]叉邾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
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注]荀瑩士魴卒晉侯蒐於綵上以治兵使士匄將
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
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
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

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
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
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
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
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一人行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
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
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
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
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
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
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
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冦
窆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羣若屈大夫

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圖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辠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諡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

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爲恭大夫從之

圖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勵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　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勵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祭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阪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

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

左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滅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阪鄭良霄大宰石奚猶在楚石奚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

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安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麟實卷之三十一終

襄公四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子會吳於向蠆丑邁反向式亮反

左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

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姜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搤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貴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左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祉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

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蓼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復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一舍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還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

士魴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隋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撫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爲愛其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國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左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禍及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

屑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巳未子展奔齊
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
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鄆人執之杓尹公佗學射
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
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
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
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
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儀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
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
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
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
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
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
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
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
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鄆寄衛侯及其
復也以鄆楹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
余不說物矣今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
剽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鄆臧
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
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
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騁之或推之欲無入得
乎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
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
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
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
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
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
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
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
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舉
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
公子宜穀
左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
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
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
篡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人於戚
左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囚而定之
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
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

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
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
貳
左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君子謂子囊忠君慮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
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
所望忠也
悼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
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
諸侯之爲日在軍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
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
使傅太子彪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
左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
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
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左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爲子馮爲

大司馬公子鯨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以
討爲漢故公子追舒爲戮尸屈蕩爲連尹養由基

俟秋麾反　相去聲下同　貌羊宋反

爲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
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曰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
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三
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
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
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

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
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暯必無
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一
邾人伐我南鄙
左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
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左鄭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匡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
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illegible]以免鄉納此
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理[illegible]之攻之富而
後使復其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古圓反
左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
奚韓襄樂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
攻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
田
戊寅大夫盟
左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
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
向戌衛寧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

庭

公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以我故執邾宜公莒黎比公且曰逼齊楚之使attached to 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寧殖宋人伐許

左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開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秋齊侯圍郠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蒞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眷及此見范宣子賦渴厲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眷無槁乎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鄭子牼卒

宋人伐陳

左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懼於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凫淤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拊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拔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昇余而大璧宋公問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遂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郰人伐我南鄙

左爲齊故也

冫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

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厌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

先悉薦反後尸司反復扶又反　鄋瞞子禮反墟七餘反廣古穴反　陵直應反　靡吐括反　殷下緜反　射食亦反　弛式氏反

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冼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苫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丞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邴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　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於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巳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郜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橋以爲公榮巳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閭齊侯駕將走鄰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祉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illegible]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晉伯貞粥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展子展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展曰國人謂不穀主祉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

襄公五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

左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公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卽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穀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取邾田自漷水漷呼虢反

左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公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

穀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

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沿汾而上使所吏反

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頴守手又反下同

次于旃然焉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疫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聽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遂于委反下同

先悉薦反薦音賤公反藩丁但反亦七余反為子羊反狡猾之狡音絞

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瘨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

[左]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

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匡]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

何古俄反儀音宜

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君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戴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

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穀]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讒矣

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柰何
宜墮帷而歸命乎介
八月丙辰仲孫羯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左齊崔杼殺高厚于瀘壘而燕其室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華子良氏之
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朱子之子也
士子孔圭嫣之子也圭嫣之班亞朱子而相親也
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僧之元年士
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華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
及於難子華子良出奔楚子華爲右尹鄭人使子
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冬葬齊靈公
[附]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
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偻會夜縋納師醢衛
于軍縋直僞反
城西郭

左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
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
城武城
左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反
左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
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
弟也故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

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
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
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
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
是無天也
殺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奔之惡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成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
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
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
曰臣不堪也
匡衛寧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
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已不求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秋[illegible]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
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
庶其竊邑於鄆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
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裘劒帶是賞盜也賞
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
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
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
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出已壹
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
雖賤必書重地也
穀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
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左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閟地下氷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愁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清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祁叔向之母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窺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掠音亮
守手又反
任音壬
戴音載
一問
[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若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國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敢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根本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違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樂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威矣今吾若

執所立反
道音導
下同
刺七賜反

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君樂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匿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匿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爲匿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違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

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肖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樂盈晝入爲賊于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樂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樂盈滅樂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從樂氏者爲大戮施樂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願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

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至之事君以死事至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令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隋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遲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音壬

左會於商任鄶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阮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乎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阮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阮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入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還

差初宜反

夏戶雅反下東夏同酎直又反與音預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常酎與執燔焉間二年問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勞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

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左]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九月鄭公子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

貨扶又反

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讓音恩

復扶又反錮音固

[左]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若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蠆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靖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雖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蓮

[左]人皆無辭而多馬他

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左]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于展慶良而立大

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肉古害反

夏邾畀我來奔畀必利反

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陳侯如楚公子黃惡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

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蒲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

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嘗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爲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鸞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懼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衰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魏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執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

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師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秋齊侯伐衛先驅寇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成御褒罷師狼邊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殷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騶乘自衛將逐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齊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還

隊徒對反褒戶倫反鄙婢支反

舍音捨

君以善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歇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黃庭戊鄴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覆晉軍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於用反

公羯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叙言救後次非救也

己卯仲孫速卒

左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

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予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

惡烏路反下惡同我惡子同駔側留反好呼報反

羯居謁反

乾渴聲反

辟婢亦反從才用反

姪大結反

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娣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賈止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罔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殺欒盈

[左]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齊侯襲莒

[公]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穀]曰入其門而還曰襲

[左]甲午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左]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窺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國衆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爲范氏其此之謂乎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

左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

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左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邊啟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邊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國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

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虺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窮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鄰攻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亂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明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亂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順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

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防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

徹古亭反

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先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猷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秉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覩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

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徵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形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

鄰眞陣反黜力伏反寇於元反斜余杰反部蒲

日反娶力日反讀若瞞反下東纏部反下同轉張總反

射食亦反

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大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

栢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跪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俘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跪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鉄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齊人城郚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穀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阨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中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衆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麟史卷之三十四終

襄公七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

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驟侍人賈舉而入近之乃爲崔子間公頁五月壬戌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

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鍾乞囊伊僂堙皆死梱佗父祭於高堂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襲茂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蹲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別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患也寡君聞命矣

宛於元反

[左]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夾儀崔
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
患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城遂入之陳侯扶莫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
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毋妻于之而授公
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毋以奔墓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
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

別而繫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
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
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巳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重直龍反
[左]齊成故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
禮穆叔見之謂澹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
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
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太子白會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
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
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
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
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
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伐木之及
雖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
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
又將整臨臨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

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
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
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
[乙]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薳子之功也
以與薳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
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
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

馮皮冰反徧於力反

辟音亦反

祈音祈衰音崔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有徃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嘗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

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陔楚爲捲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爲捲

陔行洛反

偃於建反町徒頂反抶食允反

輕遣政反射食亦反下同禮若良反

見賢遍反下同

詣魚攜反

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魚反豬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於葛反

左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殺以伐楚之事門于曹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

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刜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陔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叟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寧子可謂不惜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解佳賣反　說其憂反貝余亦反　爭步下反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

[陸]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郚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春秋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乎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國]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吩也欲子員之對容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子孫繫之不集三軍之事暴骨夫子員道賈正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鴟音晉博伯各反　殆於計反　仇女九反　逑仁句反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

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鵆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鵆不死搏之不得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

比毗志反下同

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

別彼列反

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辛卯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妙反

左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而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

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太子角

殺此不正其曰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衎若旦反

左甲午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館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

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先悉薦反下同

殺色界反

陟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

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召公也
[左]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
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
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
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
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
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
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
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伯徼君之惠
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
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侵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
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寧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齊侯鄭伯爲衛
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
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
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
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
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
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
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

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
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
展儉而壹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
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
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
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違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繄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歌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跐而與之語過期乃繼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妻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晉人執衛寗喜

公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左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子奔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

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資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

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鄢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厲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貢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貢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夾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貢

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圖湫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有辜而亡康王以湫舉爲遣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王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祀梓皮冠焉楚實遣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遣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啟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啟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啟與於軍事謂先軫曰唯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之畔者半

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敌之爲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蓼及傒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戕黎殺二子而復王　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

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譖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昔雍子之父兄諸雍子於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圍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雍子之爲也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侯（使子南戮於諸侯之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王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湫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皐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吾

皐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事以選軫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

左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禦於勇斋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壅其城涉于禦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阮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以是知平公

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乎於晉乎辭不失舊

[圈]范宣子與鮒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亦也外事也不敢僭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曰族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

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爲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閻子與鮒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央咎訪之訾祖訾祖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曰吾聞子有鮒之　怒吾以爲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鮒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鮒咎害和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祖訾祖對曰昔隰叔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厲無敗政及爲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荊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鄫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

賴三子之功而餐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鮒於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鮒田而與之和

訾祖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祖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貿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阼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爲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襄公八

二十有七年春

阨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爲餘具車徒以受封爲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爲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扈居勿反奐呼亂反

匡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幾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難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子許之又如秦秦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

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
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
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
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
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
楚公子黑肱先至戊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
子木戊言於楚戊辰陳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
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
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
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
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
還入於宋若我何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
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爽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
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桃之股而哭之欲
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穀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
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轉反又音專
左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
勸君失其信而圀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

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
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圀而坐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
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
喪之如祝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
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賛大事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公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

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　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紲執鉄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孥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穀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怠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繼絇邶鄘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毉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抑王諸侯之盟也又未嘗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

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

語魚據反　睨力弟反　常倆反　使所吏反

背盈遂如楚淮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

保家之主也

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

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愁而其反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去起呂反下並同

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亡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邪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厭於豔反

國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窺也文子聞之謂叔

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拔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樂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蕃爲軍舉蕞卽利而舍侯遽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閼歃雖後諸侯將歸之何爭於先若遲於德而以賊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㊀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㊁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㊂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嬰盧蒲嬰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

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嬰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嬰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

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麟史卷之三十六終

麟史卷之三十七

襄公九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左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當陰不堪陽鈆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陸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於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左衛石惡出奔晉

左衛人討寧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左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陸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

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涅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左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匹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

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既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閟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頿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

郭女帖反惡如字一烏路反

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蔡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書曰晉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合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獎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

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嫳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鶩棄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嬰盧蒲嬰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僻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毋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俊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嗇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

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屋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痺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

爲于僞反　過古禾反分力戈反

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邯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嬖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比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籠釋盧蒲嫳于比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

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左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

爲于僞反下同　爲加宅

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違慮小人從逆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違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國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

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違而聽於楚非聽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譬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

任音壬下同　況旺反

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禘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禘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閔公也

匡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楚謂不宜必代之昌於栢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汴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閽守汴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汴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涂季孫見之辭富辱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

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國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汴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壓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旣不違夙之取汴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彼無亦貳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擾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辭而

怒而喜甫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汴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二人將叛臣討之旣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汴汴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冶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匡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

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祭側界反

[左]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公]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

人不押敵不迫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優之也

[左]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儉而未及寒民忘子皮以子展之命餘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儉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

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後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穀]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

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瀕莊叔爲一耦鄧鼓父黨叔爲一耦

圖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益已乎曰欲爲榮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栝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榮既榮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杞子來盟

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虐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沃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左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洪洪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

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歌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

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得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慈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

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迭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

惡音烏刺十關反　爾殺申志反

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脩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殺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奸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左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陰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

鄰於巾反

隱力住反長丁丈反紓直呂反

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謝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禆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禆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

舉不踰等則位班也釋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卿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襄公十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于委反罷蒲迷反

左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僨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阨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韓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

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繹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昊

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

夏四月巳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未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

左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武叔聘于宋太廟回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穀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

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於魯恭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初王僧子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親踈而足高心在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僧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僧括閻爲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殺單蔑井

過晉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穀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佞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酅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

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子產欲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

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欲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閭難不入復命于介入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秀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奔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鷄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殺　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陷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爲掩而取其室中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北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其人其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因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有未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經]會不言其所爲其曰朱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重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入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左]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將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將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

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遂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左]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孟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若子也晉君將失政矣

君不樹焉使早備卑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芮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說憑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閭帥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僕瀧涔竊孔虺賈寅出奔莒邑出羣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函從取之由是得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野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禰秩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

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虔不虔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滕成公來會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之

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譲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鬳陳之不敢輸也

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坊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蠭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殺其君密州

左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齊齊

阮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閭戕戴吳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廢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賢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

也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

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旄舍
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
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

[圖]晉平吉胖聘于周餽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
享之儉而敬賓禮賄餽祝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
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
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
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若莫若儉德
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

室不崇器無形鏤儉也身除潔外內齊給敬也
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
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
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
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
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緝熙亹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
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裏
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
也夙夜基命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

也熙廣也亹厚也肆固也靖猷也其始也裏上德
讓而敬百姓其中也基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
廣厚其心以固猷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
猷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者不興子
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
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
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
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
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
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舉

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
子孫實積之不出於它矣

麟寶卷之三十八終

昭公一　余敖中輯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請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許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徙不煩國家不罷民無詬讒諸侯無慾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是菑雖有儀儇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棄子家曰蕭宮有前不亦可乎楚

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慜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今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

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

囚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與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

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三月取鄆

左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滴奔盟詛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共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

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褒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隱忠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共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皆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彊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卬主齊盟其又可壹乎鄫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晉悼之濮有衆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覲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國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遑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樂王鮒求貨于穆子曰吾爲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樂其貶　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何子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害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喪將或導之是昭其不喪也余非愛貨惡不喪也且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

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苟

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陀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武於頴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僨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皁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皁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蹵乎皁謂叔孫曰可以出

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耻而不恐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國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藩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藩之加密石焉諸侯藩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藩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藩者不仁者之爲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蕪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阨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彊委貪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雖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蘗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訴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家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送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夏蔡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

左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息絹反雍公用反
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迫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虐能斃也趙艾息蓋反

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歲而慆日其與幾何稔而甚反慆吐刀反

國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餘孰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

之盟卽日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忱日而激歲忌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忱五感反激口曷反

冬趙文子卒

公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卽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惡烏路反

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強其丈反駟羊

左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和戶卧反

公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阨於懈反行戶剛反拒九甫反

從王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黑
殽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
王人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去起呂反
左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
齊公子鉏納去疾
莒展與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疆居良反
左因莒亂也於是莒紀婁啓胡及公子滅明以大
鄆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

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公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
師而往畏莒也
疆疆之爲言猶竟也
葬邾悼公
陀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
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
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
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

參所林反 震之慎反 濟計反 注濟渡同 乃反 禦音訝 趨於朋反 注小反 下昭乎恩烏路反

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
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
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
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
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王
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
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役之災於是乎禁

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
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
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
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
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
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
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

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胙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共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淫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

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肢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開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

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王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國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緩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背憑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和開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撓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入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烝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貴選男德以象穀明宥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

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

左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於朝子干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

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吏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楚靈王卽位蓮罷爲令尹蓮敀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飯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庶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楚秦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嬖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嬖何忌

圍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爲太傅寘賦祿韓宣子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對曰夫嘗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絺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錡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積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阮晉既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及雍乃復

麟寶卷之三十九終

昭公二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綠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賜縅啟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疆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圉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儉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

起也敢專承之其白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佐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長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叉叔弓如晉

左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敢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

去起呂反　泌其悔反　厭於鹽反

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刑將至冉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以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

四音奚反　趨能歷反　爲于僞反　知音智　賢之二反難乃旦反逆丁庭反下同

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左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雖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

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摄之以備嫡媵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　任如林反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儉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廢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　阜方相反下同　辟音避　柄戲許宜反相悉亮反行戶郎反乘時證反長丁丈反

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虞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謚非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肹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肹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肹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罷音皮　磽音敲　悛七全反怡土刀反　濕子小反　墝苦交反

公笑曰子近市議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爲于僞反　遄市專反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爲其復取之故

夏叔孫豹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叔孫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阮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

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隕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左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而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陸焉逆拳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阮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

夫起呂又比必二反

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冬大雨雹雨于付反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阮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

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嫣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與音預

傳直戀反

與音預

昭公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

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阮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

易以豉又同音鼓　鄉許亮反　楚使所吏反

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鄶國之難是三殆也大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降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斃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僞被方反　毫步高反一反岐其宜反蒐所求反召時照反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覇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相悉亮反

曰小國胥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帑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後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

嚮許亮反

仍而承反

緡亡巾反

復扶逼反

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出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楚人執徐子

左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

遷七到反

爲齊子僞反

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殺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麕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克莫校王心不遑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公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爲齊君而亂齊國也

殺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

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若有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繫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九月取鄆鄆才俊反

左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鄙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左]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誦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蝮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慶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蔵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肩城州

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寅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兄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蕩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曰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

見人之兒知字

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　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虐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含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

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　是乘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　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

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勞私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祁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譏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

其中食月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莞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

左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雲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冱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惜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殽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

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
獲婚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
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也君亦圖之晉之事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慮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
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
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
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
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
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

韓起楊肸五卿入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
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
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羣不濟
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
羣臣往道之禽以逆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放叔向以其
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
不敢見禮也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
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左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莒人懼丁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
而執之訴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
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
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扶沿反
左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蔡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豫章之役蓮
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巢閱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御之遽不設備
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
蹶出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
守龜曰余丞使人犒師請行以覘王怒之疾徐而
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驟
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矧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
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

吏反下同

備矣敵邑雖亡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祉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衆軍鼓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郟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亦會楚子次於萊山遣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遣啟疆待命于雩婁禮也

叅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數工喚反下同 夾反

昭公四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陞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聲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僥倖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歆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叔向之國將

辟婢亦反下同 斷丁亂反下同行下孔反 長上聲 敝古幸反 相去聲溢況城反

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遵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雖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卷之四十二 昭四 二

卫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閒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長慎

匠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入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爲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薪不抽屋不強匄晉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寘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故辟詩曰爾之敎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厩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左聘且吊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壬齊平壬其器反

左齊求之也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揭曰受服而退侯囊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璧玉櫝辛耳不克而還

陸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

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左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告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

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叔孫舍如齊涖盟

穀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止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左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倩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蓬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閻霸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德以爲聽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絲竹之昌大嚚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大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

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 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郛鄆賛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欲民以成其私欲使民嵩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

殆矣

陬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年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陬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耶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僩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耶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陬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

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
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
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
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諸
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
縣於樂大心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

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晦帶卒
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
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
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
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
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
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
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
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

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
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云蕞爾國而三世執
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
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
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虎罕朔奔晉韓宣子問
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
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
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
雅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

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葉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冬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
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
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
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違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
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
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
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

高圍亞圍

穀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左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昨單獻公棄親用鬻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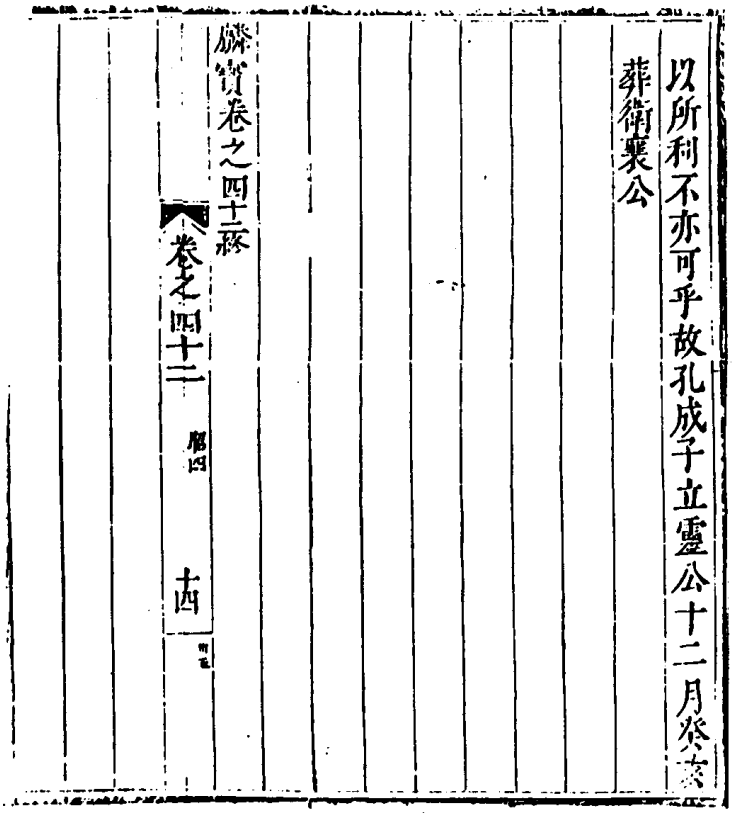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與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鬻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

魯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焚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



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
葬衛襄公

麟寶卷之四十三

昭公五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殺鄒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匪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

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陬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祈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左叔弓如晉賀虎祈也汲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祈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慰之于楚

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殺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恣接於上也

秋蒐于紅蒐所留反

左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公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正也因蒐待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槃流旁握御鞫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拚禽旅御者不失其

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阮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獨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

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鞫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問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獨子也吾海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閭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古禾反

左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與葬陳哀公

左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櫟哀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賓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謁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賓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開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左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夾漯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既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

伐頹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偏我諸侯入我郟何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于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收物與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禚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幸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左陳災鄭禪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

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公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悆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悆矣

陔音希　戲許宜反　悆苦侯反　欨於機反下並同　呵含音捨爲殘　于鳩反下爲是同　說音悅下如字　綏力追反

陔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玃如齊玃俱縛反

冬築郿城

左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圄猶可無民其可乎

勤劬支反

卜年春王正月

陔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裨婢支反婺武付反虛起居反任音壬　妣必履反　惡烏路反　鉏扶眉反斷丁

夏齊樂施來奔

左齊惠樂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慫瀧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溴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鉏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

管反

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

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

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

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

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

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

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

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工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

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

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覇公

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

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平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

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

將誰福哉

戊子晉侯彪卒

左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幣必百

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

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

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

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

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

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

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

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

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

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

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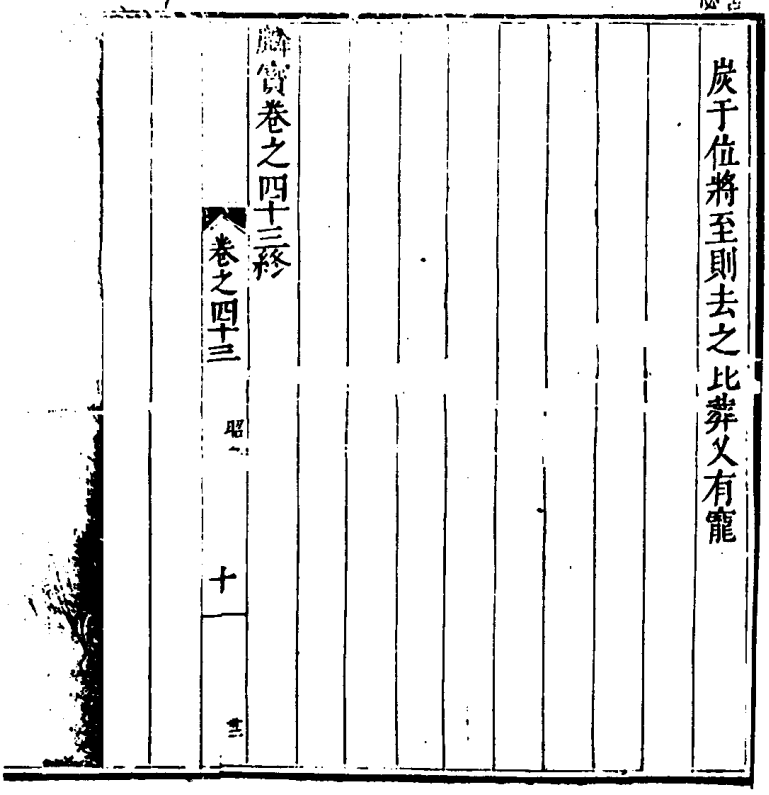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

云起呂反比必利反

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父有寵



昭公六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服音扇

左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壓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云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雖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

萇直良反

蔡於勇反

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殺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朕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

弓其子洵反

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圖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收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武申又表反
濮反服于敬反承歎貨反
採讀文作拑柔上離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蒲蓮反

仲孫獵會邾子盟于祲祥侵于嫁反

左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蘧氏之適反自祲祥宿于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蘧篨使反蘧音劬又反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邾人于厥憖憖魚覲反

左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

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達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蘄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肖振反檜古外反

匹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襜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繪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

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壹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

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詠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柰何蓋以築防也

殺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事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阨楚子城陳蔡不義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

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卅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囫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

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姍毛胕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

竟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蚤蝨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左史倚相趨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謁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誨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

道去聲下阿幹音餘宁直呂反

易以豉反緝式羊反

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

以儀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 哉于壘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

瞑彌箭反眩眞練反瞭敕僚反

度待洛反

復扶又反兕徐姊反及韓奚安反璩土莧反

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疫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遥軫諸侯不敢湟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誦

與人誦以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弗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于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啓因其衆也

公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葬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王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徙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埋

弗毀則曰中而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懿遂如晉

左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淮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僞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既勤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左子產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

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嫡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嫡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劓公子慾謀季氏慾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劓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逆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劓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偪偪乎欲乎攸乎深思

而淺謀過身而違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劓攸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賁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鄉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慫府

楚子伐徐

左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

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蕞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槭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

[左]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昭公七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匠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塞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叛南氏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

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illegible]子致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左]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

卽位奪蘧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闢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郟尹蔓成然故使事蔡公故蘧氏之族及蘧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郟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殺將殺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郟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郟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狸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

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剚師及皆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郟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公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脇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殺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

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驟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

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收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舉路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親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卑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無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枢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違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闢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

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衆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違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六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異國

公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殺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王其爭故嫌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諸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田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匹馬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涯蒭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蒭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比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與音預

左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

先啟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制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今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

孰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賈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凌何國之爲

國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鞅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絓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

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奚賦爰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雍俞與邶鄘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

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穀]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義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左]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公]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阨]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驟衝競大獲而歸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愛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

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麟寶卷之四十六

昭公八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盼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問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禮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詰起吉反　著直居反據二反下同　比毗志反　厥魚厥反　鉏在吕反劉音助六反注六反二反

佐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郠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

許之

佐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郟以無忘舊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郠公奔齊公子鐸適庚輿於齊齊陽生殺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佐晉邢侯與雍子爭郜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

鬱紆羊六反尸　數所主反下同

於朝宣子向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疵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

猶義也夫

鬷士景伯如楚叔魚爲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田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刑侯氏而尸叔魚雍子於市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古曷反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籥羊略反去起呂反

左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公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楚囊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遂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翔其翼也

於雖乃旦反　去起呂反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公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緝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

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忿將焉用邑邑以貿忿不如完舊貿忿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歸鼈

國中行穆子率師伐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

貿音茂下同　饋俟今反餽下今反

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量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今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傅而鼓降

傳音附

宛於元反令力呈反鄧音登

圉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寨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

留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叶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晉荀躒如周葬簡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穆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

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鍵鉞鉅鼏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

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而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

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略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甲誘戎蠻子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陰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

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賜歸賜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盡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屢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

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商
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
藋藏穢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
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
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
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
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二罪

敢辭之
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
亦以知鄭志子羽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
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
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
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
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
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

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覿於子產以
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
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
左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
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胥斃爲常能
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陰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

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
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
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
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過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卷之四十六　昭八　十三　三七十三

左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者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卷之四十六　昭八　十三　三七十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皐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

卷之四十六　昭八　十三　三七十三

渾子奔楚其衆奔伊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撰筮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

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
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
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
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
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公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
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
辰何以書記異也
穀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岸五旦反

左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
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
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
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壓之及泉盈其隧
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
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
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
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
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麟 卷之四十六終

昭公九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
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故之以而毛得以濟
後於王都不亡何待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
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

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
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
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
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
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
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

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
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夫人宮人
宵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及嫌城
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徹郊人
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
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
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
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穀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
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
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

六月邾人入鄫

左鄫人藉稻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擒
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鄫子曰余無歸矣從邾
于邾莊公反鄫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左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
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
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干陵上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陔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
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
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徙陳於道南
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
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衡使從者止之曰毀
於北方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
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
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
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憪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遷
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
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
謀之以啟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
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
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左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

之禁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楚方有令尹
許圍余舊國也鄭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
之蕃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得也不可啟
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
白羽
國語 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
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患
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
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

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
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違志是離民也且夫備
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
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亂國
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
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樂而召之則何以經
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
恤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均王府則
有詩亦有之曰嚖彼旱麓榛楛濟濟愷弟君子干
祿愷悌愷弟也君子求福不回故神降之福是以
爲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殫盡
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君子將斂哀之不暇而何易
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
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
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息棄者多
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鄫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
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鄫俘邾人徐人

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陸]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
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
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
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
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道勸
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
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飦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己卯地震

阨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貴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遷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殺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爲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爲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毋之罪也鬻賈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阨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歸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僅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柳天實剿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懼過之而

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人民日駭

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弗我覩也龍鬬我獨何覩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蹶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二十年春王正月

昨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寧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奢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

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必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

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縛設諸焉而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鄭襄公反

公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違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

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伐甲焉使祝鼂賓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處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騅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閎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

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擲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

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鍾
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
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逐盟國
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
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
之敎也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
康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
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徃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
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
禮
殺盜殘也其曰兄弟兄也目衛侯累也然則何爲
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
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踶衛謂之輒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

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
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
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叔之癸卯取太子欒與
弟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
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臯向宜向
鄭楚建郟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
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
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
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
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愛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
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
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
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
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經以歸曰子之齒長矣
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氏將
自門行公遠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
而所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盧力烏反

佐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猶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謚蔑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昏天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愆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欲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奢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飲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煇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

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荀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雅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麟寶卷之四十七終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佐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咸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冏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昧忠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

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德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昧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愆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名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

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
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
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
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
羽石尚角匏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
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詠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
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
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
曰聲聲應相保曰詠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
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

遂入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
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
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
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詠也
聽聲越達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詠平非宗官之
所司也夫有詠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導
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
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
不詠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聞也王不聽率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詠

樂極音洛　祉尺里反　罷蒲逸反

王謂伶州鳩曰鍾果詠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
故對曰作器民備樂之則爲詠今財亡民罷莫
不慾恨臣不知其詠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
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之中而害金再興爲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
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詠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
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
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
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

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
所以安靖神人敿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
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本
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出散越也
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
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
肅純恪也五閒南宮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
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均有鍾無鎛
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

倍息浪反好惡並去声反　質力弼反　賮古宴反下同　侄直栗反　鎛補各反

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乂乂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大火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以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兩以爽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戊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辜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亂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令於百姓故謂之亂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貴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而使執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寇君罪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宋華貴遂生華禦華多僚華登禦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禦相惡乃譖諸公曰禦將納亡人巫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違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禦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拔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盟愬華氏經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

舊郟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八月乙亥叔輒卒

左於是叔輒哭曰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陸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旅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次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潁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子可待之乃徇曰楊徼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爲枝鳴口川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吳備彼多兵矣請皆用鄙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濮以衰裘首而荷以歮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偃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

而踞華妊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鷺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遽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仰歸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戈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雒牛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五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

卷之四十八　昭十　八　一　四十五

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蔡氏矣貙曰子無我迂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雖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師師將進華氏大宰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貴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歸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

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懟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
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
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
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畔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
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
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

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
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
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
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
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
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戍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
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
忌爲大司馬邊功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
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輗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
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

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讖也
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讖者
實用人人讖實難已讖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
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
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盆五
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
問之侍者曰憚其讖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鷄自
斷其尾而人曰憚其讖也吾以爲信斋矣人讖實
難已讖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

是歲者富用人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
殺單子未克而崩
[匡]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
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
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六月叔孫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左]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
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
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
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

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
矣從之樊氏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
子及領大盟而復殺孽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
乙丑奔于平畤鞏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翦酈
延定獨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
王城辛未單簡公敗績于京乙亥井平公亦敗焉
叔孫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
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

如圃車次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
平宮辛卯鄔肹伐皇大敗獲鄔肹壬辰焚諸王城
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
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
圃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
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
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
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
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
解次于仁人閔月晉箕遺樂徵右行[illegible]濟師取前
城軍其南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丞酉朔日有食之

昭公十一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成人寨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屘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

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勉莞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且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郠

左春王正月壬寅二師圍郠癸卯郠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戈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死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郠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
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親已是
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
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
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
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
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
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
者敎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

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
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
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
師誤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穀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
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稱其滅也獲陳夏齧者非
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王子

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
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
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
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
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尹辛取西鄙攻鼓鼓
潰
公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
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左楚大子建之毋在郢召吳人而啟之吳大子諸
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
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
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
於薳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穀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阮]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盧]其竟結其固援民抑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五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咼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穫俱]

[阮]春王正月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慶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恩無人王子朝入于郢

叔孫舍至自晉

[左]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竇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笑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阮]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阮]王子朝之卿攻瑕及杏皆潰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憤其繹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斵之磬矣惟錐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敝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厘卒[釐力之反]

[左]王子朝用城周之寶珪于河沚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聲子斯反

冬吳滅巢

[左]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舍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囲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揚奚音及任五旦反勞力報反

胡所類反殺所界反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甲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甲其大夫而賤其宗自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

諸切婼反樂音洛

喪息浪反下同

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喪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妻七計反

及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行下孟反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五計反

[左]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

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内
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
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
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
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
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
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
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
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

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
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
曰敢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
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
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鸜鵒來巢鸜鵒其俱反鵒于玉反

左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
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
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
遠哉遙遙襦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
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穀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
巢或曰增之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孫音遜
左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
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
與襄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
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
與夜姑將要余秦遄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
子平子拘展於干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
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竪勿内曰

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孫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帑於冀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愚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遒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魚變反齊侯將唁公子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

好呼報反去声馬於僞反難去聲與音預反

之信罪之有無繼絕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逮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公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

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巳者也而桑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稽賀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稽首子執箕箒以與四隮補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儉裹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往受高子

社而甚反賜何典反

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服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祭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

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茵以僎爲席以葦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噭古弔反謵側反其吳貌莫狄反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首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徙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

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
戊辰辛左師展以公乘馬而歸公徙執之
[佐]壬申尹文公涉于瑕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
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
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
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桐棺所以藉幹者請無及
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祉禍之故私降昵宴羣臣
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
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
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穀梁公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穀]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
也
[佐]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
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
盡對及內子與毋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

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
而戮之遂奔邾邾鄫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
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閒會出送之反奔
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
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
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服施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
使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罔之曰楚王將
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麟趾卷之四十九終

女音汝　縛直轉反瑱它　毀反許氣無義反　爲于僞反　姐仕君反　徂音致　女音汝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毅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夏公圍成

左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秋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

涸胡故反　厥於甲反　昌壻反　鮮音由　胸其俱反　法他協反　陳音敕　涸胡故反　昌食反　亢苦浪反　胥息暫反　異也　忍反　苑於阮反　翩芳弗反　鑿遭政反　乘繩證反　褚張呂反　崔音

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饮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縣胸汰輈七入者三寸盭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殿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襄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竪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駕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驅也無乃亢諸對曰諏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音鼻

左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陮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次于崔

谷庚辰王入于胥靡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嗣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不可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濱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胡後人之迷敗顛覆而

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須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問王位

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須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覬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紹舅奚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賓深圖之昔先王

之命曰王后無道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國之閔焉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違晉之大以奪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左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誰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

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

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姑待之堀若勿反鉏音慮反
王可弒也姑老子將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
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
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
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劒於魚
腹刺王反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
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
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

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去逆反宛於阮反
左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貴無
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欲誅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
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
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
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
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
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曰惟諸門左無極

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
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
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
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
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熸之子
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熸令曰不熸郤氏與之
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
弗熸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
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
曰鄢氏貴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

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何如令尹
病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左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
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
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
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

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左]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
悟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
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
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
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
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戊也惑之仁者殺人以
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
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
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
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

不獲請侯遁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
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鄧將師矯子之命
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
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吾之
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鄧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
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
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
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如竟而後逆
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癸鄭定公

[陞]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鄔臧荀躁荀躁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釣將皆死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

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豹之妹也子豹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伯石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敗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狠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閻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鷙肩而牛腹豺聲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陞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

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爲瓜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達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夫音扶
慶待洛反下同其亡白反長上聲
慶待洛反械以駛反
下執之下胡狄反上時掌反
墮許規反

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買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恭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貪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上時掌反
比必利反
貪之吾嗣
鬷侧入反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賢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圄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冬葬滕悼公

麟實卷之五十終

昭公十三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稱王君子家子曰齊甲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佐]三月巳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過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壅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

[佐]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

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帝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

有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能水物也水官棄矣故能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剥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后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鄭潰潰戶內反公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郑之也曷爲郑之君存焉爾

穀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邾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庚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

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不能移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被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不生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

夏中丘不存公存公故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頃音傾

左晉同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詰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

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
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
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功執紼矣若其不間雖
上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
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
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齊齊
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
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從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
子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
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
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
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
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胥瞀也而棄在海濱不與
姬通今而始大此于諸華光又甚文莊自同於先
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
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
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指揚焉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
防山以水之巳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
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遍臣從之遂奔
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夾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
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
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告出彼出則歸彼歸則

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
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
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
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

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

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齊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弗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陬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

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濫力艸反

左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

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冀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

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想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

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肯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噫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怒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隱有言人之國賢者此若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嘗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

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殺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

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識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左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吳伐越

左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儀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參七南反

左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
親暱甥舅不遑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
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
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
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
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
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
蛮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
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
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

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
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
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
遄速亹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
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
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
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
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巳丑士彌牟營成
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
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

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
成命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
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
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
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
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
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曰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
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

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
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慆淫以亡其百姓
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
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
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
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
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玉潤以爲寶
陵蕤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
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萇

叔反是以誣劉子必有三殃遠天一也反道二也誣人三也周若無咎葢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宗天災勤百姓以爲已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葢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葢弘及定王劉氏亡

穀天子徵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諺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麟寶卷之五十終

定公一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夫人定姒何休以定公爲昭公之子在位十五年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易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慶辭主人

看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寤范獻子去其柏椁以

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

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故龍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仲幾之罪何不薨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易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對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詰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賢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施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穀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受授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繼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

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聞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賦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

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穀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詘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公煬羊漾反

左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隕霜殺菽

穀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殺舉重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秋楚人伐吳

左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穀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閒以斫水

沃延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茲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卜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覩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皮八反

[左]盟于郯修邾好也

[附]蔡聃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贖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闇闕且延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焉不害民之財用國焉足以行軍公焉足以稱富不是過也公貨足以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焉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問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卿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讒倭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

於成霊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霊王
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爲政而無禮
不顧甚於成霊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
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
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

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
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
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
以會晉於是乎失諸
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所耕反
左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鼬由又反
左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霊公曰會同難嘖有煩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
又共二徽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
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
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
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矣昔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

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
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
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
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
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
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
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
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肭季授土
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

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故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何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昔期歲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敝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秋楚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相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无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公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柰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亏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柰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敬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柰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亏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興師而伐楚子胥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若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吳辰吳入郢

左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滋五戰及郢已丣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滋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何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郎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悔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敗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鴆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饋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侯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

坐秦師乃出

公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柰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葢妻楚王之母也

穀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柰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葢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定公二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左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匡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干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

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饗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廬與罷闔廬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毋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亹　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

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闔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循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於成曰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苑唯長嬀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劾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覩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

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爲殺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闔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

歌呂反滿市然反

吾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奉隨王歸而賞及鄧懷
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
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
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陸]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
月丁亥殺公何藐巳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
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侵鄭
左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冉雍也往不假道
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
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
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
之尚明成之昭兆定之鑒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
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
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

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
之若何乃止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訶范獻
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
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
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其衆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左]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
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于都而
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犁力兮反
[左]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
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
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
行也見涸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綠上獻揚

楯反 食之反 貪富古

使所吏反下同

楯亡[illegible]晉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于孫必得志於朱范厭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　不討也乃執樂祁

冬城中城

穀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陸]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有二月天王處于姑蔑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

[陸]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左]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欽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

冬十月

[陸]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奔人弱弓鉛矢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偃偽北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至自侵齊

[陸]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循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涸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涸也不如待之梁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左]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褘馬祏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曰無纓偽顓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滕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苕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帛於是始尚羔

公至自苕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擁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

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告諸大夫曰寡人夢祖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

質爲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
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
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
禘于僖公
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
祀叛者五人
盜竊寶玉大弓
左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軍曰癸巳
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軍何故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
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

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
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
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遣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
懼不免也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焉及衢而聘陽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
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

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噪速駕公歛
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
懼而歸之子言辭令尊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
讙陽關以叛
公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
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而竊之陽虎
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
迭而食之職而竊其柄曰其月其日將殺我于蒲
圃力能救我則於是乎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

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 句季孫謂陽虎曰以季孫
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死我死乎陽虎曰有力不
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
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亟衢陽虎將南奔而墜之陽
越下取策陽虎南驟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
矢著于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弢不成却反舍于
郊皆說然息或曰弢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戰而曰彼哉
彼哉趣爲既爲公欲處父帥師而至愔然後得
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曰弓緘質龜青純

致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
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
取而取之謂之盜

麟寶卷之五十四

定公三

九年春王正月

陬鄭駟歂子大叔爲政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
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
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
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敝笱在
梁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
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囶卒

得寶玉大弓

左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
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
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
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
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
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
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

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經]殺其不地何也實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强得之得之提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辟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俟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欲甲曰襄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斬胥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誓憤而衣羅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貶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實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謎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

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左]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而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鑊還揖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

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公至自夾谷

穀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

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潛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

陀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曰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及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左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邸宰武叔既定使邸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劒遏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邸叛武叔懿子圍邸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左二子及齊師復圍邸弗克叔孫謂邸工師駟赤曰邸非惟叔孫氏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

使所吏反　呼火故反　射食亦以殷十速反　敗色卜反　衰七雷反紲田結反　舍音捨

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馹赤告邴人爲之宣言於邴中曰侯犯將以邴易于齊邴人將遷邴民衆兒懼馹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邴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邴將至馹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邴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馹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馹赤先如宿侯犯殿舍出一門邴人閉之及郛門止之曰

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蓦臣懼死馹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馹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馹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邴

宋樂大心出奔衛

[左]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

肯遵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曰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左]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狄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故劫君夏之對曰非狄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寘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穀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奪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盟還徐延反

左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叉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邱墮許規反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邾瀆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共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墮許規反

左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圌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圌爲帥師墮邱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邱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圌成公至自圌成

左將墮成公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圌成弗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音加

左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郔氏使帥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郔意茲曰可銳帥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敛諸大夫之軒唯郔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

或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篤也寡人請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鹿囿淵囿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唾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辭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圉人攻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
左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柰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梁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

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阿]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苟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趙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曰魯獻子有闕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

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胷也待交捽可也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蔺絲乎抑爲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鄙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衆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昌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役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蔡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媚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

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讎怨若怨焉

辭祿其君比

麟寶卷之五十四終

定公四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戌式侧反 鱄七由反

[左]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孫戌以其富也公孫戌又將去

夫人之黨夫人想之曰戌將爲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左]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

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佗徒何反 牂子郎反

[左]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將遂反

[左]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爲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

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到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文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去賢反

[左]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公至自會

秀侯宋公會于洮 洮他刀反
左范氏故也
大王使石尚來歸賵 賵芳鳳反
公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賵者何祖賓也賵曰賵
熟曰燔 燔扶元反
歸賵者何也祖賓也祭肉也生曰賵熟曰膰其辭
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
欲書春秋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賵
貴復正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乍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
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
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必君
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
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
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
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
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
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
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護之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諸及霄
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
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

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秋八月癸酉邾子穿卒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侯定
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貢
焉二月楚滅胡
又五月辛亥郯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

陽多言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蔭盧居反

[左]齊侯衛侯次于邘謀救宋也

邘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奴氏卒奴詳里反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奴

冬城漆

[左]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福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容養籠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籠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奈養尸饗養上宦籠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震動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

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宜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祴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瞽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卿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祫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宮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閨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仲尼聞之

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僭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今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details膚無愛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禮記集說卷之五十五終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班定姒四歲卽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秋絕筆譏法折仁短壽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蔡侯許男圍蔡

[左]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殭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匡]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誥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殪遂滅過戈復禮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壞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遺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周]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廣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具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侯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旣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貢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趙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在於越

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何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孤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攻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爁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弗推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逮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豫而擇也譬如張罟待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

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致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

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胥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吳代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答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腿凡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殺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展凡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曰展觡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

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來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凡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非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牝牲十月

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緻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餐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庇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邾鄆圍五鹿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當途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侯陳脩舊怨也吳師在陳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動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阿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懼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殆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惠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嬴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

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總以待吳吳將斃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秋齊侯衛侯會于甯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鉏寅人伐晉取棘蒲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經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鄒火驍反

傳伐邾將伐紼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殺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臣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禍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縗古回反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甯遫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縗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殺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

傳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

殺所戒反　陳直刃反　艾魚廢反

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爲不道棄君勑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
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土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
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紘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
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
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
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朱勇

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疢作而伏衛太
子齊曰曾孫荆瞋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
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
荆瞋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
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纛旗大子
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
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傻曰雖克
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
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

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師取鑿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退鄭師
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
戰簡子曰吾伏屍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
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
我兩軔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
軔皆絕
國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伏屍蔽血鼓音不
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爲右曰吾上九下
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

軔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
材兩軔皆絕衛莊公禱曰曾孫荆瞋以諍趙鞅之
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
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憚懼死不
敢請簡子曰志父寄也
國趙簡子田于蠭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
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固簡子曰何爲
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蠭而麗不聞
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午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

致右焉簡子許之復少室周爲幸司空而謝可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諛遊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玆曰東方之士孰爲瘉壯馳玆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龍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雖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所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欽

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獻豢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寜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譯訢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哀公二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夏戶雅反曼音萬

左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公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

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圉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

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幔鄣帊從之蒙葬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俊朋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赦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傷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梁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陳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

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左]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戒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猶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左]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

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
姓公孫肝
穀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
者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
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
之盜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
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緡闕曰
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
豐析與秋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蔦和右師軍于
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小習以
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
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
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
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比宮
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切
公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
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
記災也
毀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
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昭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寧跪救范氏圍五鹿九
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
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
任欒鄲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相人
五年春城毗毗頻夷反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
讎子對曰私讎不及公奸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衞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其可以偕之逆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衞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茶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問於憂虞則有疾疾亦

妨謀祭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
冬十月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衞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莊鄭圍秦富而侈嬖大夫祖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

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夜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齊陳乞僞事高國者舞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盡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

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泫施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讎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

以除腹心之病而實諸腹胘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奠器之量次主之度昇降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

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通天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
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四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
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
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
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特牛大
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

食采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
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撰王曰何其
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
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
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
千品萬官德醜兆民經入畎數以承之明德以昭
之餘聲以聽之以告備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
血以告殺擇誠擇取以獻其爲齊敬也敬不可久
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翫豢幾何對曰遠
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

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
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
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
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
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
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食于龍
豕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罔於
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
其犧牲敬其齍盛絜其粢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
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共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
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
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薦其百苛姟其讒
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
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
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
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
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
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
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
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

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畟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賢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畟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陸]八月齊郎意茲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同敎音都反

[左]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聖獻焉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笵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何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徹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殽汪昌淳

公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諉也此其爲諉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殺之祭願諸

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諸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君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諸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闃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殼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反）

左宋師侵鄭鄭叛晉文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

左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鄫才綾反）

左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復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朱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牢語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牢語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山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

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悪言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守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

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伐君之毗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

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穀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問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鷹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事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哀公三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

彊以歸殺之

公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吳伐我

左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

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宮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徵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

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又齊人取讙及闡

左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逼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注]或潜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
殺胡姬
歸邾子益于邾
[左]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
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麻之以棘
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秋七月
[注]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
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叢
[疏]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閇而入於恭

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
考父校商之名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
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閇而入於恭其滿
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
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閇而後恭道
將何爲
[注]鮑牧又謂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惡
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

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
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古禾反
齊人歸讙及闡
[左]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注]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
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於勇反
[左]鄭武子賤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

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弁日遂舍壘合鄭
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使有能者無死以郑張輿鄭羅勝
夏楚人伐陳
[左]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左]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干商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

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奠
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
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
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
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匹]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
冬十月壬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公會吳子邾子鄭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

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
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宋人伐鄭
[竹]趙鞅帥師侵齊
[左]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
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匹]秋吳子使來復徵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
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
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陶]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
吾有妾而愛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
遄王之命詒子夕啃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

子曰違而道毅陽竪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
弊於鄢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
曰從而遵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
從夫子不能遵若教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
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
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敝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
驅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若

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
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宝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
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嘗子之身齊人伐魯
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
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何知謀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
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
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
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舉也與有子
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

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
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
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
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不踰溝焚進曰非不
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
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
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三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
曰先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冉謀曰齊
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

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
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殪孔
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
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
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咀進稻醯梁糗
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共曰何不吾
誅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
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
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
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
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
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
舍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衷郭書曰
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
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

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齊門巢王卒功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華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劒皷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寶之新篋殿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喪何以使下國

陷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

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衆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問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大之道也

囘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徙將以伐齊申

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令其愈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上以司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臯能弊楚國以開陳蔡不脩方城

之內踰諸夏而圍東國三歲於江汾以服吳越其民不恐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浿人嘻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嘻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嘻枕王以墳而去之王覺而無見旭劒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焉王縊巾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蚘禍之功而高高下下以能與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焉

百羣皆齊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
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
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
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
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獘吳國
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舉則何以使下國勝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
建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逢萬以
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

安恬逆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
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
王之鋭鼓宴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劒而對
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
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
而不遒夫不遒乃遒也夫不遒亡之階也夫天之
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
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
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
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

吳命之短也員不恐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加
之爵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
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
日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
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陳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illegible]世叔齊出奔宋
左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

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
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
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
奪之軒以縣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遄使室孔姞
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
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入攻大叔疾衛莊公復
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郎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慭
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
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人
蕢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

胡簪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麟實卷之五十八終

哀公四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春王正月用田賦

國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賦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穫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至夏五月邾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

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公會吳于橐皐橐音託反

左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瑗于眷反鄖音云

左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徙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饔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

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邑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鄭罕達救邑圍宋師冬十有二年螽

左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

左宋向巢救其師鄭子臧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邑襲成讙鄧延以六邑爲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殽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

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冬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謔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子使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望其旗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丁以見讎而弗殺忘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從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謔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

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陞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

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君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進速唯命速因以告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

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王縈艾余無所繫之卉酒一盛艾余與褐之父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諸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

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盟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廢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歩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

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富貴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還我絕慮無還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爵偏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捷志一日惕一日留以疲歩王志必設以此民

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潛出系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徼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攝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列大夫建旗提鼓挾經乘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乘枹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乘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旃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常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

王乃秉枹親就鳴鍾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怯喜憙
三軍皆譁卻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
周軍飭壘乃令薰禓請事曰兩君懷兵接好日中
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
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
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捄也徒遽來告孤
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
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
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
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

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
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蕭離之外薰禓將還王稱左
畸曰構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
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禓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
臣覩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疲亟嫡子死不則
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赦不可與戰主其許之
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
董禓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禓復命曰曩
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上
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詔
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
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
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愛今君掩
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
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
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
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
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
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閒愈甚恐齊宋之爲
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勁捷師徒陳以爲遁窕

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遁之
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
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
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貣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揩
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
收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
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
復歸于吳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
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貣不忍被甲帶劒挺
鈹揩鐸遵汝伐博葢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

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裏歸不稔於歲
余泓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
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荀告於下執事周王
答曰荀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
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
唯下土之不康靖令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
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
父秉德已侈大哉

秋公至自會衛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
書記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區烏侯反

十有二月螽

十有二月吳及越平

吳及越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
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
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
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
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
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
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
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矣君子曷
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
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
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
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敕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
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
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麟實卷之五十九終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射夷益反句古侯反

左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要於妙反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戈子懌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絮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僕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遺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檟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劒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備徒攻閽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

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鄒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公偽盡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

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雕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慢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雖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順驕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雖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雖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雖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雖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

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為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齊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瑕

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平音悲反

鄭白良宋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

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辟水潦之不時無乃瘟然憚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存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憖欠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斬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及齊平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貳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樂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以衛地自濟以西穅粱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衛公孟彄出奔齊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戕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伏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酌食炙奉衛

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黡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

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還音旋

蹇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徂詢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

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巳丑孔丘卒

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夷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衛侯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戚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求車反和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

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誘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誘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警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加卯余襲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

我子西不俊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

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敢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閭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從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貍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

爲司馬而老於葉

國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教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益人詐也彊忍犯義教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狥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益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彼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罹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

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成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胥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胥也爲之闢畚鍤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益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驪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邴歜閽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葉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

十七年

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乘衰冠兩牡紫衣狐裘至祖裘不釋劒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聞吳王將遂淪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蘆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

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左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犬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竪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與褐從已却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猶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

哉

若偏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艮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

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古肅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苟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乃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皆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迭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皆

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閭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璜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圄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圄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按獻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竊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郤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

左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椁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
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
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
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
父郤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
故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
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
命不謟令尹有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
是與君盡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
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
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巳卯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
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
子國而使爲令尹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
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
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
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衝流而方
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閽門塞竇乃自役踰冬十
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

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
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郢入般師出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
何戎之有焉簡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
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閽門而請弗許踰
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
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巳氏初公自城上
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
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巳氏曰殺女璧其焉往
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
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含
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
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
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疏也
宋皇瑗之子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劇般邑以
與之劇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
適宋告夫人曰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
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

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
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鄒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騰曰如
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
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
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鄒故封子國
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
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

其有焉
國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辟曰梁險而在北
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
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
知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
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
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左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輸自齊復歸逐
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十九年

左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麟寶卷之六十一終

賢如字

父玉蓋反

左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讐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

黯烏感反

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國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

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來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後居筒反句古侯反

下遐嫁反

何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

與六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比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嘗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

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詩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

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郤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寬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柰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卽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柰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秷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

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禍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今大夫種爲之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敢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丹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殖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亦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恒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雖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溺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柰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蹤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嚱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嚱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兌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

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因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乾從其所剛驅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驅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窮

今其來也剛驅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敎不敎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顯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既使我滅吳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鼈魚鼈之與處而龜鼈之與同階余雖靦然而人

而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誅誅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玦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敎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

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哀公附四

二十一年

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稻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陷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辟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

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辟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給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

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焉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執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寶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冀夏獻其禮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出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韄而登席公怒辟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韄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蒯也少寄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殺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

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盍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諺欲棄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朱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惸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搆諸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蔑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匜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慫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賕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爲大子者遂卒于越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欲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

閒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至以甲叔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敬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莊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慼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亹敔北首而寢於虞門之外已爲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憂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路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慼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載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載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奔欲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寧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

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齊邑焉召頵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沾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喪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

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
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
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遏千
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
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喪終皆畢之而後入焉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
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
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
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遂于邾乃遂如越國人
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
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鄤鮑莊路之
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
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
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
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諱魏反而喪之
國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
霄也狠對曰霄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
而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
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
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
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
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
唯輔果在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
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
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

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宰成三年
而知氏亡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
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
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
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
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
然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慾不在大亦不
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
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

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蜩蛾蠆蠭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良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爲重器也爲國家之難益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夫地也求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定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庫余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竈產蝘民無畔意

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待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雖雖不爲幸吾是以懼

麟寶卷之六十三終

春秋麟寶六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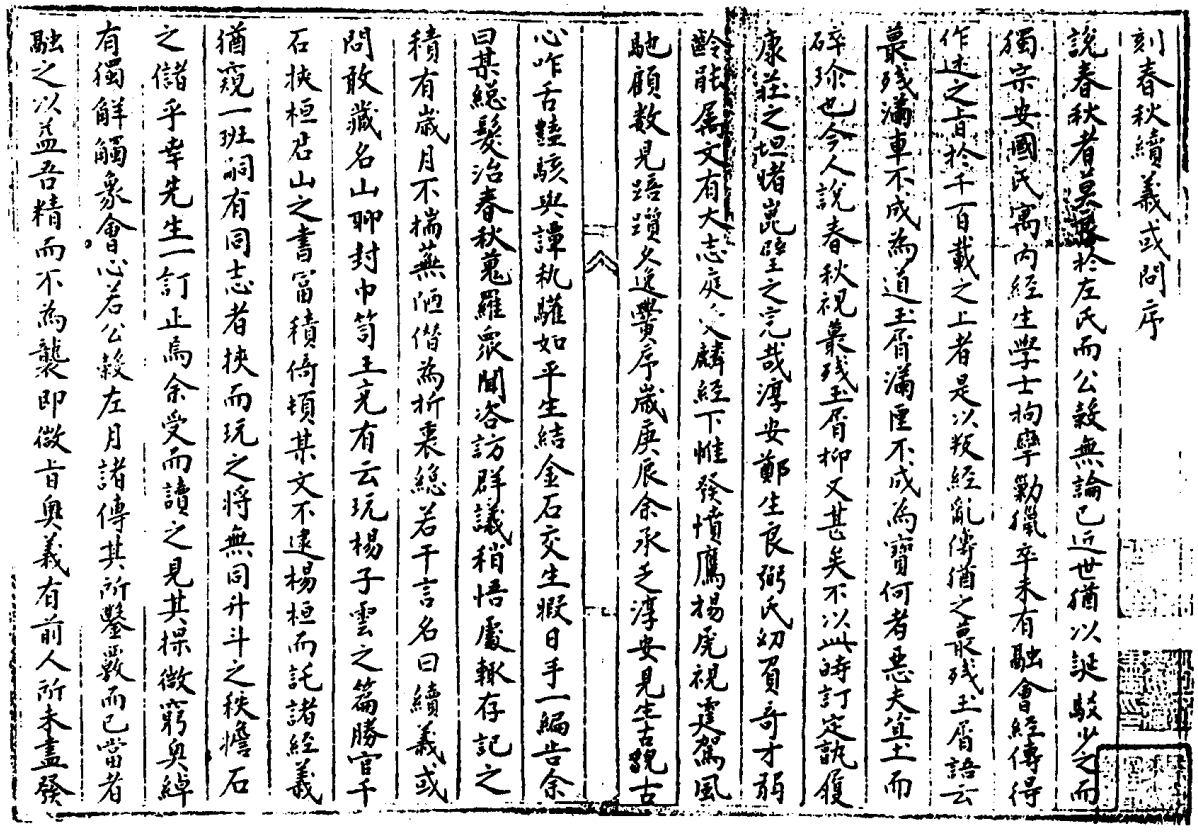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許人是書成於萬歷乙卯全錄左國公穀之文於經文之下左國則錄其全公穀則除其複國語事有在春秋前者別爲首卷於前無所訓釋亦無所論斷前有萬歷乙卯自序言夫子獲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而絕筆於獲麟故曰麟寶其命名取義殆於札闔鴻休矣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七卷

〔明〕鄭良弼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提要



刻春秋續義或問序

說春秋者莫詳於左氏而公穀無論已近世猶以穿鑿少之而獨宗安國氏寓內經生學士拘學勦襲卒未有融會經傳得作述之旨於千百載之上者是以叛經亂傳猶之喪殘玉眉語云喪殘滿車不成為道玉眉滿匣不成為寶何者惡夫真玉而碎弥也今人說春秋視喪殘玉眉抑又甚矣不以此時訂定訣復康莊之坦睹亂臣之完哉淳安鄭生良弼氏幼負奇才弱齡能屬文有大志庚午歲春以續經下帷發憤鷹揚虎視遠駕風馳顧數見語證久延冬序歲庚辰余承乏淳安見生古貌古心咋舌整駭與譚孰雖如平生結金石交生暇日手一編告余曰某總髮治春秋蒐羅衆聞咨訪群議稍悟處輒存記之積有歲月不揣無陋僭為折衷總若干言名曰續義或問敢藏名山聊封巾笥王充有云玩楊子雲之篇勝官千石挾桓君山之書富積倚頓某文不逮楊桓而託諸經義猶窺一班洞有同志者挾而玩之將無同升斗之秩擔石之儲乎幸先生一訂正焉余受而讀之見其操微窮奧綽有獨鮮緬象會心若公穀左月諸傳其所鑿鑿而已當者駁之以益吾精而不為襲即微旨奧義有前人所未盡發

者直攄胸臆欲紹明宣尼之蘊而不為創生之明經者是夫豈朝夕之故哉惟其弁跡深山淒風苦雨悲淒切不知愁烈日炎蒸蚊虫攢刺不知毒艷陽皓魄爽氣怡情不知樂枕氷卧雪寒威瘴疠不知苦是以精思遂詣靈明天啟雲湧泉流故模寫無遺情指摸非強說茲二編信乎其可傳也已壬午秋余叨轉嘉禾明年癸未生復過芑告曰今之深於春秋者世稱鳳阿姜公荊石王公定宇趙公如囊門懸的非是即三軍不敗矣遂齎快往決三先生之門三先生解頤鑒賞有同心焉書林吳氏請梓以廣其傳生以余為知己懇一言引其端余重感於生之遂詣而不遇也為欷噓太息曰漢詔郡國舉明經起家至公卿者不可勝數當時師門之說轉相授受非全經也節生以春秋學聞于時蓋卓然名家矣肩隨以下及帷中諸弟子以次列高第生獨中絀以老豈非有幸不幸耶然幸能以經術提其躬錄其行得印正於名賢垂令聞於無盡所謂仁者以道榮身爰及苗裔者非耶故茲編行而生亦可以自慰矣生亦可以自慰矣

旹

萬曆十四年歲在丙戌秋七月之吉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奉
勅整飭兵備江西按察司僉事前雲南道
監察御史海虞禊宇顧雲程譔

春秋續義序

春秋續義乃青溪高士肖巖鄭君所續也君少與余先子督學公同遊叔祖雲石翁之門卓志好古力學勿少輟余王父大司空公罷侍之謂玲青紫嘗如探囊易爾乃竟不偶於有司士論稱咄咄君獨下帷發憤益求所未至搜遺經索奧典補續斯國氏所未傳者幾四百兎傚柝隱住住流播縉紳間余閱之詞嚴義遂足發前賢之所未發有力瑕丘氏多矣嗜此一經也余王父志切補之未逮先子曾語余欲成先志坐羈宦塗弟果每覩此經未嘗不三嘆云乃今鄭君濟勳多年竟成一書以詔來學豈君少遊余門聞余王父叔祖平日所講究而興起者乎補遺紀敘不惟有功胡氏且有力于王父多矣紹住閩來詎不為魯史全經一快哉矧今胡氏所未傳者題主司多喜出以決士人進取是編也本之大全泰之諸名家說歷有考據可私之為已有即且也春秋或問已行之世矣而續義其可以不傳耶乃因書林吳氏請即鄭君為余祖父舊識有世交遂樂為之道以告同志者是為序

萬曆十四年丙戌季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福建福州府事仁和顧石江

擇拜書

春秋續義序

吾邑先達多業春秋其子孫世習之以名家而取科第者後先相繼海內談春秋皆曰淳安淳安云余文節君首巖者世家子也少頴敏有大志亦業是經嘗曰春秋聖人心法也自安國氏作傳詮明悉矣顧未傳者猶十之四習其經而弗究其義維儒名亦拳拳者流耳殫精極思博採旁搜有得輒錄之時同遊者皆自謂弗及也下之由是名藉藉起師友多以魁選期之然居貞忘祿行作為文辭亦高亢激烈不為平艷語以媚時眼故屢試不得志歎曰夫所謂窮經者豈直取一第博一官為足畢終身事哉顧有不朽者在於是乃取平日所得者益討究而闡明之大約以安國為宗旁取何氏諸家之說發以己意彙次成編題凡例于首名曰續義嗣安國也先是督學節文周公刻文節龍岡公大理副劍太宇公及今邑侯戴東樓公學博錢塵堂諸公見之大加嘆賞乙亥秋余叨轉運自辰出以覲余且屬之序余咨咨擊節焉閒之夜光之璧不藉以地錦何若無待於飾也是編也其辭文其事核大義炳如發奧旨於千百載之下真足以羽翼聖經有功胡氏多矣余也鄙何足為君重哉雖然予識君在髫年最相友善歲己酉會藝於郡城東門君獨捷閎竟日夜不輟誦余省之見君手一編脈脈流思若有所失者余謾語之曰君舌是耶君曰吾求其義而弗得故繹之然將以求吾悅也余益加欽焉今二十餘年辛成其志信有以悅諸心不負所學矣夫士童而習皓首茫然而不知其旨趣者何限若君者仰窺堂奧尤勤著述可不為難哉世以成敗論人者陋矣遂書以告同志俾知君苦心云

皆

萬曆四年丙子冬孟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奉勅整飭饒洮岷等處兵備兼分巡督理屯糧青溪錦川徐廷綬拜書

春秋續義序

昔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孫晟窮研奧義作晉春秋學者多二子之勤而識其歸趣至今誦之不衰淳庠鄭子良斯少敏慧業麟經大麟經仲尼作之以寓王法明天道治人情實史外傳心之要典其辭約其意深後世諸儒折經爲傳開徵發幽無慮數百家言人人殊而折衷旨要無踰于胡安國氏者故胡氏傳獨立于學宮而博士弟子肄習焉然其間二百四十二年按事之跡精徵之義不無少有闕略者蓋百世所疑也鄭子乃爲按經竟傳會心冗旨略者駁之闕者補之可謂擴

前賢之所未究墨悵二十餘年稟之成帙名曰續義嗟乎用心良亦勤矣第藉令當時少博一第奚有於是豈天故抑之將有爲耶苟有用我執此以往其諸吾斯之所已信者哉淳安以春秋經起家名世者甚衆師傳有自而鄭子獨得之學尤爲深遠錦川徐公春秋法門也而無師之不道窃謂斯義也其殆聖門之羽翼而後學之古銓也歟是宜以傳

昔

萬曆五年丁丑春二月之吉淳安縣儒學司訓裏閒如野顧汝紳謨

春秋續義引

夫續義者續春秋之義也春秋以胡傳爲宗人無異學鄭子宗胡續義之編何若益下帷發憤逐精雅道匪聲厚校益亦有年竟不偶于會司而精意所注固傳以明經以承先哲益微意也昔張玄晉春秋脅雖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王元感撰春秋振澤知古謂之曰指南羽翼聖經者大矣鄭子所著之意在斯典在斯典故有安世之識者始能補亡書之遺擅李邕之博者雖免書廳之憾嗚乎亦難矣不憚其難而續之鄭子其真言心矣哉若

夫假經實傳棄經從傳非正義也從而補訂正經所以正人心則諸君子序之矣余小子何言

昔

萬曆六年戊寅秋八月吉

南京大理寺左寺左寺正萬安泰宇劉汝旭書

春秋續義序

昔夫子作春秋所以正天常植人紀萬世賴焉者也程氏謂春秋傳而案經而斷自胡氏發明又以經而案傳而斷國初兼大全諸說取士業是經者病其博焉而未純也詞臣建議崇胡氏以一士習而參及大全

聖天子　詔可之百餘年學者一崇安國氏似也但其流至有牽強傳會如戰鼻自有正發也或援之以影善則稱君或借之以証中國則否是假經以逆傳矣且經未傳者諸儒發徵若疏註何氏休杜氏預范氏寧孔氏穎達楊氏士勛若大全程氏頤朱氏熹楊氏時高氏閩任氏公爺陳氏傅良王氏祿貞氏家張氏洽趙氏鵬飛葉氏夢得胡氏安國黃氏仲炎史氏伯璿俞氏皐張氏以寧汪氏克寬李氏廉即行間若經筌趙氏鵬飛子金明號木訥子左綿人若紀愚金氏賢字士希號東泉子金陵人若正傳港氏若水號革泉廣東增城人若私考李氏本號彭山會稽人若伸義馬氏森閩懷安人若全考吳氏寶號鳳阿丹陽人若日錄王氏鏊將號剛齋瑯琊人若譚議海氏瑞號剛峯瓊南海人徐氏楚號吾溪淳安人趙氏用賢號定宇餘姚人若春秋億徐氏學謨號子與嘉定人諸所發明皆足以尊君父外戎狄存天理遏人欲姑舍之而獨以安國訓是棄經而從傳矣可乎哉與其假經以明傳毋寧因傳以明經補遺救敝而使夫子全經得窺其奧于千百載之下然後為無歉耳嗟乎托二百四十二年之史筆削之膚有弗協于義而不必玩者乎合漢宋以來諸儒之說推測之豈盡無當于理而不必用者乎反覆沉潛以我之心探諸賢之心又求合乎聖人之心微惊與旨即未有復而大經大法或得以仰窺其畧未可知也愚生也魯敢一與聞獨謂聖人心法如化工之隨萬而形色目皆道也豈曰未發傳者心可置焉若棄哉不揣昧陋本胡氏互發外援經而案參諸家說為斷竊取管窺謬續一義尚俟大方筆削而裁正之免睹夫子全經庶或有少補云

皆

隆慶四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之吉淳安後學肖嚴鄭良撰序

一漢宋來譯春秋者亡慮數十家今學者獨主胡安國氏傳一士習以遵制也第經未傳題幾四百皆夫子心法所寓可置之若棄忍有不觀全經之嘆乎竊今道術盛明志存經典首成思舍此續補之所以不容已歟

一程子謂經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義須有別因有義例之說而胡康侯則一一發明至矣間以義理穿鑿惟談為疑閱以補其未備乃可故今所續止續胡氏之未傳者耳

一胡氏未傳而或於他傳互發者即數句亦足以包數義有未盡者則參三傳疏註及大全諸家說不畔經者續之

一儒先註說及近代論著雖未若胡氏之純且正間論起閔僖聖人之肯榮者亦多必盡棄之可乎此經胡氏未發者則本諸家說管窺竊取謬續一義以俟大君子裁焉

一胡氏議論到大止直可通一經之用補續更一一敷演則鑿矣惟據事據其要領斷之以見大義而不敢以虛誕貿

一後儒議者如淮丹泉諸公謂春秋一經悉因魯史舊文曰筆者其所因者也曰削者其所去者也字無增減而竊取之義即具于中義例之說非夫子意也以矣第春秋謂之作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游夏不能贊一詞信斯言也春秋豈盡襲舊文者耶果盡襲則亦魯國之史而已矣而猶以經名之何耶據魯史十二公中紀事者決非一人今觀經文如出一手謂夫子全未有筆削在不敢信如曰左傳獲麟後述如經文足証其出于史官豈知左氏一書乃作于聖經之後李彭山尚以為自漢始出安知其非倣經文而為之者與如曰出于左丘明未考李挻左丘姓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非左丘明作詳見例內

一議者供泥其文則史一言故紛紛聚訟而不知夫子之所筆削者即因舊史之文為之故曰其文則史明非創始也止當周流四方列國事變得于見聞者必是可益之不一書乎若一一據舊但可記事而名之曰史必有精意寓于其間而可為法萬世始足以垂憲而名之曰經故一字褒貶雖不克鑿而敬首懲創有関世教此非其一哉乎然則尚勤懲于書法其說必有從始而求考亭謂目取例為豈

無見我考亭又謂說春秋者依安國說去之最故今所續
即從錄者之旨而亦不敢盡背胡氏意義
一諸說明正不必增減旨直書其氏曰者錄畧加增損者則
書按其氏云雜用諸家說則統言之而不書其氏您之只
求一簡是而已
一春秋紀年用汪克寬例董啓予取甲子每周上帝次之以
見孔子生當殷周之志皆善也今特書省文不錄者以補
續非全義故爾
一賢傳賢者所傳也則吾直敢故今所續惟本諸家說則取
其要以備參考名曰續義而義猶未敢決也又敢以傳名
耶尚俟
大方鉅筆裁成俾寓內士得覩孔聖全經則庶期不勝企
望之至

大學士太倉會元前石王錫爵　淳安侯學宮嚴鄖良謝纂著
太中丞南海進士剛峯海瑞　訂　會元春宇吳雲程　校正
大宗伯丹陽會魁閻阿姜寶　選貢左峯何明輔　仝校
大司成常熟進士定宇趙用賢　印石邵希早
大國史語禾會元具區馮夢禎　太倉庠生王衍
吳郡進士東溟管志道　淳安庠生徐應其
常熟進士楳宇顧雲程　徐應願
澹田經元龍岡鄭應齡　魯夢晉
仁和進士贊石江鐸　吳一械
嘉定進士滿陽嚴貞度　門生經魁方學龍
太和經魁昆陽蕭元岡　方賢言
麻城進士淝陽彭好古　汪思恒
吳郡經元魯川曹龍儒　華平婿男鄭灼編錄
淳安經元鶴樓徐應黃　鄭熱
仝訂　鄭君鵬
鄭紹大
鄭如龍

隱公續義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齊侯盟父為鄭結魯將以離宋黨也宋王賓鄭王卿士講信脩睦以蕃王室非義乎齊表東海帥尚父之遺尚存舅陳此義輯寧之使無相害職也而乃狗偏係之私為鄭平魯而與謀宋為宣義之所得為者我後此魯之於許之入率胎禍於此矣或以是為齊僖小伯之始不亦過乎

秋宋人衛人入鄭

按鄭莊幸魯之敗不設備故宋衛乘虛入之莊以詐勝人者而宋衛又奇譎輕疾若此信哉春秋無義戰也先正謂入春秋兵爭惟是年為甚及齊鄭伐宋秋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奚取之猶未為快後入鄭此使交兵戴無寧日戰國之殺人盈野兆于此矣故春秋始末備詳宋鄭之事以垂鑒

桓公續義

九月入杞

按入杞者魯也不稱主帥徵者也桓弒隱公而立無有伐而入者反入杞伐邾是恣行莫之忌也況杞七月來朝而九月入之可乎書入杞書其橫與詐暴之罪也

公會齊侯于嬴

瀛齊地杜氏謂公不由媒介自與齊會而成婚非禮也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正大婚之始也魯承周禮且媒而婚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不正其始豈其後乎故春秋于嬴之會必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或謂公暴立懼方伯之有討也故乞婚于齊而為此會嗚呼薨弗君之討卒猶于齊焉豈非天哉先為不義得國者之永鑒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稱弟者私也其不曰致女而曰來聘何也在魯則曰致女在他國則曰來聘志其失止以別內外也齊侯公親送女至魯境又使貴介弟假聘禮致之何亟乎大以桓逆賊凡民罔不怒者寵

之會聽以姻又從而救女焉是冥昧也其惡不貶見矣

城祝丘

祝丘魯地在齊魯兩境上邑也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特城邑以備之凡此類皆不待貶而見也

螽

按螽惶螽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是時草大雩而又螽螽歷一秋災之甚者也唉叔佐曰凡螽災多書特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書時者即連月有之也故曰災之甚也凡志災皆示人君畏天動民之意

秋伐邾

顧氏曰桓慕王諸侯宜討而不討奇安其位幸矣反欲加兵於鄰鼠矣哉故書以罪之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盟于曲池

曲池魯地紀當作紀先時齊欲滅紀故魯與紀侯盟以救之然不能上告下請僅與狥小之盟何為哉其無救亡紀之亡也固宜且桓負大惡身且不保矣何暇救人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後螽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魯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內屢與宋公會盟及鄭之會宋公不從魯遂自反乎復皆宋而脩鄭盟于武父謀伐宋焉前日睦宋之心安在哉信不由衷日盟何益屢書惡之也先正謂隱十年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盟會之亂也伯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夏大水

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二莊居三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讎不復怨氣蘊結致然歟或云陰盛之災文姜所致耳

冬公會鄭伯于曹

杜按曹在衛南而來北為齊界前年魯鄭同救紀敗齊衛之師至是虞齊衛之報怨也故因曹與魯協即其地尋之以伺其往來焉夫魯桓鄭厲皆以篡得國者同惡相濟故其頻盟濟信若此

三月乙未天王崩

義同隱公三年天王崩金氏云魯桓負弒之罪天王不加討反遣使來聘者三而魯絕無朝獻之禮終桓之世會葬諸侯者七天王告崩而魯絕無奔喪之事周不上魯不臣桀見矣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齊魯齊合兵入許許當為定之孚氏謂鄭莊方強則狄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又定許以為名今日之會豈足以掩前日之失乎況興滅繼絕自大王而下王者所定焉且以基無禮之行大失正矣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按齊侯盟魯于黃謀納朔也而魯因以平紀焉其後齊卒納朔而紀不果平可見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具見矣況魯齊會紀敗齊以益其怒今乃盟之大何怨之能釋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後發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後發

及宋人衛人伐邾

按是年春公及齊人盟于黃又及邾人盟于趡夏既敗齊師于奚又及宋衛伐邾口血未乾尋自叛之信安在乎凡此類皆直書而罪自見者也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卷之三

莊公續義

三月紀伯姬卒

按汪氏云內女而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憫紀之亡褒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說者謂書紀伯姬卒葬見春秋初魯循盡親親之義亦通

二月公伐宋

谷梁註公與宿盟故為宿伐宋楊士勛謂公與宿盟經無其事為宿伐宋傳無其文是舊說妄也然則何名為宋之伐乎以經考之是時齊與魯雖必陰結宋故公乘長勺之勝而伐之可謂無名不義所以召郎之師也此書月而不特不日者偶有詳畧耳谷梁子以為伐特而改月謬矣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按左氏宋為乘丘之役來伐未陳而曹濤之敗諸鄑汪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黷武甚矣書日謹之也有謂鄑魯地為魯應敵之兵非矣

秋七月荊入蔡

荊即楚也左氏載蔡哀侯為辛故絕息嬀以誘楚子楚子如息

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至是楚子因息嬀言遂伐蔡秋七月入之是可見蔡侯不能為桑土綢户之謀徒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皆自取也春秋書之豈偶罪蔡而楚憑陵上國之罪亦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按左氏會于鄄宋服也前此會北杏魯衛未與主是四國未會齊伯畧定矣陳蔡曹邾已歸齊不復與會者齊桓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其循節制之意乎單伯魯卿乃得與者桓方圖伯欲得魯而重也然以諸侯而始會大夫厲階生矣嗚呼無伯非細故有伯非盛事得失豈相掩哉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按齊桓公論羊舌會惧諸侯之離也蓋是時伯圖雖起群心未孚故兩會以要之三合諸侯皆不盟以示重慎其能擎伯冒矣然欲輯衆莫若尊周桓不修朝王之禮乃私為會又論特舉會豈天下兩公而知尊王者與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播惡于襄公之朝桓公紀之義也乃以來魯定伯之故聽其來而不之拒焉是縱淫慝也何以儆無良而服諸侯之心哉

特書姜氏如齊累桓也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按鄭厲公前年自櫟侯鄭伯瑕殺于儀而納之厲公殺伯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戒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二而可以濟事其若之何由是觀之忽蓋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告天子合諸侯声厲公篡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為伯業光哉不務此而列會于鄄既又以宋故為詞伐之其何以服諸侯無惑乎于圍既成旋有鄭詹之執也直書而其失見矣

秋荊伐鄭

按鄭桓公始寄帑于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滑左洛左濟實為春秋要領之國是時楚已得蔡則患可及鄭故來齊桓伐鄭而鄶伐之以為得鄭桓伯也而勢分南北楚與中國爭鄭始此矣

齊大災

此外災大云者災非一也何以筆於魯史杜氏曰承告故書天火曰災天災流行何國焉有在四隣有相恤之義故聖人筆之而不削以示訓也公羊以為及我故書謬矣

冬齊人伐戎

按徐戎最近齊魯故桓公先治之名曰猓夷伏矣然必強本治內而後可以禦遠是時周有子頹之亂鄭伯虢公脅命于惠以兵討亂而齊不能預國有大災又不聞賑貸于國乃急急于最不之戎伐之何哉桓於是乎失先務矣故春秋治之如伐山戎所貶云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

按張氏云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祠所以未艾必至于莊公之終兩君弒哀美慶父誅而后魯亂始息可見端本澄源之治誠有國之不可缺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而厲者其始以賂而奪立中以管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春公至自齊

書至告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書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將以舉動之公往反之節質之函明無愧也前此公與桓會皆不至此獨至者果質之函明而不愧乎曰正所以愧莊也莊公忘父仇而婚其女冒母喪而納幣大惡不可赦矣將何以告廟而安靈哉齊桓之綸莊公與之會盟救伐者九皆不至獨三如齊書至聖人之情見矣

大水　後接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命大夫也春秋命大夫惟女叔荼仲單氏二伯而已然則聘可乎孫明復曰列國相聘非禮也春秋初惟齊楚聘魯他國絕無行者而陳獨行之必以殺公子御寇之故惧齊見討而因魯以求庇乎自女叔聘魯故季友聘陳諸侯交相聘問無寧歲矣說者謂春秋托始于此正以示防微杜漸之意信哉○按聘問乃天子問諸侯之禮而非諸侯所得行者雖有邦交其禮甚簡或通訃告之言或脩弔慶之問或謀疆場之事或解鄰邦之疑則有遣使而大夫亦未嘗輕出焉入春秋比周相結使命日煩至桓文伯漸復反正道途聘使無復翩翩此可見霸令行於諸侯而節簡目睹猶存古意也間有往來亦係安危國事曾有來聘者乎然則王制所謂殷相聘世相朝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皆漢儒漫言傳附會禮經之說而春秋之精義泯矣豈足禹稽義詳或問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魯先大水今又大水者何先正謂莊公娶仇女又以諂示之故有是應唐高宗立大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鴆王宮後大水幾淪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烏可誣也為莊公者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便陰沴無浸長之漸後日之禍猶可及止徇其文而無實況于社于門非所以救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故特詳誌之以訊其非禮○

古有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則大水無伐鼓用牲之制公羊以于社為禮于門非禮谷梁謂救水以鼓衆似緣公羊立文其後董仲舒言大水陽鼓而攻社蓋學于公羊

師弟子徇其私說而不稽諸古也

冬公子友如陳　前傳

杞伯来朝

高氏以為杞伯姬之杞伯不能制其內纔伯姬歸出又来朝致之其早弱可知雖在姻國得通往来而以朝禮見不亦遠于禮乎呼方東狹公始封與徼于啓無異得郊祭而用天子禮樂乃不振若此此祀之所以不足徵也

公會齊侯于城卜

左氏稱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為侯伯且請討衛故講是好果

小周之命討猶行於天下春秋必特書之以示美矣乃不見經文足信也李氏按盟于大會衛獨不至而魯衛為兄弟國也故齊桓會魯說之使来歸耳衛又不王始有攻伐之兵亦見其謀之審也如以為謀伐衛于城卜衛地會衛地而謀伐衛既無是理魯與謀而不從行亦無是事矣

夏鄭人伐許

按許自前年後不與盟者伯令不煩小國也鄭乃伐之何耶豈去年荊伐鄭許人為之鄉導故耶縱有之罪不在許勿問可也方有敵國外患不能修德睦鄰而報怨構兵肆其伐掠豈謀國之道哉書鄭人伐許而知罪在鄭矣

秋有蜚

按劉氏云蜚色青而首白為蟲臭惡南越溼風所生其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鸛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所有蓋中國所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多而言有螽中國多有也多不足恠而為災則害故不言多而言災然則魯曷為有蜚公取齊溼女故蜚主將生臭惡聞于四方矣乎春秋雖微亦書為戒遠矣

城諸及防

前年冬築郿大飢而告糴此年春延慶令又城諸防雖曰農隙
時而不知莊公之時非其時也天災時變國虛民疲莫此為最
而莊不惧柔何宜春秋悉書之以示戒

夏師次于成

二傳皆謂鄆紀遺邑魯為姻國欲救不能故次于成窃計紀侯
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尚不堪齊而去豈一邑遺民而能二
十餘年獨存乎必附庸小國若鄆鄫明矣魯豈援之哉然則曷
以次趙氏謂魯欲會齊國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不復行耳以
前會城下後遇魯濟考之理或然與而無名妄次罪當與次郎
一律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按桓欲伐山戎故遇魯濟欲宋致魯故遇梁丘若不期而會者
蓋齊桓主伯不自恃也定伯取戚每資武于宋桓取秉于魯莊
以遇禮行者簡畧不煩則機易密耳叶伯者行事類如此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前魯濟後

伐伐邢

李氏曰伐之為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冀燕冀封克後燕
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伐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女德降夷
伐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至此耳夫當惠王時戎狄荆
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孰定之豈復有中國哉第戎狄雖暴皆
不若楚之橫也然則中國之可憂者楚為最矣

附閔公續義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弑于齊九月而
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後葬莊公薨至是十有一月始克
葬者蓋以國亂于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桓遷邢義也為其有伐難邢人欲自遷也遷陽事不見傳以
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不仁也汪氏曰威譚威遷桓公幼
年之事也降鄆遷陽猶不絕其祀矣存邢存衛則興滅繼絕之
道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有若是夫○李按陽近魯地魯恃強不
肯相下故遷陽以脅服之并存

僖公續義

徐人取舒

按舒楚與也取不言滅者取而附庸不絕其祀也徐人此舉必受命于齊而齊通伐楚之徑是效順于中國也況又為伯益後乎書徐人取舒善徐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陽谷之會公有故未與故遣友涖盟涖臨也往臨其國而與之盟以聽伐楚之期也凡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豈大夫之專盟者例乎經書季友如齊涖盟見魯佐桓謀楚有輔伯之善矣

楚人伐鄭

按楚兵三至于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何由得此哉說者謂桓貫陽谷之會皆謀伐楚救鄭故鄭不忍于背耳吁假仁者人猶不忍叛況王道之入人深者乎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書至于伐陳下也其不以伐陳至而以伐楚至何也楚強莫能伐故以伐楚至書其重者大其事也亦猶成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來伐淮夷遂滅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成夏成奄其事重于伐三朡伐淮夷故耳

春

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色如青赤白為災赤為兵黑為水黃為豐凡分至啓閉天子登靈臺諸侯登觀臺以望而書審察妖祥逆為之備此典不行久矣僖公以五年正月朔登觀臺望雲色而書禮也公可謂賢矣其不書正月何也舊史逸之在隱二年已然夫子因之亦甲戌己丑意也凡此類例可縣見○按秋分日行南陸至冬至之日日南極當在十一月時也左氏謂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議者遂以此証周改十一月為正月有改月之說已於春王正月辨析矣左傳著于聖經之後時頗遠亦從改月之說遂傳會志辛亥朔日南至于正月下而不知經所書之正月乃行夏時之正月而非以子月為正月也左氏錯認此止浮辛不經無足信者惟信其登臺書雲物事耳

杞伯姬來朝其子

按齊桓公伯令方新周敢越度而伯姬何為與其子俱來朝

子伯姬魯女例得來歸是乍妃伯辛必頓託其子于魯綺情若可然以婦人主之而僖童子侯朝可乎且閔之禮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來朝則不受然則來者受者皆非也故立此法以絫後之此法立而人君相見之禮明矣

夏公孫茲如牟

按聘問乃天子問諸侯之禮而非侯國所得行者故魯君臣朝聘鄰國皆稱如存周禮也特論其如之當否何如具左氏載茲如牟假聘而娶趙伯循以兩妾媵經牟自桓十五年來朝已偏

魯齊桓王伯事從簡省凡小國惟供助大國如附庸然故令遣使徵貢以助桓役非不可行也然亦以見魯政無常小國不服而不免於征求其失亦具見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

按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隆盛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周室衰微諸侯各受其貢齊桓公總帥諸侯量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則可勸忠聽管仲卻子華內臣之請而以禮予與信屬諸侯則可勸孝故五伯桓公為盛而天子大管仲之功良有以也呂成公曰觀此見管仲循有三代氣象春秋書以美之宜矣

公子友如齊

按陽谷寧毋父喊之會其後公子友即如齊修聘先儒謂自齊言勤伯國之好自魯言則貽爭政之憂詳書而其失見矣雖然友循賢者尚該與教公子矛慶父子也掌兵交聘恣為行之則致三桓專國逐君其原皆自僖公寵之也王氏謂讀春秋者宜備此以明經意嚴履霜之戒得經旨矣

夏狄伐晉

按左氏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從之必大克里克不可號射曰示之猶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夫晉自申生就戮內治不修所以啓狄之侮者有日矣獨采桑之故哉勿疑桓公嘗存邢衛乃不加兵于狄何也先正謂桓方急楚未服及狄故狄無所忌而憑凌今則荊楚已怗不加兵討蓋亦示之猶矣春秋書之傷伯業之漸有闕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

齊伯日盛公始朝焉季氏謂以國事報成也而朝齊自此年始後五年復如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不已過乎而齊亦不自知其僭矣故再書而一貶說者謂朝桓安也故

不至吁不朝共主而朝盟主安乎馴至朝楚辱莫甚矣然則公何以不至曰從桓義也視九年如齊者不伴耳如以朝為安則謬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昔人謂齊桓伯業自蔡丘後循自望王朝之月令觀伐戎一役尤信蓋是時晉滅虞虢秋伐晉滅溫召陵而後楚又滅黃皆齊之所宜動心者顧悉舍之而區區伐戎尚為知類哉況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春秋于蔡丘之後書曰伐戎失自彰矣

公子友如齊

季氏曰鄫之會謀城緣陵也必已須戎事期故友復如齊以聽未盡之議也前友如齊發

春王正月公如齊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與黃氏皆楚與也楚伐徐故齊伐厲以救之伐其與豈足以猶楚徒激楚之忿耳及敗婁林又伐黃氏吁舍楚不謀徒攻楚之與是縱豺狼而搏狐兎也吐剛茹柔無惑乎功烈如彼其卑矣然則諸侯皆在會而獨遣曹師同伐厲者何也必諸侯志怠不欲重煩而曹共公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耳

冬宋人伐曹

自齊桓伯諸侯輯睦兵車之事遂寢逾三十年矣曹方伐厲以救徐宋則乘虛而往伐始既同役乃不同心豈桓伯不在諸侯而宋襄舉動固若是煩擾耶春秋備書一以覘桓德之衰一以見宋伯之無成也季氏曰宋曹之爭始此

冬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儀父

伯于淮　　後發

楚敗徐于婁林

按是時楚兵尚掠徐境必以計挑徐出至婁林敗之乃詐戰也故以敗徐為文孟桓方救徐不親致力而僅伐其與國楚已知其志怠矣故復敗徐于婁林襄時召陵之戍安在哉書敗病桓也

春齊人徐人伐吳氏　　前發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按莊二十七年盟幽傳曰桓會不致安也而會淮皆致之危也曷危乎淮之會卻淮夷不力城鄑不果許以男先邢曹邢以侯後鄭許況僖公在會遷以戚項止之待声姜會卞而復釋秦男

女之分之經世之蔽故屢主之以見貶云窃疑桓公一人尔乃後先異致豈嘗仲死易矛開方豎刁用內嬖蠱志故其不羊行事多舛乎吁女寵寺人每每為古今大患若天下者可永鑒矣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襄公急于前伯始主會盟鄫子後至曹伯不服子魚曰君德無乃猶有闕乎襄公不聽遂執鄫子用之而圍曹夫用人之惡慘于圍曹宋公之罪浮于邾子乃用鄫子而獨曰邾人執者何耶金氏曰宋首惡也邾而從者也均有罪焉然宋以六畜用之罪大而顯邾以黍怒執之罪隱而微若春秋書宋則人將畏邾而不治矣書邾則宋之惡而自著首從皆治之也懲之齊桓既沒中國無主諸侯放恣一至於此惜哉

衛人伐邢

左氏寗莊子之言皆餘妄之辭無足取也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夏鄫子來朝

列國朝聘非禮也桓文伯諸侯無敢行者惟姻婭不加禁耳宗何脅桓沒而宋不足恃故鄫子來朝晉文沒而秦國卑敝故婦父來聘皆無伯之故也此事以視桓文猶足為收世類與然則鄫果取鄫將之鄫乎蓋取鄫大陽北部也鄫子來朝南部也與王氏言鄫分為南北皆附庸于宋為近之今來朝必依魯矣公羊謂春秋前夫人之君若近今三世能使來朝耶

五月乙巳西宮災

按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此乃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戒深矣蓋人君之過不在路朝臨涖之時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漢書楚女悲而西宮災亦此類耳故特志之以示慎獨之意谷梁謂禹聞宮疎矣宮必以謚如煬宮僖宮是已若閔妥得曰西宮蓋谷梁未考諸侯夫人三宮之制也一說三宮即夫人世婦嬪妾

秋齊人伐人盟于邢

按左氏盟于邢而邢謀衛難也家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撓伐而却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當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

鄭人入滑

按滑本類叔之黨而倚勢以陵霄鄭故鄭報之齊桓既沒中國無伯鄭首從楚稱兵周疆無忌甚矣罪豈待貶而見乎

冬楚人伐隨

按莊以前楚兵加于江漢不書未有告命也至是齊桓沒遂假
告慶之兼書以恐中國春秋因告即書于冊其慮遠矣然近楚
之國未有書楚伐者必不服而後書伐隨以漢東諸侯力雖不
敵猶能與楚抗而後服昔人謂隨用賢黃治猶足自存如楚武
王時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為李梁在何益是已不然何哀元
年隨猶與楚于皇蔡乎吁江黃鄒蓼相繼滅亡隨治庶几能自
強者歟

春秋侵衛

許氏謂中國無伯四夷衛次經書楚伐隨狄侵衛者齊桓既沒
中國無伯之患也顧今侵衛本救邢亦猶昔之救齊也乃異于
狄人伐衛之例而書狄侵衛何哉金氏曰夫子作春秋將以扶
陽而抑陰也非戎類族其心必異假義中國萌禮夏之階其衿
庸可長乎故其書法如此以見夷狄終不可向中國終不可智
也吁聖人扶陽抑陰之義嚴矣哉

夏大旱

按先正凡書不雨紀異也有害于稼穡則書旱紀災也大之云
者久且甚也左氏曰魯大旱僖公聽臧文仲之言修城郭貶食
省用務穡勸分是歲也饑而不害此實錄也詎謂人事不足以
勝天乎繁露旱則縱陰閉陽雨則縱陽閉陰安足信也

冬公伐邾

邾嘗從宋伐魯救之不克鄫為魯婿而又執用之魯所以久
不報者為宋耳今宋為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正傳曰書公伐
邾譏不義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伐鄭

宋襄公會楚于盂而身見執國見伐自取之也鄭何尤焉為宋
襄計者曷省德相時以自保其國家毋為楚伐幸矣乃忿鄭而
興師是挑楚以速禍谷梁子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卒
敗于泓宜矣況當其時有一于此而不能用乎春秋之法以自
治為先直書宋伐鄭宋罪著矣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以先代天子之後爵居侯伯之長獨不可以伯諸侯乎
故曹南之文與北杏城下之例無異乃於其卒而不葬者何也
谷梁子曰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為人
君而棄其師其民孰與君哉故卒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乎
氏謂致意於始而不足於終得之矣

秋楚人伐陳

楚始伐陳也按盟齊會盟陳皆從楚未見其貳於宋也楚反誣以罪伐之而取其二邑豈楚伐宋之後鄭如楚朝而陳未朝故耶蓋是時宋伯無戒楚勢益橫將為中國憂而未戈也故特筆之以譴僖夏之禍或者頃本為陳今從楚陳猶有禮故楚伐之而陳頃之爭始此乎

夏秋伐鄭

左氏謂入滑故也按入滑在二十年夏王曷不于此特伐之至是始出秋師耶伐鄭果出王意曷為是年冬又出居鄭耶意者頹叔先啬陰致伏女納王後宮內因寵以竊權又有隙將叛王而鄭則王所倚毗者也故啓伏師伐之而遂奉叔帶以攻王爭夫用伏師是無中國也謀叛王是無天王也然亦由王不能正家攬權于上以至此耳考經所書其失互見

宋赦其大夫

按公谷大夫不名說皆非也諸先正有謂不名衆詞者有謂不名赦無罪者然亦不必名而書赦之罪自見矣蓋其時宋成公以襄公敗泓懼人欺己故委罪于臣而赦其大夫蓋亦追咎其在先君時專國之罪也其暴露甚矣一傳昭公而平以輕去群公子見弒豈非貽謀不臧之所致哉

夏齊人伐我北鄙

按齊伐魯衛盟洮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曰寡人聞魯人恐乎喜曰恃先王之命載在盟府將率桓之功必不棄命廢職恃此不恐齊侯還夫以齊侯之親舉王趾固將曰今日必無魯矣乃能以片詞却之善為國者不師其展禽之謂乎視後曹劌子偃之策何足多也然則齊侯服義亦善矣何以貶豈侵西伐北之過亦自有不可掩者歟

衛人伐齊

按音在魯東齊隰也衛在魯西齊仇也魯因其平而皆欲致之以從楚固非魯所宜為而齊所由伐也又見侵伐衛又為魯伐齊兵連禍結何時已哉季氏曰魯勛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乃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矣

楚人伐宋圍緡

齊晉伐宋圍緡王是楚興齊抗故亦伐而圍之以爭伯權春秋書楚人伐宋圍緡著僖夏之罪也然不有召之者乎楚伐宋即伐齊取谷則之為也罪豈在楚人下哉左氏以宋叛楚即晉故見伐是固晉文將興而為此依勢言也不知晉方養銳尚未興

諸侯通安知晉足恃乎

陳侯如會

杜氏曰陳本楚與楚敗懼而屬晉未及盟故曰如會今按陳侯以是年六月辛巳以疾歸也則其會不及盟豈亦先已有疾未能即行懼晉見責不得已而託疾以往耶于此見陳侯棄異即同之美矣

秋杞伯姬來　　後發

公子遂如齊

晉晉文公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故齊不救報怨而魯復結盛

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什公子遂如齊而取谷之恨解中國貴于伯權之立如此此卽子所謂功之首也

春介葛盧來　　後發

冬介葛盧來

介來夷微國也一歲兩至魯焉慕中國未耶止謂為明年侵蕭故耳介葛不安齊夷之分欲結上國以凌持小罪也大意在結魯以為援而不在于朝故不言朝誅其意也亦待夷狄之通例也

公至自圍許

前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今不以王所至而至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而以伐秦至皆究其本心不在于尊王也然踐土不至而圍許則至文之伯事亦怠矣

夏狄侵齊

狄晉救齊與齊盟于邢矣乃今三年之內兩侵齊焉非我類族其心必異為中國者可不慎與且其時齊已從晉晉何辭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能善其後與

介人侵蕭　　前發

公子遂如齊　　後如齊至發

春王正月秦人入滑

秦師之出本欲圍鄭也鄭有備遂移兵以入滑非義也率敗于有非所謂兵貪者敗乎左氏云滅滑而還與經文不合矣又按秦自從晉圍鄭已識所過地形自周而來將以襲鄭來便入滑得利而還非有晉規則秦之稱兵不止晉鄙而長驅以及東諸侯之國矣故于殽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癸巳葬晉文公

按葬晉文公在敗殽之後敗狄之前豈秦狄兩門庭冠不得已

而應者乎聞之先公出七納國蓋嘗受秦伏之賜者可已不已而衆公忘喪毒衆之罪著矣

晉人敗狄于箕

按箕晉地狄勢肆行深入至箕則晉門庭之寇也敗之宜矣不書伐伐者晉人設伏以待而狄未得肆也故以敗狄而文或謂其失當與敗狄大國同罰意狄自伐邢之後諸侯大小皆受其毒前年侵齊齊不能討今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由此觀之制馭夷狄可示以怯哉其稱人者非將專師衆也

冬公如齊有十二月公自至自齊

復濟西晉故田也視魯家百里執重齊歸父未聘亦交鄰之常耳視牢周公下臨執尊乃以從地之私而遂兩如晉以自託之故兩貶往報齊至于周則終其身不往覲焉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不亦慎乎故詳遂之如晉而特至齊以危之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自文公伯許獨不附會溫圍之盟瞿泉又不至今襄公嗣位首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者蓋恃楚也吁許不服蓋修文德以來之乎而用力過之力足以服人哉

晉侯伐衛

左氏載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伐衛復聽先且居之言先朝王于溫而後命先且居胥臣伐衛叮寒果然以大義正諸侯者我毋亦志在兵爭耳正僖曰將伐衛而先朝王則亦非出於敬君之誠者所謂五伯假之也舉朝王必見經不然何公朝王所而獨書之乎朝王說詘矣經書晉侯將獨言大夫豈文宜以來凡征伐會盟吾維在而大夫任其事乎杜云從告將晉侯理或然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後發

衛人伐晉

張氏曰伯主整罪致討不自及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其罪大矣故春秋非之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始也禮卿不得會公侯故以大夫而特會諸侯罪也縱之而下與盟者亦罪也故曰桓文沒大夫擅諸侯之盟會自公孫敖士穀始而胡氏獨發傳于歸父之下不知所謂或曰內大夫會諸侯始于單伯會齊侯于鄑繼見于今得無異

與曰彼猶以君命而共伯事非文宣以來大夫之專政者例矣

公孫敖如齊

聘非禮也當喪而聘尤非禮也先正謂左氏於凡諸侯朝聘既不察其不誣天下之通喪又不考其尊周交隣之疏數而悉以為禮謬矣傳公三十年春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僖往拜而敖亦初聘于襄比事以觀不惟忘親不孝又卑周于列國不臣矣魯是以為禮乎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谷盟于垂隴

垂隴之會晉衆公乘彭衙戰勝之威欲合諸侯以嗣伯統也歟

君不親行委於大夫而外大夫得列會于諸侯則又自士谷始也晉德其弗統矣乎若公孫敖亦以內大夫思抗三國之君而往盟不惟見大夫盟諸侯且以見大夫專國政矣故春秋書之以著彼此上下之罪

雨螽于宋

按杜元凱云自上而墮有似于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佑喜而來告故書歷代有兩血兩毛兩土皆言其多有似于雨不雖墜而死必書之以示恐懼修省意也凡外異告則書公羊為王者之後記異各隨謂災甚皆非矣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朝晉受盟不地盟于晉也按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于國都者諸侯有不協之故期會示信已非盛世事矣乃因其朝而要之可乎後此襄公朝晉悼公出境盟于長樸柔謙讓也魯侯如晉盟不為會于晉魯之閒乎厥後荀庚良夫郤犨林父向戌且因聘魯而要盟又其甚把于以三恪之君亦即魯而歃盟焉始也魯君盟于晉終也諸侯盟于魯世變可知矣

春公至自晉

狄侵齊

後狄

秋楚人滅江

按楚圍江報伐沈之役耳其國江多不過萬衆國內豈遽虛耶而廋父為上卿將一軍以行不過萬貳千人以萬貳千人徂入鄧乎兵固不能撼楚適以激楚之怒而速江之滅也春秋書楚人滅江憫江也而晉罪著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自孔達獲罪于晉與盟主交惡矣自孔達執甯俞代之遂從晉伐沈至是來魯皆睦鄰之意也而不知王朝聘禮非諸侯所得行于諸侯者乎觀之桓文世伯令行而非禮革諸國絕無相

聘者以俞之賢乃後舉行自後遂沿習為邦交之常矣俞首犯桓文之禁惜哉

夏公孫敖如晉

按是年王歸含且賵又來會葬禮所當報者夫何公往則晉者再而諸大夫爭事晉以內固其權至于京師之朝則終其世不見于經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甚矣此事以觀不敬而惡自見也

秦人入鄀　後秋

秋楚人滅六

伯者所以主盟斯世為諸姬衛也襄公初政猶或可觀迨其既卒不在諸侯紹伯之業浸以衰微以故北狄侵鄭西秦入鄀南楚滅六而皋陶庭堅不復祀矣彼滅文仲之嘆非嘆楚也蓋嘆晉之不能救也春秋備書經世之慮遠矣

夏季孫行父如陳

按前此陳與魯未有邦交惟公子交魯兩如陳其令魯與陳通好于晉故行父初政即請如陳假君命以修祖好且娶焉非政之大體也若行父者真亦罔私恩而昧公義者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前故如晉後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此公子遂假葬事以陰結晉也鄭子大叔謂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而晉文又防為伯令故卿供葬若是按春秋初禮猶近古觀僖公以前葬諸侯未有使大夫者子大叔所言諸侯之喪大夫送葬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考晉文卒葬皆使微者往故名氏不見於經然則大夫弔卿供葬事之令又豈晉文之所防為者乎此必魯以取濟西之故事晉甚諂至文公時禮尤過恭送葬特令卿往而晉侍伯威責人日厚遂習為常禮而以此令諸侯耳自是叔孫婼葬平公意如葬昭公剔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豈文襄之制乎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氏曰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使為守須句大夫正傳謂魯文斯舉有不義三焉以大吞小失字小之義一也取非其有以與叛臣二也絕大蹕之祀三也舉一貪兵貝三不義之名魯何以秉禮稱哉

遂城部

魯嘗卑邾不設備獲公胄縣魚門至是納其叛臣而取地焉恐邾之伐也遂城部孔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以

魯之大悔邾之小勞民動衆妄興大作非所謂行有不慎而餒焉者乎故於取須句之後特書曰遂城部夫自見矣

秋侵我西鄙

按魯有戎患未嘗有秋患秋蓋遠於魯者乃越齊衛而侵魯焉中國無伯其患深矣互見後侵齊下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莅盟

按湛氏云莒以弱小之國見伐于徐公孫敖如盟以救之似禮矣而敖之意則不在於救莒因盟莒以為送娶之地假公營私故春秋書之使人考其跡知其心而非禮自見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秋襄王崩赴告已及魯矣乃仲遂盟戎近在王都之側若聞聞敖供吊事委諸草莽今會葬又不躬行夫以天王之喪而慢越視之亦不思僖公毋子之喪王臣將命者何限也陳氏謂前年公子遂如晉今年得臣如京是庶周于晉得經旨矣

夏秋侵齊

秋齊侵鄛力不能支乃今侵見侵于秋而魯宋衛咸被侵焉此無他中國無伯桓文之緒益衰矣擾事直書聖人其有憂乎後十二年楚侵鄭赤狄又侵齊意與此同

九月癸酉地震

亷謂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震動也孔晁曰陽伏于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致地震任氏謂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体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即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也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衆矣王氏謂雅文衰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所致也文公怠惰政在大夫棄外役於楚內脅於臣若昭哀遂失國矣意亦類此

三月臧孫辰卒

臧孫辰即臧文仲也文仲自莊公末與聞國政四十餘年而魯政多疵在文尤甚蓋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訊其竊位宜矣豈得為名大夫哉然則書曰臧孫辰卒者亦因舊史書之以紀國卿之實也

及薛子盟于女栗

內稱及微者也女栗疑內地薛子為王卿士方執政權乃不能修明王度以令天下而下與魯盟文公不能恪供臣職朝于京師乃使微者上與王臣盟其失両見矣

冬秋侵宋

季氏曰自晉伯不統狄既伐魯侵齊矣然猶未敢至宋也今侵而至於宋豈特以晉弱故哉宋自國內亂後禮場無傳而為狄所窺亦有自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也胡氏於此未發而獨於于無婁者何先正謂承筐之會為伯令諸侯之從楚者未為非義但以大夫謀之而君不躬行為未盡耳猶幸人心之天未泯自是咎棄會新城盟而服楚之國皆西向從晉視無婁非國事而私會者異矣故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始於無婁云

秋曹伯來朝

按莊僖之時曹本服宋自晉執曹共公畀宋人此終身之恥也當其歸國不得已從晉圍許及襄靈政衰遂不復出與諸侯之事至是共公既沒文公嗣世知魯之諸臣有志輔晉而與晉睦也自此曹遂從魯不旋踵又以喪齊而來朝矣又按桓文之世諸侯相朝者少不敢以事天子禮事人也至是小國畏大國朝禮遂紛紛矣可慨哉

公子遂如宋

先正謂賀楚師之不害也而因以謀禦狄為蓋是時狄侵齊侵魯以至於宋暴橫甚矣故公子遂親如宋盡蓄之為禦侮計也未幾狄侵齊將伐魯而魯即敗之于咸可見

狄侵齊　前侵齊於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王道之行也小國各修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于強暴不得其所者多矣合前後一時觀之邾降于齊而奔巢聞于楚而圍書者惡齊楚之暴而小國無所庇也若左氏未即位以邑出奔稱邾伯公羊兄弟之國不名之說皆非矣

夏楚人圍巢　前叛

秋滕子來朝

按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即位始朝夫以文之昏情而儒書秉禮猶恪四鄰敬若此使其恨援有為自強於善雖從周公禽父之烈亦無難也乃坐失事機廢禮怠政昔人謂前有謀不見後有賊不知身死之日家嗣見戕為一基禍之主誰執其咎

秦伯使術來聘

秦將伐晉故遣術以重賄結魯離晉之黨也而魯亦以享賄答

之是嘗主相與以利不以義矣奚取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前此未有書帥師城邑者書之何說者謂行父疑教在莒為魯彊場患故帥師城邑以備之然城在五年之後而莒兵不加魯者又三十一年則又似非備莒矣私考按季孫行父食邑在費自費以東從其經畧而鄆諸則皆形勢之相望者也諸之服魯已久而鄆附方新故先城諸以及于鄆蓋將因諸以制鄆也又恐遠人心不可測故親率大衆而脅以兵威此闔土服遠之謀非引君當道者所為也豈三思後行私意起而反惑之過與

邾子來朝

按左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況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而卒君子曰知命觀此則邾文公賢君也因所書以考其跡不惟見其賢而四鄰有相恤葬賻之禮亦具見矣

秋侵衛

秋自敗盛其鋒挫矣乃復有衛之侵何也衛方出會雖乘其虛而侵之秋人窺伺釁可忽乎春秋書之以見夷秋不可一日不備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二月公及晉盟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

按公如晉尋盟衛侯會公于沓公還鄭伯會公于棐考之禮諸侯將朝于天子則預相會茲朝晉而往返為會非禮矣公羊子曰善之何哉初衛鄭往從楚非也乃欲平晉而介魯以求通觀鴟鴞載馳之賦其情有足諒者二國請之魯成之而因以同外楚焉則亦不為無助于晉矣視宣公之世衛欲為晉致魯而黑壤之會卒不免辱者何遠哉故詳志之無貶詞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按汪氏云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事天子之禮故聖人書之特詳譏之也是后成公之世朝晉者四襄公之世朝晉者五昭公朝晉而屢不見納事伯益恭而辱益甚矣有國者資自主哉

邾人伐我南鄙奴彭生帥師伐邾

文七年伐邾取須句至是邾方遷繹國勢稍振故伐我南鄙以釋憾而魯又報之豈又已息爭之道哉家氏謂春秋聯書交致其責得之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凡內大夫卒于官者則訃喪而卒書其日非卒于官未有書日者今公孫敖奔莒自莒適齊而卒于齊何以亦日卒邾盖其二子文伯惠叔哀誠無已請於魯而許之復矣將歸而卒故告喪以日父其喪歸則恩禮有加焉耳陸淳氏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以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春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如晉為執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夫魯不能閉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藉晉以求釋於齊行父為有愧矣晉為盟主乃不能因魯之請奉天討於商人意者晉靈不君趙盾專國彼亦慄商人之謀恐傷其類然與比事以觀失供見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伐申入蔡

蔡既與楚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郤缺伐之亦有名矣獨謂晉楚行事未甚相遠蔡肯即安宇下哉向使能修文衆之業舉義兵于齊執商人戮之然後告于諸侯聲蔡即楚之罪蔡必震恐而從晉矣何至于伐何至于入哉言伐言入又謹而日之者不獨咎蔡亦咎晉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後珍

季孫行父如晉

齊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復如晉晉楚商臣以伯事召諸侯來衛陳鄭蔡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承崖之謀皆集之會不為無益于晉晉可忘情于魯哉乃今齊為魯患季文子又一歲兩如而援兵不一出焉魯復見侵見伐以至屈身受平雖文公之媕有以致之而晉咎亦不可掩矣比事考詞其失不互見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商人賤居自立諸侯受賂成其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蓋傷之也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為益無顧忌既以伏晉謀已之故一歲再侵魯又以怒魯之故伐曹而入其郛以亂取國無禮多行商人其不免乎春秋詳書豈獨着商人之罪而當時之逸賊者皆罪也許氏謂魯曹皆從晉而被侵伐皆莫救焉又以見晉靈趙盾之失職矣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谷齊侯弗父盟

後於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鄄丘

按春公使季文子求平于齊齊弗許夏衆仲納賂始盟鄄丘明年又伐曹及平遂復如齊拜成夫齊魯皆千乘之國魯獨不能

擇齊乎況且而仕者在魯則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上告下訴請討其逆宜曰無詞乃平伏屈順雖所下至魯君臣亦可陋矣向非變起申池魯其殆哉宋氏謂齊商徵而日益盈魯文單而日益索皆及于難信矣故詳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公及齊侯盟于谷王

按湛氏云齊乘伐我以公不親盟也方是時公有母喪曷馳詞却之乃就其地與之盟為自比魯事齊不立甚矣

冬公子遂如齊　前秋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因夫人歸齊恐齊聽夫人之訴來討故往申仲遂之初議而請婚納平之端又始此矣如曰告宣公立鍚詞也家氏謂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弒矣豈得為社稷臣乎

莒弒其君庶其

左氏載莒紀公生太子僕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僕以寶玉來奔據此則是僕弒父也春秋何以不同衆般許止之例乎且僕因國人以弒又何不自立而立季佗乎此理之必無者吳默氏既辨其非矣至於述行父出僕於境之言以又為行父文飾者蓋父助成仲遂弒君之惡者也時方如齊自救不暇安得謀為大言以責莒僕乎縱有之亦藏身之不恕耳其以國稱者必庶其多行無禮於國國人皆怨大臣必有假國法以廢之而因有誅之者故以國弒示垂戒之意也有謂僕以寶玉來魯故魯史不書史乘是非之公豈為行貨而不誅乎

宣公續義

秋邾子來朝

邾子貜且出也蚡附庸于魯而顓事齊今見齊與魯通好故來朝即入不善之黨勿恤矣經獨無貶文者何也曰既於朝桓貶矣公羊子曰其餘從同同

秋赤狄侵齊

傳文之世載有狄患及叔孫得臣敗之于咸狄患始息狄衰而赤狄與焉赤狄隗姓潞甲及留吁皆赤狄也其種類寖繁今始見經而兩年之間再侵齊焉使其侵小猶曰蜂蠆而已乃直犯大國庸可忽乎春秋屢書而不削者一以見夷狄之屢侵中國一以見惠公之連年為狄所侵齊政亦可知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趙氏曰葬不月闕文也安有丙戌卒而丙戌葬無是理矣諸侯五月而葬今十月卒則葬在明年二月閒耳乃葬之速者必歸生之謀也歸生將不利于嗣君故速葬而成其逆不然何甫及九月而靈公即見弒乎

赤狄侵齊　前校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草堂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橫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北敗晉師流血巴水闔棺九月斬骸易子叱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為楚鄭分也此志變皆寓恐懼脩省意耳

城平陽

高氏曰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李氏以為備晉則魯去晉遠甚晉兵未有加魯者又按平陽在魯北鄙近根牟城之得非為偪根牟計與

楚師伐陳

按陳晉伐則從晉楚伐則從楚不擇向背而惟苟從子家所謂鹿死不擇音者獨謂楚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滑汭其強至矣然猶未能盡得志于陳鄭之閒當是時使中國君臣恐懼脩省以行改令何遽不能過其鋒哉姦謀為警拱視莫恤其何以振中夏之威故書師書伐所以著夷狄之強而傷中國伯圖之不振也

齊侯伐萊

許氏曰赤狄北侵齊齊不敢報萊未伐齊而西伐之可以觀愚

公之設強凌弱矣季氏按兼從齊之小國也舉自乙丑會魯伐之今又自伐之卒滅於襄之六年可嘆哉

秋取根牟

根牟小國公羊以為邾婁邑李按根牟在魯東而北界於齊必國強令而悖慢不共者也是時齊方善魯故聽魯取之又觀魯至昭公竟自根牟至商衛單卓子乘則為魯取亦明矣大小國有閟則亦弭縶之而綏以文德可也必欲邑之而盡取其稅何義乎故取者收拳之名義與取牟夷同

春齊師伐莒

按莒去晉甚遠未嘗恃晉謂莒恃晉以致伐者非也蓋莒本小國僻處東夷特以四牟平鄰之故為齊魯所憾耳夫莒季佗為弒君者所立蓋弱主也齊乃以大義致討必有以得其罪人者然身負此惡不足以声大義斯亦逞恣凌弱之兵也何義乎

秦人伐晉

自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久矣今乃乘晉略狄土而伐其虛也其敗也固宜或謂魏顆敗秦其從治命之善有可言者何也天下事惟義而已矣而迹亦與焉是故一王命耳義則從否則違而不失為忠者桓也一父命耳治則從亂則否而不失為孝者顆也以至子囊之必以靈共君子不之必以芙厲公皆裁矣而行善也等而上之即舒之不告而娶禹之易禪而繼武周之敢于胥不韙孰非權而適義者哉不然違禮為孝敵侵為忠者將接迹于天下矣世將何所賴耶

公伐杞

傳曰討其不朝果討不朝豈在求牟耶魯方事晉必討其不與斷道之盟故也抱之不修德而伐人國其不義自見矧觀魯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是內不書居將征伐在大夫矣兵權國之司命也在君則強在臣則削文宣以來政在大夫司命危矣矧以成襄之幼弱乘之能有濟乎是故考其將兵之迹而魯國強弱之由判矣兵權不可去公室亦可鑒矣

成公續義

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先正謂成公之立也雖無王命有文命澤倒求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後無所求者其說雖似穩之書者常也不書者闕文耳更妄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赤狄別種也楚方蹦踏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而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戰鞌之後便興此役此逐利之師也昔閔紀萌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曷嘗絕羌患哉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

杞伯來朝

按杞桓公來朝訴叔姬也意者桓公多內寵而叔姬愛弛不得於夫故杞伯來訴而遂見出乎然非未嫁出也訴而始出亦見有畏魯之心苟非魯人視叔姬如路人而聽其所為則亦安敢輕棄大國之女哉

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魯嘗從晉伐齊又受盟於楚改三年如晉今復如晉正所以救

盧盟之愆也一不為晉所禮又將叛而即戾何以秉禮稱而為諸侯望哉迨至十年如晉又見止春秋備書失俱見矣

冬城鄆

按趙氏云魯以陳叔而圍之今以鄆武而城之皆稅畝甲之故也不省己而輕用民力雖城何益曾有二鄆一近齊曰西鄆此西鄆也即濟西地懼齊之復見奪故城之杜氏以為備晉則鄆去晉遠矣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谷

按左氏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餞諸鍛鞌齊地蓋往餞之而私自結納也夫人臣義無私交今荀首之如齊非有君命于魯僑如之會鞌非有君命于晉以大夫而會大夫自文以來率以為常故春秋詳誌之以見貶或謂荀首如齊晉欲與齊平也而僑如因會之以定議焉故自是有出牢之盟亦通

公孫嬰齊如晉

按前此晉命魯衛伐宋而良夫獨侵故晉人責魯嬰齊往謝焉必復使之再伐以補前過耳經書嬰齊如晉見魯不能自立奉強令而不敢違也而行父為有愧矣且君臣並行迭往知有伯何不知有王乎

冬季孫行父如晉

季氏按左氏賀遷新田之說不見經未可據也毋亦使來而報其成與其罪不貶見矣

公至自會

按公以救鄭出而至自會者必救鄭未及交鋒故以為陵之會致也先正謂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是也由經觀之厲鍾儀之說亦不足據凡公行飲至則皆有侈心矣

吳入州來

按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疲於屬楚者吳盡取之凡此皆釁起于夏姬而禍成于巫臣子重子反俱不為無罪矣獨謂州來楚要地也在楚則楚重在吳則吳重吳得之可以制楚故曰吳始強也通于上國至昭十三年州來遂為吳滅春秋書之豈獨憂其為侵楚之漸將浙為中國憂矣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孫良夫子也無世臣禮故定公逐之亦可謂知所惡矣卒以邑叛為國階亂何哉曰衛之禍晉為之也林父自結于晉而晉為之庇為衛國患者幾四十年晉人謂衛獻魯昭所以失國者晉不為無咎信哉書曰出奔晉罪晉也

晉荼鳥帥師侵蔡

蔡自翟泉不與中國會盟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却缺入蔡猶未得其服也使能脩明伯事告于諸侯声蔡之罪而致討庶名正言順而事成矣乃以楚子伐鄭之故稱兵犯蔡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收何名也書侵蔡見非執辭討罪之舉陋之也

公孫嬰齊如莒

莒自文宣來魯交好久絕茲因馬陵同盟始復與莒通而莒卒未有報馬可見魯之忠信素薄不足行于莒矣左氏以為茲如年嬰齊如莒皆因聘而請昏納婦然而經無其文趙伯循以為妄而私考宗之其然與

鄭人圍許

鄭人從楚晉既執其君矣君在外國內大臣危辱共之不然徼詞謝晉請從惠于會亦可也乃從公孫申之詭謀改立新君而興師以圍許為其謀不亦慎乎故載溪氏曰鄭既被伐而遂圍許其恃楚而無憚于晉之情亦可見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按趙氏云四月既非時而五卜瀆已甚不免牲不免牛而曰乃不郊忿詞也天可忿乎乃不自咎恐懼修省尚念而置之其悖

禮甚矣春秋書免牲者二免牲所以免郊不敢斥言不郊也書乃不郊者三是忘而遂置之也天可忘乎

五月公會晉侯僖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之於鄭既執伐之人使其背侵之不服晉若可自省矣又率諸侯往伐焉能強其從哉獨謂伐鄭之時晉侯僖侯一息尚存分不容解何急于伐鄭而生立太子會諸侯以伐之耶晉大夫忍以伐鄭之故肆然立州蒲為君而君焉先死其君也州蒲以諸大夫之立己而立焉是死其父也為人臣而死其君是逆臣矣為人子而死其父是逆子矣皆惡之大也不書侯則無以顯其惡故以侯稱見州蒲與執鄭者之罪不可赦矣嗚呼人倫喪而天理滅宜州蒲之見弒也左氏生立君之說豈誣也哉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按公前年七月如晉冬晉侯至今年三月始返稽留晉者九月公獨無人民社稷之寄乎淡此襄公如楚季武子取卞公幾不得入今而見止幸有文子之賢未若武子之專尚無恙爾然以諸侯會葬諸侯又不返焉其亦可危也哉故書至危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　乙丑及郤犨盟

魯自汶陽歸齊欲賦晉不果上留送葬又不能辭迫令歸國郤犨又以莅盟而來聘焉為氏謂州蒲新立未必有此皆藥郤犨為之也且在國之君不與盟比其返也晉使聘盟而魯亦陰結之與盟焉其失察見矣私考使外大夫來聘而及盟者五旬更良夫郤犨林父向戌皆孫族也其來魯必皆求厚賄焉而魯遂陰結之故各頗為盟以成洛約私交之速著矣魯人欲寒其速使徵者盟故猶及如以諫公以抑其抗則公又苦人盟浮來抗為尤甚而書公例不可通矣凡書及必微者如下大夫之列故名姓不登于史策餘當倣此

夏季孫行父如晉

按吳氏云郤犨既歸而行父遽往報聘畏晉故耳尚能立乎左氏以為且莅盟但莅盟未有不書者而經不書說亦妄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

公方至晉行父亟往其事晉也勤矣猶不自立復聘於齊以晉援焉蓋自出牢以來齊睦于晉故魯亦親齊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又始此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氏載晉楚為成按趙子云若實爭元合晉楚之成無不告諸侯之理不應不書乃楚宋鄭無一見經何以証其成乎蓋諱說

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未集左氏遂傳會為此傳耳先正又謂不書侵中國也按僖二十三年楚圍宋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交通在文公時已然矣奚至于今而不忍書乎然則瑣澤曷會于盂晉自靈成君開臣惰儆公初立欲合諸侯以快心于秦狄乃不能省德自反申大義繼人心而使胥胥然求魯衛以要諸侯之從已也抑求矣讀經者以經為止無泥于傳庶得聖人之心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狄地晉先敗狄而後伐秦報九年之役也方是時楚勢橫而晉伯不競秦狄交伐有由矣猶不自省休兵息民以蓋前愆乃區區爭地報怨於辟狄焉尚為知類也哉陳氏謂宣成時晉有事于秦楚或罕不書而獨詳于滅狄以是為晉病也信矣

秋七月公自伐秦

按先正云上書如京師以伐秦為遂事春秋明朝王之當重也今以伐秦至明諸侯以伐秦為重非為朝王行也正與僖四年不以侵蔡至而以伐楚至二十九年不以王所至而以圍許至皆寓其初心也詞顯而意微非聖人孰能修之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按莒見於經自隱二年至此卒空未嘗書于册公羊以為傳聞之世錄大略小或者又以莒無謚皆非也蓋莒用夷禮卒不告故不書卒葬不會故不書葬追令嬰齊如莒魯雖使微者弔之亦不送其葬矣故書卒不書葬

夏公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此林父復歸于衛也其不言復者見逐而奔不宜復也則何以歸晉主速逃又使却犨孫納之故曰自晉歸言自者有本也夫以不令之臣復之自晉真能違馬衛國之事亦可知矣易曰履霜堅冰至林父之歸非堅冰之漸乎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按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為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按鄭通許匪通鄭大小更相吞噬許氏謂夾夏一道而人理盡信矣顧其時小國賴以安靖者晉也晉厲能伯鄭肯怒薄無弱如是乎明年遷于葉避鄭以依楚見晉不足恃也雖然鄭伐許而楚不救者是時楚方以偪吳為急姑待而徐叛耳故明年楚

子伐鄭

楚子伐鄭

按昔年鄭背伐許而楚不問者以鄭亦從楚耳今鄭從晉乃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今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許遷于葉　前伐許俗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按楚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遂從楚盟武城侵宋夫鄭服中國五年矣今又叛晉從楚而加兵于宋何名也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名楚之大司馬也汪氏曰楚審敵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目乃歸咎于司馬側而殺之亦異于秦穆之不替孟明者矣嬰齊身為令尹將左車乃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鬬心而委罪於側何耶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者楚君大臣之罪也故書法與殺得臣同又按子反平時既不以六事事其君以明政刑臨大事又醉于鄢陽豎之獻飲君召之謀而不能見以致宵遁敗師而身死亦可罪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會伐自此始按季氏云此後厲公凡三伐鄭皆有王臣與焉必以鄭後之從徵兵不至故假王臣為重以脅諸侯耳桓公之師雖不請命而王侯猶未敢瀆也厲公國伯乃敢上瀆王臣而為王臣者亦甘為伯者伐焉晉失之矣然而諸侯之兵終難合一其末猶至於荀罃乞師非由厲公無服人之德哉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先儒謂晉命也晉將合諸侯伐鄭先命衛侵之以嘗其鋒故有柯陵之役而其不道自見矣左氏以為救晉猶戰國時魏伐韓齊師救之直走魏都魏師遂還北宮救晉侵鄭殆類此與汶嘗疑之晉果被兵而衛救之春秋必以救晉書矣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強豈敢與師與晉抗乎必不然也雖楚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考經所書自見

夏公會尹子晉侯齊侯宋華弱曹伯伐鄭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前伐鄭下移

齊高無咎出奔莒　後移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按晉偕王臣以討有罪誰不供聽乃至乞師于魯何耶夫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

而辱盟主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
卑辱邾悉威得乎春秋書此見晉不能自文修德惟數數于
威以服鄰而忘其卑侵於鄰國也晉其不競矣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曹齊人伐鄭

傳載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按晉三公諸侯伐
鄭而又以王臣臨之宜若振縢然乃竟不能駕楚而服鄭者蓋
見其驕佚放恣黷武之為甚也不服鄭不服而國內大亂身且
不保范文子老成之慮至是驗矣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侯犯

楚人滅舒庸

按舒庸舒鳩皆舒別種也楚敗鄢陵舒庸必有異志于吳故楚
滅之以振威而其滅國之罪自見矣夫獸相食且人惡之況將
噬人尤聖人之所深惡者噫時猶幸有鄢陵之敗也而其餘烈
猶隨使其得志中原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故雖夷狄相殘亦
誌之以示警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按左氏晉厲公侈多外嬖欲去群大夫而立左右胥童曰必先
三郤乃與長魚矯盜殺之尸諸朝又以甲劫栾書中行偃厲公
止之公遊于匠麗氏書偃遂殺胥童若然胥書盜殺三郤書偃
殺胥童而皆稱國何也曰皆罪也註疏謂氏不與郤氏有罪
也胥童通君為亂胥童有罪也故皆稱國晉其皆國討之意云
然則曷以大夫稱曰郤氏皆晉卿而童則嬖倖流耳是故三郤
不書官則無以正厲公濫殺之罪胥童不書官則無以顯厲公
寵比之私其義大矣然則書偃專殺獨無罪與曰胥童為亂已
極舉國皆欲殺之矣況當國者乎其所以殺者蓋將以匡晉國
行法于不令之人非故貶其君也然則使程滑弒厲公之言非
與吳氏謂左氏此語非經意也若果使之悼公即位必豢首惡
之誅且其特逐不臣者七人書偃曷不與也即此推之二子豈
里克篡喜比殺故文定傳無貶辭

齊殺其大夫國佐

魯穆姜通于叔孫僑如欲殺季孟而取其室夫人為之言於成
公不果致有沙隨刺偃之謀齊声孟于通於慶克鮑牽見之以
告高無咎國武子子良克克告夫人人怨靈公遷自會声孟訴
曰高鮑將不納公國子知之公刖鮑牽逐高無咎殺國佐復用
克子慶封卒棄崔杼之亂然則齊靈公又下晉成數等矣莊姬
通于趙嬰而趙氏村亲祁通于家老而栾氏亡家通不止牝鷄

裘鳴其村有如此者易曰利女貞侍以防是偽也雖然無咎身為卿佐不能謀國止君以致弒間至於見逐國佐世卿累建大功不能見幾而去以邑殁君身死宮闈皆不為無罪矣仲尼曰臧莊子之知不如柔終猶能衛其足歸于田國武子不能修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悲夫經於無咎以自毒為文而國佐則稱國以殺垂戒深矣人按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自已出矣然慶克者崔氏之黨也而無德以服之安得不致其譖害乎此高無咎國佐所以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矣故黃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至自晉侯使士匄來聘

按左氏公始朝晉至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晉齊頃公即位未踰年而遣國佐來聘直稱齊侯罪齊也今屬公弒悼公嗣統禮為人後者為人子則亦嗣子矣乃未踰年而使士匄來聘豈禮哉故稱晉侯罪晉也悼公蓋以己非厲公之子不復考踰年之禮矣左氏以為有禮不亦謬乎

杞伯來朝　　後於

邾子來朝

按杞伯杞桓公也邾子邾宣公也是時杞邾相繼來朝必晉悼初立威望足以服諸侯而尤親孚於魯故二君未修禮好貢欲依魯以事晉也

築鹿囿

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此其書之何按晉悼公欲親魯以成伯故未聘小國亦未朝而公遽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教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築即囿定築苑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今恃彭城有魚石無撤其後者故又與鄭侵宋剿楚蠻夷無足責矣而鄭在王畿乃敢于附夷而崇姦罪可勝誅哉故特人鄭于下以重其罪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乞師為救宋也悼公初立猶遵厲公之故事而乞師春秋因而紀之實錄也許氏謂元年以後遂無乞師則召矣而已失詳此益見悼公之能復伯也

十二月仲孫蔑會齊侯宋衛邾齊盟于虛打

經書楚鄭侯宋晉使士魴來乞師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盟虛打此兵車之會也會以兵車而不用蓋晉悼新立未敢遽伐諸

侯猶乞師以觀諸侯之志諸侯順從後盟之以固其心耳有逞
面顧怯之慮無輕逞報施之心故托邾來魯問晉故而繫朝世
伯之後也宜哉故詳

丁未葬我君成公

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也適承嗣故左氏曰書順
也李氏謂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戰鞏後魯事晉甚謹方是時
東警于齊南屈于楚亦甲作而兵改變四卿將而公室微魯已
無一事可取矣及其獲罪于晉也會蘧而見止未聘而及盟沙
隨拒茍立執而辱于外僑如說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自隱公
來未如是者也迨其末年幸晉悼公伯國家無事而一時諸臣
如季文子孟獻子輩皆賢知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內難不
然魯蓋不可為矣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

明鄭良弼撰良弼字子宗號肖巖淳安人萬歷中舉人此編取胡安國傳所未及者拾遺補闕續明其義一步一趨皆由安國之義而推之故其得失亦與安國相等朱彝尊經義考載良弼有春秋或問十四卷存疑一卷通續義三卷俱云未見今此本分十二卷與所記卷數不符殆彝尊以傳聞誤載歟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首一卷

〔明〕王震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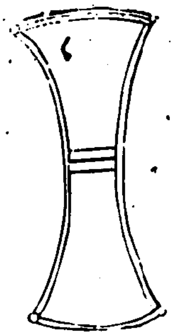
春秋左翼序

經。難言也。經之道六。而春秋為之律令。春秋。又難言也。以故說經者。為詁為疏。而春秋自左氏已為傳。傳於文為轉註。為傳罷。視經若輔車然。則左固春秋之翼也。以左翼經。則未有翼左者。董江都之為春秋也。以疏為詁。離於左而進退於經。則左氏之外家。杜元凱之為左也。以詁為疏。儉於辭而詵贍於旨。則春秋之耳孫兩家。最善讀左。長於引伸而不數。數。於其事。其例。林堯叟。乃為之括例。為之始末。此又是讀左一法。然恨引伸

極拙間有詁之更不故疏之更不成理者姑無敢苛舉先儒要之總三家而後能翼左氏世不能為三家而治左氏縱或采其英振其奇章柧句櫛所得固已略矣未覩卿而奚翼之為余同年王子省氏出而後能為之翼子省氏之為左翼也其本歸冥符三家而正義按部訂訛蒐逸用物宏博不啻數十百家蓋其始直浸淫於左氏爾而其後信傳以信經信心以信三家幽討既深汎濫畢洽上自六籍下及先秦兩漢間若史若子旁逮左氏若無不為吾左氏翼者然後

為之餖飣為之柧棘為徑省其族氏為離合其文辭為考陳其同異以故讀之者不俟他搜證而開卷爛然玄黃遂為左氏之武庫蓋不佞少治春秋亦稱傳癖第斤斤康侯家法未能賛一辭覩子省氏奮然屬筆始猶為戞戞難之比相與往復其義鼈覈其篇章而後深信其有功於左氏也殆得左氏所以翼春秋之意故得春秋所以用左氏之法譬如刑書其淺深之比世輕世重而簡訊有稽則前主之律後主之令章斷不可易是故彌轉彌近彌置彌遠如輔車然

乃翼而飛矣。子省以絕學無統。素王素
臣不復作。大懼耳食者猶執游夏之戒。
則知我罪我。槩誰之云。其懸之國門。其
藏之名山。誰曰不可。子省以禮經起家
篤行孝友。曰。吾志在春秋。是其嘗一臠
云。



年春弟沈潍撰

春秋左翼序

左氏之用。不盡于說經。而善說經者。無
如左氏。彼其事判于數世之後。而幾
隱于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
一人創治。或内笑失而外以猖。或徼
釁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
環睽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疏附
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
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
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爲一事。故曰奇
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
傳從經。而于其無所主名者。則強爲

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之說。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為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為春秋用也。余每嘆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為軍旬小儒割裂破碎。皆始于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既已獨詣其深。而苦學者笑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詰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目擊而存。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為變司馬法之

鉤聯蟠踞者。而為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余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發弧抑亦春秋之墨守也與。

萬曆癸卯秋日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瑯琊焦竑著

左氏刻春秋左翼跋

先君子以周易授豫。以左氏專春秋授弟震。曰。盍各言爾志矣。震精研左氏者幾二十年。始成左翼。豫之於易也。俛仰廿十年矣。猶未窺其一斑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信難矣哉。然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及易也。豈所謂不可使知者耶。左氏之刻也。或云夫子之志。亦孝經之行之一節與。

烏程王豫跋

附與沈仲潤太史書

蒙諭人謂弟變亂左氏。弟非敢然也。凡弟所為編輯著。不過因其散亂而次第之。或綴其記識闕略而補苴之耳。譬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此自僖公元年二年事也。傳乃混載于閔公末年。當乎否耶。又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乃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間。考覈者便乎否耶。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之。然左氏不詳見也。管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燒焫。燔燎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塞雨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減桅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宋鄭不亦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令尹子文之忠。孔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綿衣以朝。鹿裘以處。

未明而入朝曰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積茲不亦見子文之徇公矣乎三都之隳聖人施為大略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必自有說左氏僅曰仲由為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略也家語則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自出聖人隳郈隳費本意傳胡可不載已而狩獲麟聖經於此絕筆原有深意左氏乃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此經義懇親萬一家語記夫子之言則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自出聖人絕筆至情又何嫌俛入已諸所增益大都不出此類獨左逸說林等書謬為纂附起於真偽錯雜然弟意傳疏主於明經苟於經義有裨雖附見無傷也引此書傳後原與本傳毫無

訛淆又何真偽之雜之足辨乎弟生而寡昧其於經傳矢義奚啻管窺然此刻出而先後了如事類歸一讀者可省檢閱證驗之勞其於初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弟之編輯倘亦屬比之萬一乎故此就二惟裁示

凡例　列國世系考
國號考異　年表
世次圖　名號歸一圖
名號考異　字例
書曰　姓氏
第一卷
隱公
第二卷
桓公
第三卷
莊公一
第四卷
閔公
第五卷
僖公一
第六卷
僖公二

第七卷
僖公三
第八卷
僖公四
第九卷
文公上
第十卷
文公下
第十一卷
宣公上
第十二卷
宣公下
第十三卷
成公一
第十四卷
成公二
第十五卷
成公三

第十六卷
成公四
第十七卷
襄公一
第十八卷
襄公二
第十九卷
襄公三
第二十卷
襄公四
第二十一卷
襄公五
第二十二卷
襄公六
第二十三卷
襄公七
第二十四卷
襄公八

第二十五卷
昭公一
第二十六卷
昭公二
第二十七卷
昭公三
第二十八卷
昭公四
第二十九卷
昭公五
第三十卷
昭公六
第三十一卷
昭公七
第三十二卷
昭公八
第三十三卷
昭公九

第三十四卷
昭公十
第三十五卷
定公一
第三十六卷
定公二
第三十七卷
定公三
第三十八卷
哀公一
第三十九卷
哀公二
第四十卷
哀公三
第四十一卷
哀公四
第四十二卷
哀公五

第四十三卷
哀公六

一舊本每年經傳各編不便稽覽今照綱目例系傳於經一以尊經一以便覽

一左傳有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錯出諸傳甚至間數十年一見本末不便稽覽今悉彙萃為一俱系經後其先後則各係年月其分章則以圈隔之間有一二錯經合異不可系經者先經則標先傳字後經則標後傳字

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文在僖公五年傳乃見莊公二十八年又見閔公元年二年又見僖公三年四年至五年傳文乃曰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今悉編系殺申生經文之後餘倣此

一左傳稱號不一或稱名或稱字或稱伯仲或稱封爵今悉從經稱名如士會稱范武子又隨武子又士季又隨季又范會又隨會又季氏讀者目亂心眩今悉稱士會獨問答稱謂者從舊本其他稱別為名號圖以識之

昔宋鄭公酷好左氏常手録一編置座右其名號不一者輒更而一之使若閱也余小子私心向慕敢為效顰夫博雅至班馬極矣然馬遷傳孔門弟子誤子

我為宰我謂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功代作古今人表居褒於上之下又紬后蘷於下之上列范武子於上之中又居士會于中之上或兩人誤認為一或一人誤分為二至為識者所非則鄭公之見豈可少也

一無經有傳者照四傳舊本例標一附字有經無傳者或事實詳見別書採取補之

一無經有傳者一事宜彙為一傳故前後錯見者合之

如周鄭交惡一事在隱公三年傳則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在隱公六年傳則曰鄭莊公

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在隱公八年傳則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摠之王貳於虢摠之周鄭交惡也左傳從編年例故難合一今一之悉編於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傳後其先後仍各系年月其分章仍以圈隔之又如曲沃滅翼一事始見隱公五年又見六年又見桓公二年三年七年八年至莊公十六年傳乃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摠之曲沃滅翼也今一之悉編於王命曲沃伯為晉侯之前餘倣此

一三傳異同者。專主左氏。從杜元凱之論也

如隱公三年。左氏經文書君氏卒。傳曰。公母聲子也。公穀經文書尹氏卒。傳曰。天子之大夫也。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二者將安據。杜元凱傳極群書。時人謂之杜武庫。又酷好左氏。謂之左癖。嘗為之論曰。余得汲冢古書。其紀年最為分了。諸所記多與左氏符同。異於公穀。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之意審矣。震故仍左氏書君氏卒。餘倣此

一三傳外。如晉之乘。楚之檮杌。及檀弓。國語。史記。管子。韓非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有事義相關文章馴雅者。俱纂入傳中。以佐傳也。亦明經也。

如莊公二十七年。經書荊人來聘。此楚通中國之始也。左氏無傳。莫知其自。史記則曰。楚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然則經書來聘。非為侵中國之漸乎。又如莊公三十二年。經書狄伐邢。齊桓不即救。莫知其自。韓非子則曰。邢人告難于齊。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邢不亡。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君不如晚救之。待邢亡而後存之。此非救之自乎。此事義相關者也。又如國語載令尹子文細衣以朝一段。見子文之忠。管子載管仲召忽傳子糾。鮑叔傳小白一段。見三人出處大節。此兩書離極藻麗。此文章馴雅者也。餘類此

一左逆說林燕書。郁離子等書。雖非事實。然議論正大。文章爾雅。可與經傳相裨。纂而附之。亦補傳之不足也。如隱公四年四國圍鄭。曲在宋也。鄭人不聞有文告之辭。張司馬說林設為行人責宋之言。理正詞嚴。即宋殤當為心服。又如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篇文柔可觀。而情詞誣罔。巨斧州設為成差報晉一書。言言據實。即呂相再生。無以難也。此纂附之。餘倣此。

一左傳下經一字尊經也。其餘國語係外傳。公穀出自戰國。似不宜與左氏並。故附書又下一字。別於本傳也。其管子。韓非子等書。與公穀並。僞出西漢以上。詔儒不妨倒載也。至左逆說林等書。則細書正行。為非事實也。

一傳有遺義者。或諸儒發明未及。震不自恤其愚。陋間效

左邱說林等書妄為補綴標之曰左傳以附於
正於君子其書例即照左邱等書細書之
一紀年以周天子之年世貫魯公之上明有王也其齊晉諸
霸主必每年細紀於下明有霸也其餘列國獨易世改
元者書之
一左氏有句字先後差謬者照尚書考定武成例改正
如隱公八年公子翬為無駭請謚與族衆仲曰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
此係陸粲考正極為明暢若舊本諸侯以字為謚字

義難通故改從陸所以正字之訛也莊二十八年陳
人殺其太子御寇傳曰陳厲公使筮之遇觀之否曰
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後應有山之材而照
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
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也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此係
劉用熙考正極為明晰若舊本利用賓于王而見不
成文理故改從劉所以正訛之訛也成公十六年伐
鄭傳曰公孫嬰齊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
郊嬰齊四日不食以待晉師迎以至食使者而後食

此係釋文考正若舊本師迎以至仍編於鄭郊之下
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從釋文所以正先後
之訛也餘倣此
一左傳間有關畧者用他書補之其編次失序者改正
如閔公二年經書狄入衛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
熒澤衛師敗績後忽云立戴公以廬于曹竟不知懿
公所在後又忽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又不
知戴公所在史記則曰狄入衛殺懿公百姓大臣共
立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復

立其弟燬為文公兩君本末昭然故附錄傳後用補
左氏闕畧也然別為一行又標史記二字不敢混本
傳又如莊公三十二年季友奔陳立閔公閔公哀姜
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本一事也前二句見
莊公三十二年後三句見閔公二年即如閔公二年
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成風聞季友
之謀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立之亦一事也前
三句見秋八月傳後三句見冬十二月傳頭緒錯雜
不便稽覽震故因事而次第之又如令尹子文之生

也。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本。文傳也。乃於宣公二年闕椒作亂傳見之。鄭文公生子華子臧。俱得罪而死。乃立公子蘭。本文公時事也。乃於鄭穆公之沒見之。兩者俱屬火次。震故以虎乳傳。編於莊公三十年。子文為令尹之時。立公子蘭傳。編於僖公三十二年。鄭伯蘭即位之始。餘倣此。

一左傳已經先儒改正者。標曰某人考定。其不經先儒而震謬以他書採補者。直標曰考增。其所引書。仍細揭于上。以便稽考。

一杜林音註太煩。今去之。不可去者。摘標于上。

一音註有未當而先儒改正者。參酌用之。

如文公時楚滅六與蓼。傳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註云。庭堅阜陶字。豈有一言之間。既稱名。復稱字者。魏顥國曰。阜陶。少昊曾孫。庭堅高陽氏子。此言似為確。又如成公二年。因佐盟衆。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播其利。註云。播植之物。各從其土之所宜。則是物字上。更須加播植之三字。而土之宜之上。更須加各從其三字。是左氏不成文也。然則左氏又有物土方一句。豈亦播植之物乎。陽語古如此。物相也。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極。似得其解矣。故用之。餘倣此。

一難字。齒嚴齒斷牙者。孫平仲云。切之便。不若音之便。揩而附之便。不若字而附之便。故從海篇而字附之。

世系考引

晉史趙有云盛德必百世祀信哉余觀春秋諸國大抵

五帝三王神明之後也夏自太康以降寖微廢興迭于

春秋近者五六百年遠者冀三四千年矣而子孫絕絕有

土者不絕焉豈非先世有大功德于民而天未厭其報耶

夫身為天子而子孫或賤為匹夫至有乎大號泣顧世世

弗生帝王家者吾亦有天下者之過也余故追維列國世

系國而次之冀後有作者知觀省焉

一經傳不載者不錄

世系

一經傳旁引者具錄

大皞伏羲氏之後

任風姓始封 黃密 宿今宿州 須句東平州

顓史

炎帝神農之後

炎帝生器器生三子曰鉅及伯陵祝庸共三國合繪

封共十五國

封父鉅為黃帝師始封國封在至周夫固傳見封父之冑

已上俱陵事黃帝始封傳見逢祀祝庸為黃帝司徒始封

呂 後 許 文叔始封 申 申伯始封

孤竹 成湯時始封 向 州 鈕 白狄 鬲谷如 皐落氏 赤狄潞氏

黃帝有熊氏之後

帝九子曰昌意曰玄囂曰龍苗（皆次妃方雷氏生）曰休（陵氏生）曰清（次妃彫儒氏生）曰蒼林（次妃嫫母生）曰禺陽（次妃）

生帝嚳昌意長子乾荒又生顓頊三子子孫各為帝

分封甚繁各見後餘諸子共四國合帝鴻之子驩兜

及其裔孫縉雲氏為六國外無考

任禺陽始封禺 薛奚仲始封禺陽後 南燕伯儁始封密須 蒼林後

驩頭即驩兜帝鴻氏不才子此為堯司徒放崇山用後世

縉雲氏後生不才子曰三苗堯竄之三危為有苗氏

少昊青陽氏之後

帝四子曰重曰該曰脩即脩 曰黎其後顓頊俱任

主四方重土春令治東方號句芒該主秋令治西方
號蓐收昧為玄冥師治北方黎為火官長號祝融又
有不才子凶共工為堯工師各有封國獨昧黎及共
工可考

昧長子允格封於次臺駘封四國曰沈姒蓐黎為黎侯
宣十五年鄧舒奪黎氏地共工虞帝流之幽州後為陰戎
帝又有裔子取高陽氏之女曰修生大業大業生皐
陶即咎繇皐陶三子長伯翳史傳誤伯益誤次仲甄次封偃共
二十五國

費伯翳始封故趙造父始封後號大費 秦非子事周孝王始封
徐江黃耿弦鄭莒 以上皆伯翳後
沈穀邳祁譚莒 以上皆伯翳後
六英 以上仲甄後
州絞蓼舒庸衛鳩舒鼂皆封
顓頊高陽氏之後
帝元妃鄒屠氏生伯縣父才子八人曰蒼舒伯益字
檮演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是為八凱獨伯縣
及伯益庭堅可考

崇鄘封國 梁伯益封國 夔庭堅封國

帝次妃勝墳氏生卷章史記高陽生稱生卷章誤 卷章孫曰陸
終生六子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求言曰晏安曰季
連分封最繁

昆吾樊封國為夏伯惠連國註謂彭籛鏗始封即彭祖與籛同亡 鄔夏之後誤 直
豕韋彭祖孫元哲別封鄔求言始封為邾晏安後
小邾晏安後 楚季連後 戈陸終後以下始封無考皆
介 蕭公生國 斟灌青州府
斟鄩登州府 偪陽沛寧二縣 夷

帝嚳高辛氏之後
元妃姜源生后稷封于邰周始祖也次妃簡狄生契封于
商湯始祖也次妃陳豐氏生堯初封唐後為天子即陶唐
氏也封國甚多見後
又次妃有娀氏生八元及閎伯賓沈八元曰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為虞布五教各有封國無考
閎伯賓沈居于曠林于戈曰尋帝堯不臧遷閎伯于商丘
主辰令主祭辰星辰大火也 遷沈于大夏主參參商之說始此
帝堯之後

留侯子監明早死封其子式于留爵止後此以卷
冊帝妃富宜氏生朱兄弟為國帝以為猶說使出就邢侯
嵐漢帝國之房為房侯又為邢侯之地至殷失國
鑄始封無考裏二十三年楚滅許爰于鑄
杜始封無考周宣王時杜伯之友為卿士子隰叔奔晉生
士薦周遷留眾之後于方城為唐侯晉悼使助
唐周定四年唐侯伐楚
祝武王時始封

帝舜之後

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鈞季簡季簡封繒為堯
所克義鈞封商為商均廢子七人皆簡降于鄰人封

國無考春秋見胡遂息陳
繒 商 胡 遂 息 陳武王時封
箕 謂堯子封至親蓋外親也王讓馬融以為封諸父無據
夏禹之後
辛 啓弟封于辛其後幸中事紂七十五諫不從文王封之
辛 長子傳見辛有
鄧仲康支封 越少康少子無餘始封
絳帝杼仲子曲烈始封
杞湯放絳封少康之後于杞後分于曹東之僕是曰東樓
周興求東樓公復之杞
褒始封無考後以褒姒事幽王亡國
檢猶桀亡其子淳維妻絳之衆妾以居北野是曰獯鬻
名薰鬻後為匈奴

商後

宋微子始封邶武庚始封以權祖庚支封
邶 叛國
巢 莱朱始封為齊景滅
向 蕭 戴 隱十年鄭取之

周同姓國

古公季歷以前封國
隨 息 彤 項 滑 柏 鞏
郭 頓 鼓 肥 畢 胡 冀
芮 鄫 斟 密 禁 尹 唇

大王之後

吳太伯始封 虞仲雍次子叔達始封

王季之後

東虢叔始封 西虢仲始封 崇 文王異母弟煇始封

文王之後 周公封國別見後

毛叔鄭始封 衛康叔封始封邘 成 聃季載始封

畢王少子高系叔度始封 曹振鐸始封 荀 胙叔繡始封原

郜 雍

豐 管叔鮮誅失國 霍叔始封國二年為晉滅

武王之後

晉叔虞初封唐後改為晉　應　韓詩王子

武王封少子於夏墟風俗故國

周公之後

魯伯禽始封周　凡傳見凡伯　蔣伯齡始封公第四子

邢靖淵始封公第五子　祭　胙　茅

召公之後召公周公毋敵

北燕　召　陽

成康以後國

霍成王次子始封　彤成王子始封　單成王幼子臻始封

世系

成昭王子公男始封　鄭宣王封庶弟友　楊宣王長子尚父封楊侯曾孫失國

梁平王次子唐始封　井惠王子叔帶始封

嗚呼有天下者必仇戚前代而後快抑何戾也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陳有虞殷有杞祀鄫祀夏微子郊勢興滅繼絕幾割天下之半金盛皆三百八十年厥後王綱既弛以空名號令天下莫復五百二十餘年祚王入秦周既亡矣秦封其後為昭文君漢復以三十里地封周子南君裸冕搢笏出入熊羅之列者又幾三百年忠厚之報范何如乎呂政殘虐六王之

後誅鉏略盡子孫尚有子遺否也

世系考畢

列國

邾 曹挾之後後改為鄒

小邾 曹挾既封邾其子夷父顏有功又封邾為附庸後邾
穆來從齊桓尊周進爵為小邾子在滕縣境

南燕 結姓黃帝之後其始封之祖曰伯僚隱五年衛人以
燕師伐鄭桓十三年公及齊宋衛燕戰莊二十年衛
師燕師伐周立子頹皆南燕也國在河南滑城縣

北燕 召公之後在今燕京

東虢 文王弟虢叔封于制即漢時成皋地也後為鄭滅

西虢 文王弟虢仲始封在陝州後遷上陽又為南虢今山
西陸平縣古上陽也

考異

葛 今河南寧陵縣桓十五年葛人來朝其在商有故而不
祀者即其祖也其隣邑曰長葛乃鄭邑非葛地

六 今直隸六安州

蓼 今直隸霍丘縣

魏顥國曰文公五年楚滅六又蓼滅文仲曰皋陶庶堅
不祀忽諸夫皋陶咸步吳曾孫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
六皋陶之後而蓼則庭堅後也杜氏說以庭堅為皋陶
字又復以蓼為皋陶後失之矣

舒 今舒城縣

庸 襄陽竹山縣

舒庸 舒鳩

舒蓼 河南固始縣

成 戴內國在河南詳見名號郡縣外小國在山東東平州
國 成陽十年齊卿入盟

成 魯孟氏邑今兗州寧陽縣
定十一公圍成

孤竹 馮封為墨台氏成湯祈之為孤竹君是也後襲山東青州府
斬孤竹而歸今北直隸盧

夷 夷蠻內國在十六年晉獻公伐夷執夷說諸即其君也非
夷狄之夷

東夷 種類多甚吳越亦在內後吳通上國外為吳子越至
句踐盛強別稱於志徐仍稱東夷淮夷其一也

戎狄 按封建考黃帝封揄閭于路後繁于河之東北為赤
白之狄及五州之戎諸白之狄以俗尚赤白來故名

赤狄種類

赤狄甲氏

赤狄潞氏 潞州

黎 山西黎城縣

留吁 山西屯留縣

考異

鐸辰 東山皐落氏 山西樂平縣

廣咎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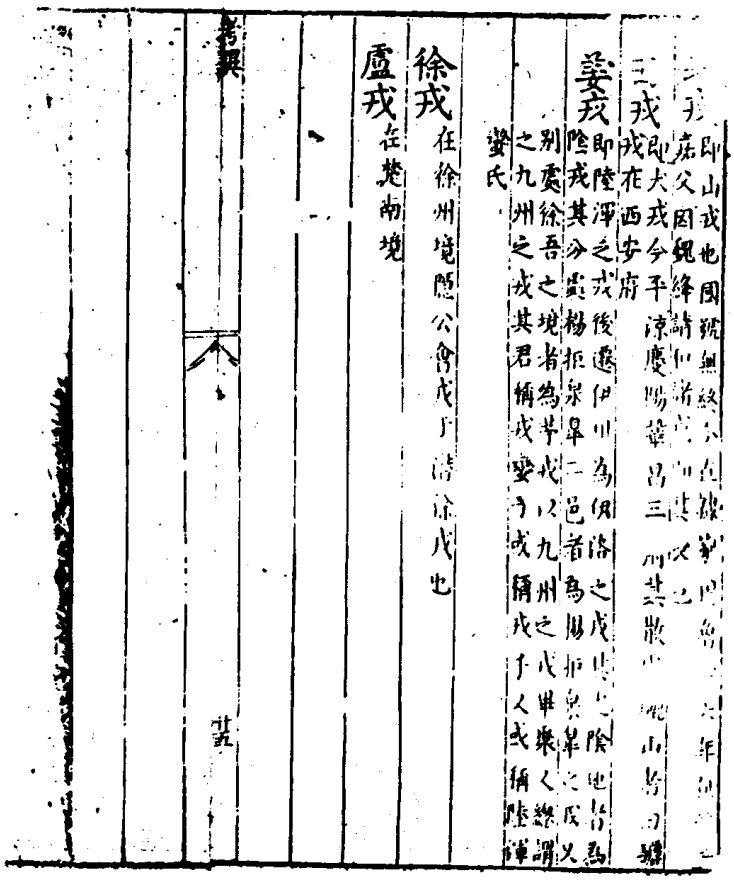
白狄種類

白狄 其君名白狄子 鮮虞又號中山今北直隸定
州

肥 故在濟南肥城縣後雖有北燕燕封之虛記縣志

翟柤 長狄 鄋瞞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

諸戎



即山戎也國號無終今在薊[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戎[illegible]
[illegible]父因魏絳請和諸[illegible]其以之
[illegible]戎即大戎今平涼慶陽華昌三[illegible]其散[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
姜戎即陸渾之戎後遷伊川為伊洛之戎[illegible]
陰戎其分裔楊拒泉皐二邑者為楊拒泉皐之戎又
別處徐吾之境者為吾戎以九州之戎單舉之總謂
之九州之戎其君僑戎娶于戎僑戎子又稱陸渾
蠻氏
徐戎在徐州境隱公會戎于潛徐戎也
盧戎在楚南境

年表引

穀梁子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未必然也余觀
秋列國小如魯衛曹邾本國各自紀元其臣民所為奉
公家尊朝廷者殆與王室無異猾夏陵戎自漢晉以還
寵渥臣工之盛未有及此者也榮貴已極決後隨之大
者簒食不厭小者或隕身亡國余小子感之為作左翼
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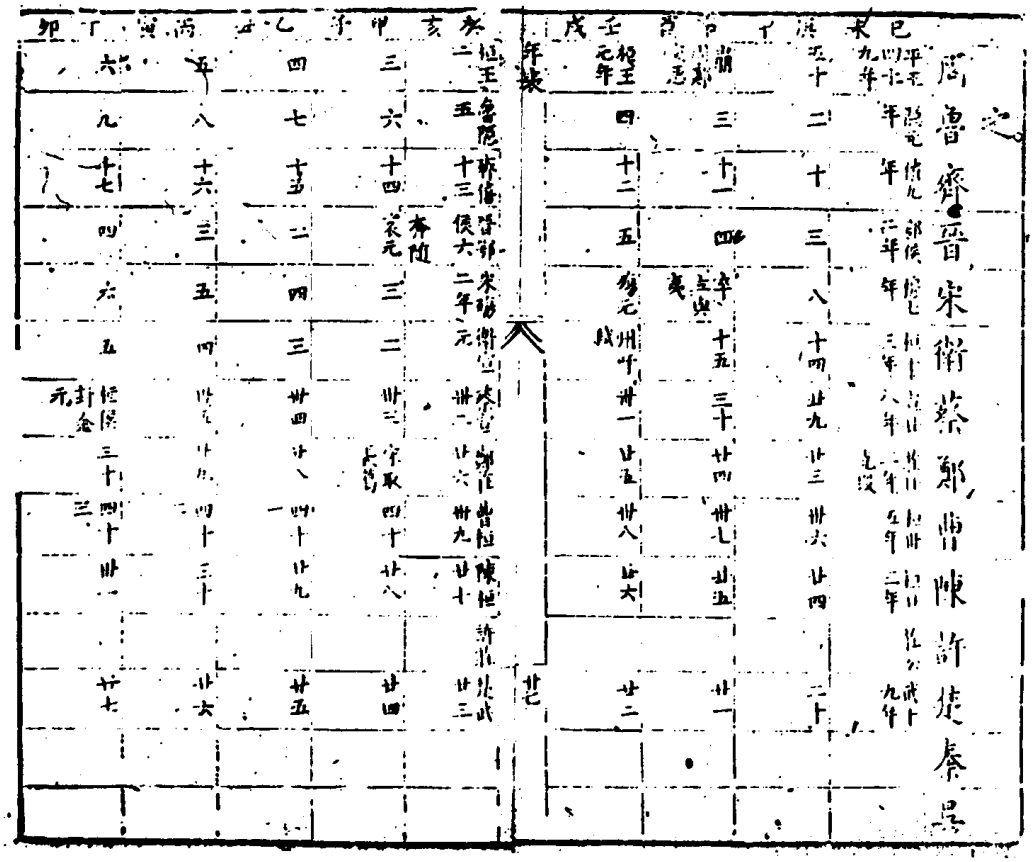
一杞用夷禮其君之卒葬經不書世次事實俱無可
考故不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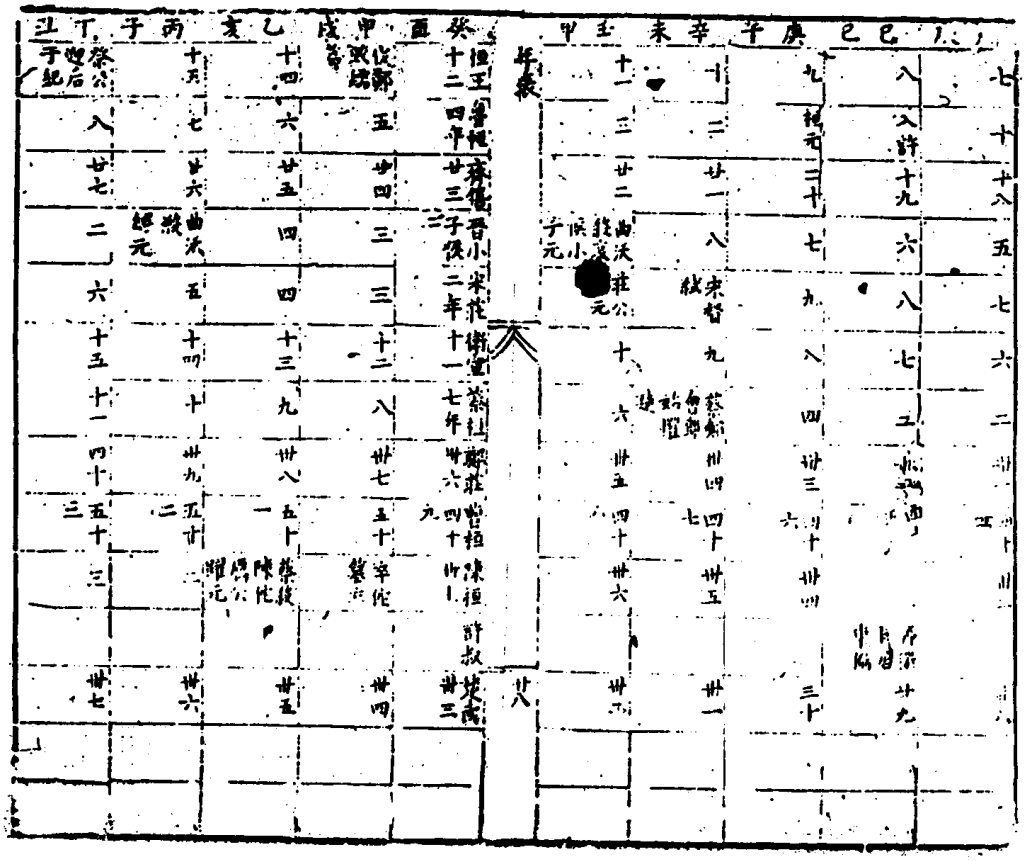
一許雖小國然大嶽之後也且諸侯盟會征伐無役
不從世次事實可考故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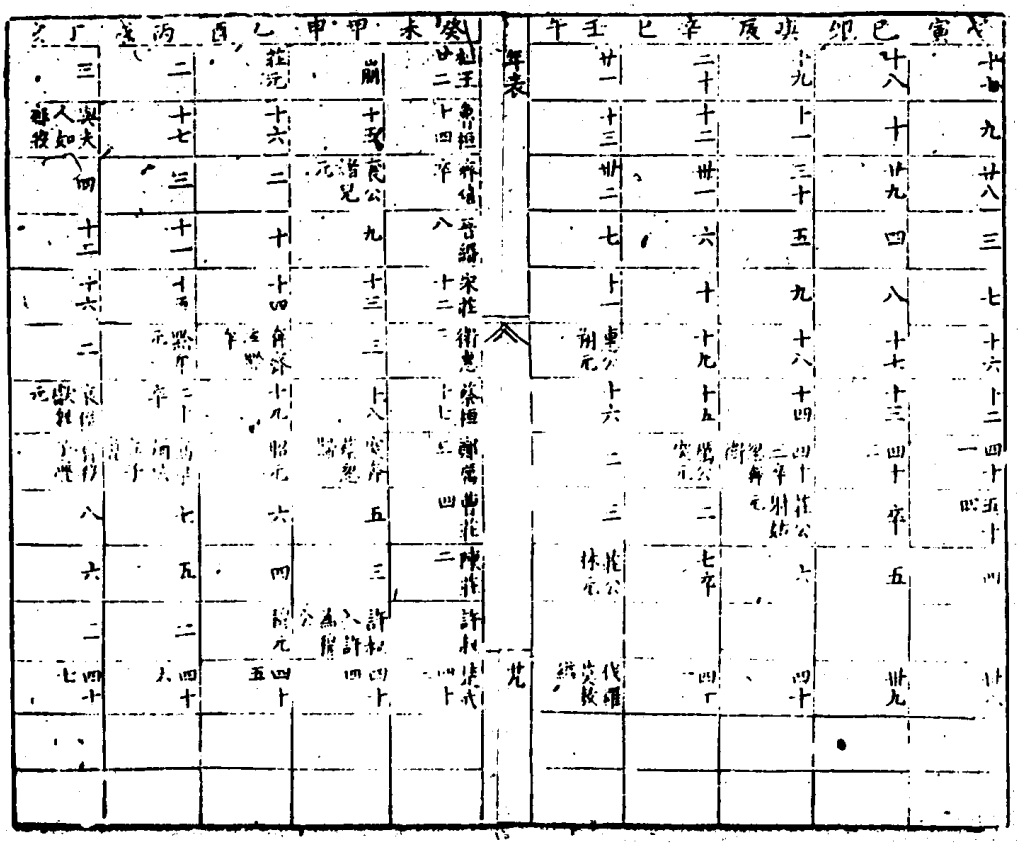
一舊表邾莒滕薛小邾俱得並載然事實不詳見故
不槩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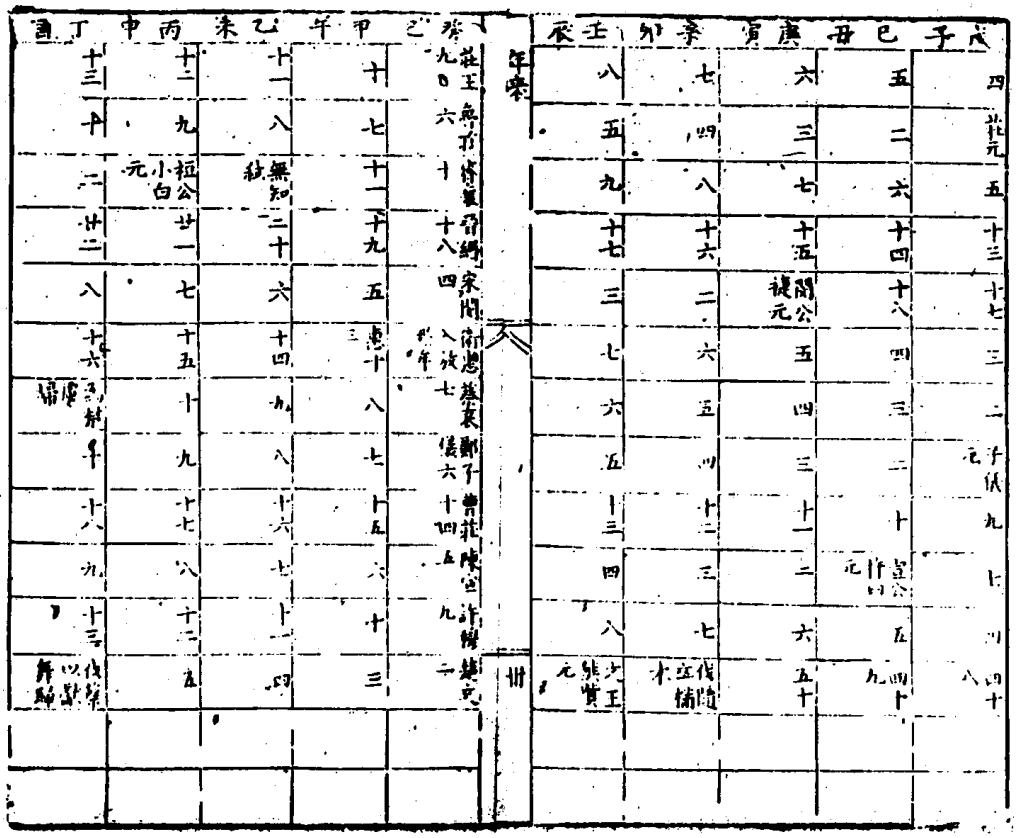
一秦至穆公始見春秋故穆公以前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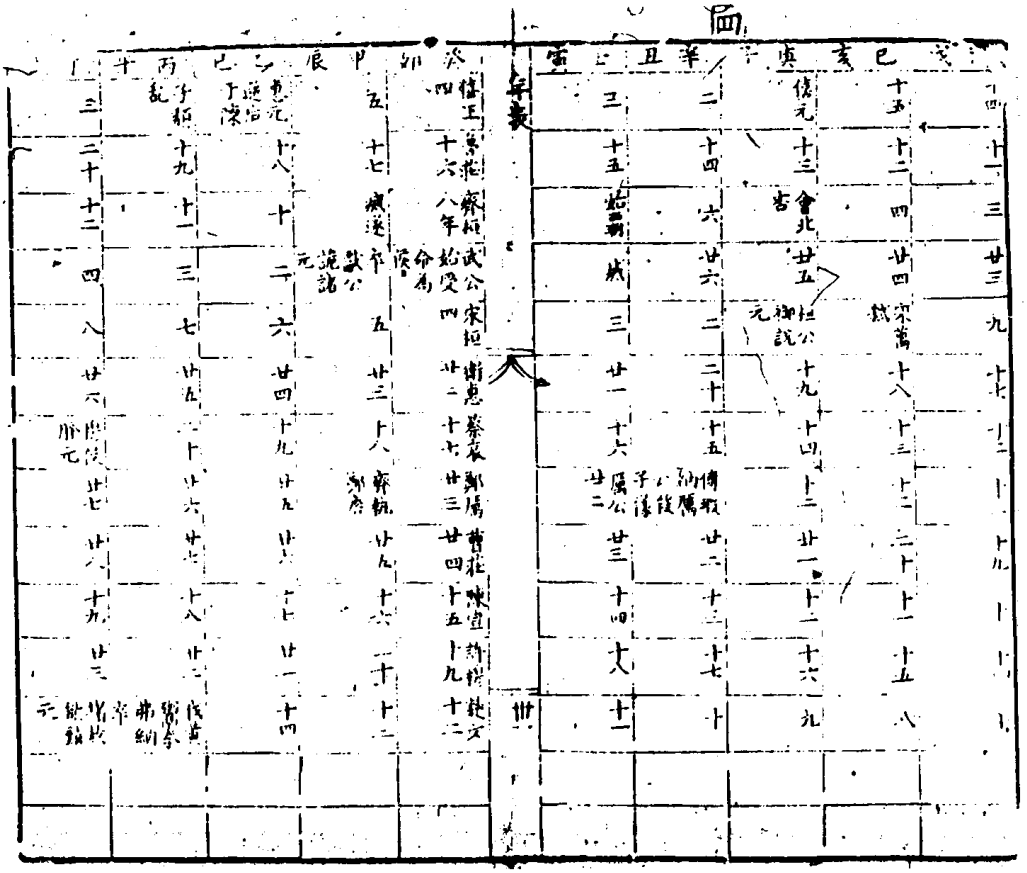
一越雖入主夏盟然皆春秋以後事自句踐以前無
可紀者故不載其吳越兵爭始末即於吳年表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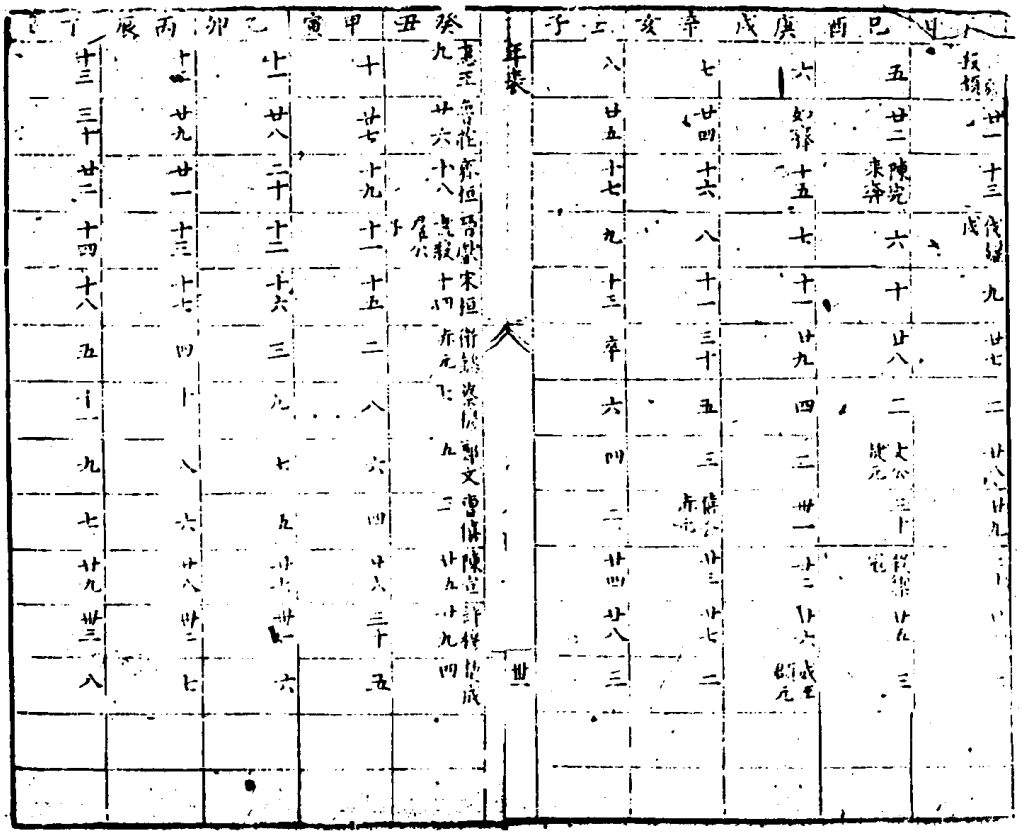

周魯齊晉宋衛蔡鄭曹陳許楚秦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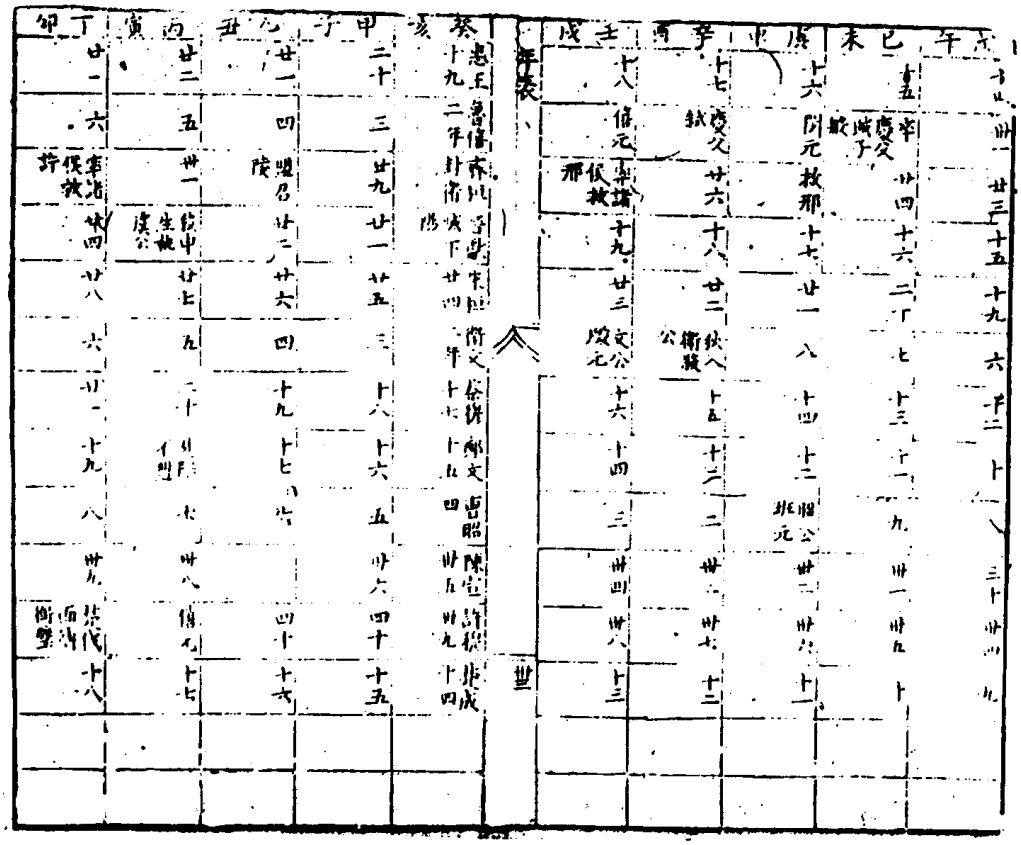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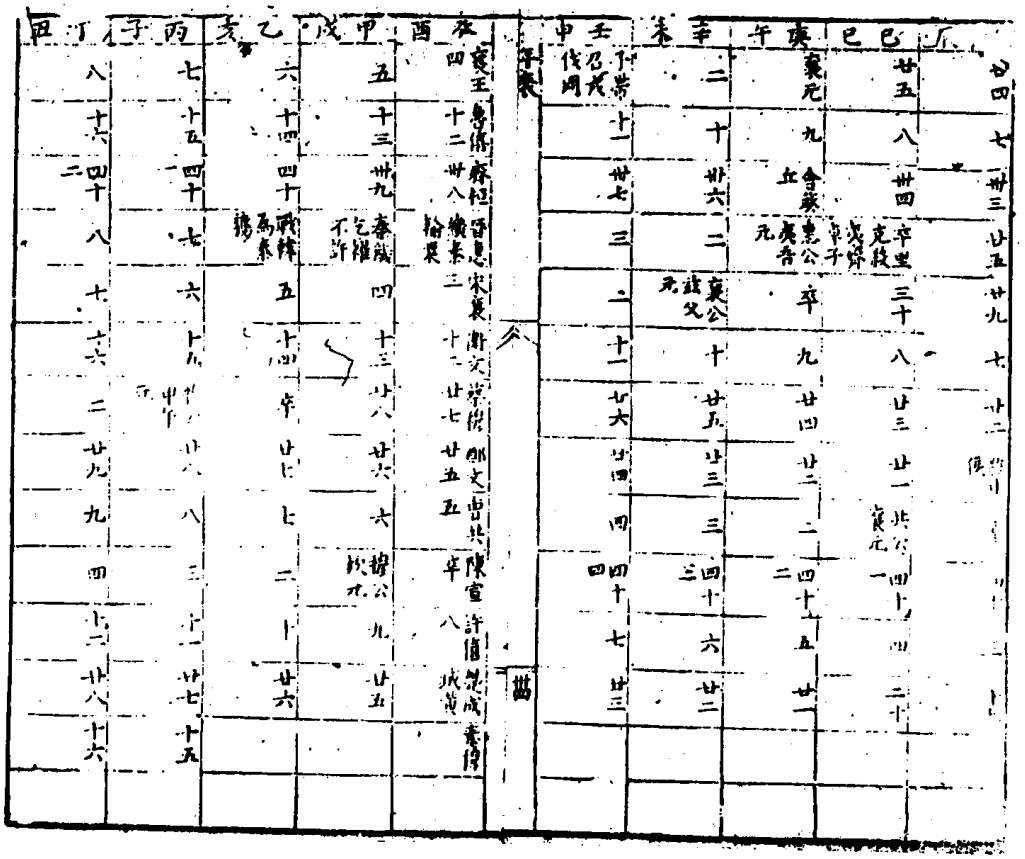

年表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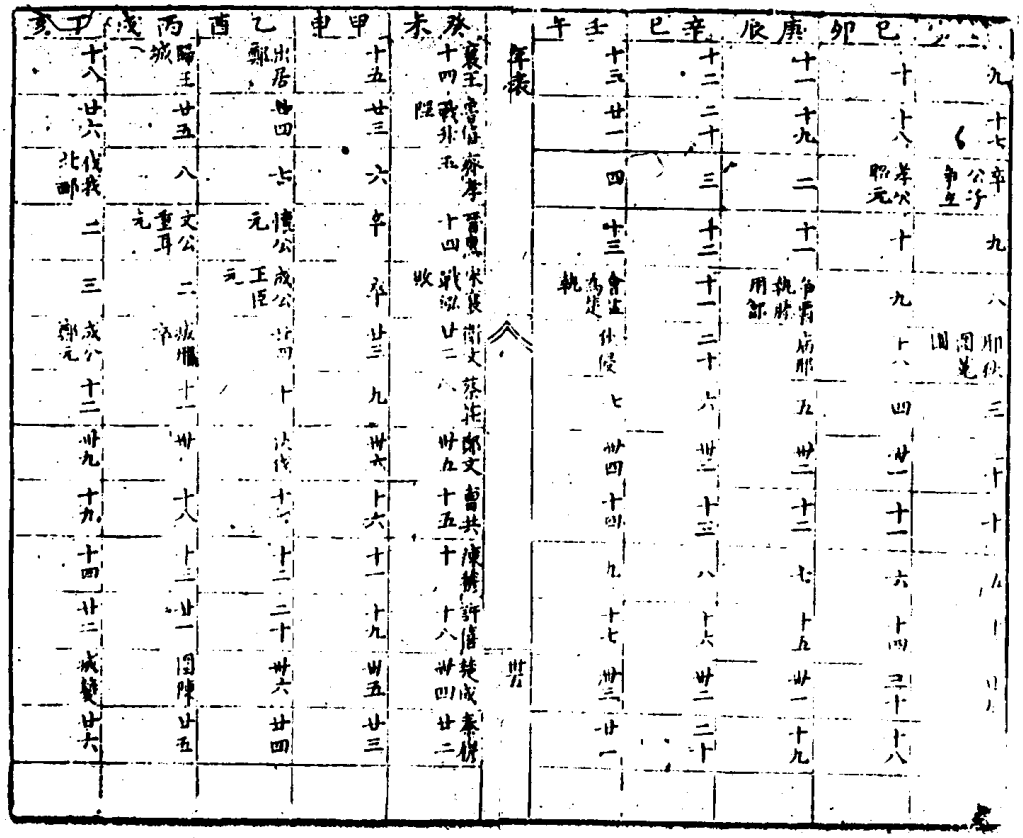

年表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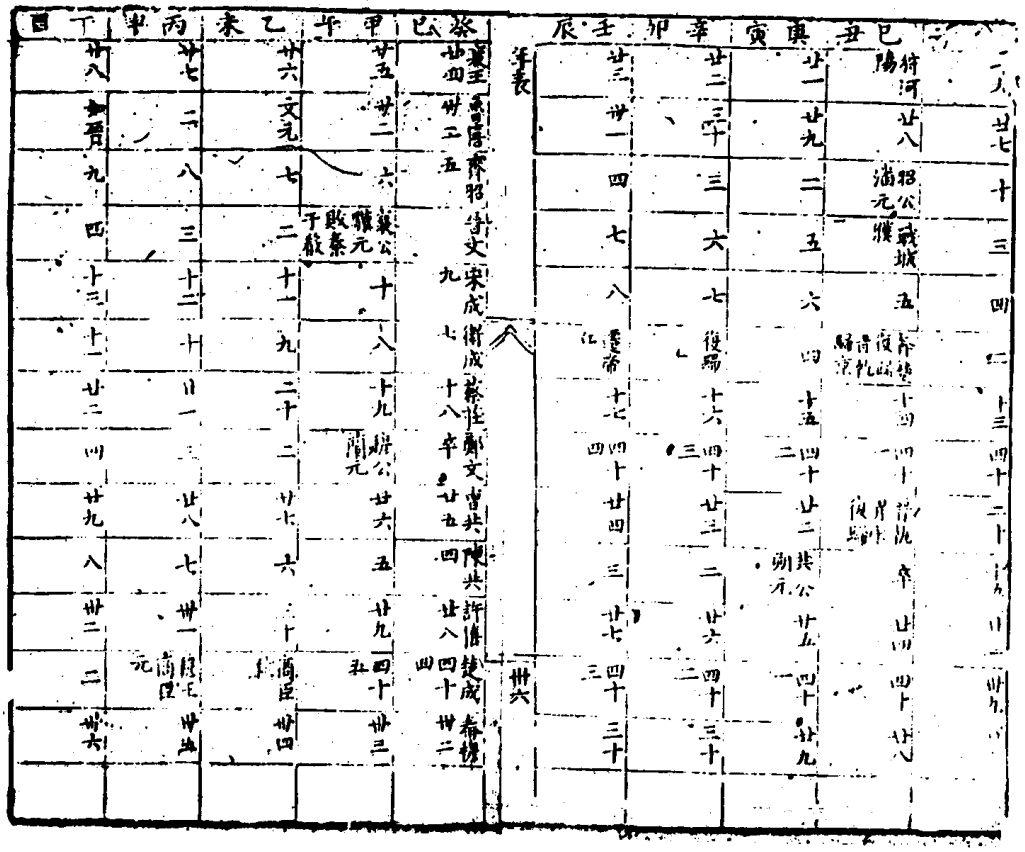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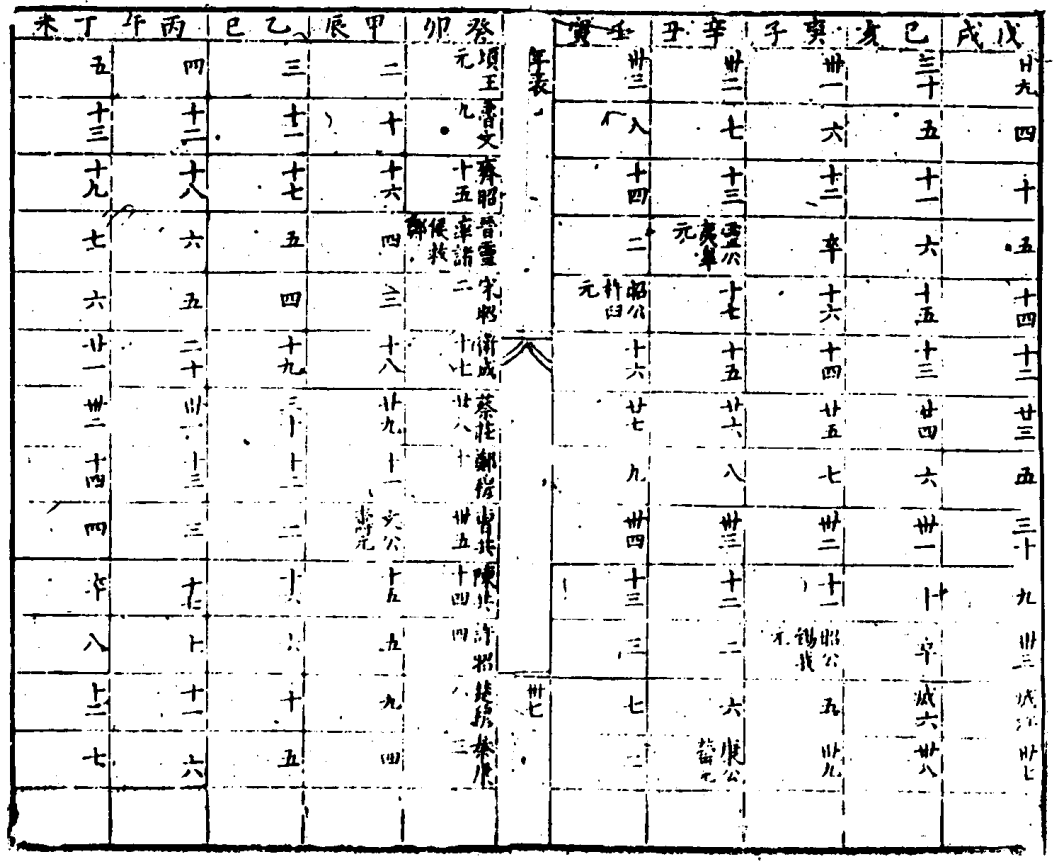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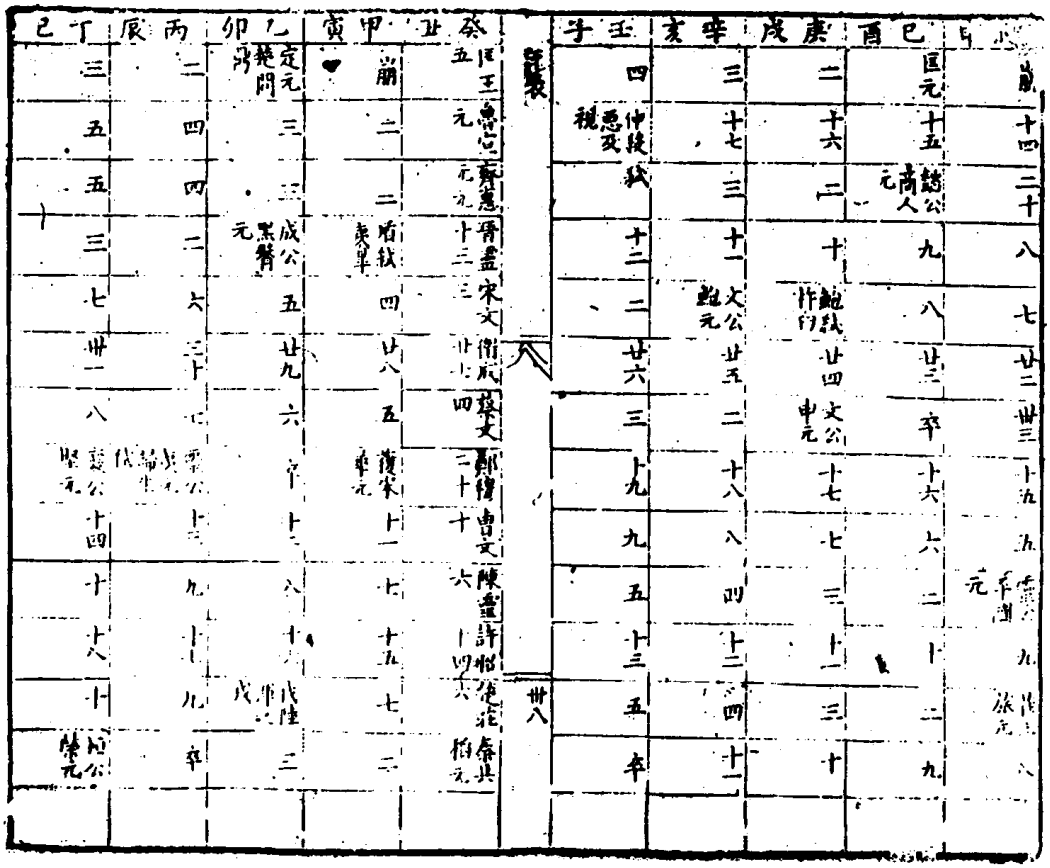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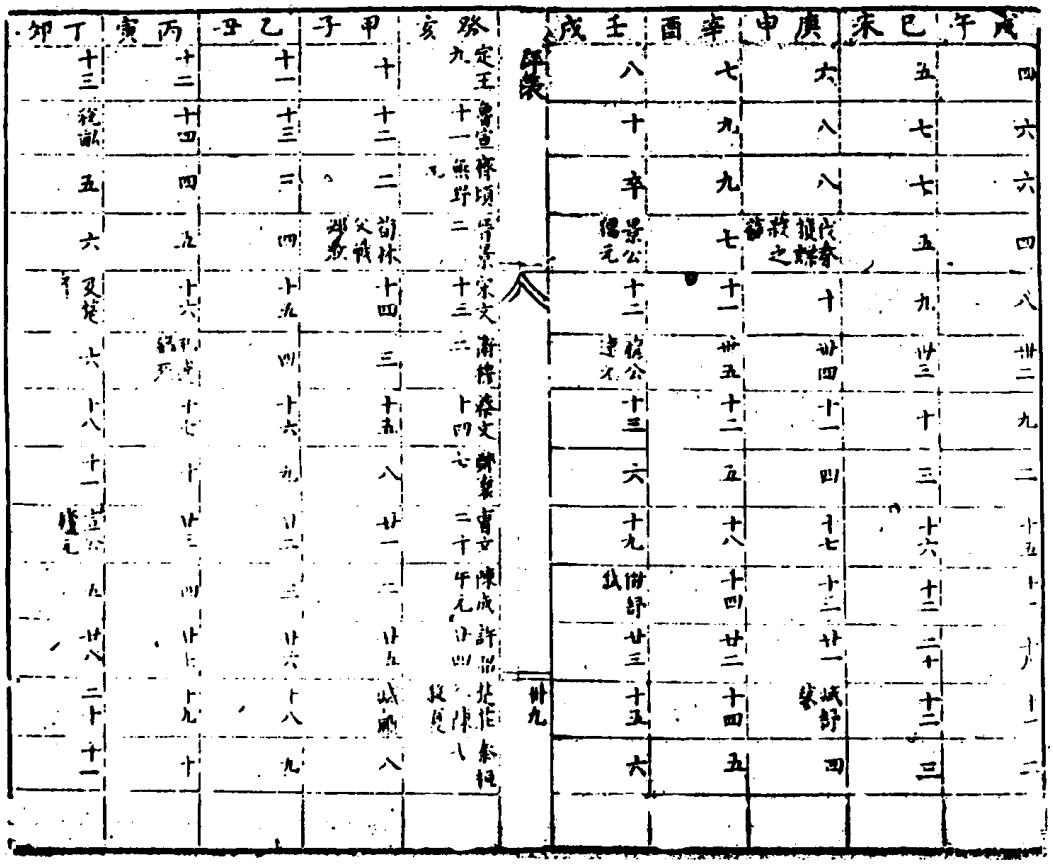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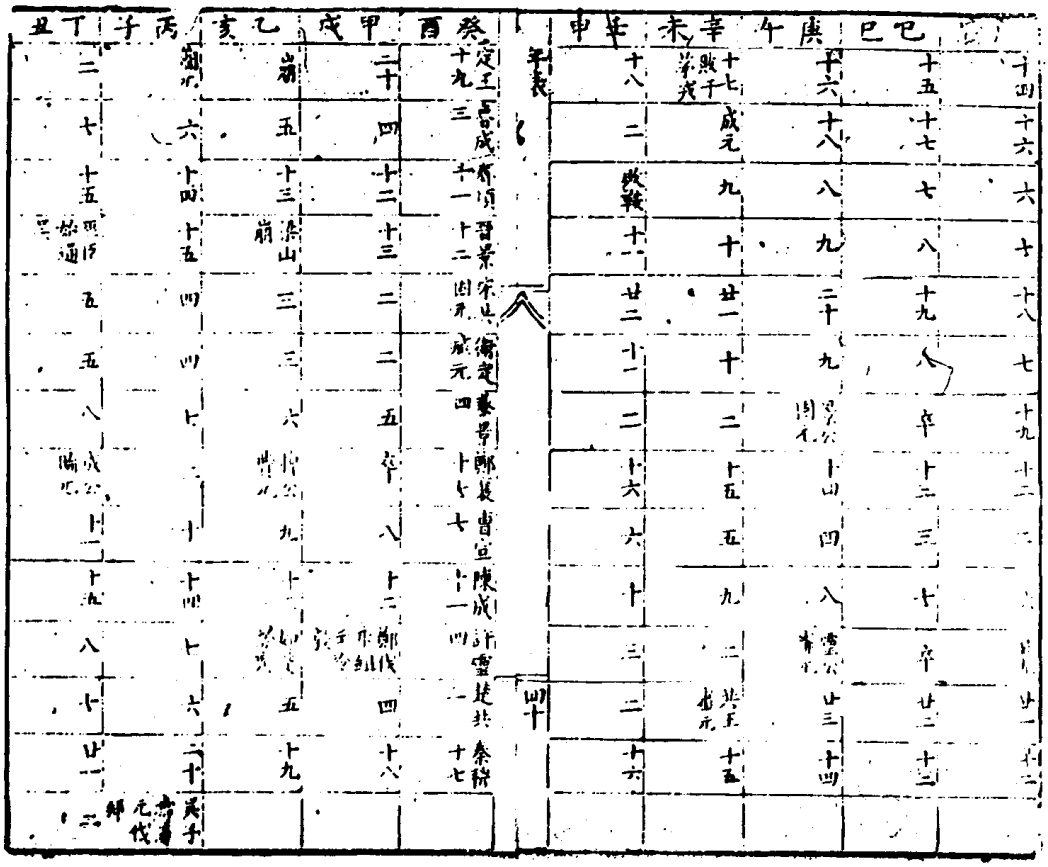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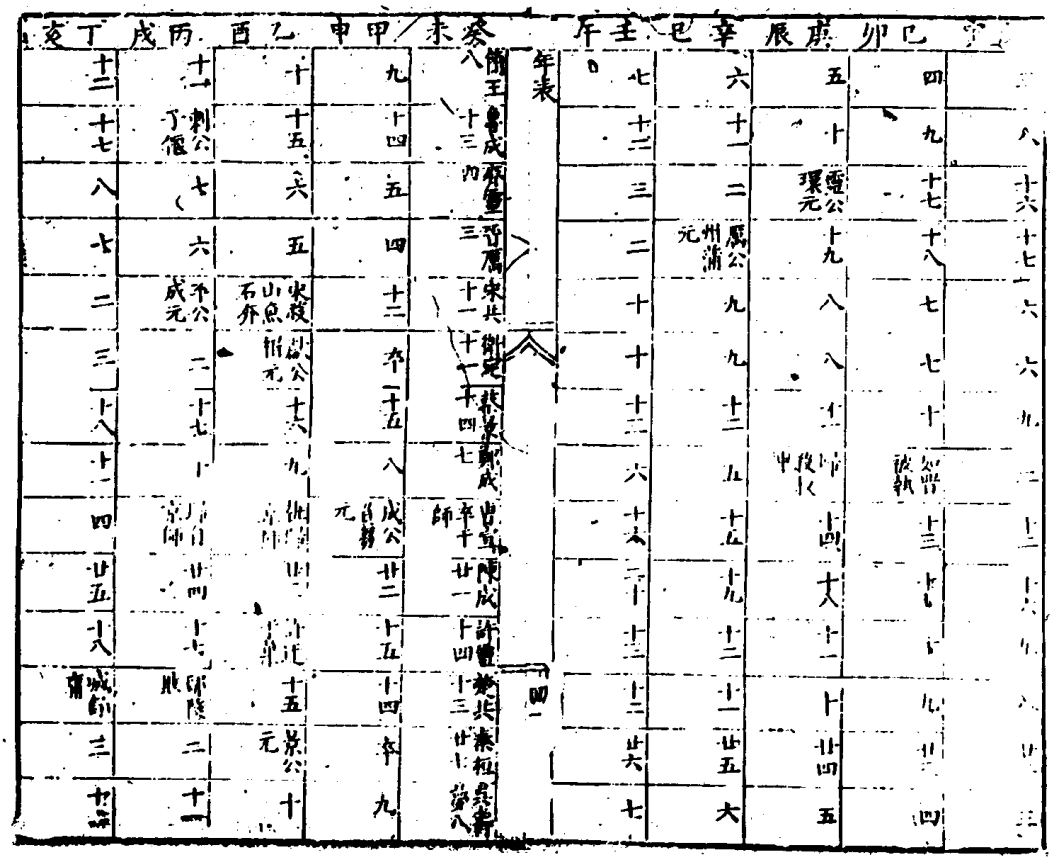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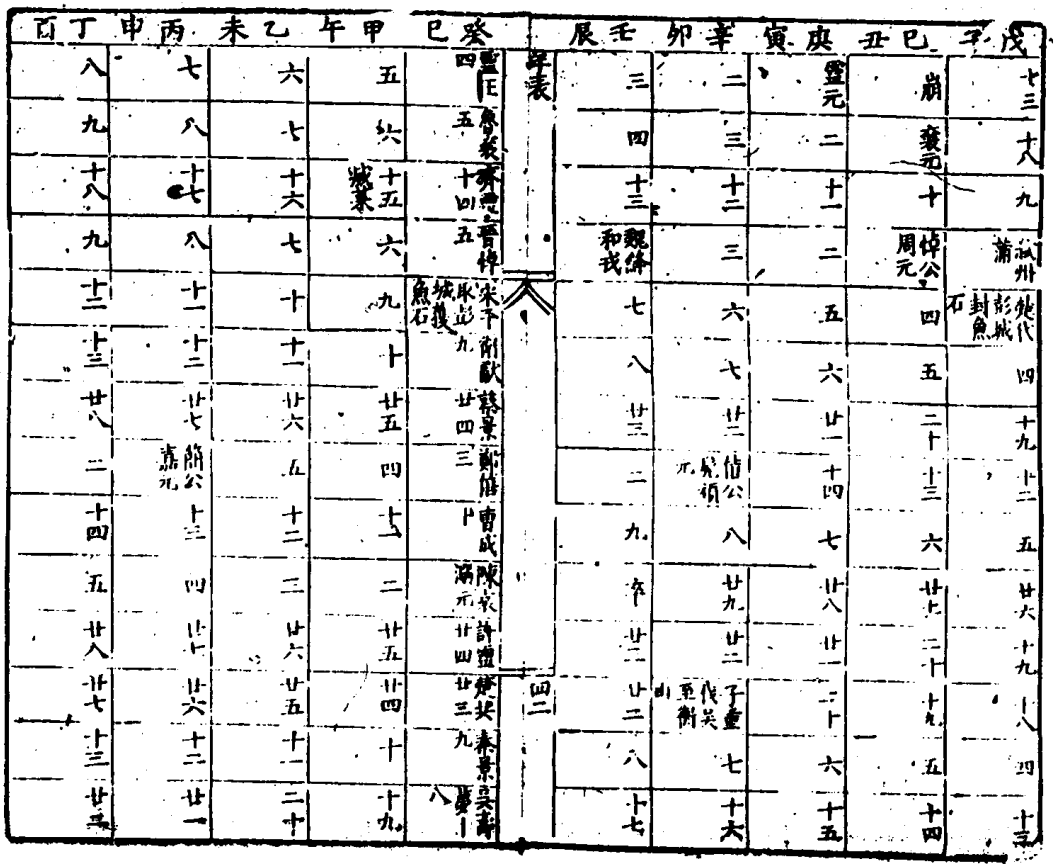

年表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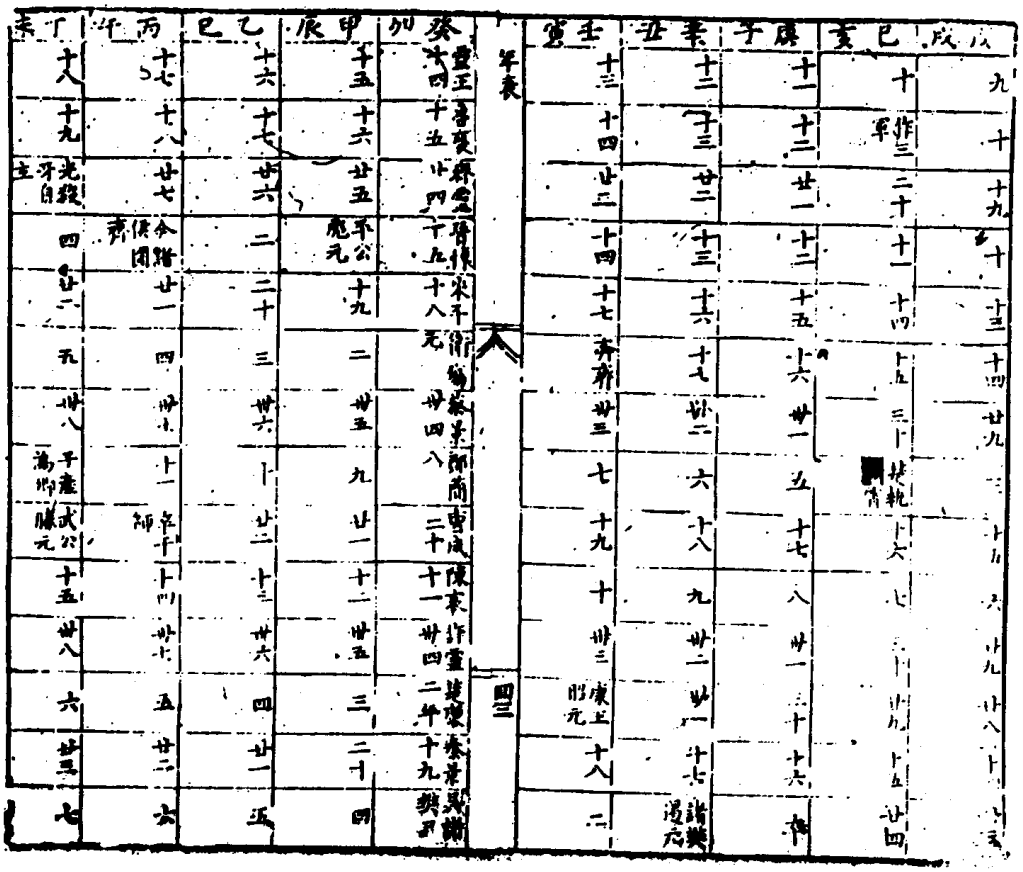

年表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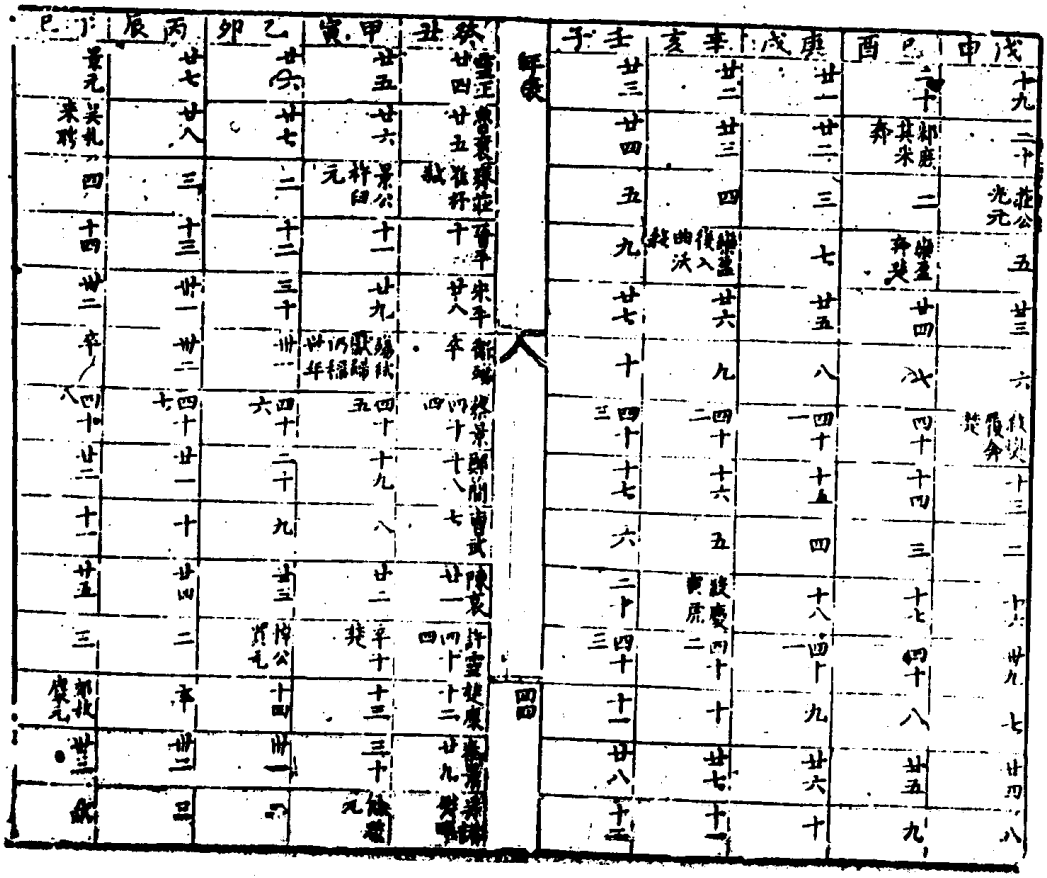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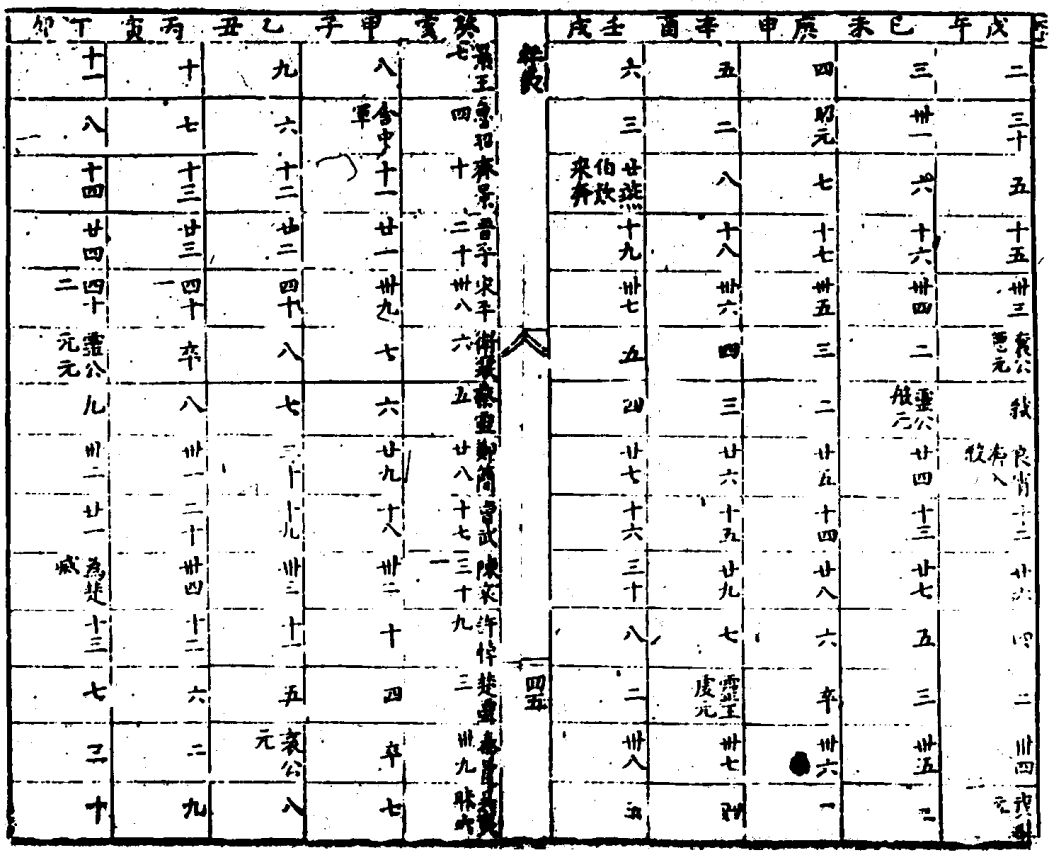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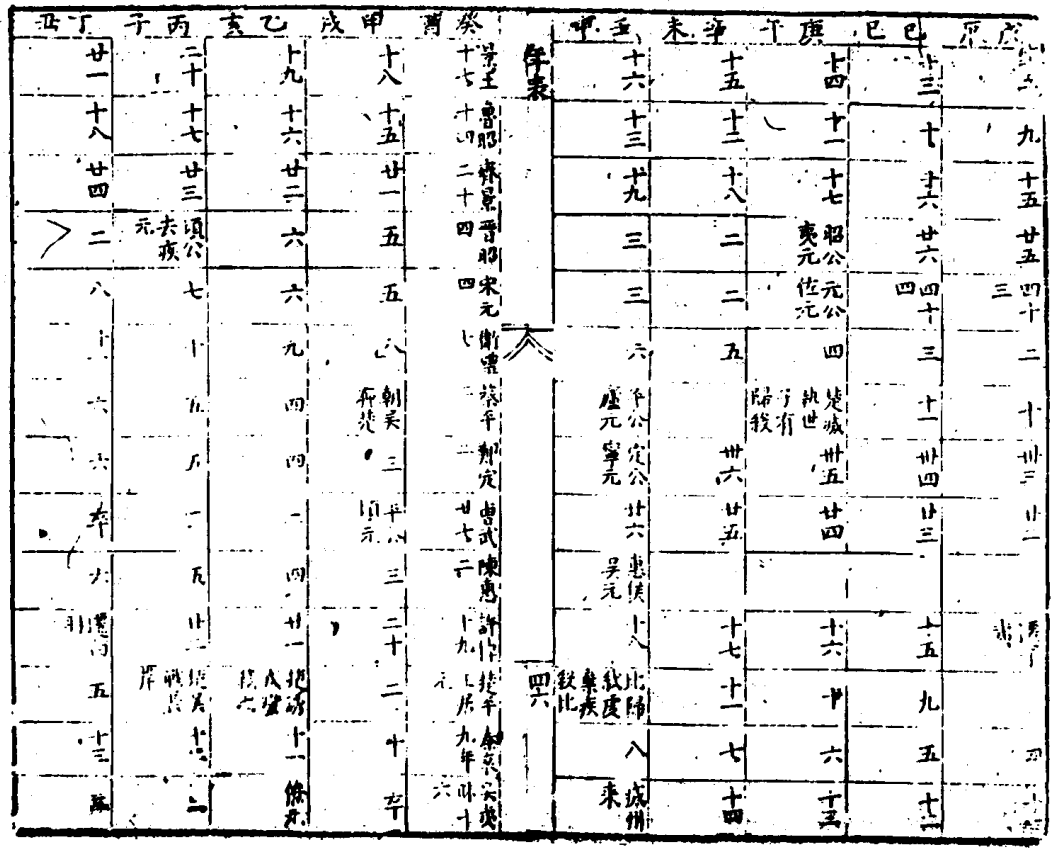

年表
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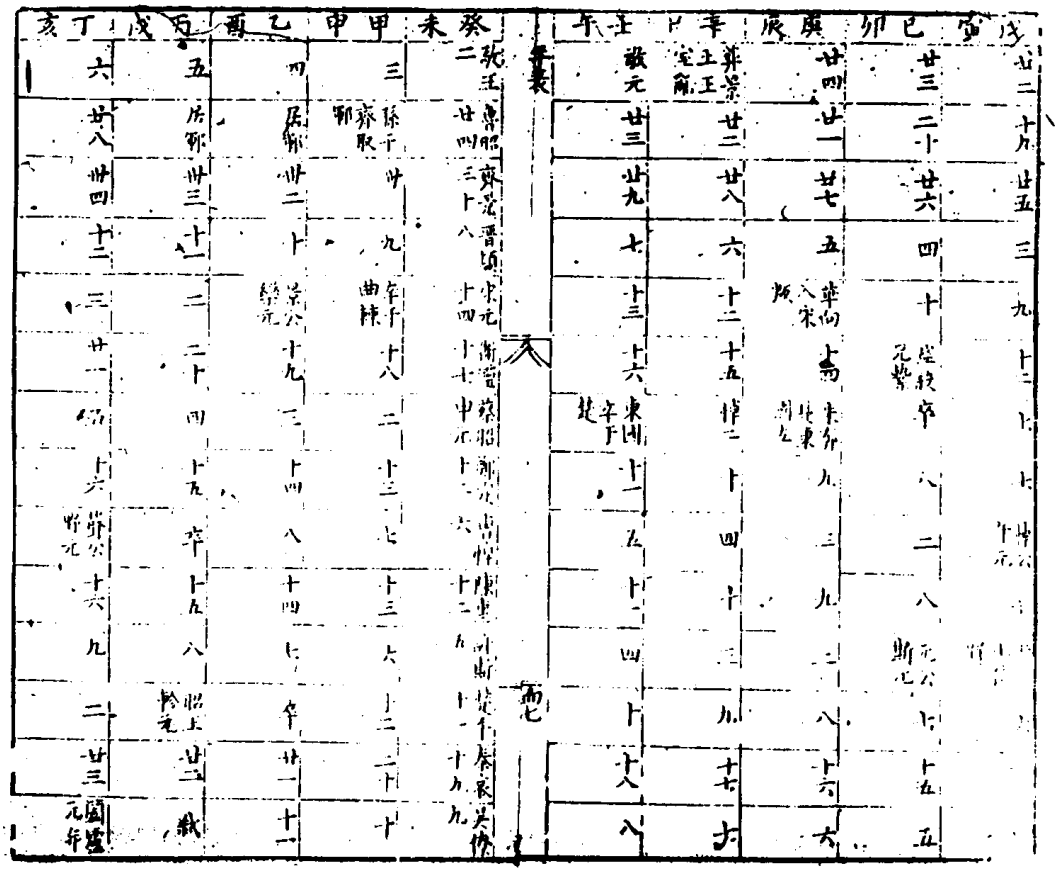

年表
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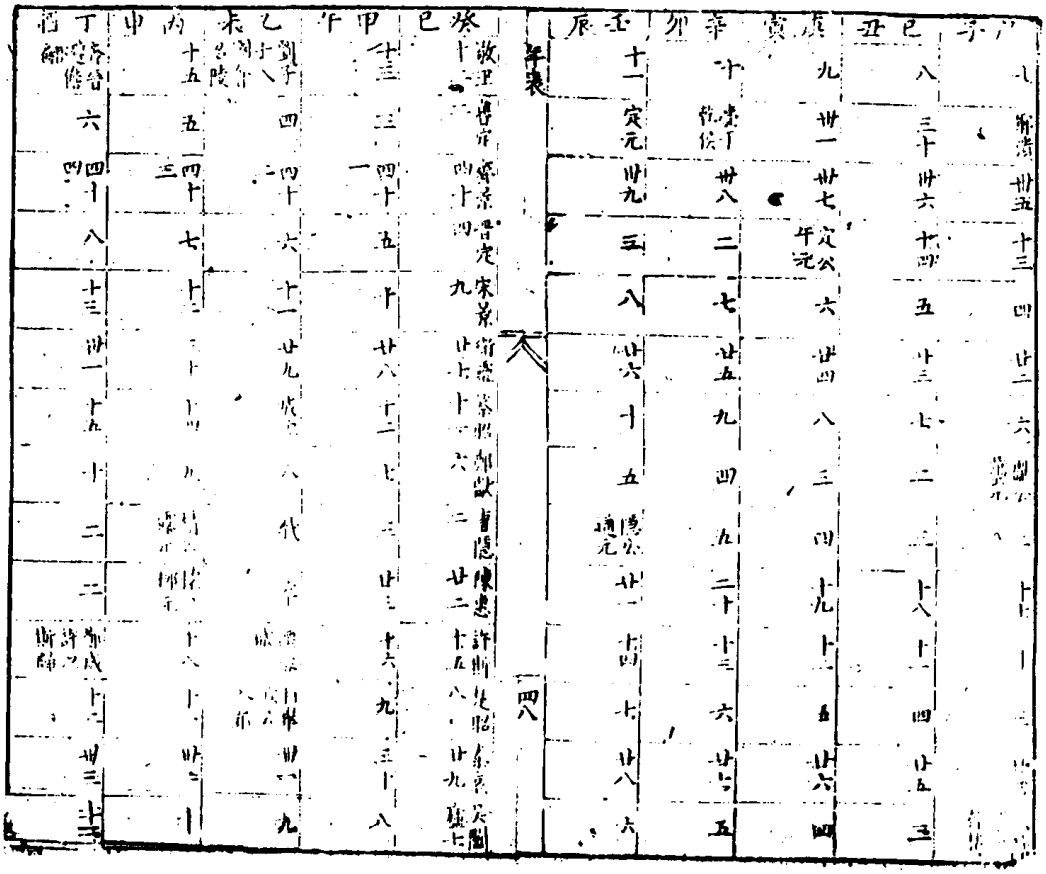

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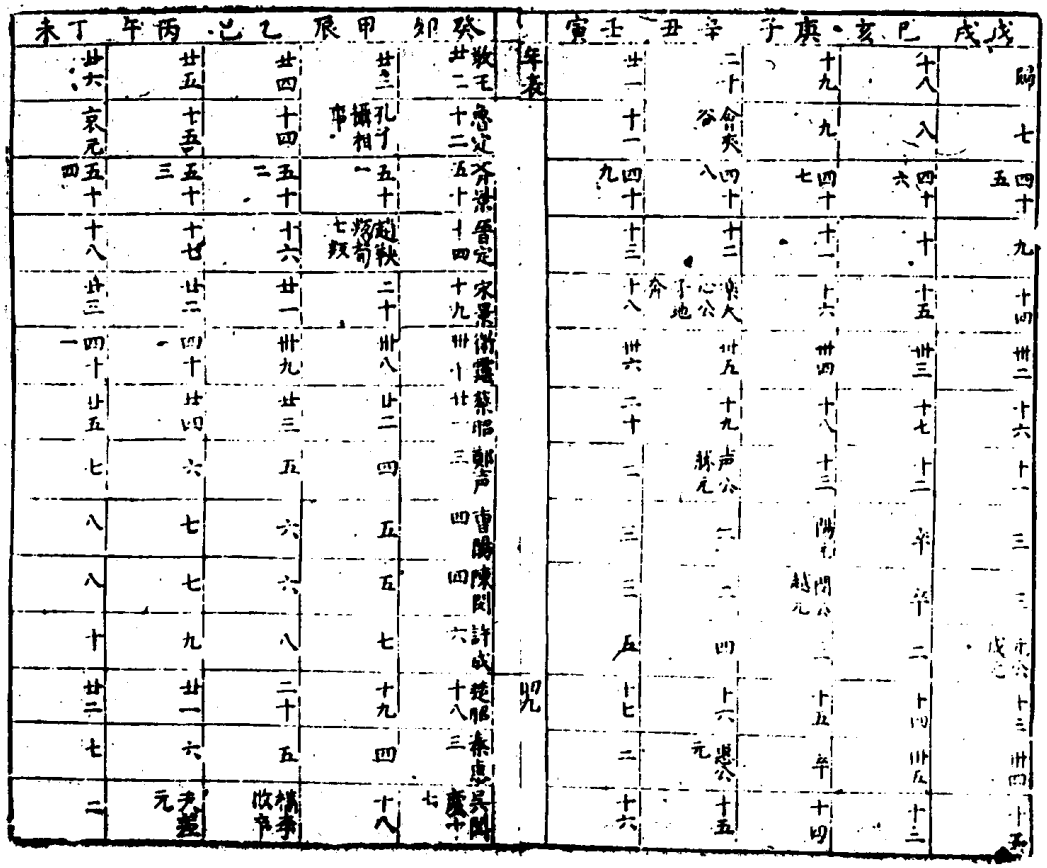

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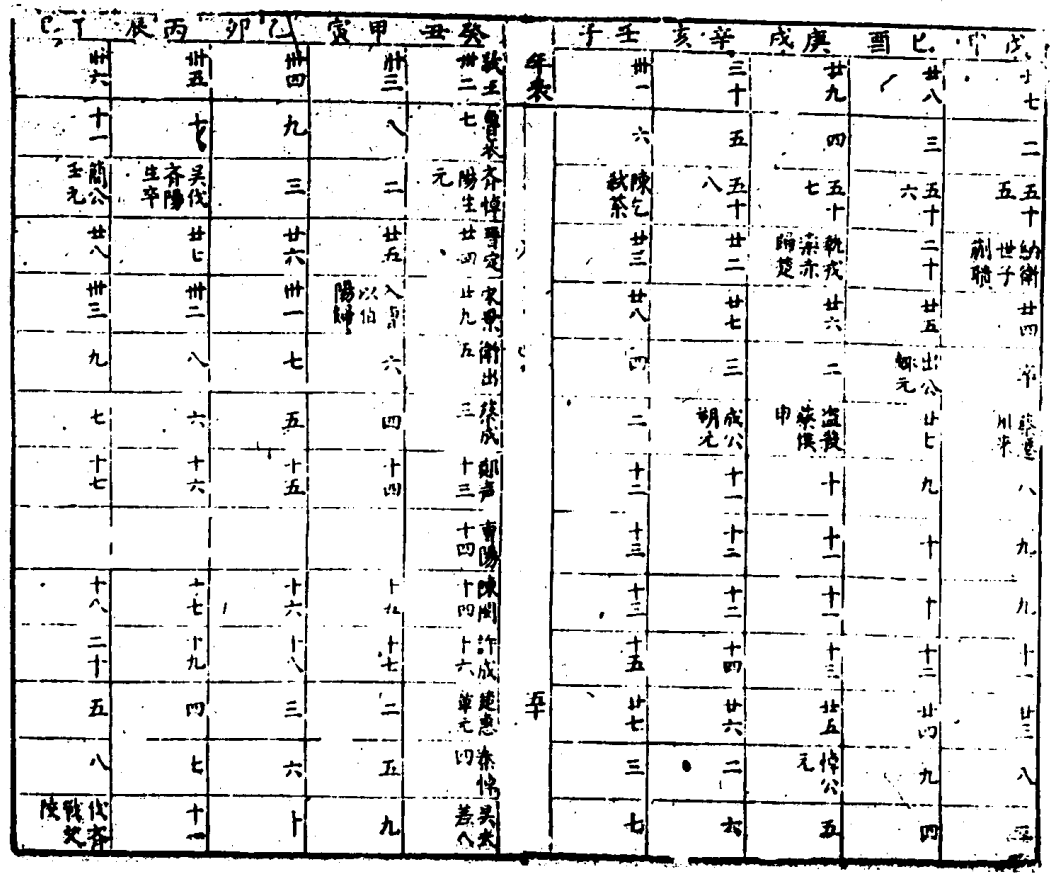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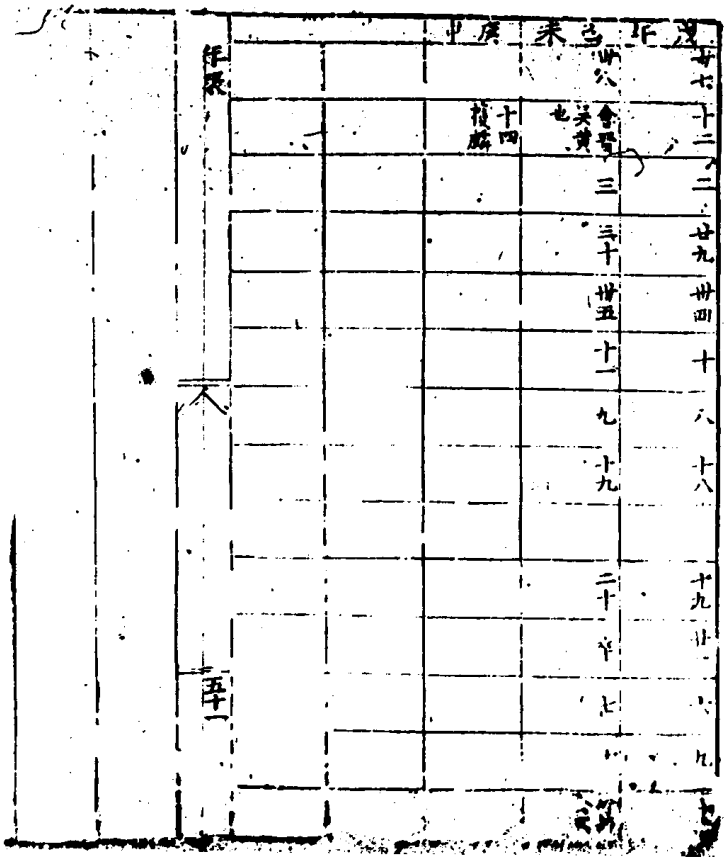







年表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晉 齊 魯 宋 衛 鄭 楚 吳 秦 周
昭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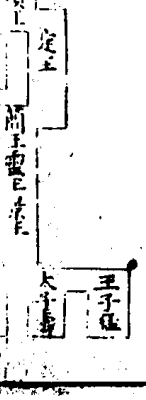

年表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晉 齊 魯 宋 衛 鄭 楚 吳 秦 周
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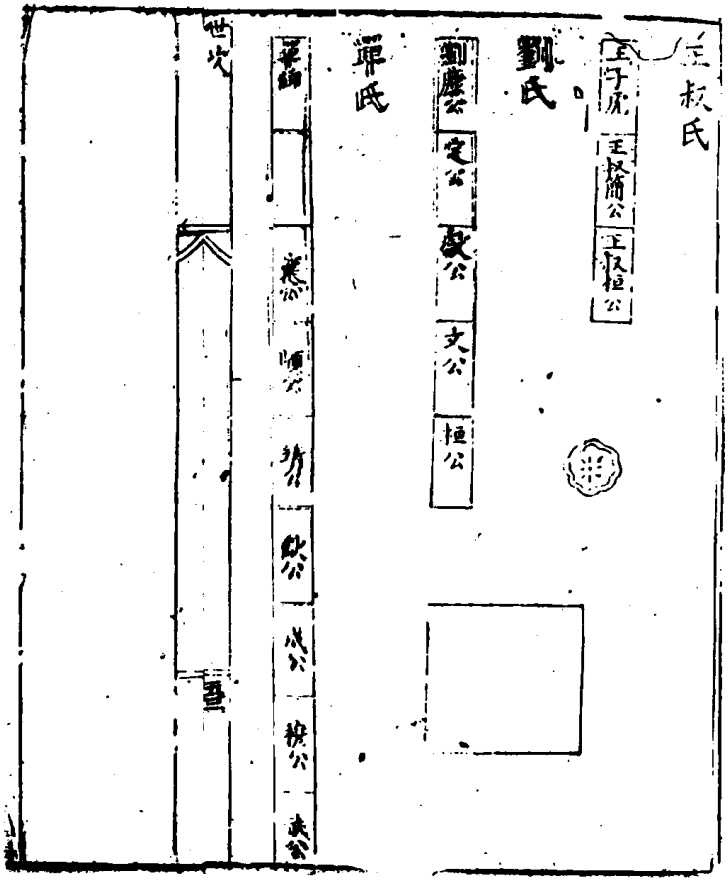


王朝世次圖引

司馬公曰周自伐鄭無功王命始不行於天下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齊桓之合諸侯也單伯實九之晉文之主盟也王子虎實涖之自後百三十有餘年至敬王王室微之微矣然甚弘請城成周諸侯奔命如響劉文公謀伐楚會伯陵十有八國莫敢雖語誰謂周室無復興之會乎夫周自文武以來垂建母弟以藩屏王國其朝廷所為賢大政謀帷幄者大抵皆同姓也當其盛也得周公毛公毓仲毓叔諸賢而成周之業隆其季也人才寥落賢則為王子虎為劉文公不賢者為克為頹為帶為朝而周遂衰矣余小子感之為究其世次及其支族所自出合而圖之以鑑興衰之故云

王朝世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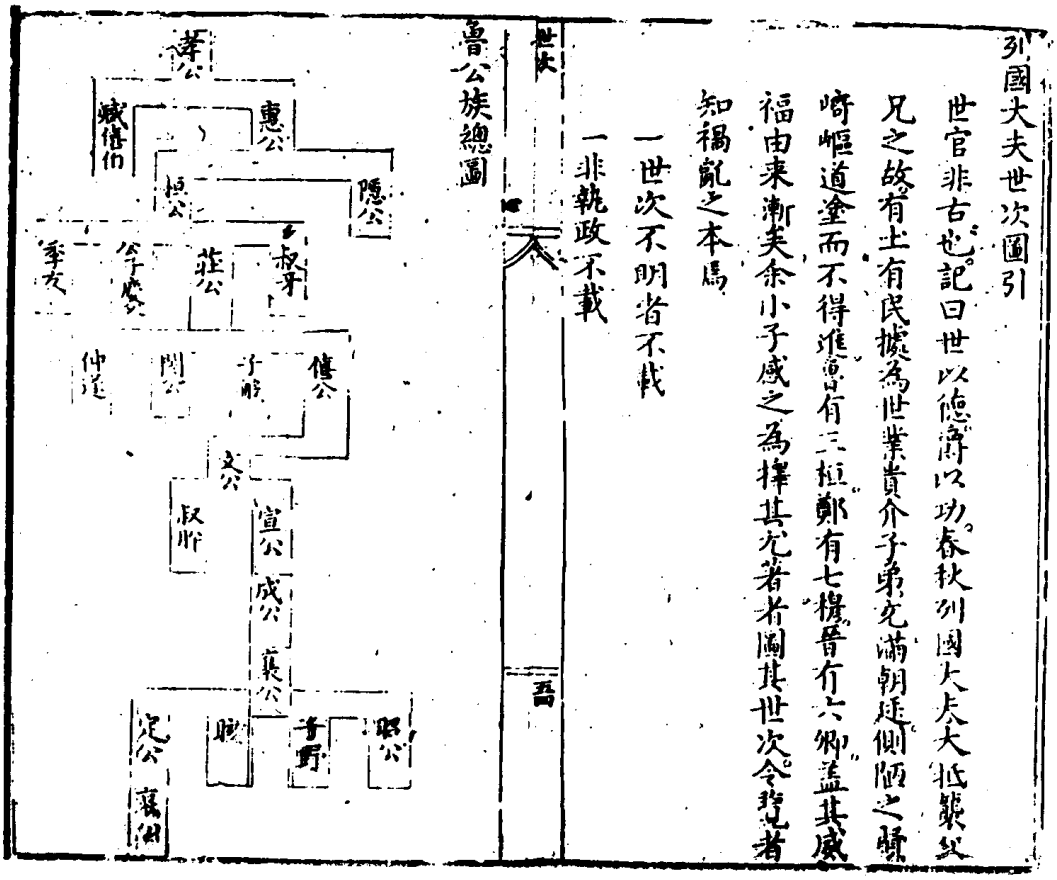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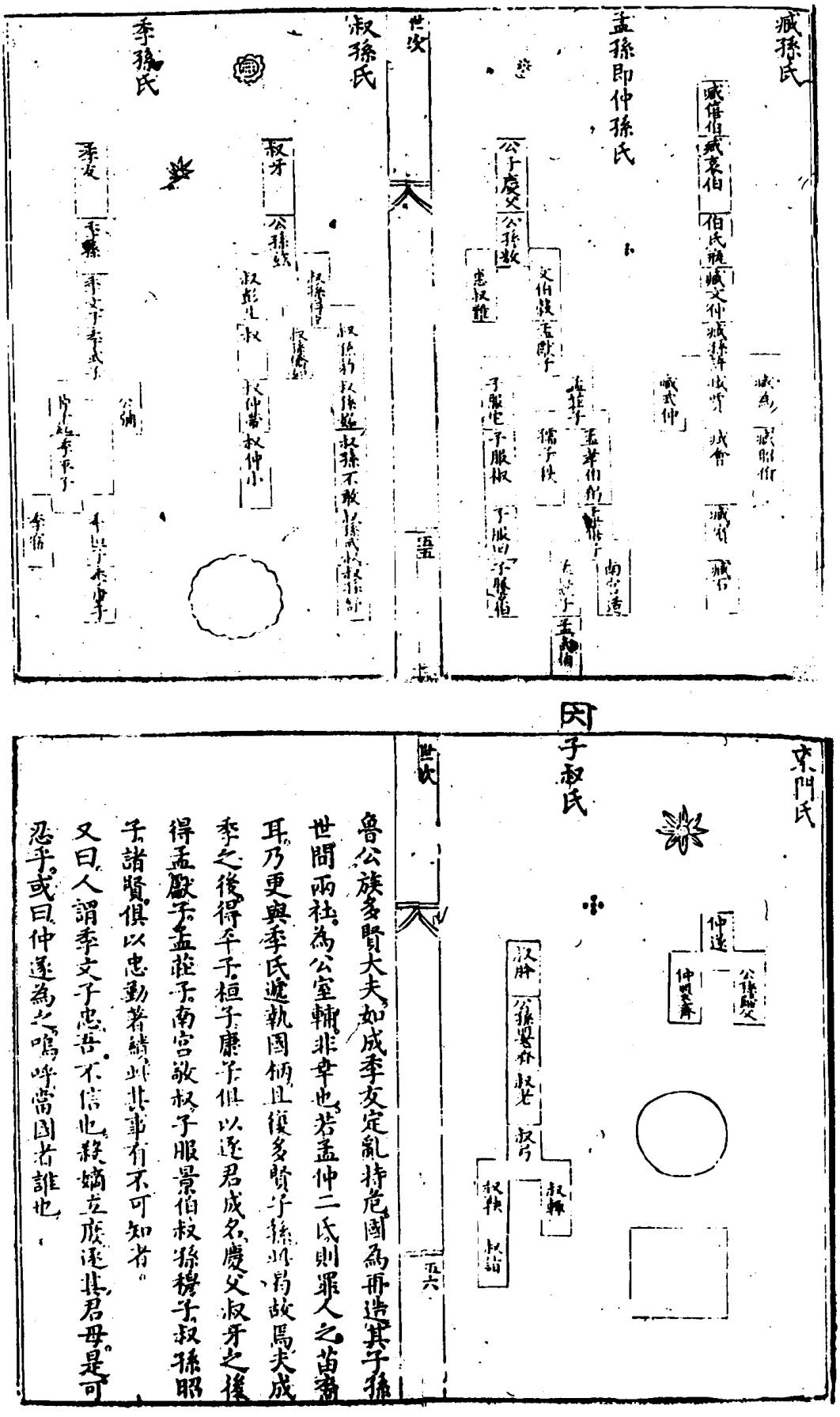
列國大夫世次圖引

世官非古也。記曰世以德祿以功。春秋列國大夫大抵襲父兄之故有土有民據為世業貴介子弟充滿朝廷側陋之賢崎嶇道塗而不得進魯有三桓鄭有七穆晉有六卿蓋其威福由來漸矣余小子感之為擇其尤著者圖其世次令覽者知禍亂之本焉

一世次不明者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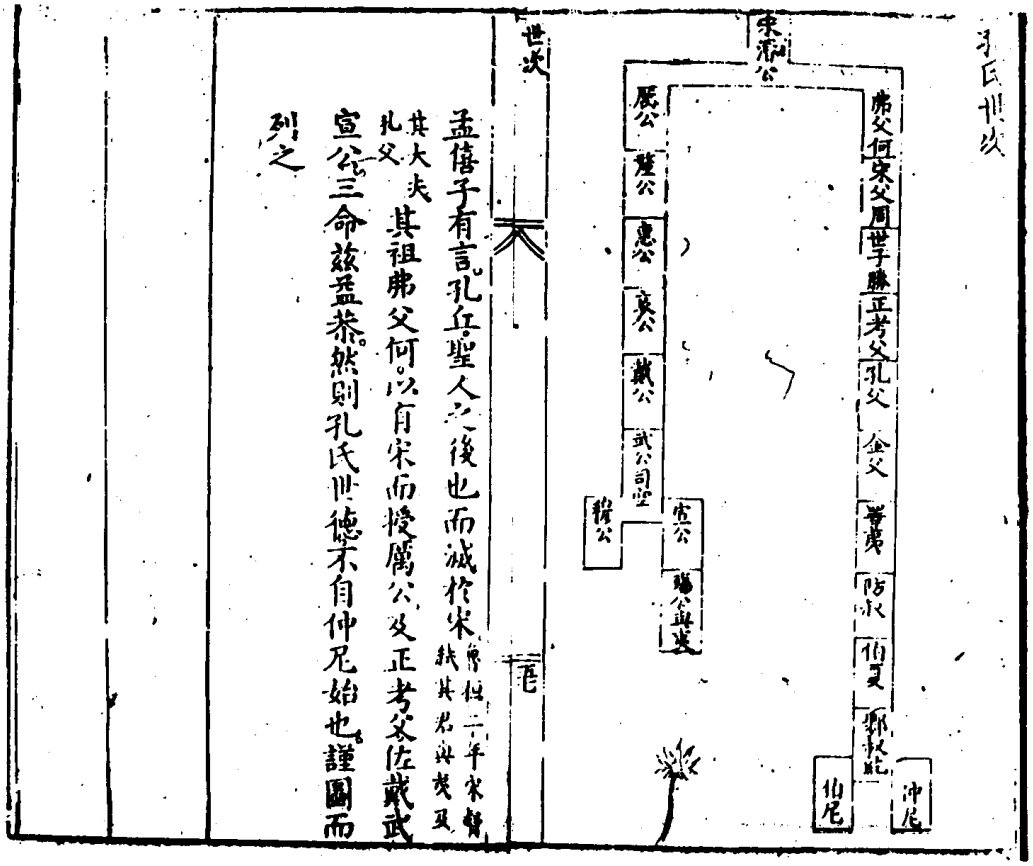
一非執政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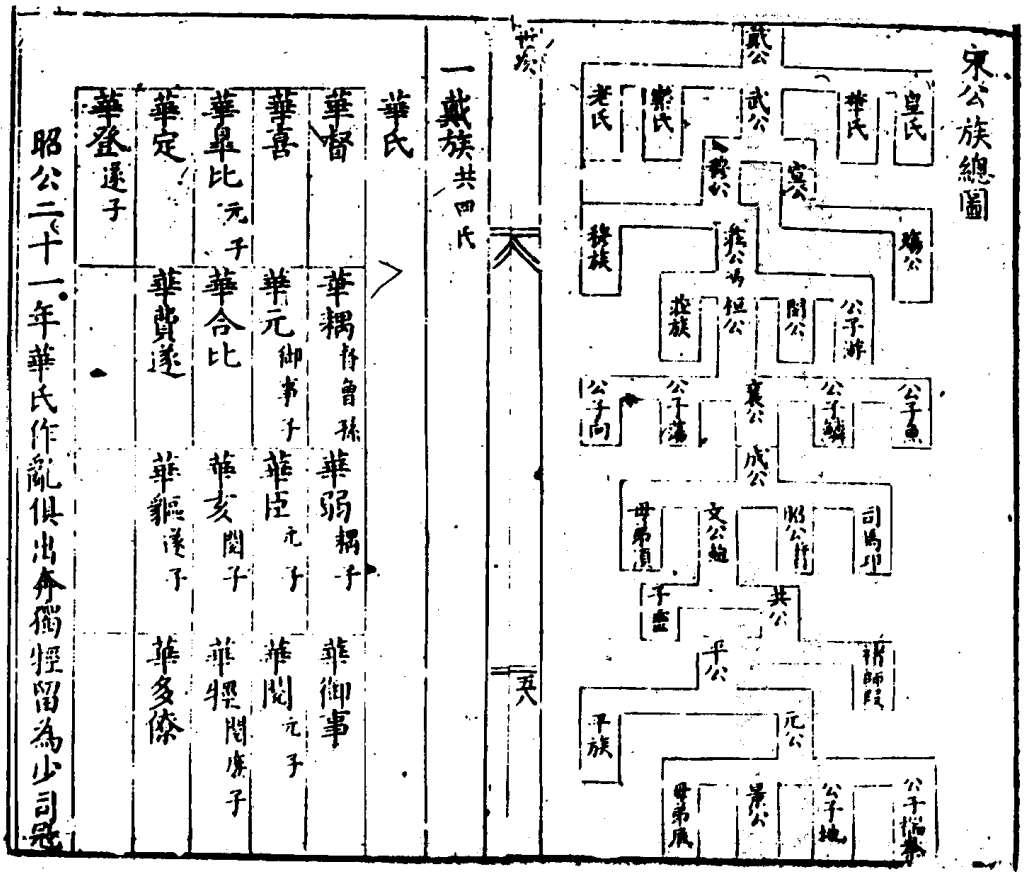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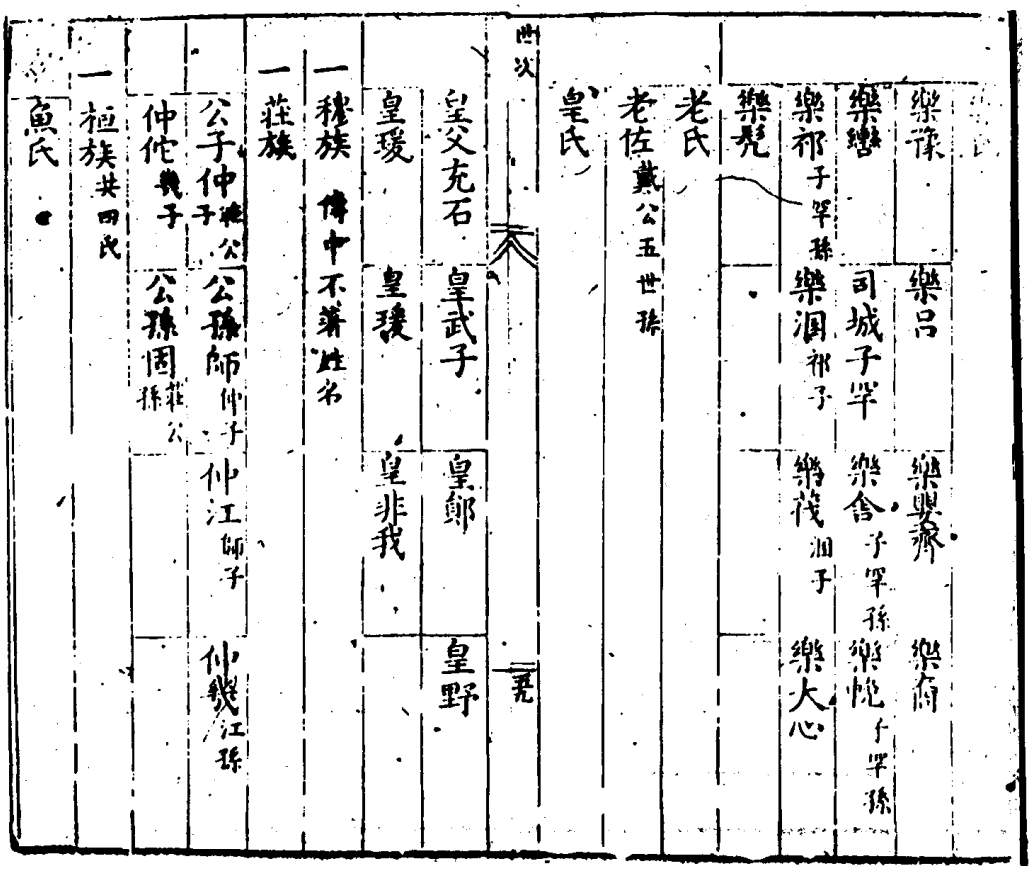


魯公族多賢大夫，如成季友定亂持危，國為再造，其子孫世間兩社，為公室輔，非幸也。若孟仲二氏，則罪人之苗裔耳，乃更與季氏遞執國柄，且復多賢子孫，此尚可故焉。夫成季之後，得平子桓子康子俱以逐君成名，慶父叔牙之後，得孟厭子孟莊子南宮敬叔子服景伯叔孫穆子叔孫昭子諸賢，俱以忠勤著績，此非事有不可知者。

又曰：人謂季文子忠哉，不信也。殺嫡立庶，逐其君母，是可忍乎？或曰：仲遂為之，嗚呼，當國者誰也？


孔氏世次
宋湣公
弗父何
宋父周
世子勝
正考父
孔父 金父
睿甫
防叔
伯夏
郰叔紇
仲尼
伯尼
展公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司空
宋公
湣公與叔
稽公
世次
孟僖子有言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 僖廿一年宋襄執其名滅及其大夫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然則孔氏世德不自仲尼始也謹圖而列之


宋公族總圖
戴公
武公
皇氏
華氏
老氏
蕭氏
宣公
湣公
發族
莊族
閔公
公子游
公子鮑
公子向
公子瀦
襄公
成公
文公
昭公作
司馬理
母弟鼠
子盛
共公
平公
平族
元公
景公
公子地
公子城事
一戴族共四氏
華氏
華督 督曾孫 華弱耦子 華御事
華喜 華元御事子 華臣元子 華閱元子
華皐比元子 華合比 華玄閱子 華驪閱庶子
華定 華費遂 華貙遂子 華多僚
華登遠子
昭公二十一年華氏作亂俱出奔獨驪留為少司寇


樂祿
樂呂
樂巒
司城子罕
樂祁子罕孫
樂涸祁子
樂舍子罕孫
樂茂洹子
樂大心
樂髡
老氏
老佐戴公五世孫
皇氏
皇父充石
皇武子
皇郵
皇野
皇瑗
皇瑗
皇非我
穆族傳中不著姓名
莊族
公子仲
公孫師仲子
仲江師子
仲幾江孫
仲佗戴子
公孫固莊公孫
一桓族共四氏
魚氏
公子魚
公孫友魚子
魚石魚府俱文子為華元所殺
鱗氏
公子鱗
鱗矔鱗孫
鱗朱矔孫為華元逐奔楚
蕩氏
公子蕩
公孫壽蕩子
蕩意諸壽子
蕩虺壽子
蕩山意諸子為華元所殺
向氏
公子向
向帶為華元逐奔楚
向為人元逐奔楚
向戌元立為左師
向寧戌子奔陳
向宜戌子
向鄭戌子
向巢
向魋
司馬牛
十一文族
子靈
靈不緩子靈之後
一共族
褚師段
石彄段之後
一平族
公子城平公子
公孫忌平公孫

公子地 作亂奔曹

母弟辰 作亂奔曹

公子褍秦

公孫周 秦子

得 公周子入繼景

宋在春秋十七公其犁(?)亡大抵皆公族也以故世多公族之禍督弑與夷鮑弑杵臼文之立也武繆之族作亂於曹平之嗣也魚蕩之族稱兵於楚元有華向之難景有平元之厄其禍忠幾與宋相終始云故圖而識之

鄭七穆世次

鄭穆公蘭 靈公夷

襄公堅 悼公費

成公睔 僖公髡頑 簡公嘉 定公寧

公子去疾 公孫輒 良霄 良止

公子嘉 公孫洩 孔張

七

公子偃 公孫蠆 游眅 游吉 游速

公孫楚

子豐 公孫段 豐施 豐卷

士子孔 子良

子印 公孫黑肱 印段 印癸

公子喜 公孫鉏 罕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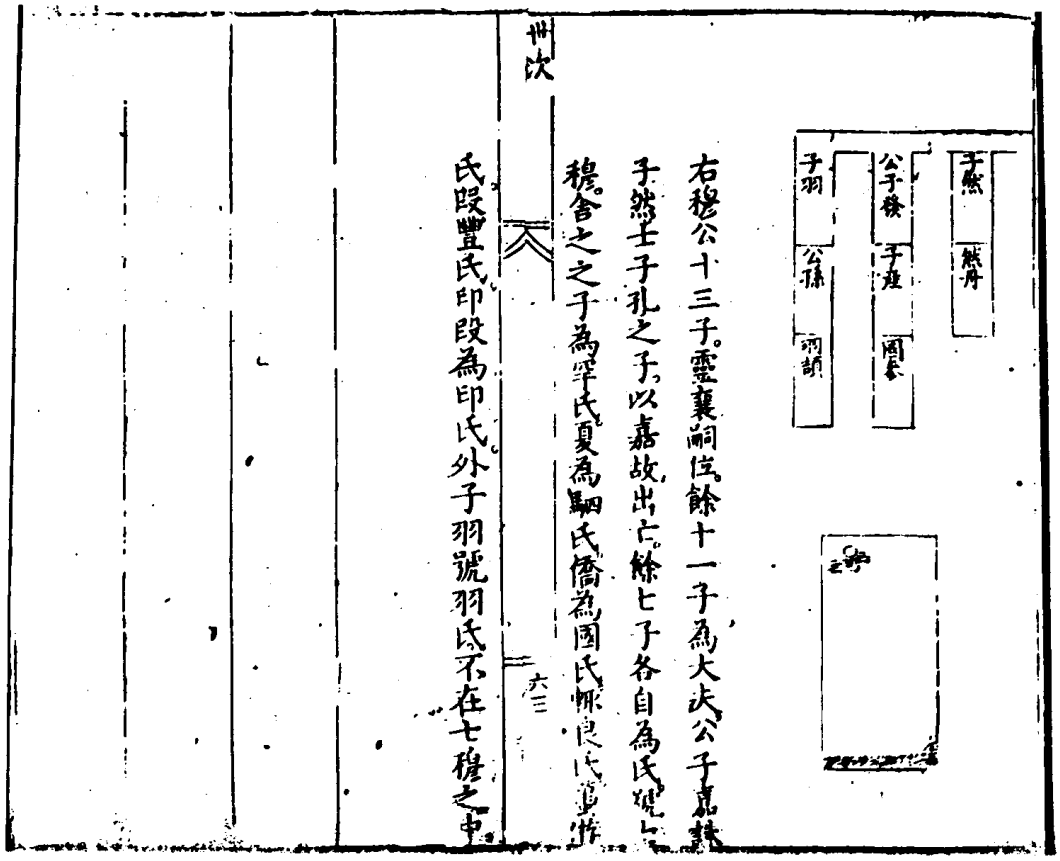
公孫舍之 罕虎 罕嬰齊 罕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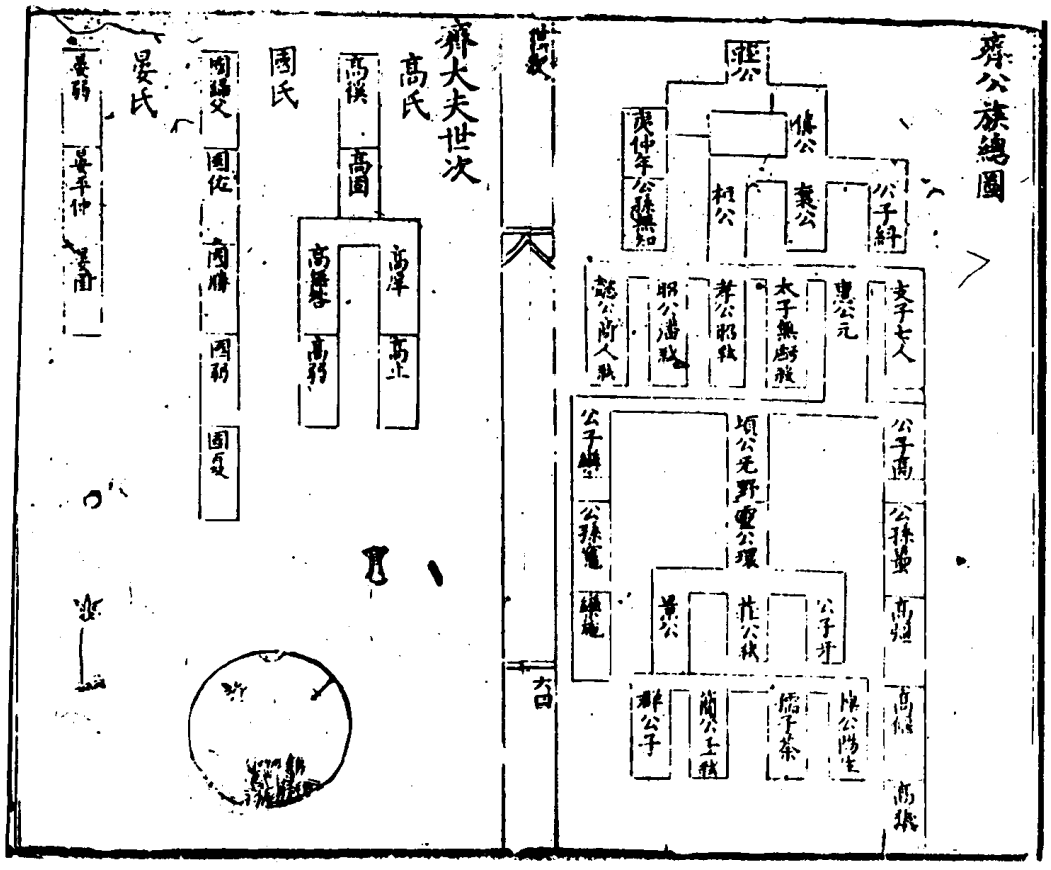
罕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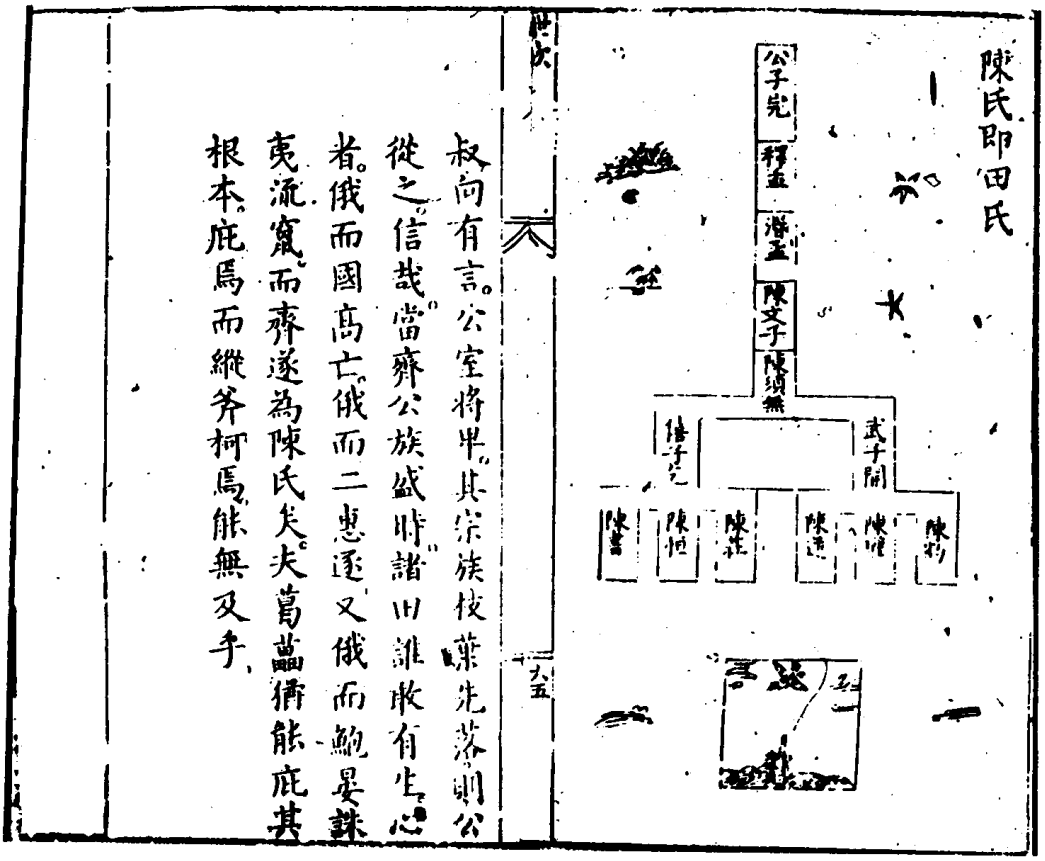
公子騑 公孫夏 駟乞 駟歂 駟弘

駟帶 駟偃 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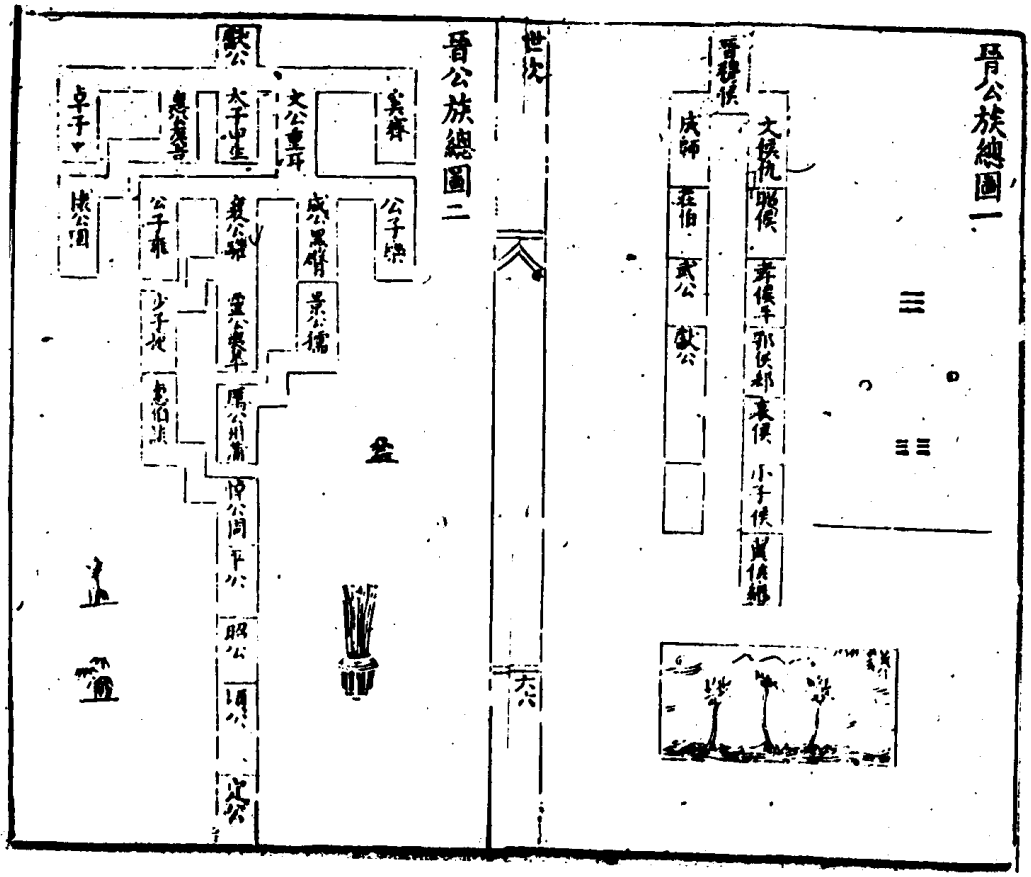
公孫黑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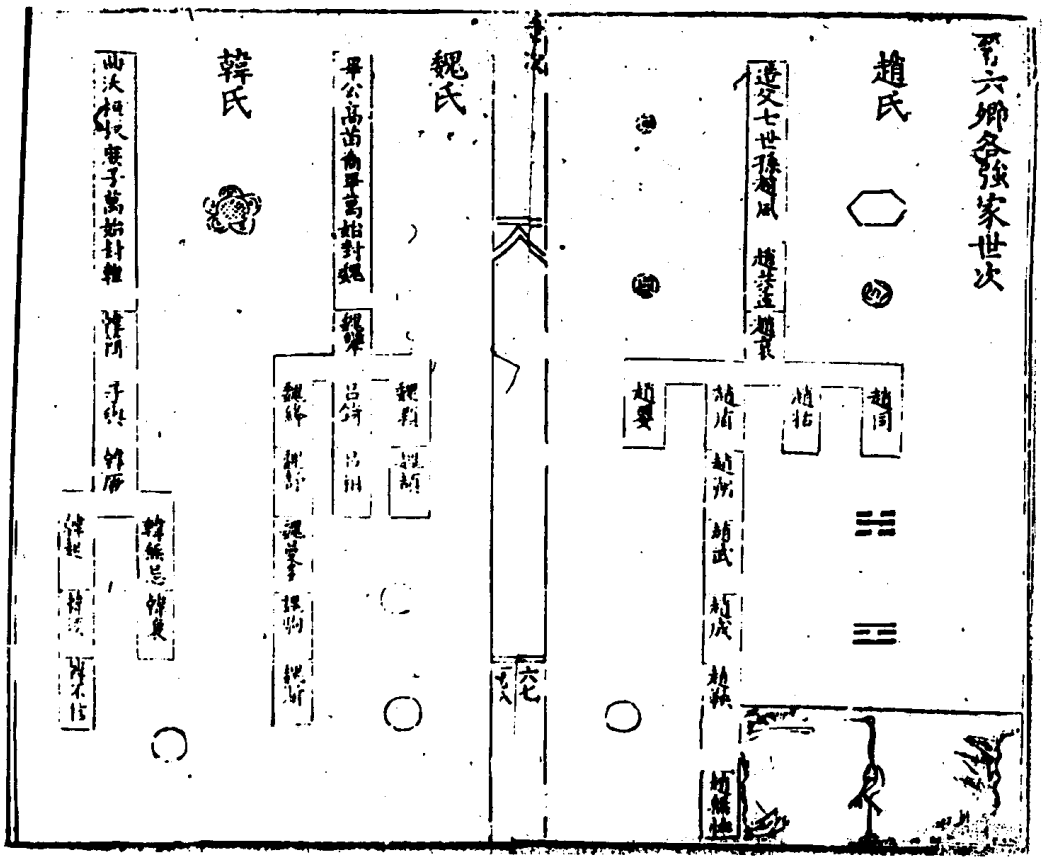

世次
子然
然丹
公子發
子雅
子羽
公孫
子雅
國氏
右穆公十三子。靈襄兩位。餘十一子為大夫。公子嘉
子然士子孔之子。以嘉故出亡。餘七子各自為氏。
穆。舍之子為罕氏。夏為駟氏。僑為國氏。喜為良氏。喜作
氏。段豐氏。印段為印氏。外子羽號羽氏。不在七穆之中。
六三


鄭公族總圖
世次
莊公
僖公
襄公
桓公
公子緤
子七人
公子嵩
公孫黑
高孫
高侯
高國
高祁
高張
子孔
子然
子羽
公孫
子雅
國氏
晏氏
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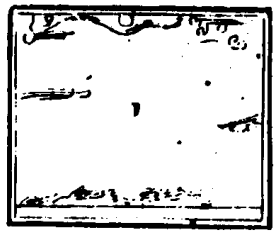


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信哉。當齊公族盛時。諸田誰敢有生心者。俄而國高亡。俄而二惠逐。又俄而鮑晏誅。夷流竄。而齊遂為陳氏矣。夫莒濫猶能庇其根本。庇焉而縱斧柯焉。能無及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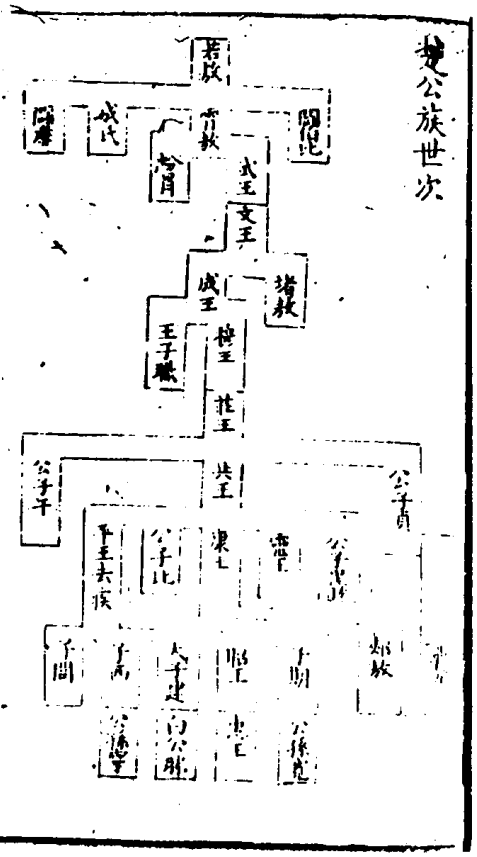

晉六卿各強家世次
趙氏
韓氏
魏氏
范氏
中行氏
知氏
郤氏
欒氏
六七
六八

羊舌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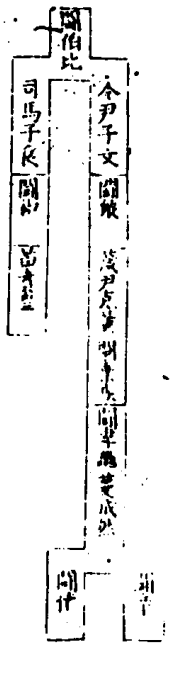


祁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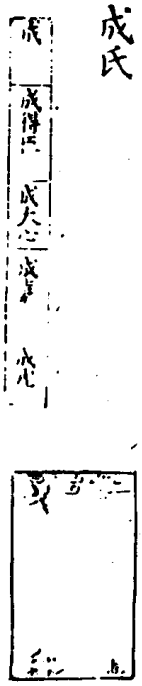
禮。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大夫一成。晉大夫連州跨郡。大者強過列國。戚後六卿更相吞噬。瓜分綿裂。以益其強。其土地幾與王國等矣。夫晉獻時。功如畢萬。有馬百乘止耳。至平昭之世。小如祁氏羊舌氏。子孫至各食數縣。執政大臣。且得裂地分茅。各樹私黨。而晉君寂若不聞。求無韓厥魏絳之禍。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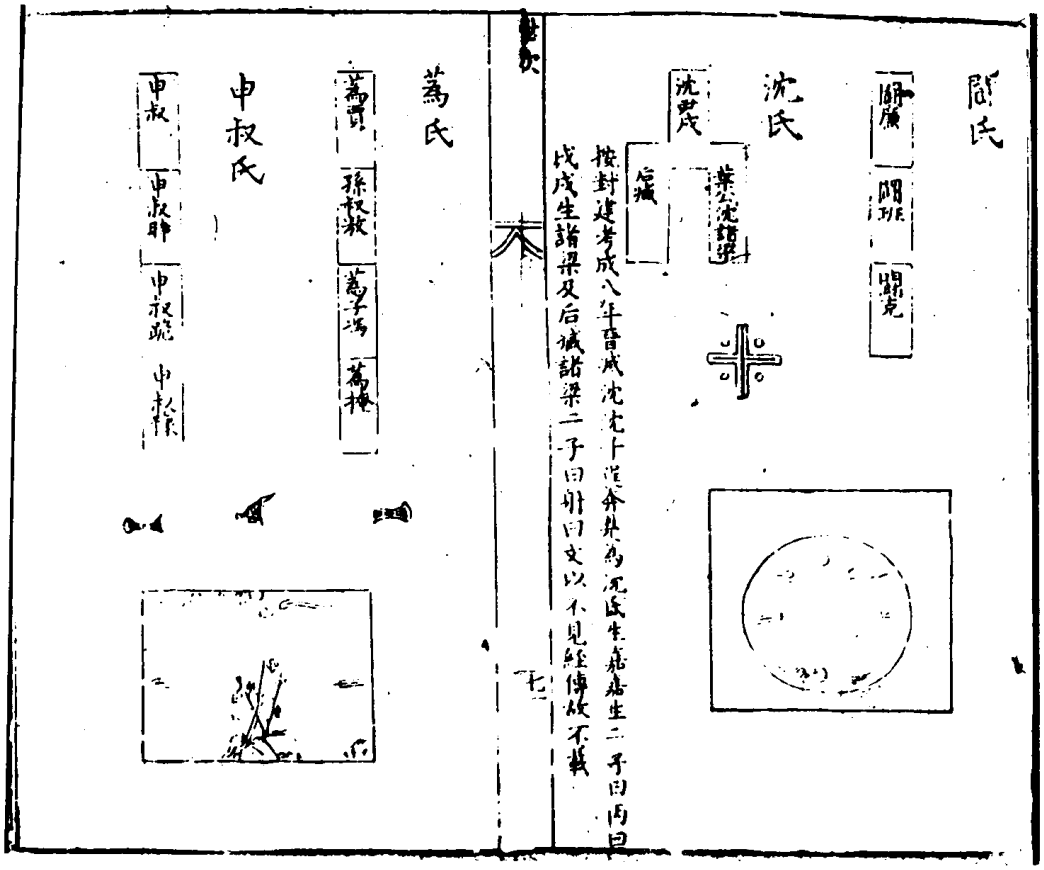


閻氏



成氏





閻氏

閻廣　閻班　閻嘉

沈氏

沈戎　后臧

葉公沈諸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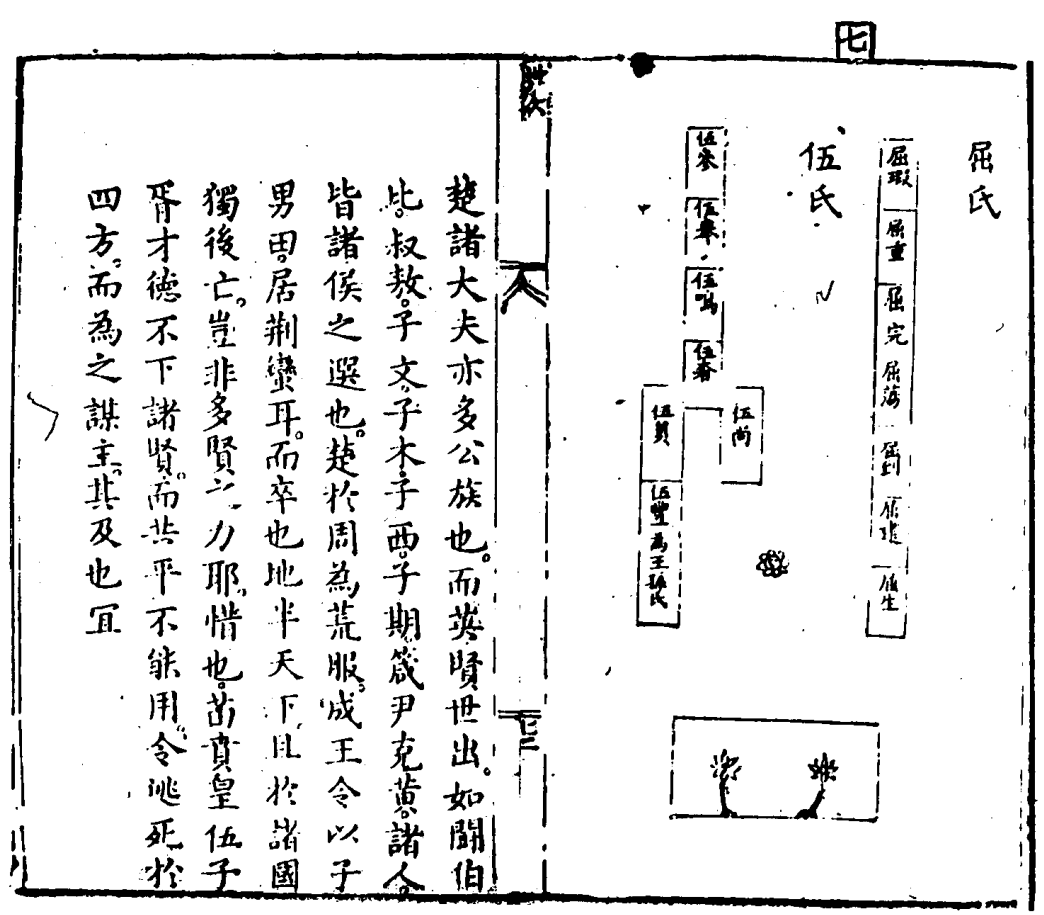
按封建考成八年晉滅沈沈子逞奔秦為沈氏生嘉嘉生二子曰丙曰戊戊生諸梁及后臧諸梁二子曰朋曰文以不見經傳故不載

蕩氏

蕩賈　孫叔敖　蕩子馮　蕩椒

申叔氏

申叔　申次跂　申叔跪　申叔儀



屈氏

屈瑕　屈重　屈完　屈荡　屈到　屈建　屈生

伍氏

伍參　伍舉　伍鳴　伍奢　伍尚　伍員　伍豐為王孫氏

楚諸大夫亦多公族也。而莫賢世出。如鬬伯比。叔敖。子文。子木。子西。子期。箴尹克黃。諸人皆諸侯之選也。楚於周為荒服。成王令以子男田。居荊蠻耳。而卒也地半天下。且於諸國獨後亡。豈非多賢之力耶。惜也。苟貴皇伍子胥才德不下諸賢。而共平不能用。令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其及也宜

一圖引

教清江先生有言作史者主於紀事辭簡事覆便為良史如左氏變易姓名以為古正不必爾也余小子然其說凡列國大夫名姓多改從經其別名總類於後

圖例

一天子高一字其畿內諸侯下一字附見於天子之後列國同畿內諸侯其大夫又下一字附見於本國君之後

一諸傳旁引者俱附錄傳中不載者不具

一世次圖未盡者併附見

名號

周

平王 幽王嫡子名宜臼始東遷

攜王 幽王庶子名伯服

桓王 平王孫名林伐鄭敗于繻葛王命始不行於天下

莊王 桓王子名佗

僖王 莊王子名胡齊

惠王 僖王子名閬嬖少子叔帶將絕太子鄭而立之齊桓公盟首止以寧之

襄王 惠王世子名鄭以叔帶之難出居于鄭晉文公定之

王、亲生子名壬臣

匡王 頃王子名班

定王 匡王弟名瑜楚莊王來問鼎

簡王 定王子名夷

靈王 簡王子名泄心生而有髮又稱髮王生太子晉早夭世稱仙去者是也

景王 靈王子名貴生悼王敬王又王子朝

悼王 景王子名王子猛又稱王猛

敬王 景王子名丐王子猛母弟

西王 景王庶子名王子朝時號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

畿內諸侯

周公 公旦長子伯禽封魯次子留輔王室世食采于周元公周公旦

周桓公 周公黑肩

宰周公 宰孔

周公 周公忌父

宰周公 周公

指稱本合宰孔周公問為一人非也左氏僖公九年夏宰孔會諸侯于葵丘十年夏周公忌父會齊隰朋立晉侯二十四年頹叔桃子奉以奔周二十五年周公閱帥師納王于鄭文公四年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然則宰孔之後為忌父忌父之後為閱其為一人明甚第葵丘之會雖書宰周公而閱之時會經亦書宰周公通說雖為一耳當不思閱之世書宰周公猶辭晉侯也

召公奭長子封燕次子留輔卓師世號召公繼其
召康公 召公虎 召穆公 召公虎 相宣王
召伯虎 莊廿七年賜齊桓命 召武公 僖十二年賜晉惠命
召昭公 文五年來會葬 召桓公 宣六年逆后
召戴公 宣十五年爭收 召襄 繼戴公
召莊公 召伯奐 附王子朝 召簡公 召伯盈 附子朝

尹氏

尹吉甫 吉甫 尹武公 成十一伐鄭
尹言多 襄三十一年救侯夫 尹文公 昭廿三年立子朝

名號 三

原氏

原莊公 莊十八逆后 原仲 僖廿四為狄獲
原伯貫 僖廿五遷于冀 原襄公 二傳十會
原伯紇 卅二奔部 公子跪 尋繼紇
原伯魯 伯魯子 原仲魯之子 名無考 附子朝見殺
原壽過 定元城成周

內史氏

內史過 內史興 叔興父
內史叔服

祭氏 周公第六子封國
祭伯 隱元年來朝 祭公 桓八年逆后
祭叔 莊廿三來聘

樊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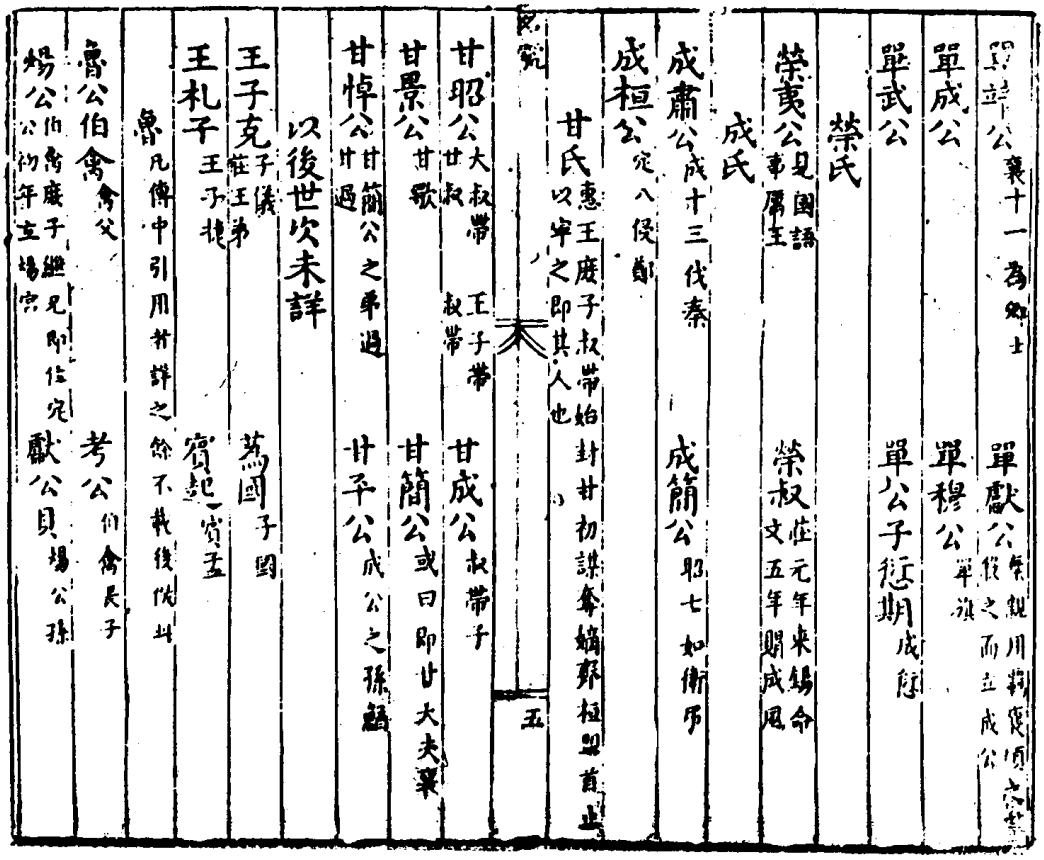
樊仲山 仲山父 山甫 樊仲皮 樊皮
樊頃子 樊舜

毛氏 姬姓文王之後成王時前有毛公同太保奭受顧命者即其先也
毛伯衛 經書毛伯 毛伯過
毛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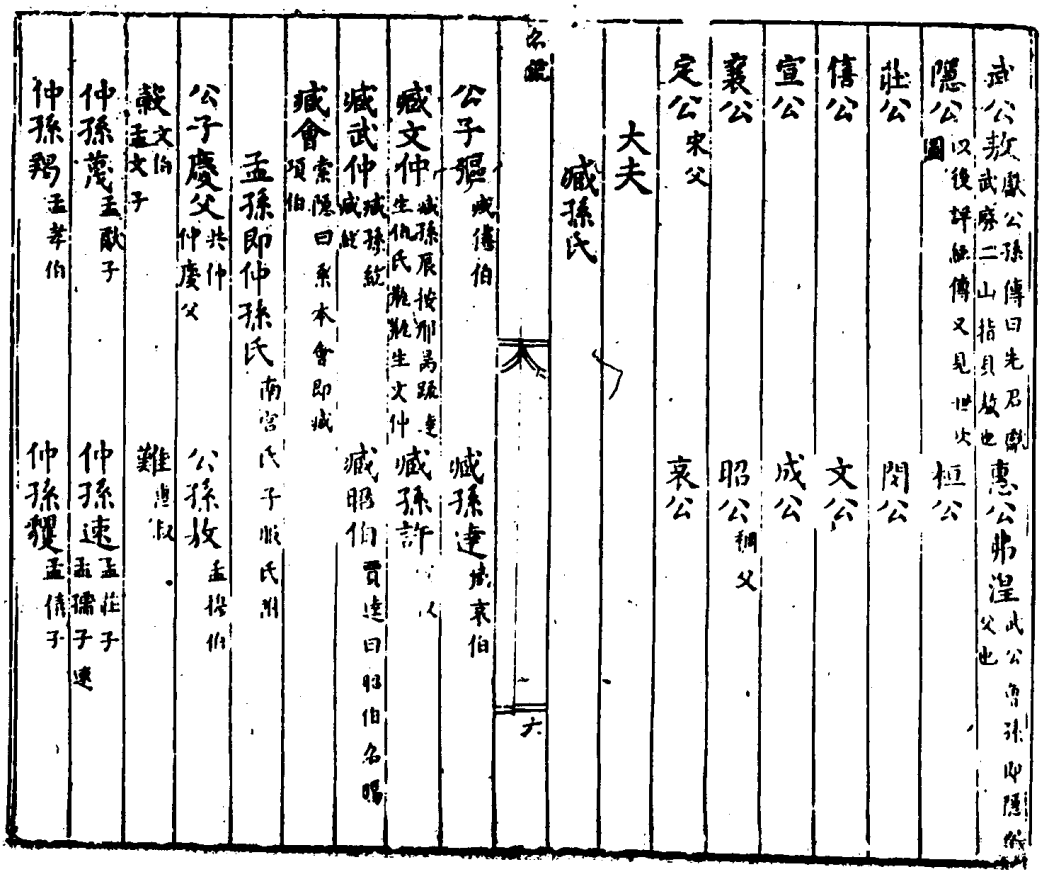
名號 四

王叔氏 世次有圖
王子虎 王叔文公 太宰文公 王叔簡公 王叔陳生
王叔桓公

劉氏 襄王季子始封劉世次有圖
王季子 劉康公 劉夏 劉定公
劉子摯 劉獻公 劉摯 劉卷 劉文公 劉伏 劉貪 伯貪
單氏 拾卦逸考成王時幼子誦下單為周佐統自魯文以前世係伯後供補單子
單伯 莊元逆王姬 單伯 文十四為齊執
單襄公 單朝 單頃公 見國語 朝之子



單襄公襄十一為卿士　單獻公策視川靳復頃之封　單穆公單旗　單公子定期成愆
單成公　單武公
榮氏
榮夷公見國語晉厲王　榮叔莊元年來錫命文五年賜成風
成氏
成肅公成十三伐秦　成簡公昭七如衛邛
成桓公定八使酖
甘氏惠王庶子叔帶始封甘初謀奪嫡鄭桓公首此以字之即其人也
甘昭公甘大叔帶　叔帶王子帶　甘成公叔帶子
甘景公甘歜　甘簡公或曰即甘大夫粟
甘悼公甘簡公之孫過　甘平公成公之孫鮹
以後世次未詳
王子克子儀莊王弟　焉國子圉
王札子王子札　賓起賓孟
魯凡傳中引用前辭之餘不載後世此
魯公伯禽禽父　考公伯禽長子
煬公伯禽庶子繼兄即位宅獻公貝煬公孫
武公敖獻公孫傳曰先君獻武廢二山指貝敖也　惠公弗湟武公曾孫即隱公
隱公以後評無傳又見世次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稱父
定公宋父　哀公



大夫
臧孫氏
公子彄臧僖伯　臧孫達臧哀伯
臧文仲臧孫辰按加禹踐連生仍氏瀸滅生文仲臧孫許　臧孫紇
臧武仲臧孫紇　臧昭伯賈達曰昭伯名暐
臧會索隱曰系本會即臧
孟孫即仲孫氏南宮氏子服氏附
公子慶父共仲慶父　公孫敖孟穆伯
穀文伯孟文子　難惠叔
仲孫蔑孟獻子　仲孫速孟莊子孟孺子速
仲孫羯孟孝伯　仲孫玃孟僖子

仲孫何忌 孟懿子 仲孫彘 孟孝伯

南宮适 南宮敬叔 南宮縚 仲孫閱 南容

子服它 孟孫它 子服椒 子服惠伯 子服昭伯 孟皮

子服回 子服昭伯 子服景伯 子服何

叔孫氏 叔仲氏附

公子牙 叔牙 僖叔

叔孫得臣 莊叔

叔孫豹 穆子

叔孫不敢 成子

叔孫舒 文子

叔孫輒 子張

叔孫彭生 昭孫惠伯 叔仲惠伯

叔仲小 叔仲穀子

公子友 季友 成季

季孫宿 季武子

悼子紇 季悼子

季孫斯 季桓子

公若藐 公若

叔孫豹 子叔孫 公孫嬰齊 子叔嬰齊 公孫敖 子叔孫 叔孫婼 子叔孫 叔孫得臣 莊叔 叔孫僑如 宣伯 叔孫州仇 叔孫武叔 叔孫舒 文子 叔孫輒 子張 叔孫彭生 昭孫惠伯 叔仲惠伯 叔仲小 叔仲穀子 叔仲帶 叔仲昭子 叔仲昭伯 叔仲子

名族

季孫若 季公若

公父文伯 公父歜 季桓子 肥父昆弟 季治 公治

叔氏 即子叔氏 世次有圖

叔肸 公孫嬰齊 子叔嬰齊 子叔聲伯

叔老 子叔齊子 叔弓 子叔敬子

叔輒 伯張

東門氏 居東門因以為氏 世次有圖

公子遂 東門襄仲 襄仲 公孫歸父 子家

孔氏 世次有圖

孔父 孔父嘉

孔子 尼父

鄹叔紇 鄹人紇 叔梁紇

展氏 孝公之後

公子展 展伯

展喜 乙喜

子家氏 案陰曰仲孫氏之族

子家羈 子家羈 子家

郈氏 案陰曰魯孝公之後

郈惠伯

季寤 季孫寤 子言

郈成子 襄廿七聘于晉 郈昭伯 魯隱四名

孔子弟子

子貢子賜 端木賜

琴張 琴牢 子開

冉有 冉求 子有

高柴 子羔 季高

仲由 子路 季路

樊遲 須

以後未詳世次

公子肸 羽父 子駒

賈伯 賈辛父

公子益師 衆父

鍼季 鍼巫氏

公子奚斯 公子魚

公子買子叢

閔馬父 閔子馬

孟之反 孟之側 子反

公子慭 子仲

榮駕鵝 榮成伯

公為 公叔務人 孫人 公叔禺人 昭公子 厚成叔孫

公山不狃 公山弗擾

公孫宿 公孫成

洩冶子 野洩

苫越 苫成

陽虎 陽貨

顏羽 子羽

公欽處父 公欽陽

公孫有山氏 公孫有陘氏

齊 其先伯夷佐禹平水土有功陽紇齊氏曰呂齊 祖也至呂望始計齊

太公望 呂尚 姜子牙

丁公呂伋 太公子

哀公不辰 以曾孫紀侯諡之 僖公稘父 東公九世孫

襄公諸兒 以後世次有闕

齊無知 公孫無知 仲孫

公子糾 子糾

桓公小白

無虧 武孟

孝公昭

昭公潘 齊潘

懿公商人

惠公元

頃公無野

靈公環 齊環

莊公光

景公杵臼

安孺子荼

悼公陽生

簡公壬

大夫

鮑氏

鮑叔牙 東郭牙 鮑莊 鮑叔牙諡

鮑國 鮑文子 鮑牧 國之孫

管氏

管仲 管夷吾 管敬仲

管修 計謀多仲耳孫備通為淵大夫死白公難

國氏 世次有闕

國歸父 國莊子　國佐 國武子 實相人

國弱 國景子　國夏 國惠子

國書 國哀子

高氏 世次有闕

高傒 高子敬仲　高固 高宣子

高厚 高無咎　高止 高子容

高氏 惠公之孫非高傒後 世次有闕

公孫蠆 高子尾　高彊 子良子

公孫竈 樂子雅　欒施 子旗

欒氏 世次有闕

高偃　高張 高昭子

名號　十一

陳氏即田氏 世次有闕

陳公子完 敬仲　陳文子 須無

陳無宇 桓子　陳開 武子 張

陳乞 僖子　陳恒 成子

孫書 子占　陳逆 子行

陳瓘 子屯

晏氏 世次有闕

晏弱 晏桓子　晏嬰 晏平仲

慶氏

慶克 慶封父　慶封 慶季子 求

慶舍 子之封之子　慶開 子息封之族

慶繩 慶舍封之族

頃公子孫

公子固 子成　公子鉏 子工

公孫青 子石　公孫捷 子斗捷 子車

名號　十二

以後世次未詳

易牙 雍巫　豎刁 寺人刁 豎初 寺人貂

析歸父 析文子　崔杼 崔武子

北郭佐 北郭子車　公孫明 子明 北郭人之客

華周 華還 華舟

梁丘據 子猶　弦施 任名

公子鉏 南郭且于　閭止 子我

宗樓 宗子陽　東郭賈 太陰子方

頹庚 頹涿聚　王姬 共姬 桓夫人

子叔姬（昭公夫人）　長衛姬（齊桓夫人）

棠姜（東郭姜）

晉成王封弟叔虞于唐生子燮改唐爲晉入傳至穆侯以下世次別有圖

穆侯費　文侯仇

昭侯伯（始封叔父成師于曲沃爲成師祖）　孝侯平（爲曲沃莊伯所弒）

成師（曲沃桓叔）　曲沃莊伯（名鱓）

名號　十三

郤侯郤　哀侯光（爲曲沃武公所弒）

翼小子侯（爲武公所滅）　翼侯緡（爲武公所滅）

曲沃武公（名稱代晉爲晉武公）　獻公詭諸

世子申生（共太子共君）　共子　奚齊

卓子（公子卓）

惠公夷吾　懷公子圉

文公重耳　襄公驩

靈公夷皐　成公黑臀

景公獳　厲公州蒲

悼公周（周子晉子）　孫周

昭公夷　平公彪

頃公去疾

定公午

大夫

韓氏（世次有圖）

韓簡（定伯）　韓武子（子輿）

韓厥（獻子）　韓無忌（公族穆子）

韓起（宣子）　韓不信（伯音簡子）

趙氏（世次有圖）

趙衰（子餘　孟子餘　原季　趙成子）　趙同（臣同　臣叔）

趙括（屏侯　屏季）　趙嬰（趙嬰齊　嬰齊）

趙盾（趙宣子　宣孟）　趙朔（趙莊子）

名號　十四

趙武（趙文子）　趙成（景子）

趙鞅（志父　簡子）　趙無恤（襄子　趙孟）

趙午（邯鄲午）

魏氏（世次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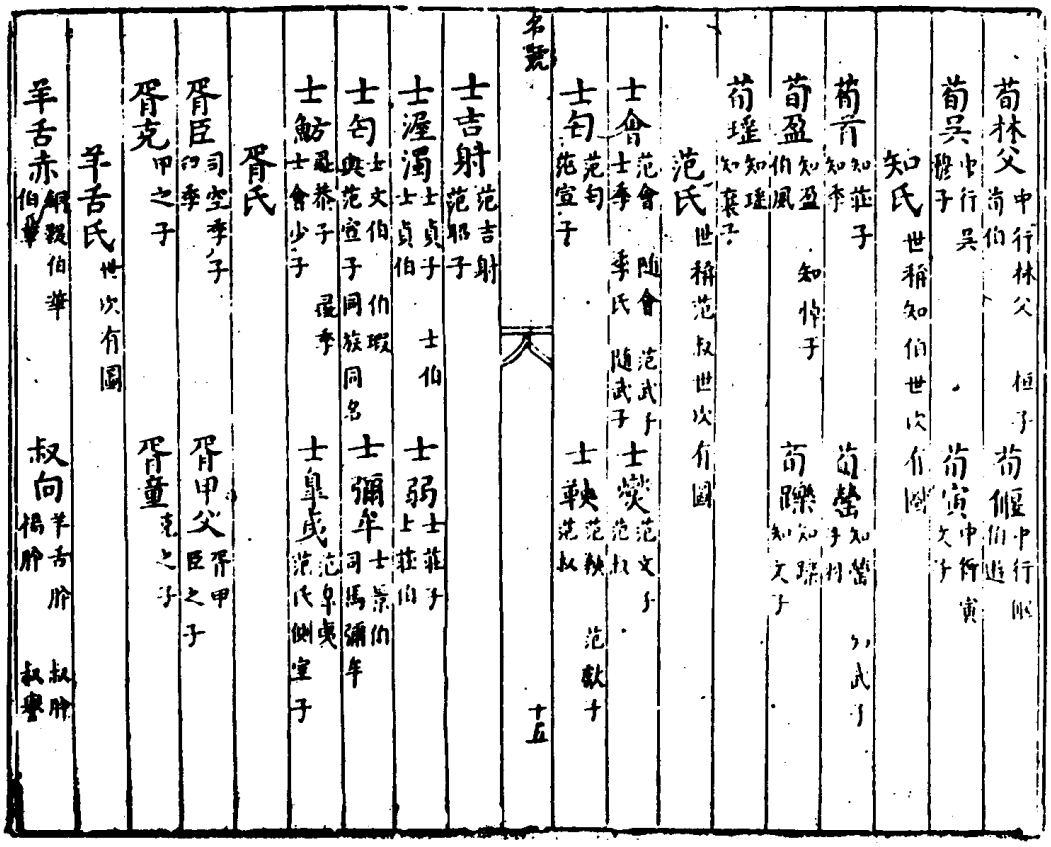
魏犨（魏武子）　魏錡（公鉏　厨武子）

魏相（吕相）　魏絳（絳莊子）

魏頡（令狐文子）　○魏顆

魏舒（魏獻子）　魏曼多（魏襄子）

中行氏（世稱中行伯有世次圖）


荀林父 中行林父 桓子 荀偃 中行偃 荀吳 中行吳 穆子 荀寅 中行寅 文子
知氏 世稱知伯世次有圖
荀首 知莊子 荀盈 知盈 知伯 荀躒 知悼子 荀瑤 知瑤 知襄子
范氏 世稱范叔世次有圖
士會 范會 隨會 范武子 士燮 范文子 士季 季氏 隨武子
士匄 范匄 士鞅 范鞅 范獻子
士吉射 范吉射 范昭子
士渥濁 士貞子 士伯 士弱 士莊子 士貞伯
士匄 士文伯 伯瑕 與范宣子同族同名 士彌牟 士景伯 司馬彌牟
士鮒 士會少子 士皇戌 范皇夷 范氏側室子
晉氏
晉臣 司空季子 晉甲父 晉甲 臣之子
晉克 甲之子 晉童 克之子
羊舌氏 世次有圖
羊舌赤 銅鞮伯華 叔向 羊舌肸 叔肸 叔譽
羊舌虎 叔虎 羊舌鮒 叔鮒 知魚
楊食我 楊石 伯石
先氏
先軫 原軫 先且居 霍伯 軫之子
先克 且居子 先蔑 士伯
先都 先穀 原穀 彘季 彘子
欒氏 世次有圖
欒成 欒共叔 欒共子 欒枝 貞子
欒書 武子 欒黶 桓子
欒盈 懷子 欒糾 弁糾
十六
狐氏
狐突 伯行 文公外祖 狐毛 突長
狐偃 舅犯 子犯 狐射姑 賈季 偃次子
狐鞫居 續鞫居 續簡伯
郤氏 世次有圖
郤豹 郤叔虎 郤芮 冀芮 子公
郤缺 冀缺 郤成子 郤克 郤獻子 駒伯
郤錡 駒伯 郤犨 苦成叔 苦成

鄧至 溫季子
鄧毅 出毅至之子
屈氏
申公巫臣 屈巫子靈
屈狐庸 那伯巫臣子 那侯
女氏
女叔齊 女叔侯叔齊司馬侯
女寬 女叔寬
女叔游
藉氏
藉靡 孫伯黶
藉偃 伸公上軍司馬
藉談 聘父 藉靡九世孫
藉秦
以後世次未詳
呂甥 呂飴甥 呂甥子金
介推 介之推
寺人披 寺人勃鞮
陽處父 太傅陽子
箕鄭父 箕鄭
王鄭父 千鄭
詹嘉 瑕嘉
解張 張侯
師曠 子野
鞏朔 莊伯
張趯 王良 御張趯 子哲
史墨 蔡史墨
竇叔向 竇叔向
屠洌 杜蕢
樂王鮒 樂桓子

頭須 里克頭須
懷嬴 先婁懷公之後 懷公改曰懷嬴
趙莊姬 孟姬 趙朔妻
楚
黎 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之明 祝融 黎之後為周文武師 熊繹為熊曹孫始封
若敖 熊繹十二世孫 以下自世次闕
鈐冒
文王熊貲
武王熊通
堵敖 為弟熊惲弒
成王熊惲 又名頵
穆王商臣
莊王旅
共王審
康王昭
郟敖熊麇 為共王子虔弒
靈王虔 王子圍 令尹圍 後虔
王子比 右尹子干
公子黑肱 子晳 宮廄尹
平王棄疾 又名熊居
昭王壬 又名軫
惠王章
大夫
闉氏 世次存闕

鬬伯比　令尹子文鬬穀於菟

鬬般子揚　鬬椒子越椒　伯棼

箴尹克黃鬬生　郤尹夔成然令尹子燮郤成然

鬬辛鄖公辛　鬬廉鬬射師

申公鬬班　申公鬬克子儀

鬬宜申司馬子西以後世次未詳　鬬勃令尹子上子上

成氏世次有闕

成得臣子玉　成大心大孫伯

成嘉子北　成熊成虎

蕩氏即蘧氏又即孫氏按類編蘧章食采于蕩改以蕩為氏孫叔敖始祖也詳月之後

蘧章　蕩賈伯嚭孫叔

孫叔敖蕩艾獵　蕩叔　蕩子馮蘧丁馮

蕩掩蘧艾　蕩吕臣蕩吕臣敖伯以後世次未詳

蘧固鍼尹固　蘧罷子漢

蘧啓疆蕩啓疆

屈氏世次有闕

屈瑕為莫敖之官　屈重

屈完　屈蕩

屈到子夕　屈建子木

屈禦寇息公子逸

申叔氏世次有闕

申叔申公叔侯　申叔時

申叔跪　申叔豫申叔大子

申叔展

申氏

申舟文之無畏子舟　申犀

申無宇芋尹無宇　申亥

申包胥申胥

伍氏世次有闕

伍舉伯嚭　伍鳴伯嚭

伍奢連尹奢　伍尚棠君尚　伍員子胥申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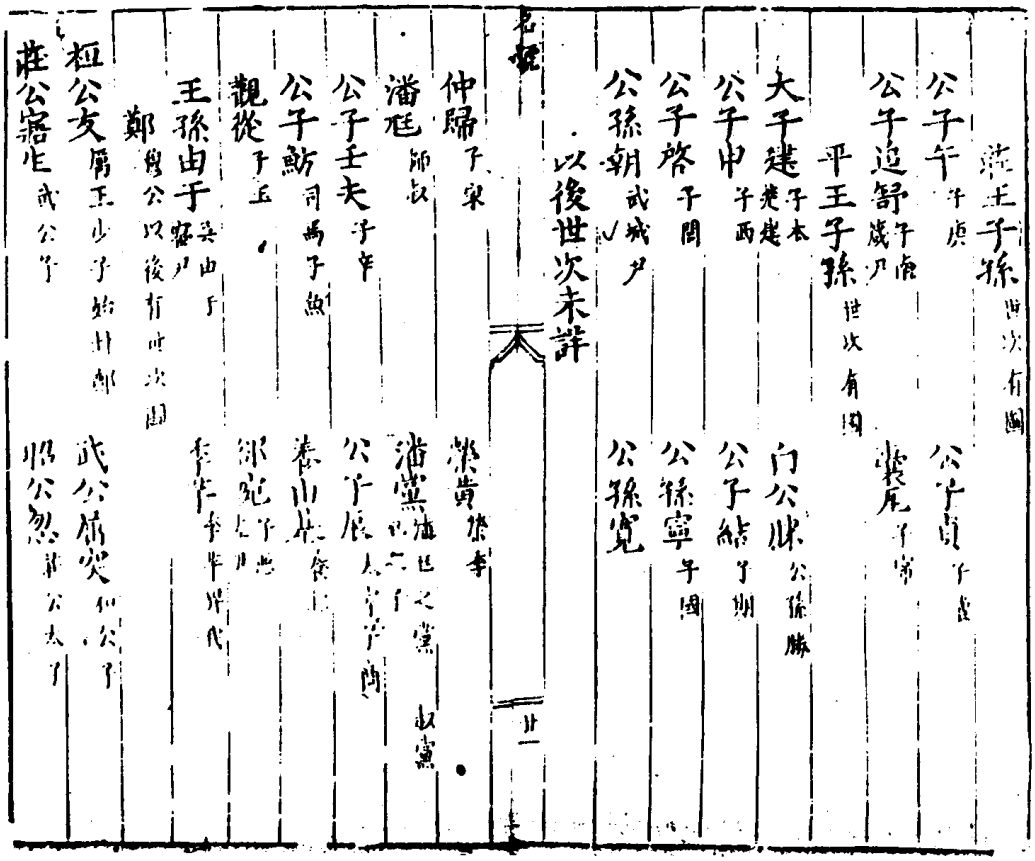
尤氏世次有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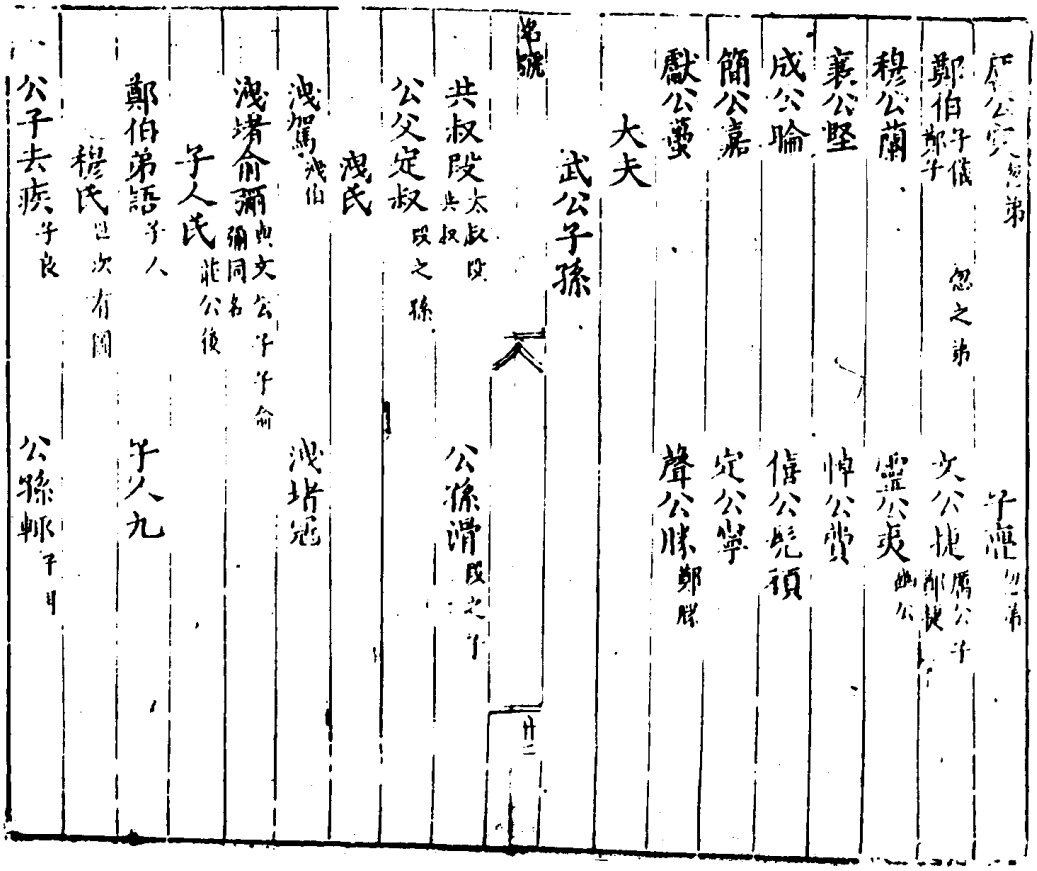
沈尹戌令尹馬伐　葉公子高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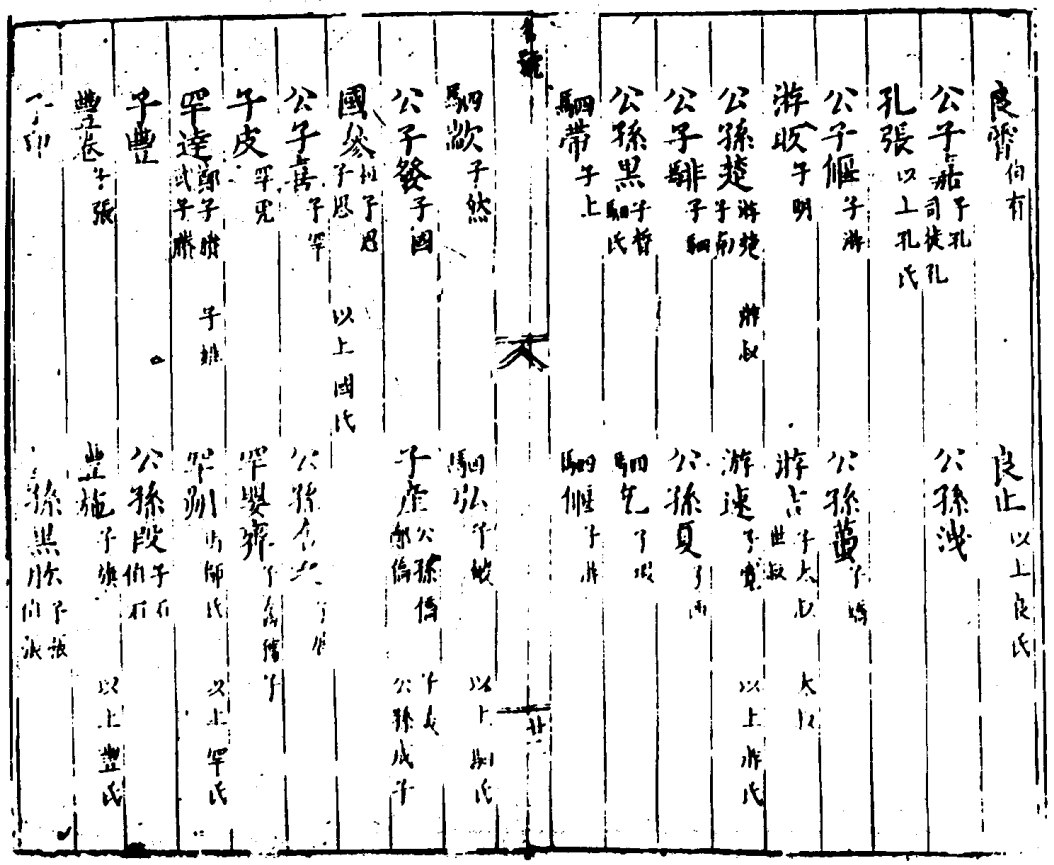
穆王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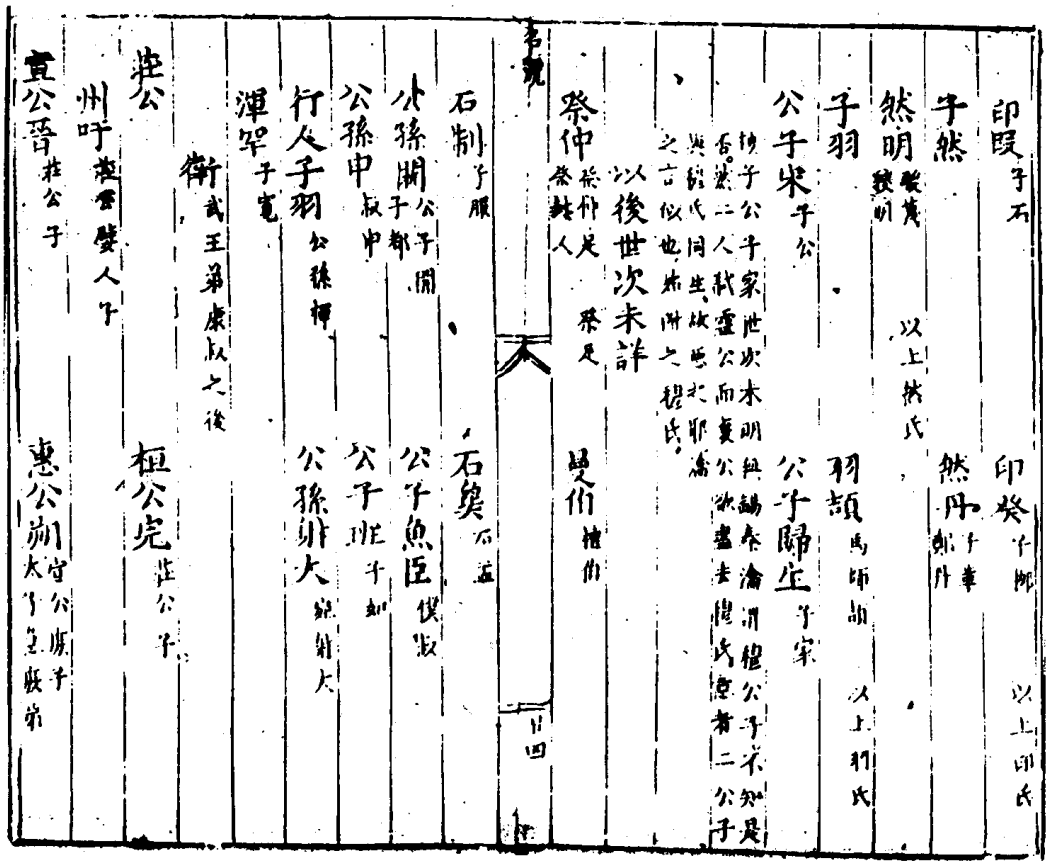
公子嬰齊子重　公子側子臧大司馬側

陽匄令尹子囊匄不書族　陽令終中城令之子


莊王子孫 世次有圖
公子午 子庚
公子追舒 子南 戴氏 子家
平王子孫 世次有圖
大子建 子本 楚建
公子申 子西
公子啓 子閒
公孫朝 或稱尸 以後世次未詳
公孫寬
名號
仲歸 子家
潘尪 師叔
公子壬夫 子辛
公子欵 司馬子魚
觀從 子玉
王孫由于 出由于 奔晉
鄭 穆公以後有世次圖
桓公友 厲王少子始封鄭
武公 掘突 仲公子
莊公寤生 武公子
黃棘李
浦黨 伯二子 叔黨
公子辰 大宰子周
春山 食邑
邵宛 子西
李 李平異代
廿一


厲公突 文弟
鄭伯 子儀 忽之弟
穆公蘭
襄公堅
成公瑕
簡公嘉
獻公蠆
大夫
武公子孫
名號
共叔段 太叔段 共叔
公父定叔 段之孫
洩氏
洩駕 戎伯
洩堵寇
洩堵俞彌 曲文公子子俞 彌同名
子人氏 莊公後
鄭伯弟語子人
穆氏 世次有圖
子人九
公子去疾 子良
公孫輒 子耳
子滑 段之子
子瑕 文公捷 厲公子 鄭捷
靈公夷 幽公
悼公費
僖公蛻 頃
定公寧
聲公勝 鄭勝
子滑 文弟
廿二


良霄伯有　良止　以上良氏
公子晳子孔司徒孔　公孫洩
孔張　以上孔氏
公子偃子游　公孫蠆子嗇
游眅子明　游古子大叔　太叔
公孫楚游氏　游速子蠆　以上游氏
公子騅子駟　公孫夏子西
公孫黑子晳駟氏　駟弘子般　以上駟氏
駟帶子上　駟偃子耳
駟歂子然
公子發子國　子產公孫僑子良　公孫成子
國參　以上國氏
公子喜子罕　公孫舍之子伯
罕達　子駟子駟　子雅
罕虎子皮　罕朔馬師氏　以上罕氏
罕婴齊子喜侈子
公孫段子石　公孫段伯石
子豐　豐施子旗　以上豐氏
豐卷子張
孫黑眎子張　孫印子泉


印段子石　印癸子柳　以上印氏
子然　然丹子華　然明　以上然氏
子羽　羽頡馬師頡　以上羽氏
公子宋子公　公子歸生子家
子公子家世次未明與鍼奉滑釐公子來知是否兩人弒靈公而襄公欲盡去懷氏遂者二公子與鍼氏同生故懷之耳氏之亡似也而附之懷氏
以後世次未詳
祭仲　祭仲足　祭足
祭伯　祭封人
石制子服　石奠石盂
公孫閼公子閼　公子魚臣僕寺
公孫中叔中　公子班子如
行人子羽　公孫揮　公孫非人　行人
渾罕子寬
衛武王弟康叔之後
莊公　桓公完　莊公子
州吁莊公嬖人子
晉公晉莊公子　惠公朔獻公次子　太子申生弟

黔牟 宣公子急子母弟

懿公赤 惠公子
戴公申 公子頑之子急子嫡孫

文公燬 公子頑之子
成公鄭 文公子

衛子叔武 衛武 夷叔成公弟
公子瑕 子適成公弟

穆公速 成公子
定公臧 穆公子

獻公衎 定公子

殤公剽 公孫剽定公弟黑背之子

襄公惡 獻公子
靈公元 襄公子

莊公蒯聵 靈公子
出公輒 莊公子

悼公黚 靈公子

大夫

宣公子

急子 太子伋
壽子 壽

公子頑 昭伯 文公之父

石氏

石碏 石氏
石駘仲 見檀弓

石祁子 駘仲之子
石稷 成子 碏四世孫

石買 共子
石惡 悼子

九

石圃 惡之從子
石曼姑

甯氏

甯速 莊子
甯俞 武子

甯殖 惠子
甯喜 悼子

孫氏

孫良夫 桓子
孫林父 文子 良夫之子

孫襄 伯國 林父之子

孔氏

孔達 莊叔
孔烝鉏 成子 孔達之孫

羈 烝鉏之子
孔圉 孔文子 羈之孫

孔悝 孔叔 圉之子

子叔氏

衛侯之弟黑背 子叔
公孫剽 後立為殤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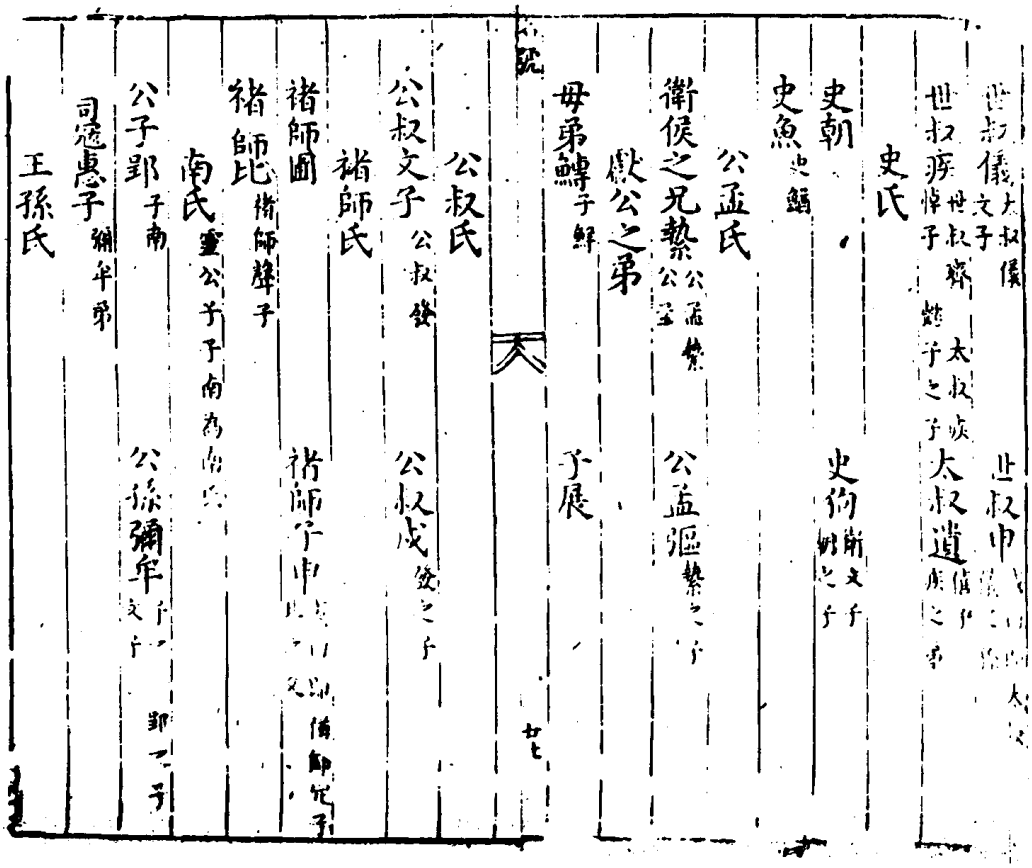
北宮氏

析朱鉏 成子 黑背孫

北宮括 懿子
北宮佗 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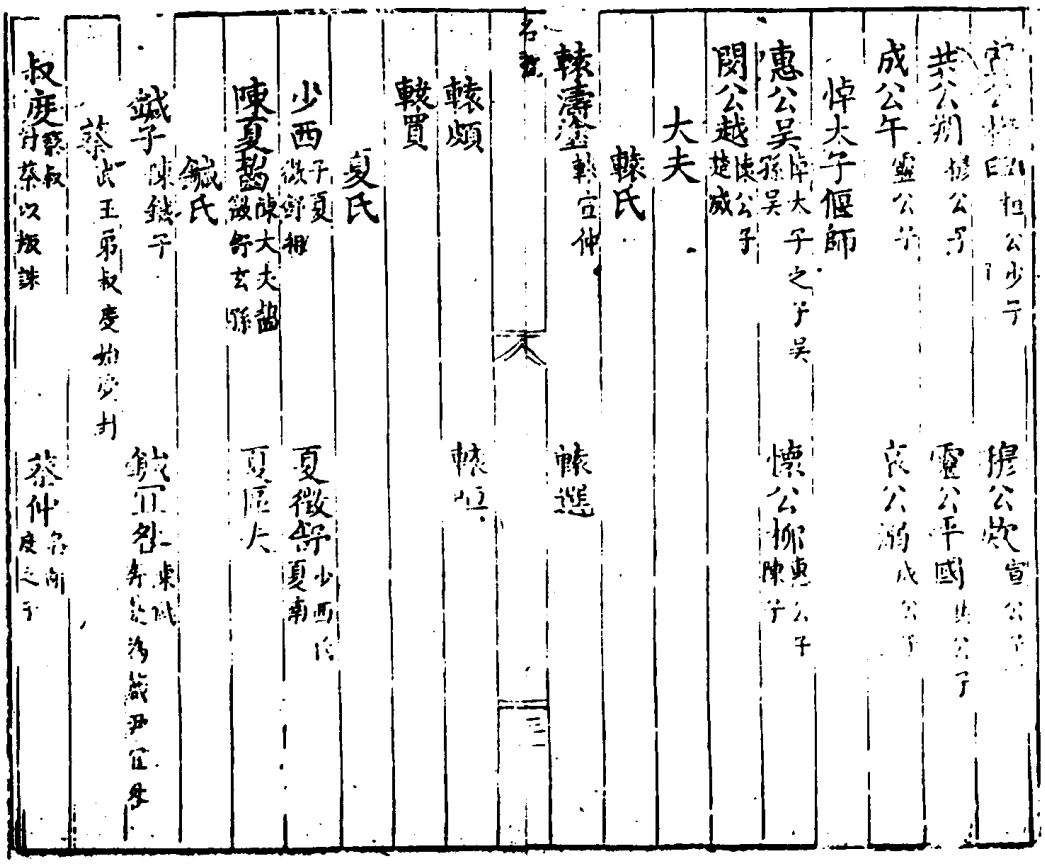
北宮喜 貞子
北宮結

世叔脚太叔氏


世叔儀 太叔儀 文子
世叔申 太叔 文子
世叔疾 世叔齊 太叔疾 悼子 懿子之子
太叔遺 悼子之子
史氏
史朝 史狗 衛文子 朝之子
史魚 史鰌
公孟氏
衛侯之兄弟 公孟繫 公孟之子
獻公之弟 公孟彄 繫之子
母弟鱄 子鮮 子展
公叔氏
公叔文子 公叔發 公叔戌 發之子
諸師氏
諸師墨 諸師子申 申之父 諸師宅
諸師比 諸師離子
南氏 靈公子子南為南氏
公子郢 子南 公孫彌牟 子南之子 郢之子
司寇惠子 彌牟弟
王孫氏
王孫賈 王孫齊 賈之子
以後世次未詳
蘧伯玉 蘧瑗 公子荊 公南楚 衛靈公太子蒯聵逐出 子還成 出使聞成
祝佗 太祝子魚 公文要 公文敷子
彌子瑕 彭封彌子
鄟脂 鄟武子 子伯季子 子伯
許為 許公為
宋世次存圖
潘公共生太子蒯聵父何何不受讓隱公 隱公鮒祀 潘公子
戴公 隱公四世子 武公司空 戴公子生女仲子為魯惠公夫人
宣公功 穆公和
殤公與曳 莊公馮
閔公捷 桓公御說
襄公茲父 成公王臣
昭公抔曰 文公鮑
平公成 元公佐
景公樂
大夫

戴族世次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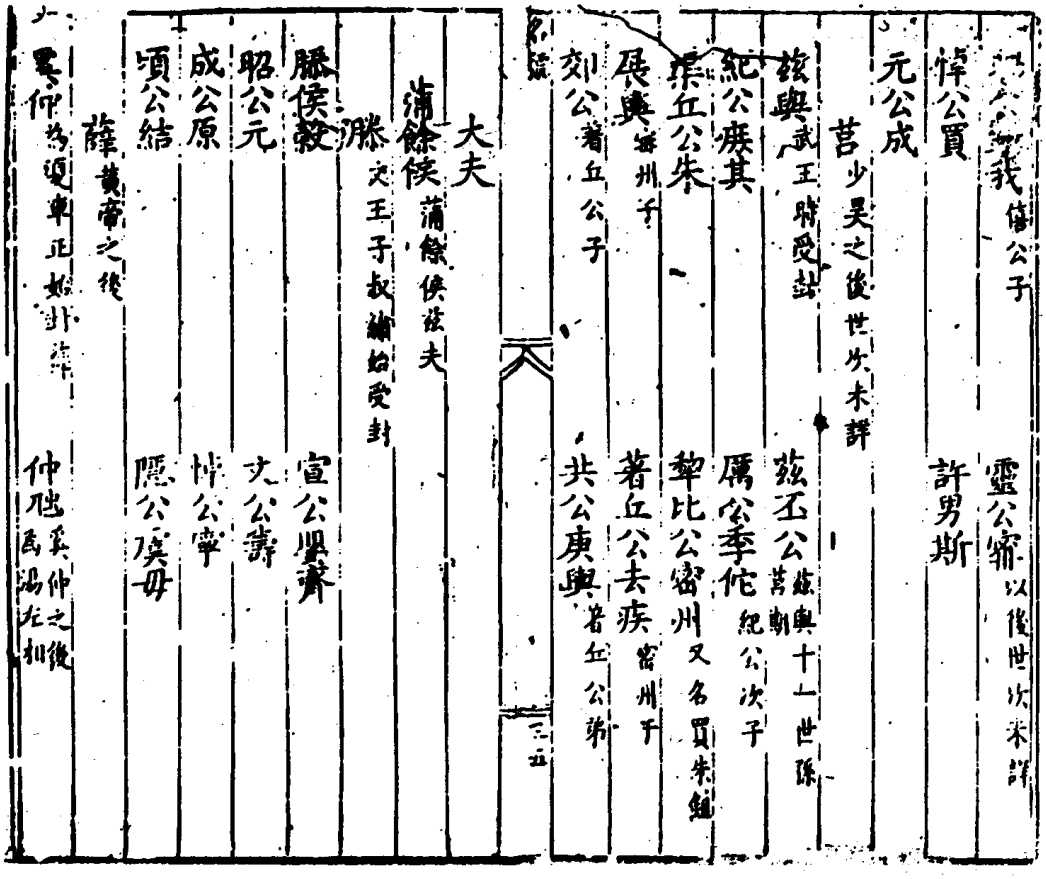
華督 華父督 太宰督
華御事 司寇
華貙 司馬華孫 司馬子伯
華元 御事之子
華貜 子皮
少司寇 輕 華輕 以上華氏
樂喜 司城子罕
樂大心 相門右師
樂祁犁 司城子梁 樂祁
樂溷 子明 祁之子
樂茂 司城子梁 溷之子
樂得 門尹得
以上樂氏
皇父充石 司徒皇父 戴公子
皇野 司馬子仲
名號 廿九
皇非我 犯蚡之子非我 野之子 以上皇氏
莊族世次有圖
公子仲 子孫為仲氏見世次圖
公孫固 大司馬固 莊公孫
桓族世次有圖
公子魚 司馬子魚 目夷
公子鱗 子孫為鱗氏見世次圖
蕩山 大夫山 子山 蕩澤 蕩氏見世次圖
向戌 合左師
向巢 左師
向雖 桓司馬
靈氏 文公之後
公子圉龜 子靈
靈不緩 子靈之後 左師
褚師氏
褚師段 子石 共公子
石彄 段之子
以後世次未詳
高哀 子哀
羊斟 殺華氏之
公子朝 衛公子朝 宋朝
按宋朝出奔仕衛通衛襄公夫人以懼罪作亂向寧欲殺公孟縶而奔晉昭二十一年自晉歸宋殺華氏之
名號 三十
難 衛公子朝之黨仕衛故也至定十四年衛靈公為南子召之復通衛
陳 帝舜之後
顓頊 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
蔡 舜之先胡公自蔡至于晉楚無違命
孫 武
敬仲 完
厲 思 卦建考禹封崇伯子 忠 厲門父 子庳 田厲門父為周
子虞 虞思 女妻少康 門正
胡公 媯滿 閼父之子 子庳 田先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
文公 圉
桓公 鮑 文公太子
陳佗 五父
宣公 躍 桓公次子
莊公 林 桓公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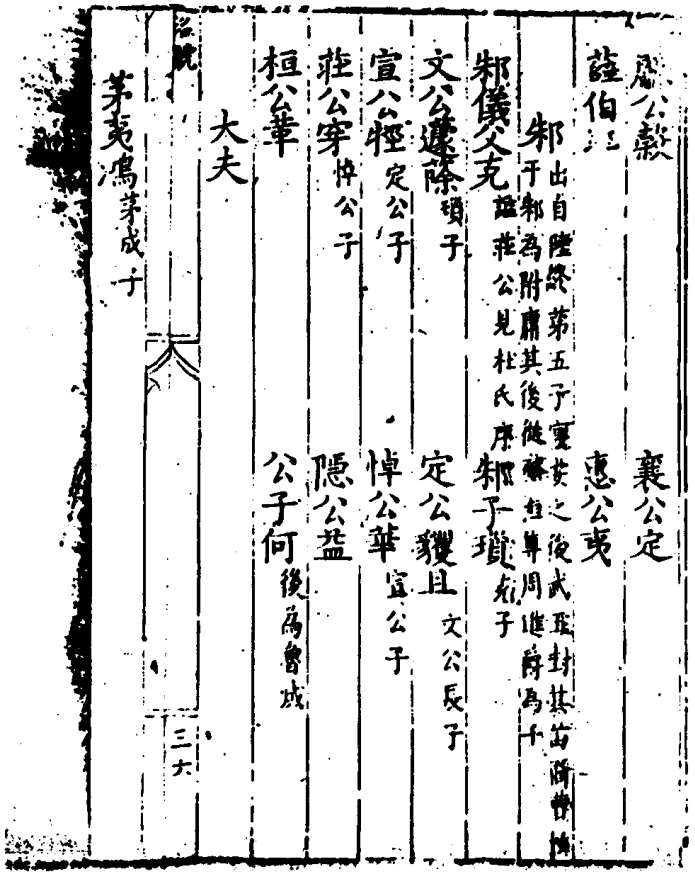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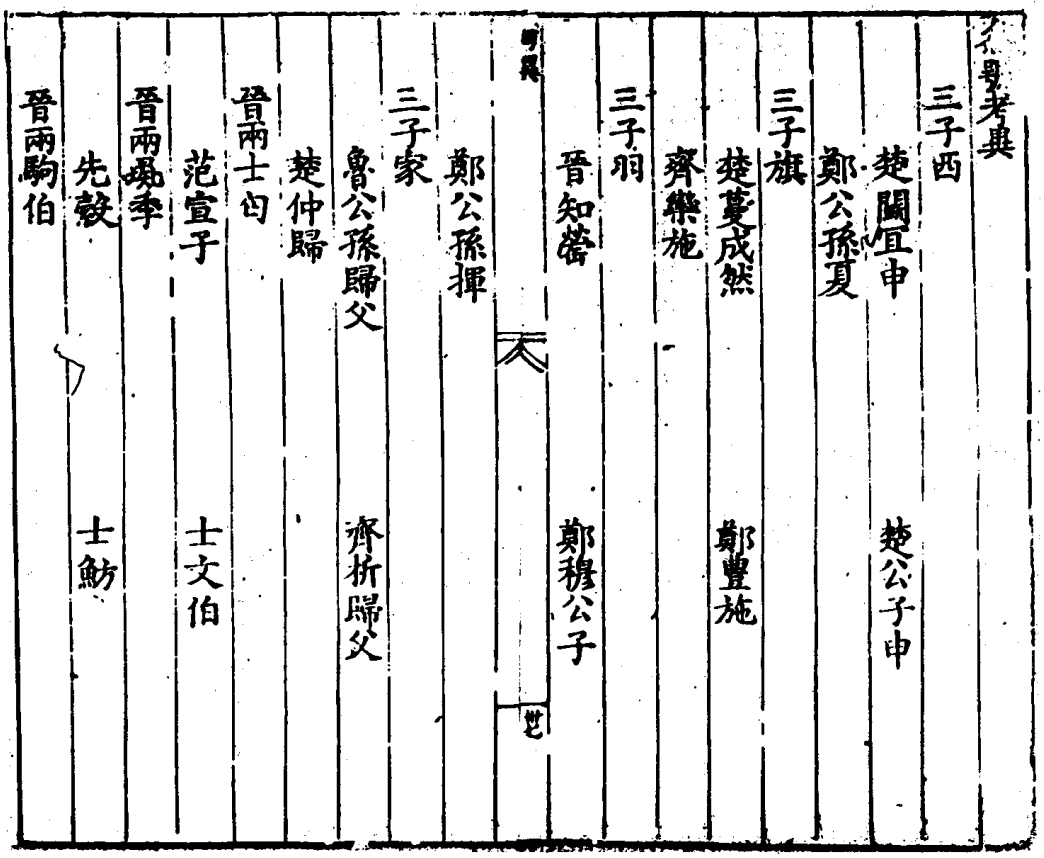
宣公椒曰桓公少子
共公朔 桓公子
成公午 靈公弟
悼太子偃師
惠公吳 悼太子之子吳
閔公越 惠公子楚成
大夫
轅氏
轅濤塗 轅宣仲
轅頗
轅賈
夏氏
少西子夏 微舒祖
陳夏齧 陳大夫討弒舒玄孫
鍼氏
鍼子 陳錢子
叔虔 蔡叔度始受封
蔡仲 名胡度之子
桓侯封人
莊公甲午 桓侯子
文公申 莊公子
靈侯般 世子殺
隱太子有 靈侯子
平侯慶 隱太子次子
悼公東國 隱太子少子
大夫
朝氏
太師子朝 歸生父
朝吳 歸生子
以後氏族未詳
曹
曹叔振鐸 文王之子 桓公終生 振鐸十世孫
莊公射姑 世子射姑 僖公赤 莊公子
昭公班 僖公子
文公壽 共公子
宣公廬 文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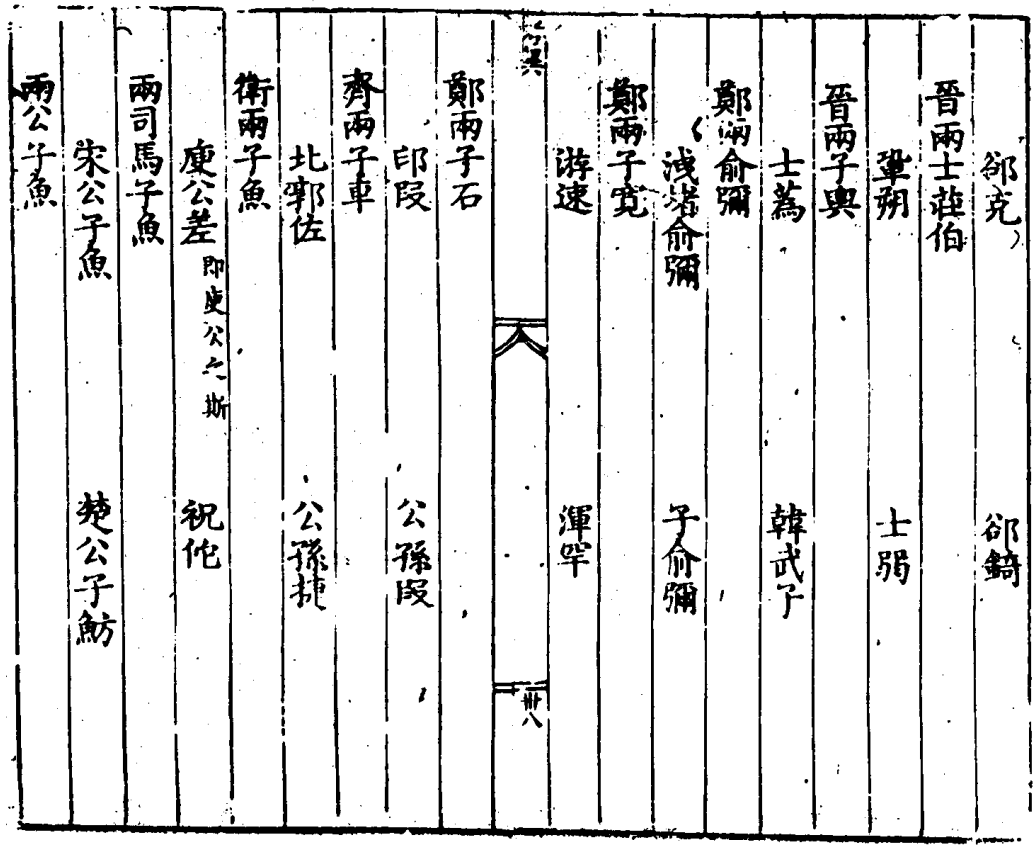
小公負劒宣公子　武公滕 成公子
平公須 武公子　悼公午 平公子
聲公野 悼公子　隱公通 平公弟弒聲公自立
靖公露 聲公弟弒隱公自立　曹伯陽 靖公子 末滅
大夫
子臧 公子欣時 成公弟 公孫會 子臧之子
秦 皐旬之後至造父以善御事穆王始受封
造父 始封趙城　非子 造父弟思柬之後為孝王息馬有功封附庸
秦仲 為周大夫代西戎被殺　襄公 仲次子代西戎有功始為諸侯遷都之地以西垂
穆公任好 襄公四世孫霸西　康公罃 穆公子
共公稻 康公子　桓公雍 共公子
景公 桓公子　哀公 景公子
惠公 哀公子
大夫
公孫枝 子桑　元明孟明視有里孟明村
西乞術 西乞　白乙丙 白乙
秦伯弟鍼 景公母弟 名不
吳泰伯之後夷吾長有賢無謚

吳子遏 號諸樊長子
吳子餘祭 號戴吳 餘祭次子
吳子夷昧 號洲干 餘末子
吳王僚 號州于 餘末子
吳夫差
大夫
鍊諸 鍊姓諸
公子姑曹 王子姑曹
把 武王克商求夏之后得東樓公封之把
東樓公　武公 東樓四世孫
靖公武公子　共公靖公子
惠公共公子　成公惠公子
桓公姑容 成公諡　孝公昌
文公益姑　平公郁釐
悼公成　僖公邶
閔公繼
許 克四岳伯夷之後
文叔 伯夷苗裔武王封之莊公文叔九世孫隱九年卒 莊公鄶氏之弃所
穆公新臣 莊公弟 僖公業 穆公子
許叔


我僖公子
靈公寧以後世次未詳
悼公買
許男斯
元公成
莒少昊之後世次未詳
茲輿武王時受封
茲丕公茲輿十一世孫
紀公庶其
厲公季佗紀公次子
渠丘公朱
犁比公密州又名買朱鉏
展輿密州子
著丘公去疾密州子
刻公著丘公子
共公庚輿著丘公弟
大夫
滕侯始封
滕文王子叔繡始受封
滕侯嘉
宣公卯齊
昭公元
文公壽
成公原
悼公寧
頃公結
隱公佚母
薛黃帝之後
仲虺奚仲之後
奚仲為夏車正始封薛
仲虺爲湯左相


厲公嘉
襄公定
薛伯
惠公夷
邾出自陸終第五子安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挾
于邾為附庸其後徙都紼單周進爵為子
邾儀父克
莊公來隱子
文公蘧蒢
定公貜且
文公長子
宣公恶
悼公華
宣公子
莊公穿
悼公子
桓公華
隱公益
大夫
公子何
後為魯成
茅夷鴻茅成子


三子西
楚鬬宜申
鄭公孫夏
三子旗
楚薳成然
齊欒施
三子羽
晉知罃
鄭穆公子
鄭公孫揮
三子家
魯公孫歸父
齊析歸父
楚仲歸
晉兩士匄
范宣子
士文伯
晉兩叔季
先穀
士魴
晉兩駒伯


邻克
邻鎡
晉兩士莊伯
羣朔
士弱
晉兩子輿
士蔑
韓武子
鄭兩俞彌
浅堵俞彌
子俞彌
鄭兩子寬
游速
渾罕
鄭兩子石
印段
公孫段
齊兩子車
北郭佐
公孫捷
衛兩子魚
庾公差
即庾公之斯
祝佗
兩司馬子魚
宋公子魚
楚公子魴
兩公子魚

宋司馬子魚　魯公子奚斯

楚兩子王　成得臣　觀從

兩子反　楚公子側　魯孟之反

兩子上　楚鬬勃　鄭駟帶

兩子國　鄭公子發　楚公孫寧

兩子瑕　楚陽匄　鄭駟乞

兩公子瑕　鄭穆公子　衛成公弟

兩子南　楚公子追舒　鄭公孫楚

楚兩申胥　申包胥　伍子胥

兩子鑿

考異　卅九

宋公子圍龜　楚申公巫臣

兩子良　齊高彊　鄭公子去疾

兩子明　宋樂溷　鄭游販

兩子孔　楚成嘉　鄭公子嘉

兩子餘　晉趙衰　呂太宰詻

兩子皮　鄭罕虎　孔華犨

兩子展　鄭公孫舍之　衛獻公弟

兩叔帶　襄王弟　許襄始祖見史記

名號別異畢

考異　四十

孔子家語　國語
檀弓雜記　公羊傳
穀梁傳　晉乘
楚檮杌　史記
列子　莊子
管子　孔叢子
韓非子　淮南子
呂氏春秋　虞氏春秋

晏子春秋　吳越春秋
越絕書　劉向說苑新序
董仲舒春秋繁露　列士傳
烈女傳　賈誼新書
劉兆合傳　劉兆全綜
劉晝新論　列國史
孝子傳　韓書外傳
邵雍皇極經世　呂祖謙大事紀
蘇轍古史　宋庠逸史

王士朋叢談　金履祥綱目前編
高士傳　陸淳集傳纂例
李燾諸傳會通　宋濂燕書
劉基郁離子　王禕擬辭
陸粲左鐫附注　王世貞左逆
劉節春秋列傳　劉績左氏類編
泰滄春秋類編　魏顯國列國史補
錢鎮經正錄　王豫讀書錄
錢中選讀左

朝鮮金琯兵要附

外考擬書目不載

戰國

莊周字　蒙人　鞿非　鶡人

漢

董仲舒字　廣川人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

鄭玄字康成高密人　班固字孟堅扶風人

何休字邵公任城人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　謝該字文儀南陽人

晉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　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

劉兆字延世東平人　范寧字武子豫章人

索紞字　煌煽人

梁

周興嗣字思纂項人　劉勰字彦和東莞人

隋

劉炫字光伯河間人　王通字仲淹河汾人

唐

劉知幾字子玄彭城人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　盧仝字玉川濟人

杜牧字牧之萬年人

宋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

宋庠字公序雍丘人　宋祁字子京庠弟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　程顥字正叔洛陽人

蘇軾字子瞻眉州人　蘇轍字子由眉州人

劉敞字原父新喻人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　林竒史字唐翁福清人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

家鉉翁字則堂眉州人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

王葆字彦光　許瀚字雒老襄邑人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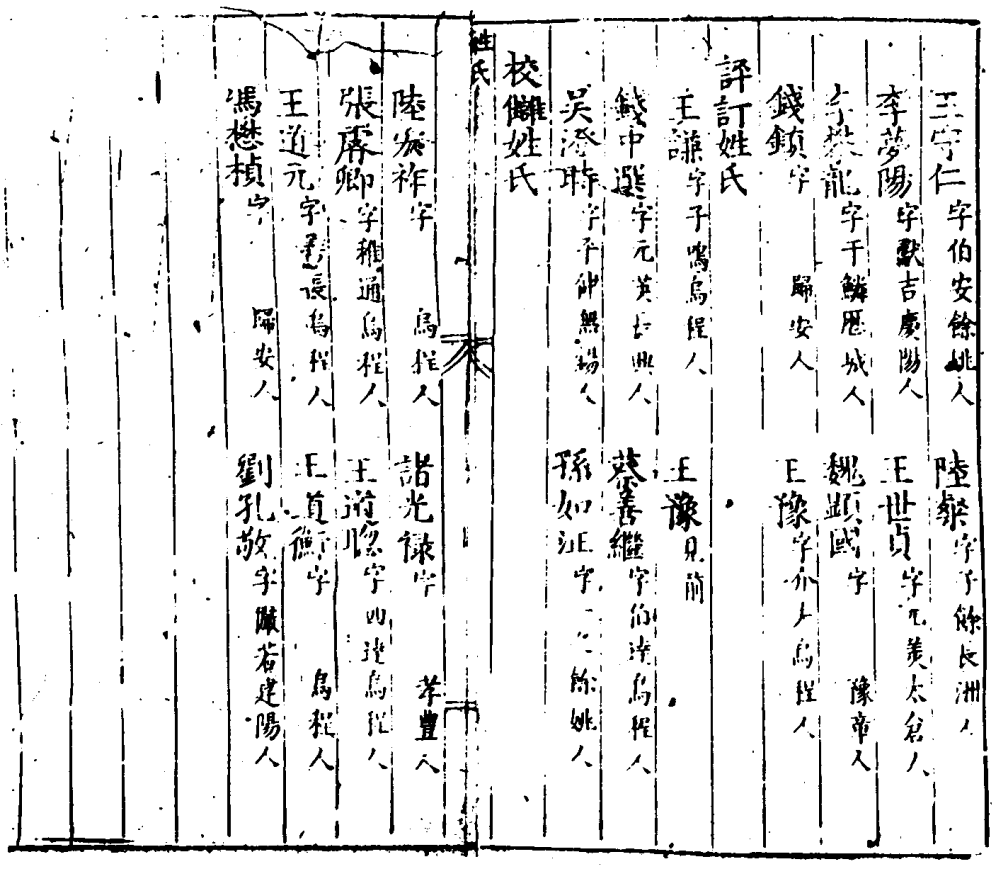
金履祥字吉父蘭谿人　吳徵字幼清崇仁人

明

楊維楨字廉夫山陰人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

劉基字伯温青田人　鄭楚字元楚臨淮人

崔銑字子鍾安陽人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



三字仁字伯安餘姚人　陸粲字子餘長洲人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　魏顯國字　豫章人
錢鎬字　歸安人　王豫字介夫烏程人
評訂姓氏
王謙字子嘗烏程人　王豫見前
錢中選字元英吉興人　蔡善繼字伯達烏程人
吳汝時字子仲無錫人　孫如汪字　餘姚人
校讎姓氏
陸治祚字　烏程人　諸光悌字　華豐人
張廩卿字稚通烏程人　王道隱字西達烏程人
王道元字　烏程人　王道行字　烏程人
馮懋楨字　歸安人　劉孔敬字　閩浙建陽人

春秋左翼卷之一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也攝位十一年為其弟桓公所弒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公立而奉之

于東虒

己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攝也

隱公元年　乙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蔑魯地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

鄢鄭地　因段出奔故曰共叔寤生之難也或曰因而後寤　虢叔恃險為鄭所滅

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公子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赗死不及尸。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始通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非王命也。

公子益師卒。

公不與小飲。故不書比。

庚平王五十二年 申十年

春公會戎于潛。

潛魯地

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從事附庸。

無駭帥師入極。

疾父曾已大夫。

司空無駭入極。貶。序父勝之。

卷一 隱公二年 四

極魯地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卿為君逆也。

子南叔稱字貶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魯故也。莒魯有怨。紀侯斷。皆于魯。使裂繻盟莒。以和解之。

仲子卒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鄭共叔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伐衛。討滑之亂也。

辛平王五十三年 酉一年崩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隊相王卯位

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附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莊公怨。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

附王傳為種左氏傳王代都據本紀平王子

卷一 隱公三年 五

毛本也大淺白錄白鳥曰黑

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六年。冬。鄭莊公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蔵。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八年。夏。

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公母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秋、武氏子來求賻。

平王未葬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桓公與夷立宣公之子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傷殤公焉。以先君

命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平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馮穆公子後為莊公）

公羊傳。初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如。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如。盡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揄也。終

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弒與夷見桓公二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壬桓五年、宋殤公與夷元年、戊元年四年、宋殤公與夷元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

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
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
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
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脁者鮮矣且夫賤
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
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碏子厚與州吁
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至是州吁弒桓公而
自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為會將平宋魯之亂未父卽衛人來告
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

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若伐鄭以除君害
君為主故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
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張時徹說林四國圍鄭鄭使行人辭于宋
公曰孤不佞不能和其四鄰以為君憂孤
無所圖罪謹使下介以請頃者公子馮之
辱也其以成倭公之讓而致國于君也孤
惟婚姻之國舘而資之亦惟君故豈敢有

利焉如以馮為討也是使倭公不得撫有
其子而宣公昭謀之不終也且州吁之惡
天下莫不聞君不以為誅而相與左右焉
以夢師于不韋之國惟君圖之幸若赦圜
敝邑反兵而在問衛故君之義也孤之願
也宋公不許公還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
德和民不聞以亂以鄰脩治繇而棄分之也夫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
離難以濟矣夫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
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
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人來乞師
公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勿許固請而行故書
曰翬帥師疾之也秋及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
其禾而還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于碏碏曰王覲
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
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
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
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碏
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
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
乎冬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十二月宣公即位書
曰衛人立晉衆也

春公矢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
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軍旅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
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
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
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
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
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臧僖伯稱
疾不從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
後傳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
伐鄭鄭祭仲使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

與子元帥制人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
不處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
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衛師入郛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閱羽數于衆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
羽始用六佾也
邾人伐鄭
邾人伐鄭圍長葛
卷一 隱公五年 十二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
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
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
問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辭使者曰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使者曰師未及國
非寡人所敢知也乃止
鄭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

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以報入郛之役也
甲午至乙未六年
春鄭人來渝平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春鄭人
來渝平更成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卷一 隱公六年 十三
附五月庚申鄭伯使陳佗殺鄭伯請成于
陳陳侯不許公子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
也君其許鄭公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侯之謂乎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
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去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
者信矣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乙酉王丑四年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歸也待年于家不與納幣行今始歸

滕侯卒

夏城中丘

書不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曳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非宰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附十二月陳及鄭平公子佗如鄭泄盟歟如忘

沈鴻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泄盟亦知陳之將鄒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桓公請妻之鄭伯許之

乃成昏八年夏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婦

辛亥以媵氏歸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丙桓王寅五年八年秦宰公不書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于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侯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

三月鄭伯非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

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宣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鴆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苦人盟于浮来
以成紀好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子翬為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
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也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
夏城郎
元年費庚父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夏公城
郎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
宋以入鄆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於鄭
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宋庄逸史公父將侯謀伐宋宋使孔父嘉
杤于公二君之屏蔽邑也為王命討也
寡君奉戾于王豈敢以私問焉抑臣懼君
之名為右王而實為鄭役也夫王子狐之
在鄭也先王没齒欲憾焉況在寡君敢邑之不王才如是甚也且卿士內臣
也將朝夕在庭豈其天王登遐而密爾寡

祥之不聞乎辛酉三月辛卯世甲子十
一月鄭君始如京師王弗善也為不王也
君不與二三兄弟同獎王室而惟鄭之役
以重為周室不利惟君圖之詩曰秉心無
競鄭之多難王室之不競也弗憾桓公五
年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鄭
伯射王中肩王卒大敗
附北戎侵鄭鄭伯禦之遏我師曰彼徒我車懼
其侵軼誘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之

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使以待之。戎陣而不整。會而無勇。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後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逐。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亦視師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戎師。

戊寅 桓王十七年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未取郜 辛巳取防

春。盟于中丘。

春盟于中丘

為師期也。夏。五月。公子翬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郛。辛未。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上。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辛巳歸于我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可謂正矣 以王命討不庭 不貪其上 以勞王爵 正之體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七月庚寅。鄭師入郛。猶在郛。宋人衛人入鄭。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附)九月戊寅。鄭伯入宋。明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郛。

蔡衛郛不會王命 冬齊人鄭人入郛 討違王命也

己丑 王十有一年 己巳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侯薛侯來朝

滕侯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侯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公子彄請于薛侯曰。君朝滕侯。辱有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

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許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鄭伯入許
公會鄭伯于鄛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過與訢考叔爭車訢考叔挾輈而走閼拔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閼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訢考叔取鄭伯之旗蚤登子弧以先登閼自下射

之顛瑕叔盈又以蚤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逆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予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姻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上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天

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假加行備出雉犬以訓射頳考叔若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先傳王取鄔劉蔿邘于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

公生之旺溫原緡樊隰晉城隰州隰
州隰類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王十朋裴談蘇子叛王即狄王患之宰喚
謂王曰王弗患也蘇氏之叛鄭人所欲也而鄭容生之知與蘇氏昕悼也請以蘇氏之田易于鄭鄭方與宋衛為讎而藉王靈以威諸國其必不敢弗聽王從之使喚請于鄭鄭人辭曰臣弗敢頒也蘇司寇忿生後也昔周元公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忿生列用中謀用以溫原十二邑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洛公若以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徽以長吾王國夫蘇氏之長王國也舊矣若之何以軀場細故一旦棄而利之也喚曰不然忿生之長王國也為明德也記曰世以德爵以功夫蘇子不脩世德以佐佑天子而被其地以即戾狄使逼我諸

堰王國其謂之何背盟求人不庭君辛諸
侯以討之如雷如霆莫不震盪公蘇氏之不庭抑又甚焉而不討是無天子也鄭人乃聽命史逸聞之曰王室其將卑乎溫原良邑也蘇子得之足以抗周劉寤生矣
鄧祁得地吾今見其敗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
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得干其
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
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翬使賊弒公于
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
也

春秋左翼卷之一終

春秋左翼卷之二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桓公名軌一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在位十八年與文姜如齊齊襄公殺之

庚桓王九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

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

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

也夏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

盟無享國

秋大水

冬十月

辛桓王十年　二年

春王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孔父嘉為司馬華督為太宰督見孔父之妻

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因攻孔氏殺孔父

而取其妻公怒督憚遂弑殤公殤公立十一年

十一戰民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

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若子

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

君

滕子来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為賂故立華氏也華督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

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

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孫達誡曰君人者將昭

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衮冕黻舄帶裳幅舄衣服也復衣紳短絃

宏縫四物皆昭其度也藻率鞸鞛所以藉玉

鞸音畢鞛音般

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一采鞸鞛佩刀之削上飾

大帶廣帶之垂者朱白蒼赤雜色也紳束帶

之餘結垂於帶之餘者

鞶厲游纓鞶帶也厲帶之垂者游纓飾也

鞶音盤厲音賴游音由纓音英

昭其數也火龍黼黻絺繡

龍之文也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絺繡皆畫

繢之事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以比象天地四方

昭其物也鍚鸞和鈴鍚馬面飾鸞在鑣和在鑢皆車馬

之鈴

昭其聲也三辰

旂旗。旂章畫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桓鄭伯莊會于鄧。

始懼楚也。

附六年。楚子熊通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必驕而納少師。少師驕。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贏。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全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瘯蠡。蟲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上。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八年。隨少師有

鬬伯比曰可矣雖有大國不可失也又使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使鬬緡以馬牛誘而親仰師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迺攜矣少師不從曰不當王非敵也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楚鬬丗穀以戈殺之及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言楚君必在左左心勁兵

戎車君所乘兵車

丹陽今南郡枝江縣

（史記）是年楚子熊通僭王于丹陽伐楚之伐隨也隨人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乎隨人以為請王不聽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以子男田令居楚蠻爵從楚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鬬廉讓于鄧鄧人弗受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衛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之人備楚以御而鄧人

（王震左衍）楚遠章讓于鄧曰巴客之有事于鄧也以為好也寡君願事君徼寵于巴客以請命君不以禮迎而賊殺之何故鄧人曰使人不及鄧弗敢與知遠子曰使人在君之宇下而君曰弗知其誰實知之且君不知而鄧則為之是鄧人不有君也鄧人為之而君以不知以寵之是君之不有巴君與寡君也巴君聞罪于寡君寡君敢以為請昔周元公之制法曰敵國賓至候人為導司寇詰姦牧徵命于候人乞璽于司寇鄧人弗能對遂進圍鄾隨季梁聞之曰鄧其亡乎梁聞之亂在外為軌在內為

卷二　桓公二年　六

併救兩國之使挑發其忿狂於拒矣然則亡鄧者鄧也非楚也

姦鄭人為賊亂在內也鄭伯之治而又曲庇之長姦而離大國其何能久且楚人垂涎諸國久矣持禮而固邦交猶懼弗克今而易之難哉

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云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屈瑕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鄖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必敗鄖敗四邑必離屈瑕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屈瑕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升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指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明年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亡師還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若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成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罹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若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鄖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因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什免之○莊公四年春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荡荡若王禄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蘊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鬬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濟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

以王命入盟隨侯止請為會于漢而遂濟漢

而後發喪。○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

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甚甥姻春甥請殺之祈

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非必此人也。若不早圖

自是膳服必不可及

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祈侯曰

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將社稷是不

血食而君焉取餘弗聽遂年楚子伐鄧十六年

楚復伐鄧滅之

九月入杞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伐之計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盟于唐脩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

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宣脅命于蒲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夫人文姜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

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也公子齊侯

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

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

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非行公不自

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

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

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使祭仲勞王且

問左右
(宋蕭燕畫王之將伐鄭也周桓公固諫曰)君忘掘突之勲乎昔犬戎敗我師于驪山幽王不振我平王奔走播越托在草莽微掘突諸國之師王得有今日乎王曰掘突有功故入為司徒其子不庭故討之又何疑焉及三國以師來會周桓公又諫曰三國非容生敵也果遇必敗卒不整及其敗也周人皆咎王桓公曰非也伐鄭而克則仲康之師也誰曰非天討乎

(後傳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氏于郟)

大雩
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冬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庚其國危遂不復

乙桓王十六年、陳厲公躍元年

亥一四年

春正月、宋来

淳于公自曲来。朝書曰宋来。不復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紀有齊難。夏、来會于成。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蔡人殺陳佗。厲公躍

殺梁傳陳侯喜猶。淫猟于蔡。蔡人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卷二 桓公六年 十二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紀侯来朝。

紀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丙桓王十子五年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穀伯綏来朝。鄧侯吾離来朝。

丁桓王十丑六年 十八年、晋侯緡元年

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来聘。

卷二 桓公八年 十四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紀。

戊桓王十寅七年 十九年、杞靖公元年、秦出公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曹太子来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樂大
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己桓王十卒
卯公年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亦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說公諸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
伐虢夏虢公奔虞
宋本通史說公自虞使請于王曰王不察
林父之罪毒之天誅林父既知亡矣抑臣
竊有請焉昔者寤生不道使叔士多王命

伐之林父實輒前茅慮詹父之在林父也
猶寤生之于周室也林父聞之君臣無獄
王聽不臣之訴而致罪于不辜之林父其
若君臣之典何此是以不忠令也王念之
而諸侯效之王室將不振不振而假之辭
甸侯賓要之間其為寤生者可勝誅乎諸
有之無過亂人之門詹父亂人也臣知免
矣王為逋主臣憚及焉弗聽及子頹之亂
詹父因之惠王甚以及于難

附說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狀既而悔之曰周
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
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厭也無
厭將及我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
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公之六年北戎病
齊齊僖公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救齊大敗
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
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次
之魯以周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怨故請師
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
王爵也○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
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
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
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
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怠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請

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與桓王十年 十有一年 曹莊公射姑元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初鄭祭仲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忽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突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

卷二 八 桓公十一年 十七

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恥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冬會宋公陳侯厲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鄭厲公突元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鄧

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隱四年公為盟以平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洁之丘平宋鄭也宋成未可知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也弟莊公林立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

丙戌衛侯晉卒

桓子惠公朔立

卷二 九 桓公十二年 十八

十有二月及鄭伯伐宋丁未戰于宋

師及鄭師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以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衛惠公朔元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厲己巳及齊侯衛侯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陸粲考增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齊侯公數為紀患紀亦不堪命矣鄭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王朋齊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桓王二十二年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書不害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禄父卒、
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管子齊侯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子糾魯甥也管仲召忽傅之小白衛出也公使鮑叔牙傅之鮑叔辭疾不出管仲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

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弗足管仲以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間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二人之於齊國也譬如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后矣仲曰不然大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惎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天不享降禍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吾子定社稷其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仲曰夷吾之為臣也將求君而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則死之非此二者則夷吾生焉吾生則魯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以然則吾將柰何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傳小白及僖公卒諸兒以長得為君收令無常管鮑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諸公子之可輔者非糾則小白也吾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可

以集事

宋人 莊以齊人 衆蔡人 桓 衛人 惠 陳人 莊 伐鄭 隱

守人以諸侯伐鄭 鄭求之 戰也 其 集門入及大 祖廟 盧門 宋城門

逐伐東郊 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 盧門之楹 甲 桓王二十年 前 申三年前

春二月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非禮也 諸侯不貢車服 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 天王崩 子莊王

夏四月己巳 葬齊僖公

卷二 桓公十五年 二

五月 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祭仲專 鄭伯患之 使其壻雍糾殺之 將享諸郊

雍姬知之 謂其母曰 父與夫孰親 對曰 人盡夫也 父一而已 胡可比也 遂告祭仲 仲殺雍糾 尸諸周氏之汪 公載以出 既葬 以謀及婦人 仍其死也 夏 厲公出奔蔡 六月乙亥 昭公入

汪池也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 衛侯于 艾 謀定許也

秋 九月 鄭伯突入于櫟

初 鄭莊公 城櫟 使 而寘子元焉 使曼伯守之 九月 厲公因櫟人殺曼伯而遂居櫟

冬 十一月 公會宋公 衛侯 陳侯于 袁 侵 伐鄭

乙 莊王 丙 十六年 十有六年 鄭伯突 公息忌父卒

卷二 桓公十六年 二

春正月 公會宋公 蔡侯 衛侯 惠于 曹 夏四月 公會宋公 衛侯 陳侯 蔡侯伐鄭 秋七月 公至自

伐鄭

會于曹 謀伐鄭也 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 以飲至之禮也

王世貞左逸 始公與諸侯圍鄭也 即鄭門 門焉 昭公懦 使子人私于衛侯 以惟是會君之前 為鄭 以伯鄭之怨也 宋君之左右 出子也 則惟雍氏宗之 疑不虞君之謀 然 厚臨之也 欲治衛侯 以忽何故入 對曰 寡君之為太子也 實朱君之婿 以請于天子

有成命矣不忝撫軍而軌役于寡以打陳
此我大勛是建出子快宋而奸之國人之
望寡君如望歲焉何以不入衛侯曰非寡
人之所專也二君志也曰魯宋何厭之有
魯志畧也宋志督也已惰之不悛而日勤
師以求無君之國而黨之即天子不能無
旦夕誅君胡冀焉即寡君有不能圉其務
牧之邑而以歸君君且歸罷師之後我克
宋鄙陋而魯以班取之又勿德也魯安能
德君衛侯乃辭于師以疾歸公亦歸

明年冬十月鄭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初
鄭莊公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
昭公立渠彌懼冬十月辛卯弒昭公君子謂昭
公知所惡矣公子逆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
甚矣
又明年秋七月齊襄公師于首止子亹往會之
高渠彌相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
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非行也祭仲知之猶吾

不往人謂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夕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為
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
子洩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
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
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壽
子飲以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

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惡惠
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
公奔齊
丙寅 十有七年 衛黔牟元年
戊辰 二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予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簡
尋祴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齊人侵魯疆隰及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定之界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陸粲考定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禮也

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謀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處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敢子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秋七月

附周公黑肩謀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初克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諗王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左翼卷之三　　烏程後學王震編閱

莊公　公名同桓公長子母文姜入春秋十四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葬

戊午　莊王　元年　鄭子僖元年

春王正月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為外禮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第宣公　諡曰閔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　郱鄑　邑名

己巳　莊王　二年　陳宣公杵臼元年

四五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帥所隨國公說又即邾邑

秋七月齊王姬卒

（禮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

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袁于祝柯

書葬也

乙酉宋公馮卒　子閔公捷嗣

庚寅　莊王　三年　宋閔公捷元年

寅六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黜

納衛惠公也

（王震左衍）齊人魯人奉衛朔以討于衛曰

寡君聞二三子何故出君有君不君邦有

常刑公子職對曰敝邑非敢出君也為不

君討也昔我先太子伋之立也先君實嘉

命之出子以嬖壻之故瑳為讒慝構釁于

我先君及其同生而矯誣以間茲侄敝邑

其謂君何以何以辱社稷之三臣不狎不

若大懼宗祊之隕而虔卜于廟考之廟以

奉太子之母弟而建置之滕幾曰茲不悛

厥位而可以鴆衛宗乎不虞二君之過督

之也齊高傒曰出子之立也列于諸侯矣

誰敢奸之公子職曰昔敝邑州吁之弒也
公主之魯先公及陳人蔡人宋人定之我先大
夫諐以為討而請涖于陳陳不我逆也四
國不我非也大國若繼四國之績而建輔
義嗣以安定敝邑之社稷以鎮撫其民人
行李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不利若曰
置不仁以滑其中以待敝邑不請惡于
諸侯則非敝邑所敢知也齊師乃還師亦
還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緩也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

紀侯弟也齊將滅紀以私邑入齊為附庸

紀於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也鄭伯辭以難九月一宿為
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水

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故紀侯大去其國遠
齊難也

（穊輯古火）紀侯之先有寵于夷王者譖齊
哀公烹焉哀公九世祖也襄公將復讎下
之曰師丧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王聞
之使子突請于齊曰叔舅之有事于紀也
為來公討也余一人聞之敵惠敵怨不在
後嗣當其時弗治也後之人或者免于戾
乎日者許新臣之人也叔舅為文之後以
定之則先叔舅之能恤小也衛孫之出也
叔舅為貴之盟以謀之紀人與焉則是叔
舅之能相惡也不脩先王之適若而人叔
舅實重振樺之以備內官則是叔舅之不
忘王室也叔舅若惠顧王室宥其宗親尋

之舊盟以夷紀于新臣衛州之列惟是紀
靡王聲及先桓后之舉鼎收以為叔舅猶
夫先桓后之不忘紀也叔舅所知也其盛
遲也實正宗國而重關焉余一人弗敢忘
也且邢鄀鄀之遷也皮于靖姑梁伯矣李
（之入也齊于棠萊矣先哀公之憤庶其少
紓乎叔舅維九世之裔祖余一人不敢忘
先桓后敢以顧命請齊人不聽紀侯大夫
其圖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王莊王十五年使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邾黎來來朝
冬公會齊人襄宋人圍陳人宣蔡人衛伐衛黔牟
納惠公也
莊公十六年

王正月己丑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衛秋公至自伐衛
惠公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螟
齊人襄來歸衛俘
甲莊王十年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襄于防
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王世貞左逸恒星不見夜明也巫李陽冰曰日沒西也沒而光其西方有聖人乎史遷一言生佛之兆曰是中國之徵也而在下大禮下衆也明日之餘也其复旦之後乎代於時為晚更二甲子乃降乎二甲子中國有聖人一言孔子之兆不說矣

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衛于穀
乙莊王十八年
未一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宋人蔡人衛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秋師還
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公子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

公
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車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之伏公而出閽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丙莊王十九年齊桓公小白元年
申一年

春齊人殺無知
考證初無知虐於雍廩春雍廩殺無知告諸大夫曰無知弒君自立臣誰行誅惟大夫更擇公子之當立者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謀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是為桓公)
(史記)初小白善大夫高傒無知死高傒陰召小白于莒公亦發兵納子糾使管仲別將兵

遂莒道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因疾馳
先入高傒立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
人取子糾殺之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傳來而歸秦子
梁子以公旗辟(避)於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
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
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管子(管仲至自魯桓公親迎之郊而與之坐
問焉曰昔我先君襄公湛樂飲酒田獵畢弋
不聽國政卑聖侮士收捕不辜崇信讒慝殺戮
無辜國人皆怨鮑叔牙又驕我existing
前而賢士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而月
長吾恐宗廟之不扳(掃除社稷之不血食奈何
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民也參其國而伍其

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
秉(柄)如是而民情可得百姓可御公曰六秉
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當此六秉也公
曰參國奈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
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
五鄉國子帥五鄉參鄙奈何對曰制五家為
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
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屬屬有帥五
屬一大夫武政聽屬(屬之政聽鄉各保而聽毋
有淫佚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參何對曰士農

之能為上者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今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辨工苦權節其用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今夫商群萃而州處審國實察四時監鄉貨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貿賤而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于國士農工商各旦昔從事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公曰吾何以富國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非此而行焉則準賢勝事無不服籍者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未可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欲速得志於天下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柰何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請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公曰善於是管子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老相configure死相恤居處相樂行作相和是故夜戰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矐旌足以相死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君有此教也三萬人以橫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定周室莫之能圍也於是桓公大悅齋戒二月立以為相○正月

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有居處好學恭
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以告蔽
賢其罪五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以
告蔽才其罪五有不慧孝於父母不長弟於
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令者以告下比其罪五
於是鄉長退而脩德進賢公親見之使役之
官高國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
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
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

之才化曰罪

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罪士無伍罪女無家士
三黜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舂穀是故人
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
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
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議皆有終身之功正月之朝五鬬大夫復事
於公樂其寡功者而讁之曰列地分民者一
何故獨寡功教不善政事不治一再則宥三
則不赦

冬浚洙

丁莊王十年齊桓公二年
酉二年 十年齊伐我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
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
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
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
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
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

有仁者肉食

士思利民忠也

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
鼓之劌曰未可齊師三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
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
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
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之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
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玄貢斧父
甫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
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
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誄自此始
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哀
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
楚文王曰伐我我求救于蔡而伐之文王從之
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
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

同盟故也
同盟故也
十有一年春齊侯宋公會于穀
十有一年春齊侯宋公會于穀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
之敗諸鄑
秋宋大水
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
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禁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亡列國有災禦孤禮也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公子御說之
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冬王姬歸于齊
冬王姬歸于齊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夏四月
夏四月

補傳天王崩太子射姑立是為僖王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
月宋萬奔陳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生博之宋人
請而歸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
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遂仇
牧于門仇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
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
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
莊之族以曹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

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載其母
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弗與石祁
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
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
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
皆醢之

庚寅王十有三年齊侯御說元年
春齊侯桓宋人桓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
杏夏六月齊人滅遂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
戍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
皇極經世齊桓公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
敗之取遂公懼請平桓公許會于柯而盟公
羊傳公將會乎桓曹劌進曰曹沫一作君之意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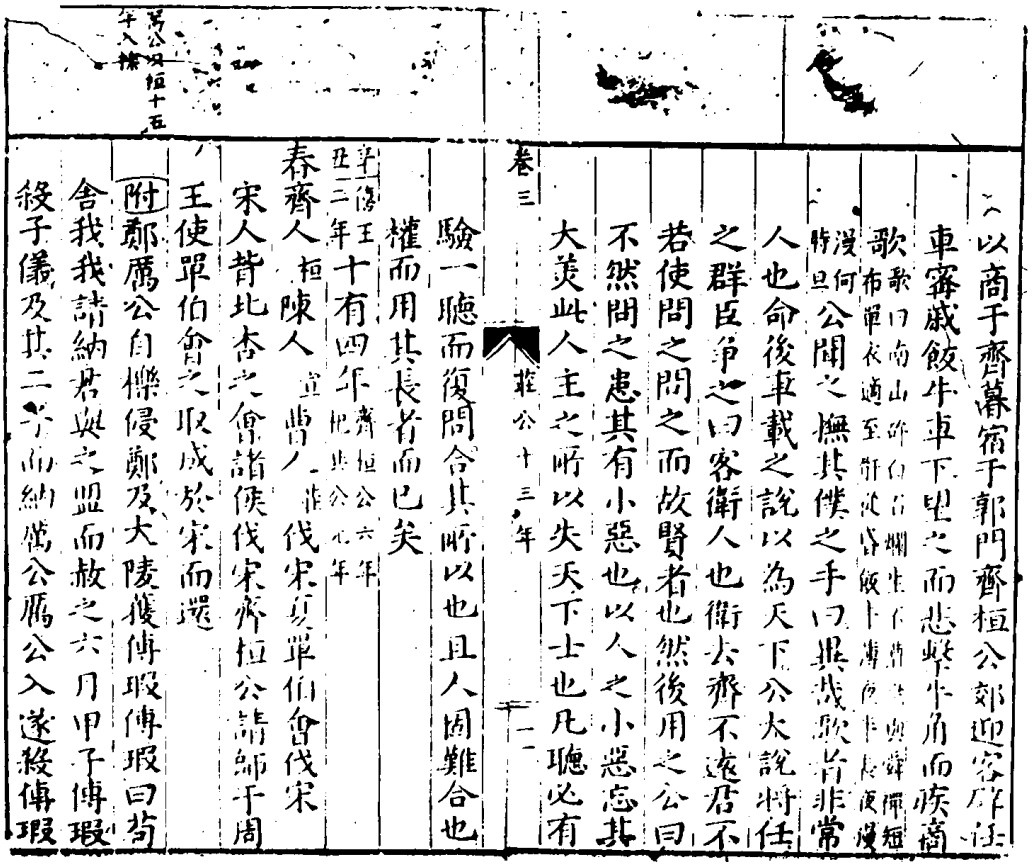
如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
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及期公與
桓公盟于壇上曹子手劒而從之左右莫敢
動管仲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大國侵過已
甚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進曰然則君將
何求曰願請汶陽之田管仲顧曰君許諾桓
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曹子標劒
而去之北面就位桓公忿欲背約管仲曰不
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

援不如與之於是盡歸魯侵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離而桓公不忘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管子初桓公請修兵管仲不可曰百姓病與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居無何公將繕兵以伐宋仲諫不聽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居無何又將修兵以伐魯仲諫又不聽魯人興師而伐于長勺酌又大敗齊師公曰吾兵少故也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以臨魯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乾于德而乾于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少矣公不聽再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去兵而盟比于關內以從于齊仲又諫曰君弗聽也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忍不可以約取公又弗聽卒受曹劌之劫而割地于魯以汶為境於是公謂管仲曰是寡人之過也請舉國以聽弗敢閒退而脩于政不脩于兵號

管仲曰仲父國事皆取決焉桓公問于管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不幸而好色得無害于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于伯也公曰何如而害伯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以小人參之害伯公曰善於是與論百官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宥有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欲富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伯王則夷吾在焉公曰善於是各分之職信仲益深

淮南子初寧戚欲干桓公窮無以進將任車



以商于齊幕宿于郭門齊桓公郊迎客辭往車審戚飯牛車下望之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遇堯與舜牀短布單衣適至暗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說以為天下公太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去齊不遠君不若使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然後用之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忘其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

春齊人桓陳人 直曹人 非伐宋莫罪伯會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桓公請師于周王使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附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

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決其罪矣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卑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哀吉入又不合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與司宗拓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入人若皆以常罰行賞斷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初

內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訛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十六年厲公治與于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甘糜仲之黨也三年而復定叔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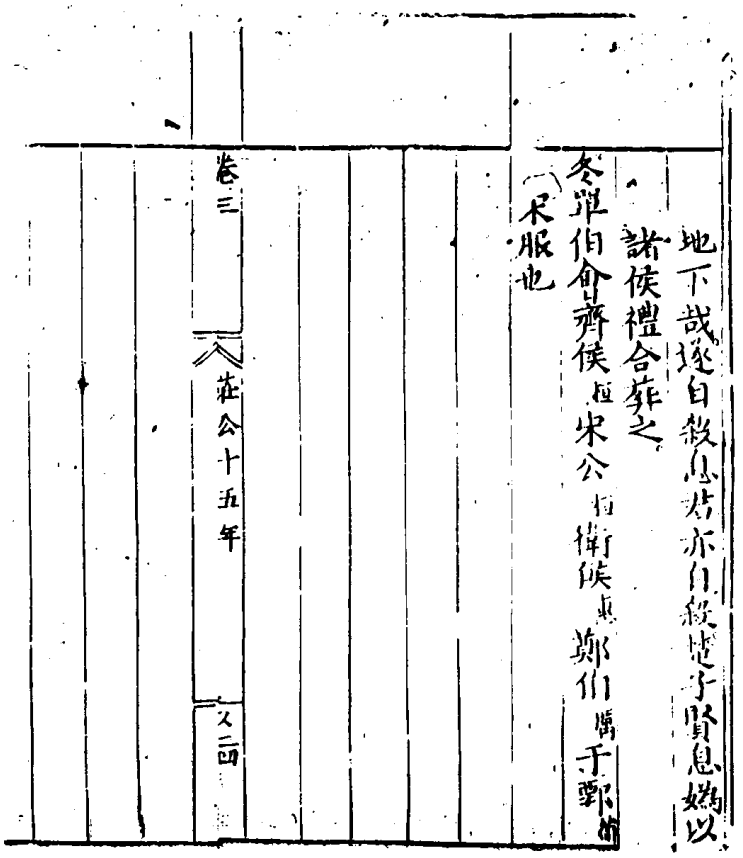
宋漏燕書厲公入將盡劉諸公族魏

國門。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門之。聞之。曰。是何亡國之徵也。急令左右扶以見。公踖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俞彌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俞彌問曰。文王初伐大戎次伐密須次伐者邘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徙郿之。其威大矣。大夫乃謂寡人勝之。何耶。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于周宗。故其子孫之叢。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行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堊之黨何。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柰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陽都之山。甚深。群熊羣焉。熊性惡偶。度絕壑棘刺會。血見若漬。縷熊並爪之。如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泉如湧。熊不能禁。劍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大小。盡剄。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矍然失聲曰。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論。

秋七月荊入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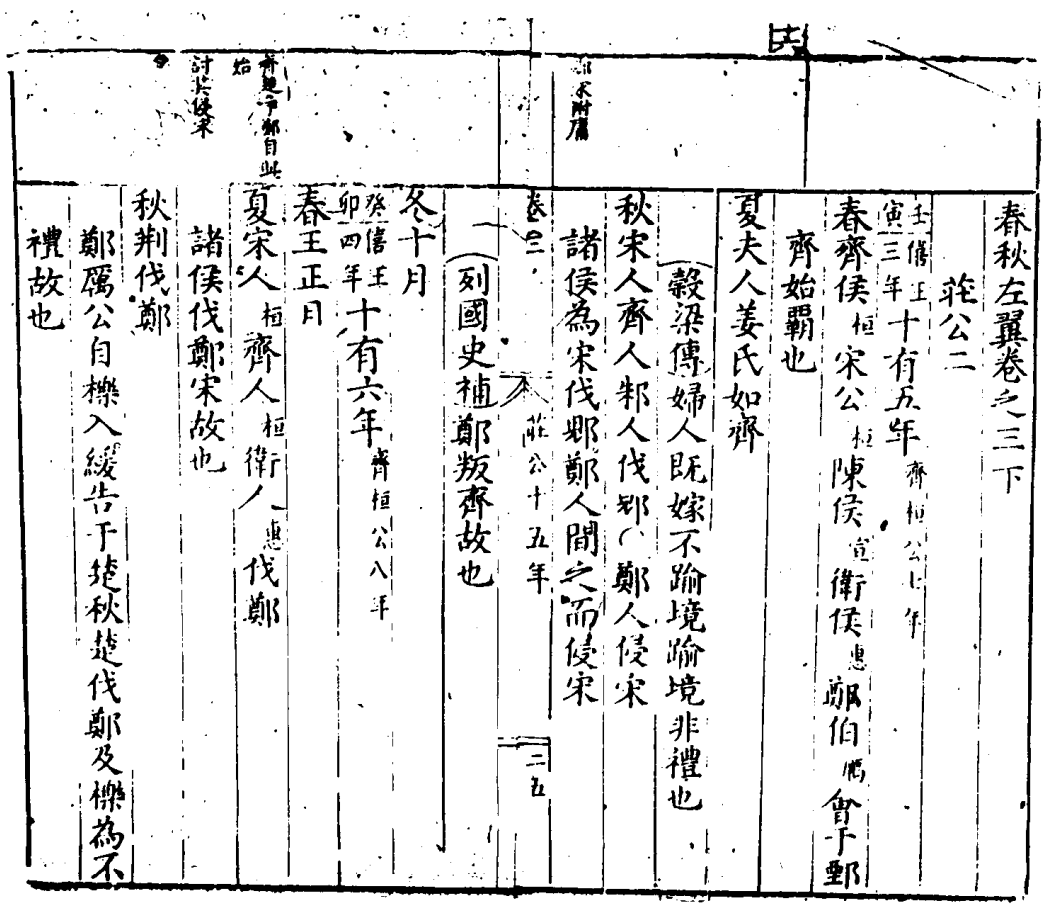
蔡哀侯為莘故。絕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熊惲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雖不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烈女傳楚之滅息也。虜其君使守門。楚子出遊。息嬀出見之。曰。人生要一死耳。何至自苦。妾無須臾忘君也。生離於地上。豈知死歸於



地下哉遂自殺鳥喙亦自殺楚子賢鳥以
諸侯禮合葬之
冬單伯會齊侯衛侯鄭伯于鄄
(一)宋服也

卷三 莊公十五年 又二四



春秋左翼卷之三下
莊公二
壬傳王 寅三年 十有五年 齊桓公十年
春齊侯桓 宋公桓 陳侯宣 衛侯惠 鄄伯 會于鄄
齊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鄭人侵宋
諸侯為宋伐邾鄭人間之而侵宋

卷三 莊公十五年 三五

(列國史補)鄭叛齊故也
冬十月
癸傳王 卯四年 十有六年 齊桓公八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桓 齊人桓 衛人惠 伐鄭
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荊伐鄭
鄭厲公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
禮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鮑衛侯晉
伯滑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鄭成也
邾子克卒即邾儀父也子貶立
(附)物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
以千畝之戰生千畝有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
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
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
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

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及文侯仇卒昭
侯即位始封成師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
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差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侯也而
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封十年而晉潘
父弒昭侯納成師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
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郤以
拒曲沃○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伐
翼王桓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郤奔隨○曲沃
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
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翼侯郤于隨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公三年哀侯侵陘
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春曲沃武公伐
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遂翼侯于汾
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成
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成曰苟無死吾

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
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
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
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
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
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晉
人立小子侯
七年冬曲沃武公誘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史記)莊公十五年曲沃武公伐翼。殺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王請命。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於是武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始居晉都。

甲僖王五十有七年齊桓公九年
辰年前

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

夏齊人殲于遂

遂因氏邴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補傳)天王崩(太子閬即位是為惠王)

(補傳)晉侯稱卒(說詳文公)(晉獻公說詳元年)

乙惠王十有八年(齊桓公十年晉獻公說詳元年)
巳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其來諱之也(來侵不知其方追之故諱之)

秋有戎(音戎三足蟲也形如蟾蜍中舍沙射人中影則死)

冬十月

西惠王十有九年(齊桓公十一年)
午二年

春王正月

(補傳)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地)處(鬬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興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以)于

楚鬬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又巴人因之以伐楚)養楚子櫟之大與于洭(地)遂(以)蠻拳(地)納(楚子)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地)濮有疾夏六月庚申卒(蠻拳非諸侯卒不日殺也而書于經皇初(以)蠻拳強諫楚子楚子卒(故)使賜之以兵懼而從之(以)蠻拳曰吾懼右人(其罪與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蠻)拳可謂愛居矣詩(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秋公子結媵于陳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
桓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桓宋人桓陳人宜伐我西鄙
丁惠王二十年齊桓公十二年 蔡侯申元年
未三年楚始改熊慶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桓伐戎

戊惠王
申二十有一年齊桓公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于北制 公
附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
之師惠王立取蒼葛之田以與伯之宮
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秋故
五大夫及石速作亂囚福氏十九年秋奔子頹
以伐王不克出奔溫溫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
燕師伐王冬入王城立子頹二十年春鄭厲

公和王室不克遂執燕伯仲父而以王歸王處
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鄗遂入成周取其寶器
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
之見虢公曰寡人聞之來樂失時殃咎必至今
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詩云敢樂禍乎好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
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春晉
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奉王自圉門入虢叔
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
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器自虎牢以東原伯曰
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秋王巡
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玕傳王與之酒泉鄭伯之
享王也王以后之璧饋之虢公曰温王子之
爵鄭人由是始惡于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己惠王
酉五年二十有二年鄭厲公十四年
鄭文公元年
春王正月肆大告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欲立佗殺御寇及其大子）

公子濳考定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弭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政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賢之使食采於田為田氏物勒氏卜妻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公佗而立之生完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

（注釋）

（杜公三句拆入事紀補）

（孔疏高實義）

（劉用熙引利用五字衍）

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計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賓客旅百本之以王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無宇始大於齊（完五世孫）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陳恒得政（完八世孫）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桓公十五年成王十二年）

春公至自齊

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皆不書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不聽
荊人來聘
史記楚熊惲弑其君者放而自立是為成王
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
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
中國
公及齊侯遇于穀謚叔朝公
秋冊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于扈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秋冊桓宮楹刻其桷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
之儉德之共也侈德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
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弗聽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郭公
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

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
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惡惡
而不能去斯以亡也
春陳侯宣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夏五月癸丑葬陳桓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

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伯姬歸于杞 莊公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告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鄭女叔之聘
癸惠王二十有六年 齊桓公十八年 丑九年 周襄王元年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考增報濟西之怨也
曹殺其大夫

附晉士蒍為大司空初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公曰爾試其事士蒍與群公子謀諸富子而去之未幾又使殺游氏之二子告獻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二十五年士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獻公圍聚盡殺群公子於是以士蒍為大司空士為城絳以深其宮晉始都絳
秋公會宋人 伯齊人 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朝日有食之
甲惠王二十有七年 齊桓公十九年 寅十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事也夫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 桓陳侯 鄭伯 文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施德于諸侯諸侯親附

桓公勞群臣相與飲酒酣鮑叔起為壽曰使公毋忘出奔管仲毋忘請囚寧戚毋忘飯牛而居于車下公再拜曰寡人與大夫皆能毋忘此齊國社稷之幸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昔慶來逆叔姬

杞伯来朝

公會齊侯伯于城濮

乙惠王十卯一年　二十有八年　齊桓公二十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往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正命取賂而還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穀梁子邾婁子名也為文公

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舍曰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王其使容居以舍有司曰諸侯之來賓敝邑館人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秋荊成伐鄭文公會齊人桓宋人桓救鄭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館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聞諸侯救鄭遂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者曰楚幕有烏乃止子元歸自鄭而處王宮闔廬之宮則毀而增之○三十年申公鬬班殺子元令尹子文為令尹自殺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初若敖娶于邬生子文焉邬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邬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實為令尹子文楚人謂乳穀搏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

國語子文之為令尹也緇衣以朝鹿裘以處粢食不飽藜羹不糝冬日麑裘夏日葛衣公言忠則入而治之公言不忠則出而歸耕其野其家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之治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

篋以蓋子文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人曰人皆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歸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君子以為忠

家語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族偪於法而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於民也執國之政而不以公聞吾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厭而造子文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逮夫子乃絀廷理

冬築郿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猶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請如齊遂以幣圭玉發如齊告糴焉

備卿辰請如齊遂以幣圭玉發如齊告糴焉天災流行戾於敝邑民羸饑乏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興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來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丙寅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衛桓公二十一年　邾文公蘧蒢元年

春新延廄

春分日躔出牧子野狄分章析通入虛

夏鄭人侵許

心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為災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上功龍見而雩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實沈角亢星見商陳大火心尾見

丁巳 惠王十三年 齊桓公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師會齊 圍鄫

秋七月齊人 桓 降鄫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會齊侯 桓 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史記齊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

南歸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

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

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令燕君復修召公之

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莫不賓服

戊午 惠王十三十有一年 齊桓公二十三年

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非禮也凡諸侯有功於王王以

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己未 惠王十三十有二年 齊桓公二十四年

春城小穀

為管仲也

夏宋公桓齊侯桓遇于梁丘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焉

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子慶父如齊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夫人言

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講於洛氏女公子

觀之園人築舍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

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

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

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九歲即位在位二年為慶父所弒

庚惠王十一元年齊桓公二十六年曹劌公立元年

春王正月齊人桓救邢

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桓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仍季子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吉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使以君命命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睦之叔牙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莊公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國政曰寡人即不起將焉致國乎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亂而牙弒機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傷氏至王堤而死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立閔公閔公哀姜之妹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

狄伐邢邢周公之後

韓非子邢人告難于齊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邢不亡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君不如脫救之待邢亡而後存之

卷終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忘君之也仲孫[illegible]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鞏王之器也

（王震左行仲孫退以告高子曰仁矣哉仲孫之寧魯也徵仲氏舍父之恩不其飲而告管仲管仲曰惜矣為德不卒魯難未已盍以去慶父已之不去慶父曰待之待之非仁也夷吾聞之伯王者有禮者親之亂者宜之亟者因之試者屬之惡乎覆悖乎間間與覆傾危之術也非伯王之器也

附晉獻公作二軍公作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

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矣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辛酉 惠王十二年 齊桓公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〇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初公傅奪卜齮田以公不禁秋八月辛丑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初成風用季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立之以路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奚斯行不許哭而能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王世貞左逸公子慶父縊諡之曰共仲立孟孫氏而弗以戚告也齊仲孫湫聞之曰

異哉季子之為政也。卅次修于祇宮。

醜于奸。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以通弟之室。以希得國。魯有司。誰將辟焉。慶父而後。誰無後者。且莊公之二子庸卓乎。周之元公。其制碎曰。絶管蔡蔡。明有差也。孟叔同立。叔實耻之。作決于宮。其季子乎。

冬。齊高子來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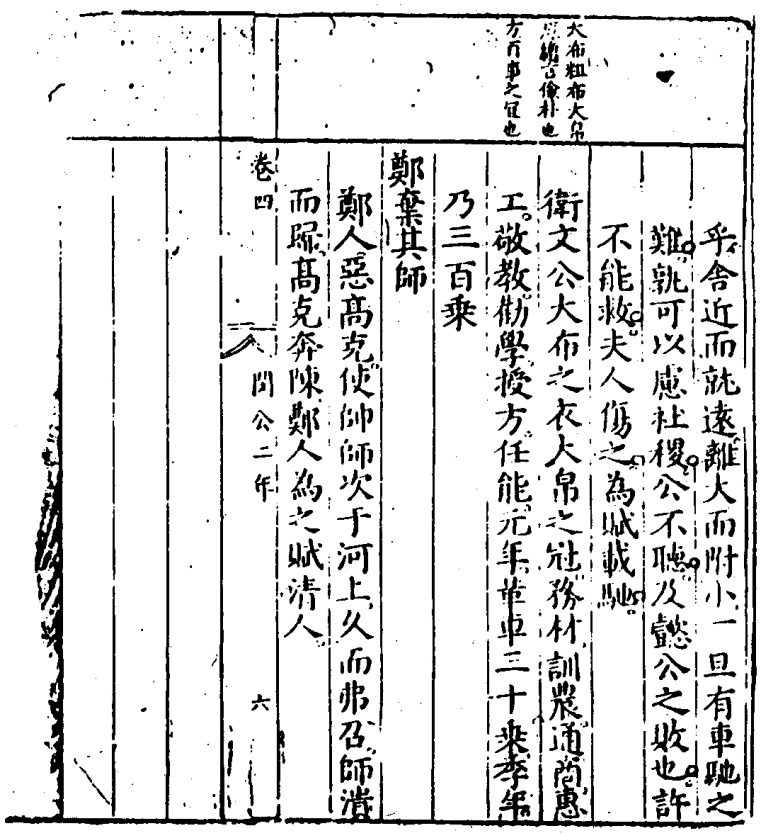
公羊傳齊桓公使高傒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賴焉。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速矢。使守。曰。以此禦國。聞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冬十有二月。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懿公死焉。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者。以不可得也。狄與國人也。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公子頑烝於宣姜。宋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實漕。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羊冢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及重錦三十兩。

史記　衛自惠公之讒殺太子伋也。百姓大臣不服。常欲敗之。懿公之死。衛人思復立伋之後。無子。戴公者。伋母弟。公子頑之子也。故立之。○戴公尋卒。宋桓公遂文公。燬于齊立之。

說苑　初許穆夫人之未笄也。齊與許俱求之。懿公與許夫人四傳。母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也。所以為其近。而繫援於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方今強者為雄。如邊境有寇戎之警。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



乎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以慮社稷公不聽及懿公之敗也許不能救夫人傷之為賦載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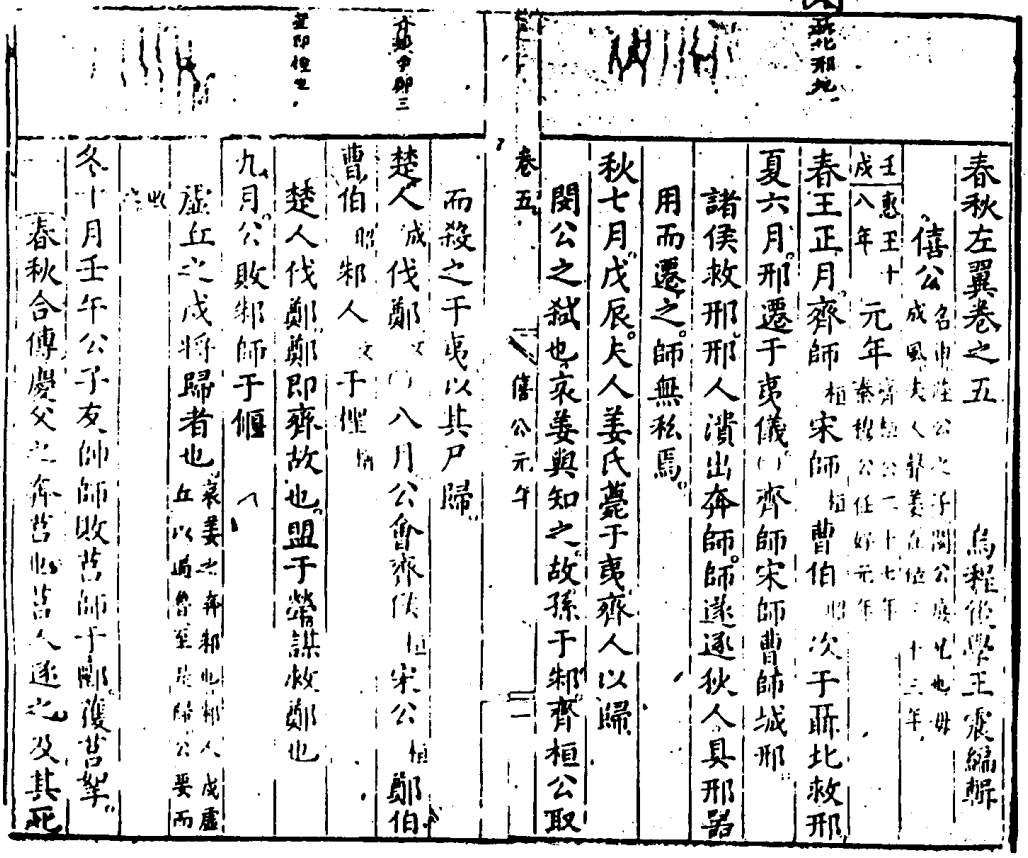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大布粗布大帛細布皆民衣也

方百事之宜也



春秋左翼卷之五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弟母成風夫人僖姜在位三十三年

王惠王十 元年 齊桓公任好元年
戊八年 秦穆公任好元年

春王正月齊師 桓 宋師 桓 曹伯 照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閔公之弒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桓公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楚人成伐鄭 文 八月公會齊侯 桓 宋公 桓 鄭伯 曹伯 照 邾人 文 于檉 桓

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幡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偪 入

虚丘之戍將歸者也哀姜之奔邾也桓公要而戍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鄑獲莒挐

春秋合傳慶父之奔莒也莒人逐之及其死

也。苗子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使其弟招帥師來求賂。季友謂掣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季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遂以殺之。書曰。獲苗掣。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友汶陽之田及費。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癸亥　惠王十二年　齊桓公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齊桓公之謀也。僖之元年。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夏五月辛巳葬吾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伐晉。○冬虢人又伐晉。○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樂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非畜也。亟戰將斃。○

三十年。樊仲皮叛王。王命虢公討樊。樂仲皮歸于京師。○閔之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冬是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弗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昔者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先傳。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盟于貫。服江黃也。

冬十月不雨

先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楚人侵鄭

楚鬬章伐鄭囚鄭聃(端)伯

甲(惠王二十二年)子(十二年)三年　齊桓公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舒楚附庸取之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

六月雨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謀伐楚也

楚人伐鄭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乙(惠王二十四)丑(十一)年　齊桓公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穆)曹伯(昭)侵蔡(穆)蔡潰遂伐楚(成)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蔡公憚(怒)覆(出)舟止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二國遠甚雖馬牛之風者尚不相及)

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諸侯自此不敢)

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管子初楚王謂屈完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齊侯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賞焉於是楚國之士爭抱重幣以事齊齊侯乃謂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請得交楚可乎對曰不可臣聞楚人攻宋鄭燒燔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

西水深臧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承也故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請與兵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約與王遇遇而以宋鄭為請幸而得請則是我以文令也不可將遂以武令焉公曰善興師而南楚人不許乃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曰自此而北至于河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

衆人執陳轅濤塗以及江人黃人伐陳

陳轅濤塗謂鄭大夫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以禦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屨繕其可也桓公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許男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衆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陳成乃歸轅濤塗

錢鎮經正鉞濤塗之孰也陳人使私于管仲曰大國憚煩以及敝邑敝邑既知亡矣抑孰事之東界也以安諸夏也濤塗厲敝邑之病而迂其身以祈旦處之安乃更以

為罪乎鄭申侯賣友而取榮名細人也君胡聽焉大國綏靖東夏懷柔諸侯諸侯之望大國如望慈父母焉何獨遺諸敝邑仲悅乃歸濤塗

丙戌　王二十二年　魯僖公二年　齊桓公三十一年

春晉侯獻殺其世子申生

考壇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晉必伐有施有施以妹嬉女焉而亡夏紂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氏以褒姒女焉而亡周今晉寡德而安俘女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莊公二十八年驪姬欲立奚齊與其娣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

與二公子而可間也因賂外嬖梁五及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凶沃君之宗也滿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悅使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奚齊卓子在絳○夏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實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大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蔿嘆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

作太子。其無晉乎。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吾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驪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盛於我。必亂國。夫乃以國故而行驪於君。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

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弗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姬曰。君盍免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報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

故能兼翼公曰。爾弗憂。吾將圖之。○二年。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執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臧。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里克不對而

退。見太子。太子曰。孰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其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冬十二月。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不如逃之。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

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逐敗狄于稷秦反讒言彌興狐突杜門不出○僖公四年姬告優施曰若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吾難其傳里克柔何優施曰吾率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牛之饗姬許諾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啖我我教茲暇豫事若乃歌曰暇豫之吾吾魚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菟已獨集於柘里克笑曰何謂菟何謂柘優施曰其妻為夫人其子為若可不謂菟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誅可不謂柘乎柘且有傷優施出里克俾與不整而寢夜半召優施曰罷子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曰然君許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柬若以殺太子吾不敢聞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平鄭平鄭問優施告我若謀成矣將立奚齊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

平鄭曰惜也不如口不信以距之亦固太子必構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疎乃可間也公子曰中立況固其詐也彼有戾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反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姬既與中大夫成謀謂太子曰君蒙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胤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去則章父之惡而笑諸侯我誰鄉而入使猛足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我君伯氏尚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又謂里克曰以重耳為寄矣再拜稽首乃縊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春晉侯使

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公使卑人坡伐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
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狄。六年。使賈華伐屈
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曰。盍從吾兄。卻芮
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亟馬。乃
之梁。於是晉詛無禮。焚公子盡焉之而立奚齊
始為令國無公族焉。初獻公私謂姬曰。吾欲
廢太子。以夷齊代之。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廢

嫡立庶也。陽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之。竟殺太
子。
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
曹伯。昭會于世子于首止。秋七月。諸侯盟于首
止。鄭伯逃歸不盟。
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

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
命。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
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
悔之。弗聽。遂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令尹子文帥師滅弦。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
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我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虢
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
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

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

（不必易物以下惟有德則為有物）

（十次詩振振為成服而取號大誥東得玩是鶉火正中軍事成功）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奔天策焞焞敗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也是時也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物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莘虢土也惠王問諸內史過曰兆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

（若甲乙日王某先歸之類自謂王出之命）

得神以興亦或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後八年而虢亡

賈誼新書虢公之出奔也道渴欲飲其御進清酒餱欲食進假脯梁糗虢公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餓渴也公曰知寡人亡耶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訣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公怫然怒其御謝曰臣言過為間公又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公曰賢人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

亡公喜擐甲而嘆曰嗟乎賢固皆是若耶遂
徒行山中僕倦枕御者而卧御者易以卽而
去公餓死
史記附晉獻公滅虞虞君及其大夫百里
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
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
人不許使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
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之時奚年七十餘穆
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之授之國政號曰

五羖大夫
襄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
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齊而乞食飯牸人
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
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
牛干之頹欲用臣蹇叔復止臣臣去得不誅
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
利爵祿止留而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
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厚幣迎蹇叔于宋
以為上大夫

丁惠王二十二年 齊桓公三十二年
卽十三年 六年 杞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 衛侯 陳侯 鄭伯 伐鄭
文圍新城
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楚人成圍許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公將
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僖公面縛銜璧大
夫袁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

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
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冬公至自伐鄭

僖公二

戊辰 惠王二十四年 齊桓公三十三年 齊人伐鄭 傳在殺仲俠段

春齊人伐鄭仲俠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仲俠

齊人復伐鄭孔叔言於鄭文公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夏殺仲俠以說於齊秋陳轅濤塗怨申俠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俠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俠由是得罪○秋仲俠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瘉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令尹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 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文公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子華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

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乞盟後九年殺子華○又七年子華弟子儀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謂矣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己酉 惠王二十八年 齊桓公三十四年 曹共公襄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桓衛侯文許男僖曹伯共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文乞盟

徃年冬閏月惠王崩太子鄭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

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夏狄伐晉

徃歲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

懼之而已無速狄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弗聽夏狄伐晉報采桑之怨也

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王人來告喪難故是以緩

庚戌 惠王二十九年 齊桓公三十五年 宋襄公茲父嗣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于襄公茲父嗣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大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子魚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于葵丘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

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公曰天威
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
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下拜登受〇宋襄公在
喪故曰予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予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桓公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
為此會也東兵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
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公羊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
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
是藐諸孤屏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
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

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
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
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
乎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
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將欲復言而愛身
乎雖無益也將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我欲無貳而能端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
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

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
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荀息有焉
辛亥王十年齊桓公三十六年宋襄公茲父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事在作年書以
今春從赴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背亂也
令不及魯故不書
國語里克不鄭使郤芮告公子重耳於狄
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安民在擾子盍入乎
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
固本終必稿落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
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是哀樂喜怒之
節易也不可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積
亡人重耳父存不得供備洒掃之役死又不

敢泣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
在親衆而善隣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隣
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郤
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
秦人以求入吾主子或吾告郤芮曰子勉
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
非危何安子盍謹圉以賂外內既入而後圖
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告
諸大夫曰晉國無主民各有心父則孤諸侯

之謀徑召君於外也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
諾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
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隕
恐棲遲托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
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
克伏其辜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
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厚收其逋逃裔胄而
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
人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穆公許諾○

秦使公子縶如晉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縶
甲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君聞之得國恒
於斯失國恒於斯雖吾子儻然在衰服之中
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公子其圖之
以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為
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
說之懦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
亡臣重耳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
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

他志以厚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
私繫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
吾再拜稽首起而不哭
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
退而私于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哭君
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平鄭與我哭
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
宗廟定社稷占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

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
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
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
反致命於公曰吾與公子重耳仁
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
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
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
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
滑其中且可以進退公從之

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公子夷吾秦伯問公
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刻之
謂也今其言多忌刻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
能克是吾利也
夏齊侯桓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王命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
侯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

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
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
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殉于秦且謝緩賂
故不及
先傳晉侯改葬共太子伙孤突適下國過太子
太子告之曰夫晉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
畀秦秦將祀予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
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
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

有平者而見我馬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下韓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壬襄王十有一年齊桓公三十七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吕甥郤稱郤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

伯副華七東不來一大夫主

平鄭子

梁心何以法也平子勢逐出奔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郤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歆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忘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附三月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王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鞌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冬楚伐黃

癸襄王十有二年齊桓公三十八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謂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公不聽及楚伐二滅黃公不能救

君子閔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于僖公

甲襄王十有三年齊桓公三十九年

戊五年十有三年齊桓公三十九年陳僖公款元年

春秋侵衛

往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至是狄

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鄭衛侯文許男僖曹伯

共于鹹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初大叔帶有寵于惠

后將立之襄王之立也叔帶怒叛王即戎十一

年夏揚拒泉皇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

東門叔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

戎于王十二年秋王以戎難故討叔帶叔帶奔

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

晉至是會于鹹以謀之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

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王復以戎難告齊齊

復徵諸侯而戍周

管夷吾之平戎于王也王以上卿之禮饗之夷

吾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

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

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賚不忘往踐乃職無

逆朕命夷吾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

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

勞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

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

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婣孔云吾兄弟

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

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乙亥襄王二十六年十有四年僖公四十年

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王震左征緣陵之役有謂齊侯專封者管

仲曰不然大徵國之謂封置百官立社稷

之謂封未識板築之為封也且專封奚如

專伐大伐焉伐猶文王亦專之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
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晉地也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于莊公甲午朔
丙寅王七年十有五年齊桓公四十一年蔡莊公甲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成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其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
盟且救徐也孟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
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以救徐也○明年夏齊師復伐厲不克救徐而

還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公子展之後故世卿展氏）
冬宋人伐曹
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故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穆公謂公孫枝
與之予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奚與之
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
道有福平豹請伐晉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
舟之役○明年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

鄭曰背施無親辛談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弗與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甚焉背隣無親患作失援必斃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賈君晉獻公正妃屬使事說之

上梁曰裕里平皆中大夫

良內卦悔外卦

二句出國語

使卜徒父筮之。吉。曰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雄狐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曰。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九月。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閒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飽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上戍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迓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

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史記韓之役。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岐。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侯。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者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

皆願從從而見穆公穆亦許惟辭爭死以報
食馬之德於是虜晉君歸
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穆公使
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
亦晉之妖孽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
曰君賜后土而戮寘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
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
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非以玉帛相見而以
與我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
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且晉人
戚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
我食我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
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衆怒焉公猶枝曰
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
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歸告吕
甥且召之吕甥教之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

告之曰狐雖歸厚幣重寶以出其上貳圍也衆怨
晉於是乎作爰田吕甥乃曰君亡之不恤而群
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吕
甥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
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
十月晉吕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懼
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
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
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
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
者懷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
立以德為綏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
晉侯饋七牢焉
十一月秦人歸晉侯晉侯將行卜郊

對曰陋君於敗也不死人使失刑非人臣也
臣而不臣行將焉入丁丑晉侯歸殺慶鄭而後
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輸之粟曰吾怨其君而
矜其民且吾聞厚叔之卦也簒子曰其後必大
晉其庶乎姑偪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
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
之懷嬴是為

管子附齊管虎吾寇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

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彼吹將安移之管仲
未對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
也于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
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
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用隰朋可用之
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
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
齊國之脩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仁矣
哉其朋乎言終胥然嘆曰天之生朋以為良

吾舌也其身死吉焉得生哉公曰易牙如何
對曰微君之命臣且謁之臣願君之遠易牙
堅貂開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
何疑耶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且其
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堅貂自宮以近寡
人猶尚疑耶公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近
且其身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衛公子開方
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寡人十五年不歸
見其父毋乃何焉之仲曰倍親以適君非人

情難親是所願得於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
君必去之仲卒桓公不用其言近倖三子三
子專權及歲除朋亦卒

春秋左翼卷之七

僖公三

丁襄王十有六年齊桓公四十一年
丑八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子叔孫得臣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僖邢侯曹伯于淮

謀鄫且東略也於是城鄫後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戊襄王十有七年齊桓公四十二年
寅九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夏臧孫如齊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卜九月公至自會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譏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氏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長衛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薨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史記桓公尸在牀九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及無虧立乃棺赴

（注）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己巳周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齊孝公昭元年　邾

春王正月宋公　曹伯　衛人　邾人　又伐齊。無歸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納齊孝公也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狄伐衛圍菟（徒）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

王震在阼邢侯伐衛衛侯使甯速私於邢侯曰寡君聞之諸夏比弟也戎狄豺狼也昔昔狄為不道侯快諸夏君與寡君戮力同心其及國乎乃之

桓公之命曰無侵小無怙亂無貳非庚以殄戎心君一反而三好之何故圖亡默曰吾以為齊桓不足存也是在之後是僕之師桓德均也衛今伐其喪而蒸其孤奚命之為齊子引吾以去桓德也桓志昭也且有宋在圖子乃告安得與宋比也宋後桓也若德桓也桓之爵貴也盟王世子而定之若與宋若實疏騎兵馬無虧義嗣也若若不非桓爭收復其治以請止無虧可不必亡一諸侯其不可也不必亡一公子若戴公去國而廬于曹微無虧三百乘之戍衛可以為衛矣惡乎至今日哉何以不得良死夫宋公將建大義以服諸侯而以惰濟之若不可以義收之矣衛子不能對柳下季聞之曰邢其亡乎棄德從詞從惡佞好佻懷貳怨犯是大者何以能國其及國乎國子乃之

庚辰周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襄公十年　秦穆公十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圖霸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曲南邾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王震左衽宋公將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鄫人皆懼其臣侯成子謂鄫子曰宋公貌仁而志在諸侯此可為理說也臣請往見之因偽為齊雍巫者以見宋公曰臣齊之賤諫也昔我先桓公之霸也臣實亦久從事焉請以敝邑之屬諸侯者為君獻宋公曰子先公之屬諸侯也抑所皆也雖然試言子之私侯成子曰親有禮閒攜貳伯王之器也宋公曰善哉鄫有禮寡人善之鄫之來也緩其心貳故將計之侯成子曰不可鄫之緩來也以君卜也君德則臨否則攜貳君今不以德懷而暴殘之是教之貳也夫鄫以君卜而諸侯亦以鄫卜君始合諸侯而教之貳或者難以伯乎且曹邾叛命者也鄫子奔命而後者也魯衛陳蔡鄭許徐聞命而覩望不及於會者也夫奔命而戮之其不及於會者又將若之何屬者我先桓公之會君于淮也鄫故也淮夷病鄫我桓公及管仲謀之執帥徒而城之憂鄫如憂國鄫人指焉諸侯懷焉君有事諸夏而不恤其私而又重責之而執之以為首誅非我先桓公所以屬諸侯也宋公曰善亟命之邾故鄫子邾及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閒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由是而

降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今君
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
德乎無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郭莒國之後也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
吉甯速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
侯無霸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
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成鄭人文盟于齊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
于齊脩齊桓公之好也
梁亡
(丘濬考定)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徙歲冬
築新里而不能實也秦取之至是乃滅公室民
罷而弗堪則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書曰梁亡不言非王自取之也
辛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 宋僖公十一年 秦穆公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夏邾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
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畔楚楚令尹子文帥師伐隨取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
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
壬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 宋襄公十二年 秦穆公二十一年
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成盟于鹿上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
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冬

楚楚人許之。司馬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公欲焚巫尪。注。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勤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侯。鄭伯。蔡侯。次于鹿上。伐楚以救緡。冬。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司馬子魚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公曰。吾與之約矣。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公以伐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子魚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

冬公伐邾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

以服事諸夏。邾人戕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寨。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足崇大濟而脩祀。紓禍也。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亳。釋宋公

（公羊傳）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神。盟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於是會于薄

以釋之。宋公走之衛。子魚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遂宋公歸

（癸亥。襄王十二年。未四年。）二十有二年（宋襄公十三年。秦穆公二十一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子）

取須句而反其君。馬禮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討其即楚也

秋

（附）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

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刑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
敬之天唯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
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
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

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茲父及楚人成戰于泓宋
師敗績
楚子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楚
宋將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
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馬國人皆咎公公曰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
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
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
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
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
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
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
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
也○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
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
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逼女器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
品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鄭叔
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諸侯是以
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有三年宋襄公十四年
甲戌王十
申五年
秦穆公二十三年
春齊侯孝伐宋圍緡
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子成公王正月

傷於泜故也。

秋楚人伐陳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令尹子文以為功使代為令尹為吕臣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王世貞左逸吕臣退而糞曰異哉夫子之為楚也泜之役君王幸以狡勝宋而奪之）

同盟又捴其二息而無別宗是必不得請使。夫子不諫而今又諛楚以快子玉若以汰失之而臣以復復之。必敗。夫子實敗楚而欲他諛也。得身為幸

（附）明年夏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文公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文公從之享宋公有加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如宋在

乙巳襄王十 二十有四年
酉六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故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蕃戚以

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鄷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其侮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甫侯言於王曰。不可。昵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讒頑凶德之大者也棄德崇奸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

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棄
一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瘖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嘳
狄皆則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
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今周德阨衰於
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姬無乃不可乎民未忘
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
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為周討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狄之伐鄭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又
諫曰不可臣聞之鄙者倍矣施者未厎狄囿貪
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
弗聽立隗氏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將立之未
及而卒叔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
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令叔帶

仁者真報之心未除
婦女之性德之私猶從人欲

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
頹叔桃子奉叔帶以狄師伐周大敗王師獲周
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叔帶
以隗氏居於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
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旭氾敢告叔父臧
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
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鄭文公與孔將
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政禮
也

晉侯夷吾卒

考增初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六年聞晉侯疾謂
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也而辱於秦
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
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
言遂逃歸○往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
亡人期甚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
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
之能仕父教之忠右之則也策名委質貳乃辟

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仁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詩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考增晉公子重耳之奔狄也從者皆舅犯趙衰顛頡魏武子韋司空狐毛賈佗介之推狐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舅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稽首受而載之及齊桓公妻以宗女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妾不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妾與舅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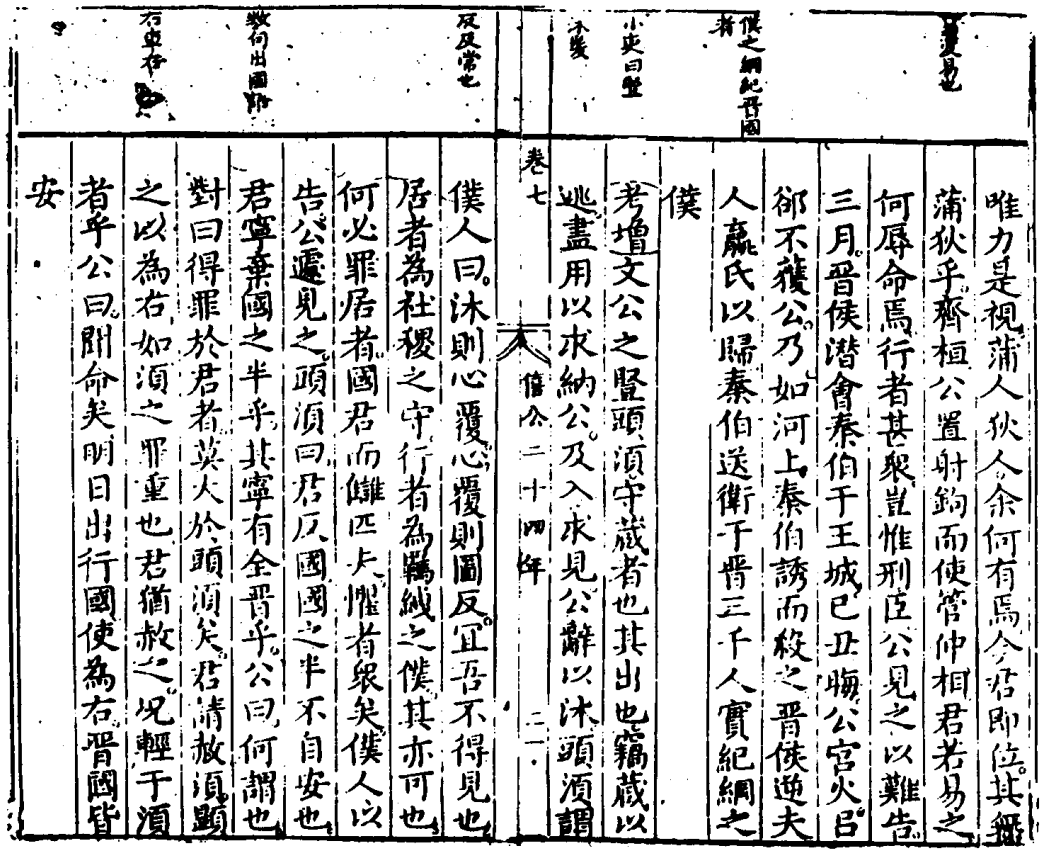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成王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王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

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一]
周旋今尹成得臣請殺之王曰晉公子廣而儉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
親外内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其將由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
六咎乃送諸秦[二]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怒
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送諸秦秦伯歸女五人
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懷嬴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秦
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
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罪其惡名不敢以儐致
之歡之故也公子欲離謂舅犯舅犯曰惟秦所
命將奪其國何有於妻謂趙衰衰曰志有之將
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
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今將婚媾以從秦
猶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
之他日秦伯饗公子舅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黍苗衰曰重耳之仰君也如

[一] 未之死辭不敢受備弓矢以與
[二] 懷以子圉被惡名不敢用昏姻正禮
[三] 婚禮婦入室饋妾饋盥安饋巵匜饋沐沐浴也

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庶能庇蔭之使成其
穀焉在宗廟君之力也秦伯曰是子將有之豈
在寡人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公子降拜秦
伯辭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命重耳
重耳敢不拜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
公子濟河令狐臼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
高梁呂甥郤芮帥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
如師師退次于郇辛丑晉侯及秦晉之大夫盟
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申使殺懷
公於高梁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六十
有二矣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
從狄君以田于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
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一] 執宗於晉反國當朝秦六月取出和以匡王國
[二] 呂甥郤芮惠公舊臣
[三] 戊申使殺懷公衰姑故云



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繼
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呂
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
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
僕
老墳文公之賢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
逃盡用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辭以沐頭須謂
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
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
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有衆矣僕人以
告公遽見之頭須曰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
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公曰何謂也
對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頭須矣君請赦頭須
之以為右如頭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輕于頭
者乎公曰閒命矣明日出行國使為右晉國皆
安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妻趙衰生
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妹叔隗趙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
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
晉之乘初公反國及河令棄捐籧篨菌蒲旃被
皂絷黑喙足胼胝者在後舅犯曰籧篨菌蒲所
以食也旃被所以卧也而君捐之皂絷黑胼胝
所以執勞苦有功者而君后之今至於國臣
在所蔽之中矣乃以璧授公曰臣負羈紲從
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
君乎請由此亡公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投其璧於河介之推笑曰天實開公
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
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懷惠無親內外棄之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
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
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
之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
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
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
女偕隱遂隱而死文公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僖公四

丙辰王十七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 秦穆公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子成公 鄭嗣

伯姬寡守為宋大夫鴻氏妻

宋殺其大夫

宋蕩伯姬來逆婦

後魏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勇犯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何如不堪也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於是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平王東遷晉鄭焉依秦襄之後秦民戰阪泉之

取叔帶于溫殺之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
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
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
是始啓南陽
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
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
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
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自寧守以順及

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
九御外官不過九品是以供給神祇而已豈
敢厭縱其土田以貳其度亦唯是兢兢業業
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軫恤其闕乏今
晉之有公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實
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
豈敢有愛於父老百姓改正改行叔父若
能光裕大德垂法後世改物以創制天下其顯

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
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滋姓也而非
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
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
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
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
知之文公遂不予請受地而還
晉之啓南陽也原與陽樊不服晉人圍陽樊倉
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君其無服

也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氏冬晉
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
將降矣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士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還原伯貰干貫以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
夫文公問原守于卜人皮對曰肯進衰以壺飧
從徑餒而亡食故仰處原
晉之衆晉文公出狐偃曰大蛇高如堤虹
道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為惡則修德大去

蒙惡則修官上蒙惡則修身公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予命遂申而反前驅之臣聞之曰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不可變何不逐驅之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及宿齋三日請於廟曰狐以讒不肥幣不厚罪一也狐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狐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救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令下未半而守蛇吏夢天帝殺蛇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秋秦晉伐鄭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帥師救鄭秦人過析隈入而縶與入以圍商密昏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縶與入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若遇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及矣乃降秦師秦師因子儀子邊以歸楚令尹成得臣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迫陳奔楚成納之

卻缺言曰隈隱蔽之地若容析伴其人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成苦盟于洮

初衛文公將為我平莒未及而卒冬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丁亥（襄王十八年）二十有六年（晉文公二年　秦穆公十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茲平衛寧速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鄑弗及

討二盟也

夏狄人伐我北鄙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師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

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師乃還

衛人成伐齊

討其伐我。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仲遂及臧文仲如楚乞師。見成得臣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卷八 僖公二十六年 六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人叛楚即晉。冬。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公以楚師取汶陽。齊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

融能變通祖夔楚之別封故世執楚鬻子有疾不得祀封子熊摯

以為魯援。楚申叔戍之。桓公之子十人為七大夫於楚

戊寅王十九年　晉文公三年　秦穆公二十七年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葬齊孝公

史記衛公子開方殺世子而立公子潘。是為

卷八 僖公二十七年 七

昭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

冬楚人成陳侯。檮。蔡侯。鄭伯。文。許男。僖。圍宋。成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成王將圍宋。使令尹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成得臣復治兵于萬。終日而畢。鞫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

焉。于王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貨。何後之有。冬。楚令尹子玉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胡伐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也。臣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若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舅犯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

己亥王二十有八年　晉文公四年　秦穆公二十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文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先軫將中軍。狐偃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敛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

末。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成公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公子買戍衛。既而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文公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謀。曰。柵舍于墓。師還。焉。曹人竟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亡也而攻之。遂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爵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舉施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楚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悅。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文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救衛。不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成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得臣弗聽使闔椒請戰曰非敗必有功也。頷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得臣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謀。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悅。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得臣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舅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退三舍。楚眾欲止。得臣不可。夏四月戊申。復宋公于鄭。歸

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舅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栗。忠何繇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蒐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舅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得臣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詔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得臣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闕宜申將左。闕勃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

而僞遁楚師馳之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宜申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得臣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初得臣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黃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闘宜申使榮黃謀帥聽榮黃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黃玉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又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二子對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舍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為吾臣實為令尹棄已而已不在民矣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以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以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豈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以犯曰民未知禮未止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朝鮮兵要刪正晉侯之入曹也頗頡不用命而褻信負羈氏殺之以徇于師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郤臻奸命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殺之以徇于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衛侯成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文）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衛子（叔武）莒子（紀）盟于踐土○陳侯（穆）如會○公朝于王所

甲午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於晉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繞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相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

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弓一。形矢百。旅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胡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

役也。能以德攻。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寧俞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閺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胡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

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居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始平于齊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成慶侯。崔鄭伯。文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于衛。

秋七月。丙申。晉侯入于晉。獻俘。授馘。欲至大賞。徵會討。癸酉。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

周非命夫命妇不朝坐狱故使崔子为士而寡命士衆制之寡或谓妻之为防闲也

地也且明德也○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
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
鍼莊子謂寧命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寘諸深室寧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
子瑕
國語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
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
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直不可聽也君
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
一逆矣又爲臣執其君其安刑布刑而不
肅再逆矣二命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
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丁丑諸侯圍許哀侯有疾曹共公之賢侯獨賀
筮史使以曹爲解曰蓍杜公爲會而封異姓今
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
叔武之穆也且今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

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
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今此三者君將若
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虞衰王二十一年　晉文公五年　秦穆公二十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春介葛盧來
公作會館之勞來禮也
公至自圍許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陳轅濤塗秦
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
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
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辛襄王二十二年　晉文公六年　秦穆公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王于王與晉侯皆十數前王許之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歡然治厲故曰苟能納我我使爾為卿二人遂殺元咺及子瑕子儀公入祀先君二人既服將命周歡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厲辭卿。

晉人秦人秦人秦人圍鄭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文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穆公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辟曰國君文足昭也武足定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羹鼎鼒盛鼎鼒盛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仲遂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五軍蓋謂三行而更為新上下軍也囊如為新軍帥

相都帝丘 鄭其後世

壬辰 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文公七年 秦穆公三十一年

春取濟西田

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而欲固之，必親其共者。子不可以不速行。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獲地為多。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秋七月

附 二十八年冬，晉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秋，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遷帝丘，避狄難也。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俞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城濮之戰

石作石癸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晉文公八年 秦穆公三十二年

春王正月

後傳 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鄭伯捷卒 文公，子穆公蘭立

初，鄭文公報子儀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俱得罪而死。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而殺之。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有賤妾曰燕姞，生子蘭。公盡逐群公子，子瑕奔楚，子蘭奔晉。蘭事晉文公甚謹，文公愛之。三十年，從伐鄭，求入鄭為太子，請無與圍鄭。晉侯許之，使告于鄭以請平。鄭石甲父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其後當有興者。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乃與孔將鉏、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

卜偃以國家安危謀國都存亡以服衆

晉人許之。文公卒。蘭即位。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子襄公繼立。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甲寅王二十五年 晉襄公驩元年 秦穆公三十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朝鮮兵要刷正。秦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兵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

吾人獻物必有以先之。乘章先牛

卜偃曰。勝敗回實。觀曰。餘生曰幸

杞使秦成自取為行資今歛已得間

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下敝邑。敢犒從者。且使遄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有備矣。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於是鄭穆公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高辭逸。與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父來聘。自郯涉于瞻明。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謂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癸巳葬
文公
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
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
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
軫曰秦不哀吾喪而戚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
之為吾聞之一目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
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遷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
御戎萊駒為右四月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

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乎始墨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
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
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
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
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
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
累臣衅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

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穀公素
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
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
以一眚掩大德
狄侵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取訾婁以邾子益來以歸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
仲遂復伐邾

晉人襄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
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
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師其元而如生初
晉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於請用之臣
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
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

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
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
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
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
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己丑公薨于
小寢
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于楚也
附楚令尹鬬勃侵陳蔡成遂伐鄭納鄭公
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鄭外僕
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歛而葬之○晉陽處父
侵蔡楚鬬勃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
使謂勃曰吾開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
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還速唯命不然紓我老

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鬬勃欲涉成大心
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之何及不如
紓之乃退舍陽子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
亦歸太子商臣諂勃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
也罪莫大焉王殺鬬勃

春秋左傳卷之八終

文公名興僖公之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

襄王二十六年元年晉襄公二年秦穆公三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襄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豈下必有後于魯國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王棣疑襄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洽成至治風動茂焉爰作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即世成王追念元勛庸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于王室魯宜親且尊王室之視魯猶大厦之有柱石余一人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衮冕圭璧之錫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敢以爨典勤叔父聖用使毛伯衛往錫爾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命爾嗚呼叔父尚懋敬之哉

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為不朝故且為鄭討也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襄公朝王于溫先

且居及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晉之伐衛也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吾辭之衛孔悝帥師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盟于戚

晉侯疆戚田故往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鬬勃勃
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
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
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
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
潘崇曰享江羋而弗敬也從之江羋怒曰呼役
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
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
事乎曰能遂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
弗聽乃縊九月丁未商臣以成王之寢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
戊申
公孫敖如齊
始聘焉禮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拜且聘踐脩舊好要
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
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
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春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
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
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
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
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以從公乘遂
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狐鞫居狼瞫怒
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
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
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下民越竟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報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適晉不書辭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成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公未至故代會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共公為衛請成于晉既孔達以說○冬衛成公如陳拜晉成也○又明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成公如晉拜○及晉

趙盾為政郤缺言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盾說八年晉靈公使解揚歸匡成之曰于衛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雩于太廟濟僖公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言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

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商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三不知也縱逆祀祀爰

居三不知也

國語曰有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

臧孫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弦也使書以為三筴

高士傳附

仇展禽仕于魯三黜不去其妻曰吾聞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展禽曰然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及卒其妻誄之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謚曰惠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公子遂如齊納幣

禮也凡君即位好男男舅甥婦娶元妃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丁 襄王二十八年 晉狼公四年 秦穆公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出上同濟

夏五月王子虎卒子恒公立

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

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伯有焉風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楚人圍江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兩盭于宋

隊而死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衷盟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

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叔孫得臣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倍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德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戊寅公二年晉襄公五年戊辰十九年四年晉襄公五年秦穆公三十七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免于魯也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免宜哉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秦穆公聞之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避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敗不弔乎吾自懼也

晉侯襄伐秦

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成使甯俞來聘

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憾而獻其功於是乎賦彤弓一彤矢百綏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隕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以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故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及仲歸帥師滅六

冬楚公子燮又帥師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于鍚民

庚寅王三年 晉襄公七年 秦穆公三十九年

春

先傳往年冬晉趙衰繼栁先且居胥臣皆卒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聘衛還改蒐于董易中軍處父趙衰之

屬也故當于趙氏比謂趙盾能以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趙盾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刑秩賞逆莫干時順民之經於是乎出滯淪俊乂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葬許僖公

夏公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行父聘于陳且娶焉

附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罪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行父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王律疑誰久晉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公對曰晉主夏盟于今再世矣天加小國畏懷罹罪歲時脩好孰敢有問雖敝邑之歡

好于大國則非懋力之故也周公其長矣則兄弟後世子孫維好脩睦周故失墜凡以救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以合好是故行父之來寡君使長之下執事曰庶幾成禮以不廢先君之好手不辱晉君棄群臣而大夫以喪故辭使人是固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執事若徵惠敝邑因變成禮俾行父得奉玉帛以薦凡侯將寡君之心晉君之寶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何有厭數晉人許之成禮而還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世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下人秦穆好也置善則國事長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得矣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長而慧貞下人其予民必

安之盾曰辰嬴賤妾在九人其子何濟之有且
為二嬖諺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
僻也毋滔予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
杜邙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
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
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毋義子愛足以
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茂上會如秦逆公子
雍射姑亦召公子樂于陳趙盾使殺諸郫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狐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
也九月使狐鞫居殺處父
初處父之聘于衛也反過甯甯毳謂其友曰吾
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從之乃溫而還其妻問
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也毳曰以剛商書曰
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天為
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
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利而
離罹其難是以去之

晉狐射姑出奔狄
十一月丙寅晉殺狐鞫居討其殺處父也射姑
奔狄趙盾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射姑戮史
駢史駢之人欲盡殺其帑以報焉史駢曰不可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
也夫子禮于貴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
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其帑與
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
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何以為民

辛襄王三十二年七年晉靈公殺卒九年秦康公繼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部
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邾文公子焉非礼
也

王震左衍傳人寘邾文公子以抑文公文

公曰吁何居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卜以猜
魯人魯人曰非不子也其不父也孺子何
罪邾人曰有子不訓寡君之罪也蔡父曰
亡孺子之罪也實其子使仇其父魯人之
罪也仇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
誰能懷之若其圖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子昭
公立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
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

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萬
蓋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
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
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收攜貳若之何去之
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
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
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
且言非其罪也

宋萍逸史六卿和公室樂豫曰公室大臣
和也其公子卬乎卬居之介弟也卬在君
不疑校之政令得輯睦諸公子公姓以周
事君其庶幾乎固舍司馬以讓之卬辭曰
此非卬任也卬也頑而不訓于國且少長
于君君暱之夫適居非所以輯公族也適
公族非所以信于君也屬有交搆其間狂
狡而固之以興其凶慝進退罪也卬弗能
樂豫曰公子不圖社稷耶圖社稷而愛其
身乎卬不得已受之公喜曰卬也知政寡
人知免矣卬聞之懼曰禍其在茲乎私于
公曰卬也知政君之禍茲甚而奚以免乎
臣聞之輔信相successful禍災恒作戴桓
之逼難以日月謂也向也弁髦若而今也
蜂蠆屬焉夫弁髦猶可蜂蠆其可免乎君
亟親諸父昆弟而廢施于國茲可以免乎
然悍及公不悛卬年載氏之族亂攻昭公
司馬握節以死後九年公子絷弒昭公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
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
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
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
于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
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恐言猶在耳而棄
之若何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
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
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都佐下軍步招御
戎戎津為右及堇陰趙盾曰我若受秦秦則寘
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綴師秦將生心先
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
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厲食潛師夜起戊子敗
秦師于令狐至于刻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
之
明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狄侵我西鄙

公使告于晉晉趙盾使因狐射姑以問鄭伯且
讓之鄭伯問于狨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衰
冬日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初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穀其姊聲己生難
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為辭則為仲遂

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公孫敖如莒涖盟
且為仲遂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
遂請攻之公將許之叔彭生諫曰臣聞之兵作
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酒及人亂門及也今臣
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仇若之何公止之叔彭
生于之使逐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
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仲遂會趙盾盟于衡雍
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
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
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內戒辭也
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文公八年 二一
夫人姜氏如齊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蔵
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壺離及大司
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
官司城湯意諸來奔數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
官通之皆從之亦皆以官皆貴之也
癸頃王九年晉靈公二年
卯元年楚穆王八年
春毛伯來求金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爽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上軍殺梁益
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
克奪荀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
耳荀得作亂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
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荀得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幼不在諸侯北方可圖
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鄭公子堅公子尨
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
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鄭不書絞也以懲
不恪
附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也秋楚息公

子朱自東夾伐陳陳人敗之獲楚公子茷我陳
懼乃及楚平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子文公壽祖）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穆）使椒來聘
楚鬬椒來聘執幣傲叔詹告（告嗣位）曰不穀（不穀君之謙詞）
之不佞（佞）傲其先君仲叔（叔詹）不祥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賵

葬曹共公

春秋左傳卷之十
文公下
甲（頃王十年晉文公四年 曹文公壽元年）
辰（二年十年晉文公壽元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辰卒）（子宣叔許謚）
夏秦康伐晉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晉取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商似）謂成王及成得臣鬬宜申曰三
若皆將強死（城濮之役成王思之故使止得臣

曰毋死不及止宜申（宜申縊而縣絕）（使適至
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鄀成王在渚
宮下見之懼而歸曰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
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為工尹（既而又與
仲歸謀將弒穆王）穆王聞之殺宜申及仲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卒故也
冬狄侵宋

孟獻伯名

楚子穀蔡侯莊次于厥貉

陳侯鄭伯及麇子會楚子于息冬楚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以楚欲勞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戍何罪乃遊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姬思公復遂為右司馬息公子朱及申舟為左司馬命夙駕戒燧宋公違命申舟扶秩其僕以徇或謂曰國君不可戮也申舟曰當官而行何强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

討其違命

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避强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是役也麇子逃歸

乙酉王十有一年晉靈公五年

春楚子穀伐麇

冷尹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太師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也

秋曹伯文來朝

鄭瞞即狄訪風之後

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仲遂聘于宋且言司城湯意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叔孫驌虎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

對曾鄭門而伯曰僑如

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邴而班為御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邴班使食其征謂之邴門晉之滅潞也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桓十六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退之衛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按史記梁當作遬

穀梁傳長狄弟兄三人伏宅中國兆石不能害叔孫得臣衆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斷其首而載之俯見于軾

丙頃王十有二年午四年 晉靈公六年

春王正月郯伯來奔

郯太子倏儒自安于大鍾國人弗徇春郯伯卒郯人立君太子以大鍾與郯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郯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成大心卒成嘉為令尹舒軫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秦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仲遂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術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仲遂三辭術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精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仲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及秦人康戰于河曲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先且居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梁弘以從秦師

于河曲先且居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先且居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盾側室曰穿晉君之幸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先且居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月戊午秦師悉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梁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父綴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慤。吾也。咿曰。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滑諸河必敗之。脊甲趙穿當軍門。皆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患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咿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咿年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盾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服而有耻。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焉。逸請自歸于秦。秦康公許之。壽餘腹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謀。吾無人。子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譖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書時也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子靈公 平國嗣）

丁頃王 未五年 十有三年 晉靈公七年

春王正月

邾子蘧蒢卒。（子定公 瑮且嗣）

物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公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成會公于沓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伐會
公于棐
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戊頃王崩子十有四年晉靈公八年
申班嗣立楚莊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附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
卷十 文公十四年 八
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則不書懲不敬也周
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彭生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于舍
六月公會宋公鄫陳侯鄭衛侯成鄭伯許男邾
曹伯文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從于楚者服宋魯且謀邾也謀納捷菑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比將亡
亂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初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
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
長趙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卷十 文公十四年 九
補傳楚子商臣卒
附楚莊王立令尹成嘉及太師潘崇將襲群舒
使公子燮與巫公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
城郢而使賊殺成嘉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莊
王出將如商密廬戢黎訪之殺子儀及公子燮
初子儀因于秦秦不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
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子叔仲惠伯
公孫敖之從巳氏也魯人立文伯穀敖生二子

于莒而求復穀以為請仲遂使無朝服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莒疾而請曰微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立惠叔難故請重賂以求復難亦以為請許之將歸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商人自立舍為諡公）初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驕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于公有司以繼之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弒舍而讓其兄

公子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為簡對人以為卿不義昭公而出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仲遂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于叔姬于齊曰慈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王使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皆之也公與之安辭曰君之先臣曾得罪于宋碻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

于亞旅魯人以為敏

夏曹伯來朝

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倘柩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惠叔難猶豎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歸而殯之齊人送之非知慶父仲遂欲弗與叔老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伋有言曰君子致美救之實

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所絕其愛親之
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仲遂薨帥兄弟以哭之
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問于國咸諮二子
曰將殺子歜子以告季孫行父二子曰夫子以
愛我聞我以將殺夫子聞不亦遠乎遂禮
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也示有等

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故之使反致命皆曰單伯至
自齊貴之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非戎也
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
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蠆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
諸侯盟于扈

齊人來侵行父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侯陳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公有齊難故不會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懿公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孫行父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次何以行禮禮以順

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
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
弗能在矣
（應王十有六年晉靈公十年　魯文公卒元年　戴二年十有六年　晉靈公十三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晉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孫會齊侯請盟齊侯
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郯西江

公使仲遂納賂于齊故盟于郯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有蛇自泉臺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八月葬姜

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

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南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師與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啓謀人乃出師仍于九日百濮乃罷楚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盧戢黎侯伐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梁渚三宿而潰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諸侯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珍器備矣若用之以禦寇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以楚不足與戰遂不設備楚子乃乘驅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鬬椒自石溪予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懼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儀父請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給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大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抱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劫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固夫人以作亂將使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馬蕩意諸謂公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北大夫至于君祖毋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盍以其實玉賜左右而使行夫人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

何十一月甲寅公將田孟諸大人使帥師攻而
殺之潘意諸死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
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宗近懼
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戚也姑紓死焉
雖亡子猶不亡族及意諸死文公使厚弟須為
司城辭曰卒而使蕩尸為司馬意諸弟也○後
三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亡司城須以
作亂十二月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
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
何故弒君猶在文公而還
王世貞左逸上會謂趙盾曰亡人也辱夫
子之收之不收以問諸也晉為盟主吾子
寔執大政以光輔社稷城濮之戰先君
僅一得志于楚無以尊之曰楚為不道棄
食厥邴商臣弒頵而子不以聞率諸侯伐

楚楚猶外也齊商人弒舍子又赦之宋弒
卿曰子不親討而以委中行氏子為正卿
曲庇臣惡畸取弒馬夏將伏矣曰君不勝
民吾馬能奪之此有周之以他在士季退
曰晉夫子能行之且恐之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懿公伐我北鄙仲遂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晉靈公薨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
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靈公
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公子歸生使乞訓
而與之書以告趙盾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
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伍十一月
克減侯宣多而歸蔡侯以靜于執事十二年六
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

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戚物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烬之戚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喪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薄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善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銳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儀惟執事命之我先君文公二年朝于齊四年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非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荀躒如秦公孫敖為質焉冬十月鄭太子忽如晉及石楚為質于晉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之偷必死

十有八年 晉靈公十二年 楚莊十五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子惡嗣位

齊懿公將伐我成師期而有疾壅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使卜之叔彭生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若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公薨

秦伯罃卒于共公稻制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兄惠公元立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及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朴扶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如孫卿臣如齊冬十月丁卒○大人姜氏歸于齊○李孫行父

如齊

考證文公夫人姜氏生子惡叔彭生傳之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仲遂仲遂欲立之謂彭生曰君勿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彭生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勿君之有仲不說秋及叔孫如齊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因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不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僕亡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逮公問其故行父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公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隕今見行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頼奸之用為大凶德行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尊敬

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

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黃帝）有子不才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惡物頑嚚不友是以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子不才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子不才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

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堯堯不能去縉雲氏（黃帝臣）有子不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貨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

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宣公　公名倭文公妾敬嬴之子也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癸巳王十三年晉靈公元年丑五年元年晉惠公元年楚莊王六年　秦共公稻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夏季孫行父如齊　即穆姜也

納賂以請會。　定公位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沿河曲之事　文甲之子辛甲之孫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于衛而立胥克先辛

奔齊。

公會齊侯惠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仲遂如齊拜成賂之以濟西田。

秋鄭子定來朝

楚子莊鄭人侵陳靈遂侵宋文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人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晉楚爭鄭四　宋素為國

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像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

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楚爭鄭五

楚為賈救鄭過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伐崇秦師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靈公後趙盾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疏于楚　甲匡王六年晉靈公十四年寅年崩楚莊王十七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甲首三十人衛人以華元獻
敖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疇昔之
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
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
元為植城者謳曰睪旱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
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騶來謂之曰牛則有
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

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
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
椒救鄭君子曰求合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
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矜將弊矣姑益其
疾乃去之

（附）初楚司馬子良生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

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
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
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
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鬬般為令尹椒為司馬
蒍賈為工正譖鬬般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
馬椒又惡之四年夏椒以若敖氏之族因逆賈
于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
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莊王
與若敖氏戰于皋滸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者
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
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楚辟三舍而後
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
黃使于齊�turning及宋聞鄖亡人曰不可入矣克黃
曰棄君之命其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
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
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職改命曰生椒之子

賈皇奔晉晉與之邯鄲為苗賁皇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立其叔成公黑臀）

考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入諫上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隨之遂入諫公不聽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士會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嘆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有周狗曰獒殺獒而屬之彌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宮中甲起鬬且出彌明死之有起于甲中者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仕於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

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盾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攻靈公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乳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冬盾使趙

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附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昆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括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定王元年　三年　晉成公元年　楚莊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葬匡王

楚子莊伐陸渾之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魑魅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先是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七會入盟晉侯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宋文公之殺母弟須也武穆之族奔曹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子蘭公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以予為伯儵拜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疾嘆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以蘭而卒

丙定王四年　晉成公二年　鄭靈公元年　辰二年四年　楚莊王九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鄫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稍卒（共公也子桓公榮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靈公也第十二襄公堅立）

楚人獻鼈于鄭靈公歸生與公子宋將見公子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歸生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公子宋而弗與也宋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宋懼與歸生謀先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若爭反講歸生歸生

（弟與故君食指不動）

（靈公貪公去疾皆靖公子）

（穆氏襄公孫第）

生懼而從之夏弒靈公鄭人立其弟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去疾去疾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十年歸生卒鄭人討靈公之亂斷歸生之棺而逐其族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莊伐鄭

鄭未服也

丁定王五年（晉成公二年鄭襄公堅元年 已三年五年 楚莊王十年 衛穆公蘇元年）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禭過也

叔孫得臣卒（子僑如嗣子孫為宣伯）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來反馬也

楚人來伐鄭

（公還其馬二月復見乃反馬）

（二年楚莊伐鄭）

楚莊王伐鄭陳及華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明年冬楚人復伐鄭取成于鄆而還

（戊定王六年晉成公四年 午四年 楚莊王十一年 午）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己定王七年晉成公五年 未五年 楚莊王十一年）

春衛侯成使孫良夫來盟。
衛孫良夫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惠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成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成公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

盟于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
諱之也。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有疾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
穆子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春白狄及晉平。夏。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藁。
楚人滅舒蓼。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書時也
楚師伐陳。
陳棄楚即晉。楚人以為討。取成而還。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夏。益請命于聘于周王以為有加

厚賄之。
齊侯惠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昭公也子文公寘立
九月晉侯成宋公文衛侯鄭伯襄曹伯文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子景公靈立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也子穆公邀立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楚子莊伐鄭襄晉郤缺帥師救鄭
厲之役鄭伯逃歸復從晉。楚人以為討。晉郤缺
收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公子去疾
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
考增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

袒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
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
子曰國人知之我不殺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
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
壬戌王十年晉景公黑臀元年衛穆公邀元年
成八年王十五年楚莊王十五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以我服故歸濟西田。
齊人以我服故歸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惠公也子頃公無野立
齊崔氏出奔衛
初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喪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立其子午是為成公
陳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
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
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合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定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初聘于齊冬歸父復如齊伐邾故也
齊侯頃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來報聘
饑
楚子莊伐鄭
晉士魯救鄭遂帥師于瑣北諸侯之師戍鄭

夏楚子莊陳侯戚鄭伯乘盟于辰陵
楚子伐鄭及櫟鄭公子去疾如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是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附楚左尹公子嬰齊侵宋王待諸邾還○令尹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饌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呂氏春秋初孫叔敖沈尹蒸相與友沈尹蒸謂之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捐世偝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盍歸耕乎吾請為子遊沈尹蒸遊于郢五年荊王將以為令尹沈尹蒸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與印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蒸之力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景會狄貪攢函
晉郤缺求成于狄狄侯赤狄之後潞服于晉秋會于攢函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缺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于少西氏遂入陳縶夏徵舒轅諸梁門因縣陳陳侯在晉楚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徵舒弒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於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及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遂成公于晉而立之緡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楚樂杌初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以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宣公下

甲定王十有二年晉靈公三年　楚莊王十七年

春晉陳靈公

楚子莊圍鄭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赤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倚城復進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江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昭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昭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潍汭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莊戰于邲。晉師敗績。

朝鮮兵要刪正　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為中軍大夫。屠朔韓穿為上軍大夫。知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罪。怒其貳而哀其畏。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

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此從禮順若之一政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此二政武
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闕而非若
何必楚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
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
以中軍佐濟知首罃此師殆哉有帥而不從果
遇必敗韓厥謂林父曰鞏子以偏師陷子罪大
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

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莊王北師次
于邲沈尹將中軍公子嬰齊將左公子側將右
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壁人伍
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
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參言于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

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眾而無上眾誰適
此行也晉師必敗以估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
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
在敖鄗之間鄭皇戌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
之故也夫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氣而
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先穀曰敗
楚服鄭於此在矣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福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

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
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
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伯有言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
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告之戊分為二廣廣有一
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
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
在楚楚鄭親矣來勁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

十五乘為一廣百人為伍伍二十五人為兩兩乘少半百人行用二十五人為制也
子良夫讀字師叔讀犯字

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朔曰。樂伯善戰。實其言必長晉國。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桓子。知莊曰。原屏咎之徒也。楚莊王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弗獲。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一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皆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穀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也。先穀不可。士會使發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楚莊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棄車而走林。晉人

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趙旃棄車而走。晉人盧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荀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莊王使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滿。寧事讎。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郤克曰。待諸乎。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我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能貧寡。因知濟。知首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輒失敖。納諸魏錡之房。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及楚。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丙辰楚師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
功莊王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
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
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
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

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
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
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
成事而還
楚樂伯初楚莊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
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
趣上火視之王曰寡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
乎命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

盡絕纓而火極歡而罷是後也有一臣常在
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訊之則夜絕纓
者也
賈誼新書楚莊王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
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服歸過申申侯進
飯日中而不食申侯請罪王愀然嘆曰非子
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
王其君申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
而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我

若我是以憂也吾聞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
我獨不得我何以食為
秋晉師歸荀林父請死景公將許之士渥濃諫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況國相乎及
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
再勝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
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以不競
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史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景公使復其位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庇城蕭

楚莊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蕭無社與楚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于郤。剡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先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楚之封陳也。陳附于楚。十二月。宋為盟故伐陳。討貳也。衛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遂救陳。

乙酉王十 晉景公四年
丑一年 楚莊王十八年

春齊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邻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戚其族

丙寅王十 晉景公五年
二年 十有四年 楚莊王十九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乃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擅興師。干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宣其子。使復其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子宣公
嗣立
晉侯景伐鄭哀
鄭之敗鄭伯許男如楚夏晉侯伐鄭為鄀故也
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林父之謀也曰示之
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公孫黑肱代公子去
疾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去疾為有禮
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莊圍宋
楚莊王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

子嬰齊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
宋曰鄭昭宋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
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
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
亡也亡一也乃殺之莊王聞之投袂而起屨及
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九
月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
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
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詒而蕩昏
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命歸父會
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婴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
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遁
歸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
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
其君命曰晉師悉起將至矣楚子將殺之曰爾
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
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閒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又何求王乃舍之以歸夏楚師悉去宋。申犀稽首于馬前曰。亦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侍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公子側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

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公子側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 司馬側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乘堙而出見之。司馬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卑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公子側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與之盟而告王。王問宋故。側告之。憊。王曰。吾今取此然後歸。對曰。不可。軍有七日之糧爾。臣已告之矣。王怒曰。子曷為告之。對曰。以區區之宋。尚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王乃許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

不可。鄧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我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卜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蓋在伏矣

景公從之六月癸卯晉中行林父敗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先是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邘五晉侯欲伐之
中行林父曰狄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
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七年赤狄復侵晉取
向陰之禾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林父曰狄罪
貫盈殪之其在茲乎十五年帥師擊狄狄人與
晉人戰盡殪○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
略狄土立黎侯而還○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

邾之酆公以渥濁不設林父用可用敬可敬

亦賞上潞滿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
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古職聞而說之曰周書
所謂庸庸祗祗旨謂此類也夫士伯庸中行伯
君信之亦庸七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
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
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秦人桓伐晉。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魏顆敗秦師

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有嬖妾無
子武病命顆曰必嫁是疾革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
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
獲之夜夢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之治命余是以報

王札子使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毛伯衛卒立召襄

明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
人復之冬晉景公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
襄公相禮殺烝士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士會

君國存祀物宜可食采邑也

民社典

曰季氏而弗聞乎王室有亂撫安有所如公當
享卿當寘王室之禮也士貞歸而講求典禮以
脩晉國之法

秋

仲孫茂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冬穀生饒

幸之也

戊定王十辰四年 十有六年 晉景公十

春王正月晉人城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城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

秋伊晉景公請于王以黜晁命士會將中軍且

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皐石戚曰吾

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矣之謂也夫詩曰戰

卷十二 宣公十六年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

在上則國無窮民民之多幸國之不亡也是無

善人之謂也

列子初晉國若盜有鄧雍者能視盜之貌容

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百無遺

焉晉侯喜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

奚以多為趙孟對曰若情何容而得盜盜不

盡矣且鄧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

吾所窮者鄧雍也相與攻雍而殺之晉侯大

駭召雍而信如子言鄧雍乘然歎曰何

方對曰周諺有之察見淵魚者不祥知料隱

慝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

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

是舉士會為政而晉國之盜奔秦焉

宣王晚火

夏成周宣榭火

秋鄫伯姬來歸

出也

冬大有年

卷十二 宣公十六年

己定王十 晉景公八年
巳五年 楚莊公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景衛侯臧曹伯宣鄫子定同盟于

斷道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

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

此報無能涉河郤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
南郭偃會。及歃。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
也。盟于卷。楚鬬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
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弱。歸言
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如不遬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
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
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歃而逃。夫三子者

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
逆彼以懷來者。猶懼不克。吾又執之。以信齊沮。
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
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賂而害來者。以懼諸侯。
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穀梁傳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
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
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間於客。客不

悅而去。相與立乎門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
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八月。晉師還。士會召其子燮曰。吾聞之。喜怒
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
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
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多
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克為政。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子公孫歜、齊為大夫）

穀梁傳公弟也。宣弒而非之。纖屨而食。終
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為賢。

庚寅。王十有八年（晉景公九年　楚莊王二十三年）

春。晉侯（景）衛世子臧伐鄭。

晉衛之師至于鄭。陽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
子彊為質。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公伐邾。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定

甲戌楚子旅卒 旅王也子共王審立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以仲遂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薨季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孫許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歸父還至笙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乃入三踊而出遂奔齊

春秋左翼卷之十二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母聲姜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

辛亥王十年 元年晉景公十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作丘甲

為齊難故

夏臧孫許及晉侯 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附冬臧孫許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文公十七年周北狄脩敗戎于邻穀今年春晉景公使瑕嘉平戎于王瑕襄公如晉拜成劇康徼戎將遂伐之內史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亡

以勝不聽遂伐莱戊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秋王人來告敗
冬十月
壬戌王十二年晉景公十一年
申八年
春齊侯頃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龍人囚之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
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遂南侵及巢丘
卷十三 成公二年 二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
孫良夫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遂及齊師戰于新築石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
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
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止乃止新築人仲叔
于奚救孫良夫良夫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
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
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
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
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頃戰
于鞌齊師敗績
孫良夫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孫許亦
如晉乞師皆主郤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曰
卷十三 成公二年 二
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謀故
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
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
以故魯衛季孫行父仲孫蔑會之及清地韓厥將
斬人郤克驌將救之至則陳之矣郤子使速
以徇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鞌六月壬申
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不腆敝賦請以戰事入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

華不注山名

君不忍。使群臣請于大國，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

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

背君　盡故　兩君

奔辟（避）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代）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

石窌邑名

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壁）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秋七月，齊侯（頃）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

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吾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乎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忘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然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雖我必甚惟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

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哉天所授晉必晉之福也對曰賦與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之惠也敢不惟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晉師歸士燮後入士會曰無為我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士會曰吾知免矣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士燮見郤克之如郤克對曰庶幾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樂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冬晉景公使郤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湎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今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辱伯舅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好

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
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治乎。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詢。鞏朔不能對王
使委命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
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朔要而私賄之使
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明年冬十二月。晉作
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罃趙旃皆爲卿。賞
軍之功也。
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

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
侯。齊侯視韓厥。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
矣。厥聲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
堂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于其公。
庚寅。衛侯速卒。于定公。
取汝陽田
公羊傳鞏之賂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

蜀。丙午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
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初。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公即位。及衛人同受盟于晉。會晉伐鄭。楚令尹
公子嬰齊侵魯。衛以故齊將起師。嬰齊曰。君弱
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
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衛恤其民而善
用之。乃大戶。已責逮緜。收之。赦罪悉師。王卒盡

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
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
許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
敢。楚侵及陽橋。孟獻子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
織紝皆百人。公衛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
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
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
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
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

也謂之失位

楚師及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侯齊國佐魯季孫行父會于扈晉侯將
許之鄭子家使告于趙武曰鄭之有虞於晉也猶衛之有薛也魯之有邾也
宋之有曹也譬如捕鹿晉人逐之虞人入山惟鹿之見晉侯之命臣不敢
以告執政其若之何趙孟曰吾儕小人皆知之矣三卿圖之政將在季孫
季孫曰政在家臣不可以重罪子其歸也吾將見晉侯子家歸以告子家
子家曰信義所以守也國所以存也民所以生也政所以正也禮所以經
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也君信其所以守矣臣竭其股肱以加之以
忠利而行之以敬結之以信守之以固行之以勇有此十者以事其君其
誰敢不盡心以承君之命君之所信臣之所守也信以守之固以行之臣
雖死於鼎鑊其誰敢違命君若不信不固臣雖欲盡忠其誰信之君其圖
之臣竭其情以待命矣

晉侯使郤犨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使公子罷如晉報聘且涖盟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蟲牢楚公子罷
如會尋蟲牢之盟也

鄭子家卒子家相三君鄭人懼于邾之役而欲求媚于晉故及
許之王乃遣夏姬歸徵行諸侯皆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及共王立將為陽橋之役使巫臣聘于
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中行桓子迓之曰必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歸
妻以處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
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固
邻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邲大夫公子側請以
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謀也則過其為我先君
之何勞錮焉

定王十三年晉景公十二年　衛定公　成元年
酉九年　宋共公　固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　宋公　衛侯　宣伐
鄭　癸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鄢敗諸汪與皇
戍如楚獻捷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始厚葬用塗炭龍車四馬始用殉重踰備鄭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爭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皆君生則縱其惑死又修其侈異葉君子惡也何臣之為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故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僑如取汶陽田棘不服故圍之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中行庚及孫良夫俱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孫許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在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鄭伐許

甲寅至二四年晉景公十三年伐十年一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于悼公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于武仲

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季孫行父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還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孫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adj于我諸侯協馬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鄭伯悼伐許
十二月鄭公孫申帥師彊許田許人敗諸展坡
鄭悼公復伐許取鈕任壬洛敦之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公子側救鄭鄭伯與許男訟馬皇成撫鄭伯之辭公子側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

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後傳往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公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

曰臣不任受怨若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知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真諸褚中以出既謀

未行而楚人歸之賢人如晉蕭嘗皆視之如[illegible]
已賢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
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乙定王二十五年晉景公十四年
亥一年前鄭悼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茂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知首如齊逆女僑如餘鄭諸穀
卷十三 十六 成公五年
梁山崩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辭重曰避使
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
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
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
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
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illegible]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illegible]宋公共衛侯
定鄭伯悼曹伯宣邾子定杞伯同盟于蟲牢
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
勝楚人執皇戌及公子發故鄭伯睡使公子偏
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毋棘冬
諸侯盟于蟲牢鄭服也

春秋左翼卷之十三終
卷十三 十七 成公五年

成公二

丙簡王六年晉景公十五年
子元年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季孫行父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
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亦已非由人也

取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初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
譟以出鼓譟以入因晉史華氏宋公殺之及其
盟于蟓牢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
圍龜之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
鄟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
于鍼衛人不保夏陽說欲襲衛因難不可入多
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
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無信何
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經陴

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受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蟓牢之盟鄭悼公如晉拜成公子偃相。授王于
東楹之東士渥濁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
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初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
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民阜
不可失也韓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趙武公
揖而入謂厥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濁
其隰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垫隘於是乎有
沉溺重腫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有洿澮以流其惡凡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
澤林藪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騃侠近寶公室乃
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還于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鄭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黶趙
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欒書欒書將許之知
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我
逐至于此是還我也我而不已又怒我師戰

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
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還
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戊申欒書曰聖人與衆
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乎為大政將酌於民
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
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欒書曰善鈞從衆大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
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還侵沈獲沈子揖初逃

知范韓也

丁酉魯襄公十二年 周簡王七年 晉悼公十一年 鄭成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吳伐鄆
吳伐鄆鄆成季孫行父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
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詩曰不吊昊天亂
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吊其誰不受亂晉
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夏五月曹伯定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杞桓公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公子嬰齊伐鄭師于汜杞諸侯救鄭鄭共仲
侯丙軍楚師囚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
馬陵尋蟲牢之盟以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
囚諸軍府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楚圍宋之役（魯成公二年）公子嬰齊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爭于漢正乃止嬰齊是以怨巫臣公子側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公子側亦怨之及共王即位二公子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嬰齊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公子側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貽二子書曰爾以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卷五十乘曰兩十五乘曰卒于五十乘中取十五乘通吳舍一半以圍之）

圍五十乘曰兩十五乘曰卒于五十乘中取十五乘通吳舍一半以圍之

固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真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焉陵之會吳入州來嬰齊自鄭奔命嬰齊及公子側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于上國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以戚奔晉定公如晉晉反戚焉

（林父亡七年反又十五年逐君以叛）

（猶謀也簡練也）

成簡王八年（晉景公十七年）寅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周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軌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王乎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悛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遽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說苑齊頃公自鞏歸弛苑囿薄賦斂振孤

疾虛積聚以救民不散酒不入內外金石之聲遠婦女之色國內大悅外畏下鄰國故禮諸侯所亡之地不求而得莒頃公世百姓附諸侯不犯故曰福基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

晉欒書帥師侵蔡

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是行也鄭伯將會師門于許東門大誌焉

公孫嬰齊如莒

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聘共姬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初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同屏括放諸齊嬰同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我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余余福汝使問諸士渥濁渥濁曰不識也既而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

亡事祭之明日而亡莊姬為趙嬰之亡故禍之景公曰原屏將為亂乎對曰不為亂為歡六月晉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莊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鄭厥言於公曰成季隨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傲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毛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鄆人伐邾

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告故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若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叔孫帥師會伐邾

衛人來媵

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己酉王九年晉景公十八年卯四年

春王正月杞伯 桓 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 景 齊侯 頃 宋公 共 衛侯 定 鄭伯 成 曹伯 宣 莒子 渠丘 杞伯 桓 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士燮曰德則不competent盟何為士燮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衛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滕
季文子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于靈公 環 立
晉人 景 執鄭伯 成 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鄢秋鄭

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公子嬰齊侵陳以救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嬰齊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晉歸而停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往歲晉景公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莒子盟于洫上巫臣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伐為虞對曰大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若何國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溝洫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遂圍許

城中城

書時也

庚寅王十年晉景公十九年齊惠公四年

五年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公[illegible]侯曹伯[illegible]

伐鄭

鄭公子班聞公孫申之謀二月立公子繻四月

鄭人殺繻而立其貞公子班奔許乘轅曰

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

君以求成焉晉侯自將五月立太子州蒲以為

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公子喜路以襄鍾子然盟

于脩澤公子騑為質平已鄭伯歸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申以說晉子曰忠為

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王來聘聞聞治鄭故公孫申謂曰寡人淹恤在外社稷之患也子不以禍速而帥國人以棄寡人何故申對曰懲何君之不改也申之棄君君之所以全也君不親宋襄公予襄公圍于是是人猶于宋曰不降我烹而君何焉子魚謀曰降楚殺亡宋也亡宋是棄君也此必不可因自立以

挽楚而播襄公之惡于境內曰效公不君喪國敢逆者死楚人聞之以子魚之抗我也冀我殺其君也殺其君是歸直于子魚而子魚得全有宋也不如歸其君以內圖子魚子魚與其君圍于內而楚始得承其敝以收宋也以會諸侯于亳以釋宋公今君之急宋襄之急也臣之忠子魚之忠也宋襄以子魚為忠使為左師以聽政故魚氏世為左師不廢君之過皆臣也成公曰

子言則可。公嫡嗣不立而別求君。子意confirm
何。申曰。此非申之謀也。亦也為之雖然。臣
之忠亦申之忠也。太子左晉侯以抗父
乎。抑迎父而以其國市乎。大惟別立君而
晉始覬君。若子無用。覬君。若子無用。而君始得
全為君也。何君之不達也。公不聽。卒殺之。
季文子聞之曰。申叔之及也宜哉。忠于君。
不謀其身。

齊人來勝

丙午晉侯彌卒

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
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
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
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良醫。子春秦桓公使醫
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
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

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景公欲麥。使gloss
人饋麥。請入為之。嘗而殺之。將饋。張
帳。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
中。負公出諸廁。遂以為殉。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士匄乞盟。
葬諸侯莫在魯人皆之欲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正又郤犨盟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夏季孫行父如晉

郤犨來聘且涖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聘于齊以脩前好

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
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
之以朝於夏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士
燮士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
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尹抑無私也名其二卿
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舉
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
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
之重為之禮九年秋使歸求成冬十二月楚共

王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
年春晉景公使雜伐伐如楚報公子辰之使也
宋華元善于楚公子嬰齊又善于晉欒書聞楚
人既許晉雜伐成而使歸復命于十一年冬如
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今年春單子克合晉楚
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
于宋西門之外以月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
同恤救災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
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

討者郤至與周爭陴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詰
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取先王之田昔周
克商使諸侯撫封蔑生以溫為司徒與檀伯
達封于河蔑氏即狄人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
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
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厲公使
郤至弗敢爭

壬簡王十有二年晉厲公十七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
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康公復之盟于鄄而入三
日復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
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夏公會晉侯厲衛侯宋子罕鄭
公子去疾曹伯
合晉楚之成也初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使脫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
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

不庭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冬十月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共王享之公
子側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
驚而走出公子側入曰小慕大寒若須矣吾子
其入也郤至曰若不為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
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下臣不敢公子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
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若須矣

吾子其入也郤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
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
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
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能久守其業而不失也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
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
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
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
為法矣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告
士燮士燮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冬郤
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厲公及楚公子
罷盟于赤棘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敗之于交
剛
冬十月

成公三

癸酉 周簡王十有八年 晉厲公三年

春晉侯厲使郤錡來乞師

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桓公于河西士燮曰非盟也何益齊盟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人歸而背令成秦郤錡來乞師將伐我

也。郤錡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出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叔孫僑如欲賂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下以為介而重賄之

夏五月公自京師還。癸酉晉侯厲齊侯盟宋公 北衛侯鄭伯 成曹伯 南邾人 宛滕人 文伐秦桓

伐秦道出京師 周朝王

不加厚幣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伐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郤犨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徹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壃埸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殲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

圍鄭見僖二十年晉自以鄭成故國之卿非侵秦也益誣之

十年秦穆納重耳文公十五年納夷吾公子繻逃之後又納文公是初成功于晉

僖三十三年秦晉滅滑都于費晉同姓又同盟

但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秦以公室傾覆其國
家帥我蟊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
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
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若亦不惠稱盟利我有狄難
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鄙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
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

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
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
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若不敢顧昏姻長
君之惠而受命于吏若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
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亦惡若之二三其
德也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
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徵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
寡人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若若惠顧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所願也其承寧
諸侯以退豈敢徼亂若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
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厲
書將中軍中行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
韓厥將下軍知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

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
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帥與諸侯之師及秦師戰
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王世貞左逸晉侯使魏相納秦桓公大
夫史顆酌告晉師怨于敝邑而儀狄勞諸
侯之師又辱收合其寡若無所逃罪唯是
二三臣愛事不敢若之老不敢匿敢布腹
心昔我穆公合獻公婚姻之好以內惠公
許遺我剔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忘

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告糴
公豈敢以貴卿唐惟君命是聽若不我與
之師天禍晉公以亡君見叛君而能無
之七年俾復有晉國是良由造於惠也惠
公即世唯是文公亡人懼懲我穆公擇甲
胄以從晉之卿大夫呂郤之難文公潛費
其國戲而後逆寇阿宮是窓作我紀綱之
僕是我及甫造于文也虞夏商周之徽號
穆公之無利晉而征南之是以來朝則豈

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將與文公同納
襄王文公詐而郤師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晉定播之如無穆公城濮之役秦之龍盾
虎帳悉用補行晉是以大破楚鄭拿叔詹
之命文公以私討當其厚泰之疆場而誣
我先君僖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為也超乘
三百無兵襲之累候人襲公裳然皆文之
好不以飢館道而以兵掩使我骨暴若西
之間我是以有王官之師僖公之事三君

皆不克終終皆在秦襄公即世諸大夫來
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二者若謂我
康公毋為晉德晉以悠報康公思篡穆文
之故披罪戴炎以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
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師使我康公寔
愧一工者乞晉又棄我康公之功沒而徼
白狄踐我場苗鹵剽我人民捐棄我城隍
屬先君景公有宵有之恙須鑒于我我寡
君齋穆宮三日而遣嬖也曰其疆場之吏

不能布大好若君則何怨穆公之享于鈞天
為晉君請勞勞哉君立而寡君喜可知也
曰廢其赦我爭若又棄甲于河東而誘盟
我寡君是以不能涉河備命鞭奉敦款血
在口而勞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若來同
白狄而伐也以而之賜命討而有二心于
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伐將以間止君師
也君信之楚為封豕長蛇欲敝晉于闕我
肆其淫誣君又信之抑若以為兵端既不

獲受命矣敢告文襄霸業惟昔四岳甲呂
齊盟患速來裔誰之功也王有循盟以論
王室無受貶職京南厚邸不朝坐督以說
執事甚輕此心焉使之東盡其歡若唯力
是競而倒繩戾寡君寡君敬愛辭命棘爽
道以延君之軥車惟命
杓諸侯會晉伐秦成肅公受服于社不敬劉原
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

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
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
服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師還成肅公卒于假
曹伯廬卒于師不成公員
晉人使公子黑肱來聘逆曹伯之喪秋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人以
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
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甲簡王十有四年晉悼公四年魯成公貢朝元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春衛定公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
夏公歸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

姜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人以為請不許
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乎告其許之安民而
宥宗卿不亦可乎公見而復之定公享郤犨
殖相郤犨儐殖曰苦成叔其亡乎古之為享
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
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大夫傲取禍
之道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公子喜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
人平以公孫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孫子獻公諡也
衛定公疾使孔烝鉏審疏立敬姒之子衎以為
太子公卒定姜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
酌飲冀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
未亡人嗚呼夫鬲衛國也夫吾不獲鮮也使主
社稷大夫開之無不舉懼孫林父自是不敢會
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桓公也子景公立
乙酉王十有五年晉悼公五年 衛獻公衎元年
十年十有五年晉景公元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黑臀衛侯衎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將見于戚
于王而立之于戚辭以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

守節下失節為右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
予遂奔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共伐鄭成
楚將北師公子貞以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
可乎公子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
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
身信禮之干欲免得乎楚共王侵鄭多寨隊遂
卷十五 十 成公十五年
侵衛及首止鄭公子喜侵楚取新石以報暴隧
之役晉韓厥曰無庸使重其罪民
將叛之無伐楚喪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
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八月葬宋共公於朱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山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
人為大司寇鱗矯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
為少宰蕩山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吾為右

師望國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馬
賴寵乎乃出奔晉二善戴德也司城貴次也大
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石師反
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以石師尚獲及難許之
討必不敢出多大力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
無也子宋也石師討而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
魚石自止華元下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
公孫師帥國人攻鴻口殺之魚石向為人鱗朱
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弗可元自

止之又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石
師楗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秦
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築閉門譬
陴矣冬十月五大夫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
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王十朋謝談桓氏之奔楚也華喜譖華元
曰六子者先公室卿之嗣也詩不云乎宗
子維城出之易其又盡棄之耶元曰不然
族之厚公之福也昔邶之亡也褚裏之族

偏城公子庄諸文之嗣也武穆之族猶亂
公族不免今桓氏又介詩其衆茂死文公
而傷其子六子不去公室懼亡異城之為
喜曰不然邶公不能其大夫及其國舍以
及君之祖廟則莒推偏衷之故文非邶公
之子也而築邶以君國武穆之難文公亦
有頗焉且昔邶公特去群公子我先同寵
和公室以寧之子繼同寵而暴蔑其宗其
若先人何元曰先同寵和公室公室不和

而公以亡文公殺卅弟須及邶公子喜逐
武穆之族而新以戚且桓氏能親于公衆
乎其愛之也先同寵有如勤寧勤君而馬
用亂臣喜出噗曰子魚之勉慈諸之忠而
無後乎既而曰桓氏可亡也而魚石不可
罪也大氏成討石與有庸焉元也復惡已
甚子孫必多亡難

冬

附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

奔楚韓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
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曰剛其善必成之
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上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乙丑楚公子申遷
許于葉

春王正月晦不見日
夏四月辛未朔于鉏 文公也成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楚子伐鄧師師侵宋
楚子伐鄧師師侵宋
鄭叛晉公子騑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公子喜伐
宋楚命也宋將釁樂懼敗諸汋陵退舍于夫渠

不儆鄭人襲之敗諸汋陵獲將釁樂懼宋恃勝
也
秋衛獻公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晉侯將伐鄭士燮曰若其不可吾儕治侯背叛晉可
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書曰不
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四月欒
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

鍼庇子下軍郤至將新軍知罃佐下軍郤毅如楚
遂如齊皆乞師焉范燮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
戊寅晉師起鄭人間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
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公
子壬夫將右過申司馬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
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

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
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
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
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辭盟而食話言
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
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
句耳先歸公子馳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

懼不可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上燮不欲戰
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能也以
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郤至曰韓
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
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今我避楚又益恥也士燮曰我先君之亟戰也
有故棄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罪
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樂書不可

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
也張幕矣曰度小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
也甚顯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
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備也伯州犂以公
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晉人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曰楚之良
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從之郤錡御晉厲公

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召伯宗御鄭
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
書將載厲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
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
犯也乃掀車公以出于淖癸巳楚潘黨與養由
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
如此何憂于戰工尹襄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
及戰晉郤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
使射郤錡中項伏弢而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過

共王之卒見王以下免胄而趨風王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曰大事之敗也有司馳告之曰先
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
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
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使
韓厥從鄭成公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
鄭成公其右曰謀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
至曰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御懿公惟不去

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首曰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
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必射乃射再發盡
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拆軾晉師乃止囚楚
公子茂欒鍼見令尹之旌請曰彼其子重也曰
臣使楚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又
問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
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擇飲馬公許之使行
人執榼冰飲造于巢許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

矛。是以不得鴈從者使某捆飲婁齊曰夫子嘗與我言于楚必足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公子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固列薄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其王聞之。召公子側謀殽陽畢獻飲于公子公子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于馬前曰若幼諸臣不

佞何以及此若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司馬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若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公子側再拜稽首曰若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孤臣之罪也公子嬰齊使謂之曰初陷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

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華元邾人于扈。不見公公至自會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獻公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叔孫僑如逆于穀妻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稽首送公而使逆之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妻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中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

于沙隨謀伐鄭也僑如使告邵叔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時邵叔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收貨于僑如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秋公會尹子武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陸粲考定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中宇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泮歸不敢過鄭公孫嬰齊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嬰齊四日不食以待

之師逸以待勞使皆而後食諸侯還于制田知罃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鴻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還于鍼丁巳鄭公子喜帥師伐齊衛皆失軍

曹伯成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人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戕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勤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敝邑修先君之職業以承天地之休貢賦之不共寡君之罪也若以寡君之罪也而亡之則敝邑之人不敢逃死敢布其腹心君實圖之

秋七月晉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位子臧以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叔孫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孫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茂從晉矣若欲得

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雖茂也而事晉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畏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孫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政于公室君之側亦偪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棄淺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顧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歸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謙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士燮謂欒書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嬰齊本告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言魯平故季孫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正月鄭公子騑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太子髡頑及侯犨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
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薛人杞人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公會晉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公子嬰齊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附晉士燮及白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若驕傲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六月戊辰士燮卒
齊高無咎出奔莒
初齊慶克通于声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門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將盟慶克而謂之慶克不出而告夫人曰四子講我夫人怒及

國佐相靈公以會高無咎鮑牽處守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閉門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乘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來奔為施孝叔也施氏卜宰匡句須何沒占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何須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占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成齊人邾人伐鄭
十月庚午圍鄭虎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中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初嬰齊娶于鍾離已愛之及為公子而絕之已愛也食之沈而死瑕嬌欲以其懷從而歌之以濟江之水娣我以瑕瑕歸乎歸乎瑕嬌欲我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

鄭及狸脹而占之曰余悉死故不占也今晦寒
而從子三年夫無傷也言之靡由尊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定公也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
立其左右胥童以郤氏而嬖于
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
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
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
郤至實召寡君以事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
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
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君盍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繼書使孫周
見之公使覘之信矣怨郤至公以與婦人先殺
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春秋書十人孟張奪之
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公將作難胥童

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
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
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
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
罪吾死後矣若殺不卓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君
命而已受君之祿足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
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
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仙戈結衽而
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郤錡郤犨于
位郤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
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
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
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政在內
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未可謂德
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
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
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

人周子有兄而無嗣不能娶故參故不可立
列國史初公之適周也事畢復公之無跛視
無還聽無徵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
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
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敎必及辨言孝必
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衆
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
告之曰必善晉周好得晉國其行也文文則
得天地天地所降小而後國其吾聞成公之

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
而畀驪之孫故其名曰黑臀子今再矣其服
穆又近可以得國晉仍無道而鮮出其將失
之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是竟
有晉國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命百官施舍已
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赦災患禁淫慝薄賦
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使親和士紓魏頡趙
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

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上德濁為太傅使脩二
會之法賈辛為司空使脩士荀之法凡六官之
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
不陵正旅不偪師欲無犯時民無設言所以復
霸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高無咎之奔莒也高弱以盧叛齊靈公使崔杼
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鄆
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而以穀叛靈公

與之盟于徐闈而復之往年十二月盧降公使
國勝告難于晉得命于清正月甲申晦使士華
免殺國佐于內官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
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靈公
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公如晉

通嗣君也
夏楚子伐鄭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六月鄭伯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公子壬夫鄭

皇辰侵城郜取邬缶鉏宋鱼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為鄭彭城地使奸行逼而服者離心

人患之西鉏吾(魚)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我固事之也不收貳焉不然而收吾憎使替其政以間吾衆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送奸而携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書晉何為晉忿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來聘以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桓)來朝

杞桓公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桓公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宣)來朝

即位來見也

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春秋左傳卷之十七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襄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

己酉周王十一年元年晉悼公周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若歸實諸瓠丘

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于晉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五月晉韓厥中行偃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壬夫侵宋呂留以救鄭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九月辛酉大正卽位（是為靈王）
邾子宜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士
荀罃來聘
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
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庚寅王甲元年二年晉悼公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齊姜也
杞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琴瑟文子取
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歸
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
鄭成公疾公子騑請以其弟公子堅代立成公夫人姜氏為成公母曰為親則相與為謀為國則相與為謀之謂也
晉悼卒鄭廿四
公辛於是公子喜當國公子騑為政公子發
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公子騑曰官制
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于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罃曰
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
邾之不至皆鄰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罃將復
於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
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
知罃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逼令尹嬰齊及司馬壬夫楚人殺之

辛卯 靈王三年 晉悼公十一年 鄭簡公嘉頃元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嬰齊伐吳為簡之師克旃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嬰齊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嬰齊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知嬰齊嬰齊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悼盟于長樓公至自晉

公始朝于晉四月盟于長樓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榮曰天子在而君屑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附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乃以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於是軍無比政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黨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睔莒子邾子黎比邾子宣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成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謂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祁而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

使荀會逆吳子壽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公子
壬夫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晉
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
附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
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
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
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

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
敬君師不武亂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
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
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
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
馬士富為候奄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罃伐許
王靈王四年晉悼公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往年楚司馬公子囘侵陳陳叛故也春楚師
猶在繁陽韓厥患之告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
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
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

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國乎夫楚彭名侵陳陳
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罃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厥
使行人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
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
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咨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謀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也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任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君子曰忘所謂多

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若是以敢借助焉晉侯許之

附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武仲救鄫侵邾敗于狐駘臺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使我敗于邾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圍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附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以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

則聽否則構武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伏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寀之后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羿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詐慝以收其國家外内咸

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
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雖弁有鬲氏滑因
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而不德于民使
澆帥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收泯而立少康少
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
人故也昔周幸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
闕於厲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
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

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
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
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悼公好田故魏絳及之公
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耕民狎
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
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
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說使魏
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會吳且告會期
秋大雩
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木實侵欲焉乃殺
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
共王於是乎不刑詩曰周道脩脩我心傷傷讒
人罔極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
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公會諸侯伐宋公子陳侯袁諸侯鄭伯曹伯
成莒子邾子宋公子勝子成師伯齊世子光異人鄫
人于戚
九月丙午盟于戚晉吳壬命戍陳也叔孫豹以
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魯
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楚公子貞為令尹晉士匄以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

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我事也無之而後可冬
諸侯戍陳公子貞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
以救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
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
備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與樂辔少相狎長相優人相謗也樂辔
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以告司武而拘于
朝難以勝矣遂奔之司城子罕以刑辟非
刑也卑絏于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辔樂辔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患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成來朝

莒人滅鄫
鄫恃賂也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孫如晉見且
聽命
王寢左衽李孫如晉請于晉侯曰敝邑褊
小無能為鄫依宇寡君知過矣抑鄫敝邑
之屬也而先季姬之後也苟為不道莫

吾昏姻剪我邊鄙。以荐為敝邑不利寡君
豈有愛焉。抑貽之後戚。一外臣不戒師
徒用鮒。君所知也。晉人四日告之辱也。願
借助于鄙。寡君親受命焉。埋之而弧揖
之乎。對曰。是豈在寡君咸之會。東諸侯並
屬齊盟。寒州首肆其間。抑介鯷大國而悖
奸之。何有于敝邑。且也。君今綏靜東夏。鎮
撫蠻以土盟諸侯。而策厲爽邦。敝狡焉
啓疆。以送亂略于大國之守。詩云。瓶之
罄矣。維罍之恥。我小國之不寧晉大國之
恥也。昔齊桓之霸也。鄫為夷病。會于淮以
謀之。親帥諸侯而城之。功施到今。諸侯懷
焉。君若脩桓之績。慮所以定鄫。不然。夏后氏
之璜。斟而注諸大川。以沈玉氣。其何有敝
邑。大國若討其罪。以明徵辟。敝邑雖小。固
有備焉。豈敢徼幸。不虞大國之討。唯命是
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二年春。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

以索馬牛皆百匹。公乃還。將長之。範也。靈公使
諸姜宗婦來送。葬。公衆子萊宇。不命。故。嬖。城
東陽。以逼之。五年。遂圍萊。陴之。環城傍。卿子牒
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秋。公正輿子棠。入萊。
齊師。齊師大敗之。于平。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
正輿子王秋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
宗器于齊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乃展。城之。還萊
子于郯。高厚崔杼定其田。

乙靈王
未六年七年 昭孝公句卒 卷十七 襄公七年

春。邾子來朝。

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
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穀來朝。

亦始朝公也。

城費。

南遺為質宰叔仲帶為隧正欲背李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進請城費吾多與而後故李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剽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癸

冬十月

附晉韓厥告老無忘有廢疾降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人口弗敢弗親庶民弗信無忘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山蘊避而曰好仁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韓起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衛侯歐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拜季孫宿之言且尋孫良夫之盟也公登林父亦登叔孫豹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不

少安林父無辭亦無悛容叔孫曰孫子必亡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侯其委蛇必斃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伐宋公子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宿子鄫

楚師圍陳會于鄢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鄢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公孫成之十六年與公子喜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

年朝于晉子豐欲逆諸晉而廢之公子喜止之及將會于鄢公子馴扣之又不許焉公子馴使賊夜弒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矣而立之

陳侯哀逃歸

陳人患楚屢虐屢訟其大夫伐公子黃徙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卷終

襄公二

丙靈王十七年 晉悼公六年 申七年 鄭簡公嘉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公子騑騑先之四月庚辰弒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庚寅鄭公子發公孫輒侵蔡獲蔡司馬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公子發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殘矣

季孫宿會晉侯伐鄭伯簡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會

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寧殖邾大夫會之鄭簡公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鄆田

秋九月大雩

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欲從楚公

官庀其師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府守使太宰西銘吾庀守府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川馬于四墮犯盥庚于西門之外晉悼公聞之將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在公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閔其

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公子騑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收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騑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捐兵于蔡焚我郊保焉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慈痛不知所庇民

于嘉公子黨公孫舍之欲待晉公子騑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公孫舍之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誰能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鄰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自晉晉若不庸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涉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閒之以莫如信定守以老楚師

出季孫賦形弓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獲功于衡雍受形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荷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丁靈王　酉八年　九年　晉悼公九年

春宋災

子罕為司城以聽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以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大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

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滕使行人子員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于鄭公孫之匄賦摽有梅季孫宿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季孫賦角弓賓將

禍敗之衆必始于火是以知其有天道也公孟
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
五月辛酉大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
姜
叔孫僑如之奔齊也穆姜遷于東宮始往而筮
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
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
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
與于亂在下位而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
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
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
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出矣居東宮
十年而薨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
鄭簡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戚
陸粲考正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冬
十月季孫宿崔杼宋皇鄔從知罃士匄門于
鄭東門衛比宮括曹人邾人從中行偃韓起門
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
人鄫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梁中戍師于汜令于
諸侯曰脩器備盛飾擣鼓矯矢厲兵擐甲執銳
皆屬鄭人悉乘行成中行偃以逆聞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救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
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若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
己亥同盟于戚鄭服也將盟鄭公子騑公子
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黑公孫舍之及其大
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弱為戚書曰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共眾神
不獲歆其禋祀其氏今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辱
若鑒臨無所底告百分曰既盟之後鄭國不惟
有禮與疆可以成氏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
如之中行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
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難曰我實不
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息師
而來終必獲鄭我之不德氏將棄我豈惟鄭若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孫
宿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家臣以生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禮也古可以冠矣大夫盡為冠具季孫
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
之以先君之桃處之今家臣在行未可具也請
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以諾公還及衛冠
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晉侯歸謀諸其大夫以息民辭終請歸會輸積聚以實
白公以下苟有損者盡舍之因無滯積亦無困
人公無禁因亦無會民所以幣史實以特性器
用不作車服從公之明年因公有節三駕而
楚不能與爭

楚子伐鄭

鄭公子騑將及楚平公子嘉公孫蠆以與大國
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叔子公子騑公孫舍之曰
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是楚

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勿臨
也所臨惟信信者福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叔子公孫舍之
夫人卒楚子未能定鄭而歸

秦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子杞子
宣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
于柤

會吳子壽夢也

夏公及甲午晉侯會吳于鍾離
晉中行偃士匄請伐偏陽而returned宋向戌馬知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因而圍之弗克偏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援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主人縣布堇父益之又壘而絕之隊墜則又縣之猶而復上者三十人辭焉乃退帶

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偏陽中行偃士匄請于知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罃怒投之以杌曰女既勤若而興諸侯辱師老夫以至于此而又欲易余罪乎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孚取之五月庚寅假仮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間甲午滅之以與向戌辭向戌辭曰若猶序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

馬孰以死請乃予宋公背人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偏陽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以奉姞祀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六月楚鄭伐宋庚午門于桐門()衛獻公救宋師于襄牛鄭公孫舍之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公子

騑曰國病矣舍之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孫林父卜追之獻兆子定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大事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犬丘

七月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伐西鄙遂圍魯入

月克之九月公孫輒侯宋北鄙合獻于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

執政之三士乎

晉師伐秦

往歲夏秦景公使士雅來乞師士匄以伐晉楚子許之公子鍼曰晉不可敵也許楚而伐晉若知難而使之來不如使晉不知乃可以多取焉善其大夫不如善其主能子教且庶人乃子農

樞函工卓棣不知何人韓厥范鞅樂盈士魴士之使佐上軍趙鞅多

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也之而後可名其國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多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余人救晉誠弗能報也至是晉知榮帥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 惠宋公 子魯侯 鄭曹伯 成 莒子 邾子 小邾子 僖 伐鄭

宣齊世子米 滕子 成 薛伯 紀侯 侯

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勝己酉師

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初公子騑與嗣卿有爭將謀諸侯之師而樂其卓嗣止獲之與之爭帥之門甫申非禮也逐弗使獻初騑為中行氏事氏以下師氏皆喪

田焉故五族聚群公子故五族同之

亂於是騑當國發為司馬印為司空公子黨為司徒十月戊辰嗣止司馬使告其女父子師僕

夏騑之子 先注尸子產殺之子

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三卿切鄭簡公以如北宮公子嘉知之故不死公孫夏聞盜不儆而出尸而出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公孫黑帥國人助之殺嗣止子師僕盜衆盡死候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嗣翩司齊奔衛公子嘉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授誅之子產止之請為

之焚書嘉不可曰為書以宣國衆怒而焚之為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五年鄭人以公孫夏公孫僑良肖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訖諸宰孫宿宿實諸卞鄭人醢三人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

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漂榆之瞭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而還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公子貞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罃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小顓而軍鄭公孫蠆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顓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知罃不可曰我實不能懷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如還也丁未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

晉悼公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之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晉文侯勤之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駟旃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之實其能來東底乎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賂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簞門之實乎惟大國圖之士匄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

與合要王叔氏不訓舉其卑上叔弁晉單靖公
為卿士以相王室
紀靈王十有一年晉悼公十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國語季孫宿告以孫紇之請為三軍各征其
軍叔孫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卿之以征不德
元侯作軍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
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
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叛焉今我

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
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季孫固請之叔孫曰然
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而作中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自是晉楚代討于
魯襄昭皆如楚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而欲背晉圖救亡楚
弱于晉晉不我援也晉侯使荀罃之何為而使
晉師致死于我楚師敗績而後可圖與也公孫
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不合從之盟楚師至
吾又從之則晉怒其矣晉侯驟來楚師不能吾
之固與晉大夫說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戌
侵鄭大獲舍之帥師伐宋圍犬丘

（王十朋曰叛諸君子之概哉公孫之與晉也
鄭固與之晉且固成之惡宋實為不固與
曰惡于宋宋無罪而惡焉如乃不可乎且
殘民以逞民則何罪
公會晉侯齊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救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
鄭門于東門其莽晉知罃至于西郊東侵獲許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
向右還次于瑣闥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虎牢凡不
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功無武乎乃盟載
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慆
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
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
家

楚子共鄭伯伐宋

楚公子貞帥師從楚子

卷十八 襄公十一年 二十七

將以伐鄭鄭簡公逆之丙午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十月
丁亥鄭公孫舍之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
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亦侯禁侵掠
晉侯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臧武仲對曰凡我
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歸不敢

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具兵車百乘歌鍾
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
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
曰夫和戎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
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

卷十八 襄公十一年 二十八

以殿邦國同福祿荐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
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
教敢不從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
夫實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人使良霄及大宰石奠如楚告將服于晉四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經晉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十三年冬石奚吾子公子貞門先王十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絕其君以疾其大夫而和睦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冬秦人伐晉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鄫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士午武濟自輔

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春王三月甘人伐戎以逆伊川之師師圍合子孫伯帥師救合逐入鄆

季孫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罍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且拜師

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

史記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十四年諸樊既除喪讓復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矣也雖非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因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邾小國

晉士魴中軍佐　荀偃三位睦

公子貞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其
之取鄭也
公如晉
公朝于晉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辛酉王十有三年　晉悼公十年　吳諸樊四年
春公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邾詩
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
卷十九　襄公十一年　二
附庸晉知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
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中行偃將中軍士匄
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荀武又使欒黶辭曰
臣不如韓起韓起傾士荀武君其聽之使趙武
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
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
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知罃　士魴子

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大
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周之興也其詩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
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不遑也世之治
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
以上下有禮而讓愚無違也不爭也謂之懿德
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實生由爭善也
謂之昏德國家之敗恒必由之
卷十九　襄公十一年　三
明年夏晉侯合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
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
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知榮卒上軍亦幼皆未
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子康王　昭公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
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訓而應受多福是以
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必多
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惟是父

秋宅窆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屬大夫擇焉吳對曰命以先君之禮有加而無降敢不從命公子貞諫諡大夫曰君有命矣貞以君命以其若之何毀之大夫曰君命以若之何毀之

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何不謂共爭請諡之其大夫從之

附吳侵楚侵由基奔命公子午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午從之戰于庸浦

卷十九　四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

書時也於是將平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壬一靈王十　十有四年　晉悼公十四年　楚康王昭元年
寅三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吳告敗于晉春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匄數

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諸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戊子駟文范內視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盖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諸漏泄則賊女之由詰朝之事備無與焉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搤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與有焉以事晉之有後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能上也豈敢離貳則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憒諸侯而罹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聲聲不通

言語不達何患之有為子與子合亦無善罵賦青蠅而退客自解馬伕即中丁晉以惶悚也於是叔老為子孫介以酋白其人輕重而益敬其使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扈之役也晉侯

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豹叔孫豹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苦人先濟鄭公孫蠆見衛北宮括曰與人而不固若社稷何北宮括說見諸侯之師而勸之進遂濟涇秦人函陵師人多死鄭公孫蠆帥鄭師以此師告從之至于棫林不復成申行傁令曰雞鳴而駕厚其資唯余馬首是瞻樂魘曰晉國之命未忘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絳曰不待中行伯乎絳曰夫子命從帥韓伯亦帥也各帥從之從帥唐以從大子也假日皆入晉之謂也遲速之後皆以國故也報讎之收也又無功晉之恥也與荀偃士匄帥師何恥焉范鞅反樂魘謂荀偃士匄曰不欲往而子召之是而子教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授之范鞅奔秦

魏絳曰子教之事其若之何對曰其樂氏乎樂盈汰虐已甚而可以免其在盈乎公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公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魘死益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魘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焉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己未衛侯獻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林父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憂妥使師曹誨之琴師曹教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故師曹欲殺之以絕林父以報公憾告林父林父曰必我先必死并帥于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基虐子晰知也人憎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收好之鄙好之庸知焉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林父盟于平宮壬午侵之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與林父居守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初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

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殺射所師不射為殺射為義乎射所以求中也其人丁壯其發及泉吾不能貫革非力不足也昔者先生教我射必中尹公之他學射于我我則誨女女何以告我曰學射于尹公之他我亦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日之事君事也我非尹公之他之私也抽矢扣輪去其金鏃發乎而射殪之既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誨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及鼓絕乃解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庾公差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殺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基麦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人使世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

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而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厚成叔弔誨成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社稷弟鮮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莒寄衛侯及其復也以萊糧歸合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與余言而食余飧事而食其神乃舍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衛侯在萊臧武仲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多上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守鮮于侯聞之見臧孫與之言退臧孫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康王為麇浦之役故命公子貞帥師伐吳吳不出而還公子貞欲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其人不能相救吳

人敗之獲楚公子側焉
冬季孫宿如晉拜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
莒人邾人于戚
師曠待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告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
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
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又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
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
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
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
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
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
工獻藝故夏詩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矣
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
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晉侯問衛故
于中行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
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
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匄假因于齊而弗歸孫
人始貳
春宋公平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
非所望也對曰吾在晉吾兄為之鞅之重勢且
不敢問
劉夏逆王后于齊
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靈公許乐王使陰里
結之十四年王使劉夏賜齊靈公命曰昔伯舅
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
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嬖伯舅是賴今余命女
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
無廢朕命春官師從單靖公逆后于齊卿不行

非禮也

夏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申池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齊侯圍成載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以備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公使告于晉晉悼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子平公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公孫蠆送葬

甲寅王十年 魯襄公十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

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

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淩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晉平公即位叔向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盥于洿沃警守而下會于洿梁會

歸侵宿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不善平公與諸侯宴于溫使諸侯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中行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中行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齊侯靈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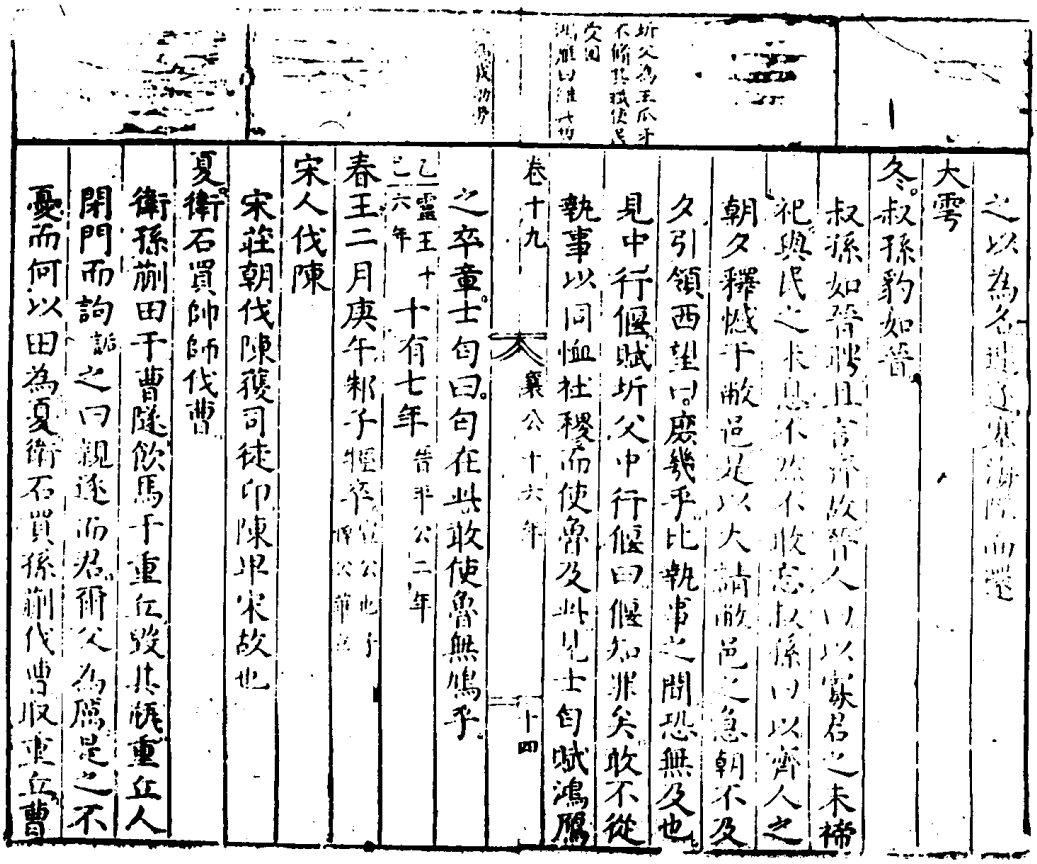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靈公叛楚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以其師討之鄭公孫蠆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中行偃樂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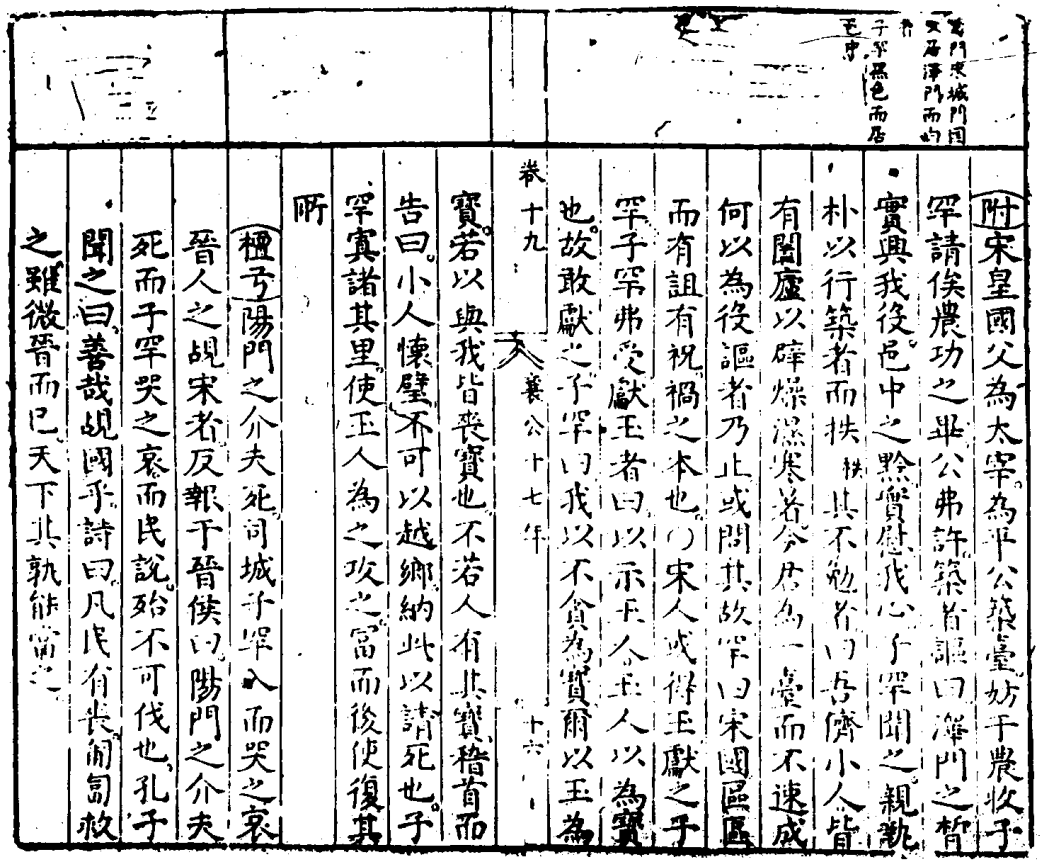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靈公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靈公曰是好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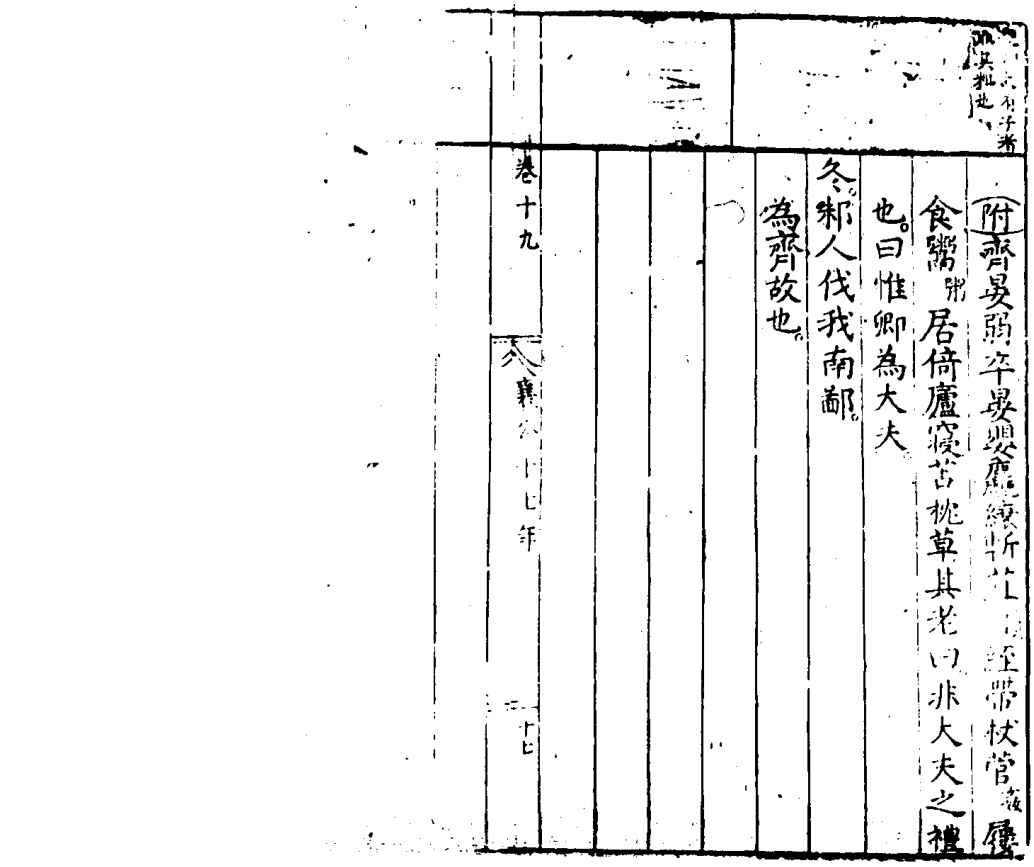


之以為名遂逐寒浞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叔孫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以貶名之未葬
祀。與民之未息不恤不收忘叔孫以齊人之
朝夕釋憾于敝邑之急朝不及
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
見中行偃賦圻父中行偃曰偃知罪矣敢不從
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皃士匄賦鴻鴈
之卒章。士匄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鴈乎。
乙靈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 晉平公二年
春王二月庚午鄭子駟卒。
宋人伐陳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陳卑宋故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閉門而詢。詢之曰親逐而君。君父為賓是之不
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

人愬于晉。
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武仲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
耶叔紇臧畽臧賈帥甲三百實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復臧。堅靈公使凤沙衛言之。
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入使其刑臣禮于士以伐我。伐以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
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平公聞之曰。臣也。
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向成
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秕也。不如盍之。
乃舍之。向成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駡。十
一月。國人逐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
懼。奔陳。



附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拊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附齊晏弱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春白狄來。

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人執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秋齊師靈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伯姜小邾子穆同圍齊。

齊侯伐我北鄙。晉中行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陊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桷楊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偃許誅。冬晉侯伐齊。將濟河。偃以朱絲繫玉二。敷角。禱曰。齊侯貪惏。特其險。負其衆。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一月。會于魯濟。孝侯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匄告析歸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晉人苦人。皆請以幸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歸父以告齊侯。齊侯恐。晏嬰曰。君固無勇而又閘。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踈陳之。使乘車者左實

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邴侯告中行偃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曰。侯曰。堙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齊侯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綽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

魯衛請攻險。巳卯中行偃范匄以中軍克京絞。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郜。趙武韓起以上軍圍虢。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揵。揵以為公琴。巳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駿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閽者。侯駕將走鄰棠。太子光與郭榮扣馬諫曰。師速而疾咯也。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不聽。太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曹伯負芻卒于師。于武公之世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公子午。午弗許。楚康王聞之。使告午曰。不殺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午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

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因治兵于汾。於是鄭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公子嘉公孫舍之公孫夏守二子。知公子嘉之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轘牢而反。公子午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役徒罷

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 晉平公四年 曹成公滕元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祝阿。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悼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驅我田。取

邾田歸之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附中行偃癉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歸者皆反范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范匄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盈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范匄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匄為政賦黍苗季孫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附季孫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妙氏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則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收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欒黶帥師從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太子光公光立

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戊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雖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迓光立之光殺戎子戶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五月壬辰靈公卒光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

叛○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莊公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羯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崔杼殺高厚于瀰臺而分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于昏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雜)(亂)編次公子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公子嘉當罪以其甲叔子蟜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公孫舍之公孫夏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蟜子良奔楚楚以子蟜為右尹鄭人使公孫舍之當國公孫夏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子然子孔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

西宮難在一年純門師見他年

子蟜子蟜之父

之元年士子孔卒子孔實相子蟜子良之室二室如一故二子及于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叔孫會范匄于柯叔孫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

城武城

叔孫豹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戊(靈王十二年)申(晉平公五年)九年(莊公元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及莒平仲孫會盟于向祝阿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獻)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黎比)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伯)杞(孝)小邾子(穆)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毋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邾向戌之聘也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孫宿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答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

禁乎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黶娶于范匄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死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想諸范匄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茂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匄畏其多士也信之盈為下卿匄使城著而逐逐之盈奔楚范匄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郤豫董叔郤師申書叔虎叔罷因伯華叔向藉偃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者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

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既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范匄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極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范匄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樂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國語欒盈之出也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欒氏之臣辛俞從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

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臣事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隳其前言而自亢其心也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附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不厭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曹伯武來朝

始見也

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黎比邾子悼于商任

錮欒氏也於是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舒謂范匄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匄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全于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諫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明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嬰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陳人執共忠信蔑敬上下同之天

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襄公五

庚（靈王二十有二年　晉平公七年
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叔孫得臣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附）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囚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衅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不恭順方伯之命）

（如貢朝楚曰觀衅于楚）

盡其土地所有會歲終朝正也

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重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不言之征後叛而至

嘗酎之酒得與助祭

熊宮無事受職四時祀以一羊二師盛祭以羊來歸胙

附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其子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殺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黑肱卒。君子曰。善戒。

子叔齊子也子叔子謂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殖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黎比邾子悼薛伯杞伯考小邾子穆于沙隨○公至自會

復鄫。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嬰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一年夏。楚公子午卒。使為子馮為令尹。子馮訪于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而床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康王使醫視之。信乃使追舒為令尹。至是觀起有寵于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追舒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追舒于朝。轅觀起于四竟。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為子馮為令尹。公

子齹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于子馮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子馮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吾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家語)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孔子之先宋微子啓之弟微仲衍之後也歷傳至宋湣公生弗父何弗父何以國讓厲公其曾孫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為孔氏嘉生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子南嚴字 己凡後生白骨又肉

三命為上卿俯恭於位匕恭於儀循墻言不敢安行也鬵粥于鬲言至儉也

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復求婚于顏氏顏氏三女其少者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聊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婦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妻之徵在既廟見懼不時有男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遂於是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于魯昌平鄉陬邑因名曰丘字仲尼二歲而叔紇卒

(辛靈王二十二年)二十有三年晉平公入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穀梁文公益妙立)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禮為鄰國閔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哀公如楚公子黃惡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藥化殺之慶氏以陳叛夏氏建從陳侯圍陳

（陳殺人見二慶之酷也）

陳人城杕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二慶楚人納公子黃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車有二敵者曰溝衍曲沃大夫）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偏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入鋒初盈佐魏絳于下軍舒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盈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故趙氏韓氏中行氏知氏程鄭氏皆主范氏惟魏氏及七輿

（言盈有內應故計為竭人以入）

（樂乘必持帶防閒也）

（斐豹以罪戾為官奴者也）

（溷馮矢于欹也）

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匄或告曰樂氏至矣匄懼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在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懼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匄墨衰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使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逐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所之鞅曰之公范匄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謂范匄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匄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樂氏乘公門士匄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樂氏退鞅攝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李而

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莊伐衛。殺。逐伐晉〇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望驅。成秩御苫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牢成御相羅師。狼蕩疏為右。胳商子車御佞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逆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

燭庸之越騎乘。自衛將逐伐晉。晏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杼曰。將若君何。杼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于何有。于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涉

庭戍郢。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龍〇八月叔孫豹晉次于雍榆。禮也。

己卯。仲孫速卒。季孫宿立。其庶子羯

初。季孫宿無嫡子。公彌長而愛。公鉏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鉏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其赦車而行。乃止。訪于臧武仲。武仲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武仲為客。既獻。武仲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鉏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彌。使與之齒。季孫失色。以公彌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備下民。可也。公彌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彌氏富。又出為公左宰。仲孫疾。長子秩當立。仲孫之御騶豐點好羯也。謂公彌曰。苟立羯

請讎臧氏公彌因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已卯。仲孫卒。公彌奉羯立于户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彌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彌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初。季孫愛臧孫。仲孫惡之。仲孫没。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疚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因以防求為後立其兄臧為

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孫許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

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及其亡也。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臧為以納請。臧為遂自為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紇曰。無辭。及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子服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紇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王豫讀書錄晉人圍樂盈于曲沃。盈使胥午夜踰入城。以謂晉侯曰。君討樂氏也。為社稷耶。為范氏耶。公曰。為社稷耶。為范氏耶。公曰。為社稷。子朱曰。為社稷則樂氏。君社稷之臣也。若之何以范氏去之。昔桓叔之肇基也。樂賓實傅之。文公之創霸也。樂枝殺力樸楚以成城濮之勳。以主盟中夏。鄢陵之役。書實尸之。厥功爛焉。晉社稷之創而大也。樂氏之力也。孺子盈圖其私難。互與范氏相仇隙。何開于國。何戾于社稷。君信讒慝而棄忠良。臣竊過之。且范氏實不利于國。逐樂氏而不告專也。分樂氏之邑以賂其黨。是不忘君也。君若宥樂氏而納之。以耦范氏。晉國猶世。若逞其志。暴蔑其仇讎。令得併植于國以成其私。臣不知君之所終也。公悅。將納盈。范鞅懼。使程鄭止公曰。樂氏帥賊以入。君猶宥之。耶。國宮之役。矢及君屋。不有范氏。君能寘然有今日耶。昔厲公不禁于

樂書書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君其危哉。公懼。乃止。冬十月。

殺樂盈

齊侯莊襲莒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梁華周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旦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梁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說苑)杞梁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歸。枕夫哭于城下。道路過者莫不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嘆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吾外無所倚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援琴而鼓之。曲終。投淄水而死

如晉賀克徐氏

春叔孫豹如晉

晉范匄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也。豹未對。匄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豹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

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范匄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簡公如晉。公孫夏相子產寓書于公孫夏。以告匄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

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范匄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匄辭。公孫夏曰。以陳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

夏楚子 康伐吳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 平 宋公 平 衛侯 殤 鄭伯 簡 曹伯 武 莒子

黎比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伯文小邾子穀于夷儀

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許男鬷伐鄭

楚康王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平公使張骼輔躒力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公孫射犬吉遊吉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吉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

不可與爭欲使下之

部婁小阜

幄帳也

廣車兵車

乘車安車

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康王還自棘澤使遽啟疆帥師送陳無宇歸

同衆義如兄弟

亟急也雖急不低屈

伝楚為箴尹宜咎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宜咎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為王城郟叔孫如周聘且賀城也王賚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輅

伝王城也敬各開敬王宮故城之

襄公六

癸亥靈王二十四年丑十有五年晉平公十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立其弟景公。作杵臼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杼。棠

公死。偃御杼以弔。馬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妻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杼不聽。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怨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

見于夾在廿三年

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脫幷而死。申鮒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

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賄。其誰納之。行及舍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合。侻巒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舍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鮮虞僕賃于野以喪莊公。二十七年。楚人召為右尹。

列國史陳文子聞難。出奔衛。見衛孫林父。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去之。蔡。蔡世子般剛而戾。文子見之。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去之。晉。

齊景公即位之二年。使人召之。乃歸。

叔孫僑如之在齊也。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嬰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景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

翌。不踊。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黎）邾子（成）滕子（成）薛伯杞伯（文）小邾子（穆）于夷儀。此邾子成滕子成薛伯杞伯文小邾子穆。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椒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舍之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舍之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子產獻捷于晉。戎服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今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晉士弱不能對復于

趙武武四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公孫舍之相鄭簡公如晉拜陳之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齊成故也

晉趙武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叔孫豹見之謂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衛侯獻入于夷儀

衛獻公猶在齊晉侯使魏舒宛沒逆之將使衛與之夷儀崔杼止其幣以求五鹿八月獻公入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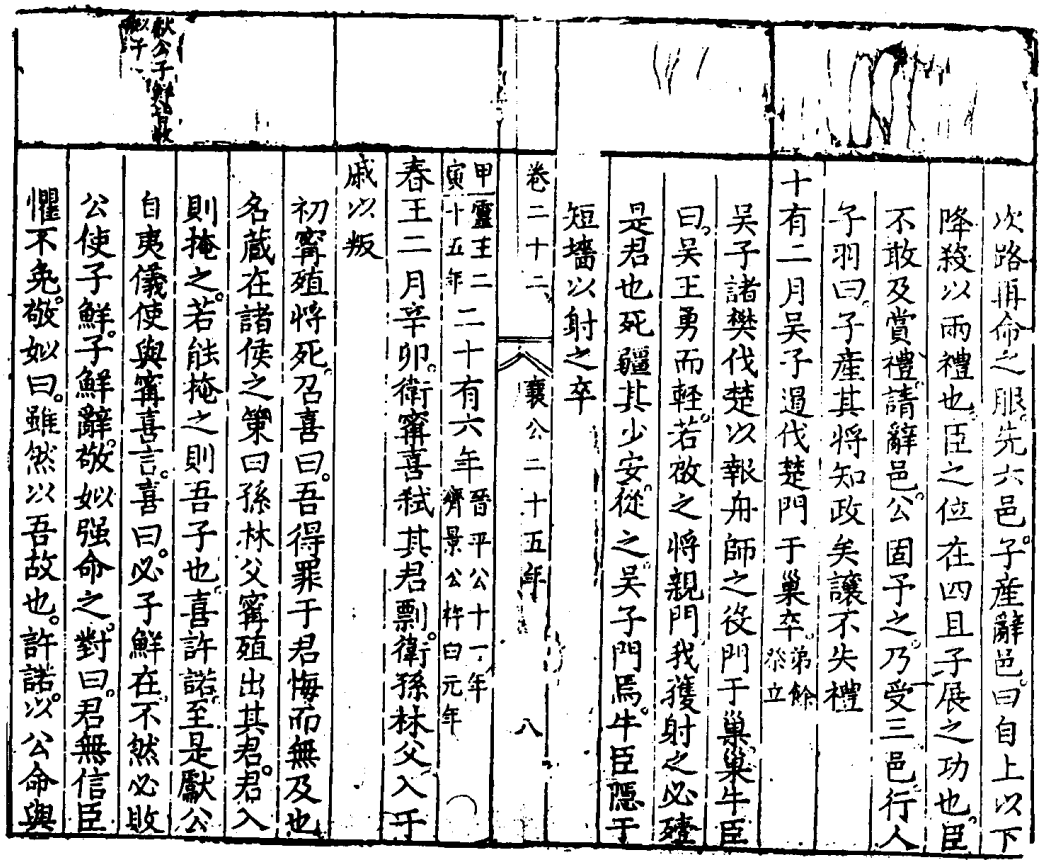
往歲吳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康王師于蒲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送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令尹為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

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及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楚屈建乃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屈建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滅舒鳩○楚康王以滅舒鳩賞屈建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為掩為司馬屈建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士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以授屈建禮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及鄭平○明年三月鄭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公孫舍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行人子羽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弟餘祭立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敗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甲戌王二十有六年晉平公十一年齊景公杵臼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初寧殖將死召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蔵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許諾至是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子鮮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以公命與

寗喜言曰苟反政由寗氏祭則寡人喜告遽侚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喜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孟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喜不聽孫林父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寗喜右宰穀伐

孫氏不克孫襄傷寗喜舍于郊將出奔孫襄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喜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殤公及太子角書曰寗喜弒其君言罪之在寗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公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世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弗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一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擪弓)衛獻公反于衛及郊將班邑于從者而後入挪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執鞫鞫的而從如皆從則執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吳來聘召公也衛侯之歸也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懼于晉晉戍茅氏衛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獲殖綽復懼于晉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秋宋公平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伯姬之妾取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爭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吾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棄與向戌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向戌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向戌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向戌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向戌曰

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晉人執衛甯喜
澶淵之役衛獻公往會之晉人執甯喜比宮遺付女齊以先歸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景公鄭簡公為獻公故如晉晉平公蕩享之齊國弱使晏嬰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武使言于平公平公乃許歸衛侯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冬楚子康葬侯景陳侯哀伐鄭○非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辛于楚楚康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睦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

小人之性樂于勇喆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亡者非國家之利也。公孫舍之說。不樂寇。十二月乙酉楚入南里。阻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

縣門發。獲九人焉。而後歸。而後葬許靈公

附先是五月。楚康王與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于囚。乃立囚問焉。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公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邱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邱氏以請之。子太叔令正以詒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秦人不予。吏幣從予產而後獲之

附晉韓起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嵩

襄公七

乙靈王二年 邾十六年 二十七年 晉平公十二年

附齊人城郚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士匄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武為政。言于平公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春。齊侯 景 使慶封來聘

慶封來聘。其車美。仲孫羯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

知也

附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杼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宁上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尸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

薄慶之孚也他日成與彊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杼怒而出其衆皆逆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東郭姜縊嫳復命于崔杼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

辟諸大墓遂来奔慶封當國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令尹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武武謀于諸大夫韓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

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武司馬置折俎禮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知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屈建成言于楚戊申滕成公至屈建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武武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言于屈建建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向戌至是夜也趙孟及楚公子黑肱盟以齊言庚辰屈建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知盈謂趙武曰楚氛甚惡懼難趙武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太宰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因請釋甲屈建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不聽趙武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我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我庸多矣非所患也季孫宿使以公命謂叔孫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抑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武曰諸侯歸晉之德尽非歸甘六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附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歸生相善也伍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罪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歸生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歸生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歸生通使于晉遂如楚屈建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建曰夫獨無族姻乎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之謂也故夏詩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迭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鄧以為謀主彭城

亂在文十四年
役在成六年

楚滅舒鳩示必死

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公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梁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至今為

亂在宣四年
役在成十六年
時幸書將中軍范燮佐之補助
也佾舞在宣四年
楚公子嬰齊公子壬夫皆出
穆王故曰二穆
夷猶常語也楚人謂火威曰猶

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貢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貢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貢皇之為也屈建曰是皆然矣歸生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

舉女寘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
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屈建懼言諸王。益其
祿爵而復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
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抵成惡名。止
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
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
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
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
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
使之。遂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
使者而盟于河。訴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
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
吾所以出也。將誰愆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
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秘服終身。○公與免餘
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

盟于河望不還木門晉邑從之謂治其事

闕喪追服謂之祕服

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
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
辭曰。世叔儀不貳。能賛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儀
為卿。初甯喜謀納公。世叔儀聞之曰。甯子必不
免。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
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
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
而滅之。可哀也哉。
呂覽。初郈成子為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止
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反過
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之觴夫子也。甚
懼。今侯漯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
與我懼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
以辟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去
衛二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死之。還車
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閒宅而異
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辟。孔子聞之
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托財者。其郈成子

侯何也漯水名

之謂乎。郤成子之觀右宰穀也深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武為客。屈建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屈建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屈建問於趙武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建歸以語康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諸侯盟主也。建又曰。宜晉之

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知盈遂如楚涖盟。楚遠罷如晉涖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公孫舍之。良霄公孫夏公孫僑遊吉印段公孫段從趙孟。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公孫舍之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良霄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公孫夏賦蓼蕭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遊吉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趙孟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趙孟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滛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向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欲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

丙丁一月今九月也干當建戌而在申故云

夫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向戌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向戌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其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八年晉平公十三年

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死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悼來朝

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不易飢荒也

旱也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是月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騁奔問諸晉而以告游吉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冀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閼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游吉歸告公孫舍之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德政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頑欲幾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九月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馬。使諸士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馬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馬。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二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計饋樂高。怒慶封以告盧蒲嫳。盧蒲嫳曰。何害。譬之如禽

獸。吾寢處之矣。二人謀慶氏。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雖敢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毋疾。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慶封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封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己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繩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

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公孫蠆抽掆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陳文子以公歸。稅冕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孫。宿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

讓奔吳吳子餘末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儕子服椒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叔孫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韓非子初慶封為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崔氏之亂慶舍涖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公孫蠆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盈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公

孫蠆邑辭多受少與公孫蠆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戮之明年二月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十有一月公如楚

夏齊景公陳哀公祭景侯北燕伯款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冬公及宋平公陳哀公鄭簡公許悼公朝于楚宋之盟故也

附公過鄭鄭伯不在良霄迓往勞于黃崖不敬叔孫豹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辱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十一月癸巳靈王崩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明年夏五月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公孫舍之使印段往良霄曰弱不可舍之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

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子郟敖立

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拍之下其草不殖

春秋左翼卷終

襄公八

丁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晉平公十四年 楚郟敖麋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初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召而為之備。宋公遂反。○及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豹曰。

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康王。公及陳哀公鄭簡公許悼公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開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

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駕鵝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馬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國語季孫宿取卞。公欲出楚師以伐魯。榮駕鵝曰。不可。君之于臣。其威大矣。不能令于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聽之。若得楚師以伐魯。

魯既不違宿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彼無亦單之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弔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乃止。

庚午。衛侯衎卒。子襄公惡立

閻弒吳子餘祭。弟餘昧立

吳人伐越。獲俘馬。以為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弒之。

杜鄭公孫舍之卒。罕虎當國。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罕虎以舍之之命。饋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于予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政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茍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與公孫段往。見世叔儀與之語。世叔儀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為離德。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

云旅歸也

晉不隣矣。其誰云之。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頹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不寧取以歸也

不寧取夫人敝之而取寡臣乎

杞子來盟

晉平公使司馬女齊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公告女齊。女齊曰。虞larger smaller 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婚姬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豹。說之謂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王化基之美猶邶鄘衛叔霍以國名後與武公滅之以封康叔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唐陶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

泱乎也

奉東公位于王東遷而取周地故云

大稱陳文王之德受命有天下

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嬰。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無宇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謂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伯玉。史狗。

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孫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其萃于三家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于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附為高氏之難。或高豎以盧叛。十月。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侯之。曾孫鄰良。高侯也。高豎致盧而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匄也
戊午景王二年 晉平公十五年 吳夷昧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 衛襄公惡元年 鄭 使薳罷來聘
通嗣君也叔孫豹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
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
與知政固問焉不告叔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
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遂自立是為靈侯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宋犀考補或叶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
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伯姬卒待姆也初
火及姬舍或謂曰夫人少避火乎姬曰婦人之
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保至又以告姬曰傅未
至遂逮乎火而死君子謂伯姬女而不婦女待
人婦義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初王僔子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公子愆期
為王御士聞其嘆入以告王曰必殺之是夫也
不慼而頎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
王不聽及靈王崩僔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
知戊子僔括圍蕩遂愆期愆期奔平時五月癸
巳尹言多劉毅單蔑井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奔
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往年十一月良霄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
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良霄曰世行也公孫黑
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良霄強使之黑怒
將伐良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
良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良霄嗜
酒為窟室夜飲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
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
又將使公孫黑如楚歸而飲酒七月庚子公孫

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良霄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罕駟豐同生。其宗強。良霄汰侈故不免。大夫聚謀。人謂子產就直助強。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良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行。印段從之。罕虎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印段入。皆受盟于公孫黑氏。乙巳。鄭簡公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良霄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罕虎之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羽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良霄不勝死于羊肆。子產梏之股而哭之。斂而殯之。葬諸斗城。駟氏欲攻之。罕虎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子太叔如晉還。聞難。來入復命于介。奔晉。駟帶追之。與之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乃歸。羽頡出奔晉。為

任大夫事趙武與之言伐鄭趙武不可。宋之盟故也。

（附）冬。罕虎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罕虎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公孫段。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遁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公孫段懼而歸邑。卒與之。良霄既死。使太史命公孫段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者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罕虎止之而逐豐

卷。豈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初子產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告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行人子羽能知四國之爲。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罕虎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虎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歷覆是懼何暇思獲虎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杀以告也罕虎以為忠故

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昭公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

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導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肹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鑄刑書之歲二月。鄭人或夢良霄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懼。春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子太叔曰。公孫洩何為。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

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冬十月葬蔡景公。

(先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蕩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

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奸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殺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夫諸侯之

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附)叔孫豹至自會。見仲孫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禽。既而政在大

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仲孫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叔孫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武卒晉公室卑政在侯家韓起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己未 景王三年 晉平公十六年 蔡靈公般元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初公作楚宮叔孫豹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居喪毀而卒立敬歸之婦齊歸之子公子稠叔孫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

必嫡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為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季孫宿不聽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己亥仲孫羯卒子貜嗣是為孟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椒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公薨之月鄭子產相簡公以如晉晉平公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門牆厚其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

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倘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坬汙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茵處。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戢。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士文伯復命。趙武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蘠盈諸侯。是吾罪也。使匄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是役也。鄭罕虎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弒之而自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先傳十二月。北宮佗相衛襄公以如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襄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五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昭公一　公名稠。襄公庶子。大人孟子。年凡三十二年。歿于乾侯。

年。晉平公十七年

昭公元年　晉平公十七年　魯景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悼曹人。武于虢。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公子圍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敢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

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桃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逐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予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乎也是懼武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公子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豹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罕虎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公孫歸生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

三月取鄆

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晉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王鮒相

趙武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汙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難乃止季孫聞出季虎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

虐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苔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苔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叔孫歸曾天御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魯

天謂曾阜曰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罰乎以謂叔孫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附天王使劉夏勞趙孟於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

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葵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女齊罔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

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齊出告晉侯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子悼公華立）

晉荀吳敗狄于大鹵。（今太原）

中行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伍。中行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而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彊鄆田。

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彊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戚明以大厖。瑕常儀靡奔齊。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兢維人。善矣。

（荀吳也。尚書序晉地。北狄有鮮虞。鮮虞。今中山。）

（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

（二人必二邑齊。）

莖邾悼公

附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夢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后帝。天也。商丘。宋地。主祭辰星。其后宋人因守其地。唐。子孫因守大夏之地。）

（上帝。益取唐侯之名。大叔而賜之唐。使主祭而蒞其后。即晉始祖也。）

（帝顓頊也。）

（禁禁以攝之。）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子公聞之曰。博物君子也。厚賄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公子圍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及伯州犁城巢。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右尹公子比奔晉。宮廄尹公子黑肱奔鄭。殺太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國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國語）初秦公子鍼奔晉。從車千乘。及楚公子比奔晉。從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起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二。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卒可也。使與秦公子同食。趙武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祿也

（附）十二月庚戌。晉趙武卒。鄭伯如晉弔。及葬。乃復

檀弓。初趙武及叔向觀乎九原。武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處父乎。武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武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趙武知人。武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

其子焉

昭公二

辛酉 晉平公十八年 周景王二十五年 楚靈王麇元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來聘且告為政來見禮也起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孫宿賦綿之幸章韓起賦角弓季孫拜曰敢拜子之綢繆敝邑寡君有望矣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

焉起譽之季孫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起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二月韓起遂如齊納幣

附夏四月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政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如晉

報韓起之聘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子來

繼親好。周公弘。以王命為宥。徵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徐吾犯之妹美。游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惟所欲與。犯告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黑盛飾入。布幣而出。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游楚氏。黑怒。既而悉甲以見楚。將殺之而取其妻。楚知之。執戈逐之。黑傷而歸。告諸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楚而數之曰。國之大節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女速行乎。往歲五月。鄭放游楚于吳。將行。游楚子產咨于游吉。吉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

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黨氏。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女子。子產弗討。○今年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經。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季爭室。而罪二也。黨氏之盟。女矯在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刑將至。黑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楷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往弔焉。及河。平公使伯瑕來辭曰。非侇儻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賜焉。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辭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明年正月。游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見之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游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恤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而數於守適。小國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癸必繼室。茲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游吉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癸酉。景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人頑。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遺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癸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重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起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頑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

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咸燠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四人皆齊侯別公之先也　陳桓以下祖人非其人長非其長

燠咻煦愛之辭

民將焉避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我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廣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樂郤晉原。展瑕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祁暑公欲更晏子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及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

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使宅人反之。且謂之曰。諺有之。非宅則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無宇以請。乃許之。○五月。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人謂韓起子尾歟。晉貴胡受之。起曰。我欲得齊而速其寵。寵將來乎。

士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儆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韓起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龔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王景王十九年 晉平公十九年 楚靈王二年）

三年 楚靈王二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子悼公字立）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子服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叔弓從之。

秋。小邾子貜來朝。

季孫宿欲卑之。叔孫豹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君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雲

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晉平公二十年 齊景王四年 楚靈王三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季孫宿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

（陸道也。夏十二月日行北道。三月行西道。周正建卯。則正陸之冰也）

也桃弘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啗之稼
此四目水皇見舉取用之
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
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
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興人
冷風壯溫風出
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
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
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
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
啟雷不發而震電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
豳風七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三之日納于凌
卷二十六 昭公四年 十
章藏氷之道也
夏楚子 靈 蔡侯 東 陳侯 柳 鄭伯 簡 許男 斯 徐子 滕
子 悼 頓子 胡子 沈子 小邾子 華 宋世子佐 淮夷會
于申楚人執徐子
往年冬鄭伯如楚春許男如楚楚靈王止之使
伍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伍舉致命曰寡君
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頓結纓于二三君使舉
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頓假寵以請於諸
侯晉侯欲弗許司馬女寿曰不可楚王方侈天
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
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
其歸若睎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
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國
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
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
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是以先王務修
無德則小故不一起
卷二十六 昭公四年 十一
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
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
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衛那無難敵亦喪之
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
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
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
社稷之事是以不得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
何辱命焉伍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

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楚靈王合諸侯于申。伍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使問禮於向戌。與子產。向戌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

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宋太子佐後至。又不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靈王示諸侯侈。伍舉曰。夫六王二公之墓。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法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子產謂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向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楚靈王以諸侯伐吳。宋太子佐鄭簡公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盡滅其族。將戮慶封。伍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速。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

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城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伍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靈王從之。遷賴于鄢。靈王欲遷許于賴。使闘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遂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以備吳。

九月。取鄫。告亂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庶子也。

初。豹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頃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乎。助余乎。而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賢。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叔孫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之。叔孫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可。叔孫為孟鍾。曰。閒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曰。入弗。請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

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叔孫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仲拜受之。而不敢佩。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於公。如何。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牛曰。不見。既目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因獨養之而屏左右。不內人。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饋至。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

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虎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姑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路叔仲帶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秉路。弗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杜洩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寔書之。吾子為司徒。寘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明年。舍中軍。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而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從也。既葬而行。仲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弗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射殺之。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叔孫婼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又披其邑。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王十朋叢談）豎牛間孟丙于叔孫穆子。孟丙泣曰。天下有無父之國哉。以告杜洩。杜洩曰。夫子之速子與。子之速夫子也。事親左右跣養。服勤無方。小子行之。

卷終

昭公三

甲景王二年 晉平公二十一年 子八年 五年 楚靈王四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也取其半馬及其舍之也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也取其半僕以子弟之半歸公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靈王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遠罷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遠罷於汜勞屈生於莞氏晉侯送女於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丘

晉韓起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罕虎游吉勞諸索氏游吉謂叔向曰楚王汰侈也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遠之以辭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以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燕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酌酒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

陪加也

閽則守使守門也司馬掌刑者

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白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韓起之下趙成中行景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

有賢人以敵晉

麇古群字

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嬰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起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簡公勞諸園。辭不敢見。禮也。

明年冬。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起也。過鄭。竽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竽虎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游吉。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晉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興。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起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東。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公如晉。

公朝于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平公謂女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女齊於是乎知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

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莒人愬于晉。晉人將止公。范鞅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問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蕘轍古史。范鞅退。以告祁午。祁午曰。非也。魯君在外。而國人納叛。此其罪在季孫也。季孫專國秉政。見倩於君。而思假手於晉。以斃之。此陽以牟夷為實。而陰以君為市也。納叛不義。專國不仁。悖君不忠。必為魯討之。弗聽。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秦伯卒。子哀公立
秦公子鍼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悼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遇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庶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巢。巢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

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
待命于雩婁禮也
蹶由居楚十四年令尹陽匄言於子王曰彼何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
忿可也乃歸蹶由
乙丑景王九年 晉平公二十二年 楚靈王五年 秦哀公元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弟平公
杞立
甲如同盟禮也
葵秦景公

大夫如秦葵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晉平公享之有加籩季孫退使行人
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
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
起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
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
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九年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
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士人
之族既盟於此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
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從為
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
女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
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薳罷帥師伐吳師于豫
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
棄疾薳罷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聘且弔敗也
齊侯景伐北燕

十一月齊景公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遂伐北燕納簡公晏子曰不可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丙寅景王七年晉平公二十三年杞平公郁釐元年楚靈王六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虒祁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蠆曰受服而退侯鄙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

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拏耳不克而還

三月公如楚

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頒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啟疆來召公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曰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

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辱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椒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棄公適楚矣而祖以送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孫襲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附)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

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何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倍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王之法取之盜有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徃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大也有七人曰僚僚臣僕區臣隱匿也行善法故能收藏至汝水）

（按說文讀言奈三足鼎也籀作鼐者非）

附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起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附鄭罕虎之族飲酒無屨故馬師氏與罕虎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虩罕朔奔晉晉韓起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佐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韓起為子產之敏也使為嬖大夫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也庶子靈公元立）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

孔烝鉏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趨出
荀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荀與
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烝鉏告之夢。夢
協。晉韓起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嫋始生子。名之
曰元。孟孺之足不良。弱行。孔烝鉏以周易筮之
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之比。三三以示史朝
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烝鉏曰。非長之謂乎。對
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

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
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
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僕主
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
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烝鉏立靈公。
晉大夫言於士鞅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
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鵜鴣在梁。凡
弟急難。兄弟之不睦。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
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缺以告韓起

起說。使鞅如衛弔。且反成田。
九月。公至自楚。
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
悔之。遂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
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
乃反之。
冬十有一月。季孫宿卒。子悼子統嗣未葬
卒統子意如嗣
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衰。季孫曰。不
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何其門而
歌。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二景王十八年晉平公廿四年 衛靈公元年
卯二年楚靈王七年
春。陳侯哀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
侯溺卒。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
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殺
過殺偃師而立留夏四月辛亥哀公薨

叔孫如晉

賀虎 斯祈也游吉相鄭伯如晉亦賀虎祈也史趙見游吉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吉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先是石言於晉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

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忽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偝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敗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朝憩之于楚

楚人執而殺之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敗

之罪不在行人也

秋蒐于紅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悼太子之子偃師圍陳

戴惡會之十月滅陳與斐袁克殺馬毀玉以祈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而逃

附晉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卷終

昭公四

戊景王十年 晉平公二十五年 辰二年 九年 楚靈王八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鞅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附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韻。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駰馰。荒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通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

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韓起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隰。友韻俾。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鄍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考增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辛干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師曠李調侍。鼓鍾。杜簧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簧入寢。歷階而

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簒。襄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簒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簒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立。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貜如齊。

蓋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書時也。季孫意如欲速成。叔孫婼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齊崔慶之亡也。公孫竈公孫彄執政。公三年。公孫竈卒。樂施嗣政。晏嬰嘆曰。惜也。子旗必不免。姜族弱矣。而嫣將始昌。二惠兢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八年。公孫蠆卒。樂施欲治其室。殺其宰梁婁。逐公子周公子鑄公孫捷而更為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焉我也。授甲將攻之。陳無宇善於高氏。亦授甲將助之。或告樂施。施不信。則數人告。將往高氏。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無宇將出矣。聞之而還。將服而逆之。曰。聞高彊將攻子。子聞諸。施曰。弗聞。曰。子盍亦將甲。無宇請從。施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庶叔丙以服弘大也。無宇稽額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今年夏。有告陳無宇及鮑國曰。樂高將攻

陳鮑無宇逐櫟甲如鮑氏則亦授甲矣使祀子則皆將飲酒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高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逐伐虎門晏嬰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使王黑帥師伐欒高氏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庫門欒施高彊來奔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故及於難陳鮑分其室晏嬰謂無宇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強利生孽始使無強乎可以滋長無宇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召羣公子之亡者反其祿邑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無宇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孫婼仲孫貜帥師伐莒

季孫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孫紇在齋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

端委朝服

穆文熙曰陳桓子隨不自利人能利人迄諸公子而益其祿分之邑何其宏施也其有齊也宜哉

孟姬景公母

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盡用之將誰福哉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子叔公法

晉平公卒鄭簡公如晉及河晉人辭之子太叔遂如晉九月叔孫婼薨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公曹公莒公邾公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罕虎將以幣行子產曰喪馬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虎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婼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令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虎盡用其幣歸謂行人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

附叔孫婼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叔孫婼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皆廣封

用幣百車百乘

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雖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子元公佐立

庚午 景王十四年 晉昭公夷元年 宋元公佐元年 楚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 宋元公佐元年 楚靈王十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度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玆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壓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三月。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弗聽。丙申。楚王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使棄疾帥師圍蔡。韓起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肹聞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禁克有辭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

大蒐于比蒲

蒐歸薨犬蒐于比蒲。非禮也。

仲孫貜會邾子。莊盟于稷。

孟僖子會邾莊公于稷。祥修好。禮也。初。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遂氏之遂。反自稷。祥宿于遂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邾人于厥憖。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起從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罕虎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莽齊歸。公不感。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人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王來聘。閒問語。楚子滅陳戮蔡。然丹進曰。鄭在我心腹之疾也。其即我也。狎順狎逆。不可保也。請因陳蔡之兢而剪之。王曰。善。命屬兵蒐乘。將襲鄭。公子棄疾諫曰。不可。鄭多君子。未易動也。有子產以當國。有馮簡子以斷大事。子皮老矣。子太叔溶焉以為政。裨諶謀于野者也。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訪焉以布命于諸侯。諸侯睦焉。衆庶輯焉。詩曰。無兢惟人。鄭有人矣。兢孰如之。

事之而後可。楚子曰。陳鄭匹也。是區區者而足與戰乎。棄疾曰。國無小。惟其兢也。昔我先康王及陳人蔡人伐鄭。介恃楚衆。蔑小鄭國。井堙木刊。子產患之。而棄疾於陳。兵車七百乘。申士七千人。以宵突陳城。陳侯恐懼。奔邆。寓伏墓次。我康王閔之。而弗能救也。何者。兢故也。夫伐陳之賦。晉人城濮之賦。子皮子產之賢。僚軫曰。季之賢也。必不得已。以與君王為難。臣懼鄭之不為

王下也。且兵無無因者。王之滅陳因其亂也。其戮蔡也。因其虐也。鄭無二國之釁而有事焉。將安因乎。王乃止。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納北燕伯欵于陽。因其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具以立而無庸毀。子產過女而問。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子產使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叔孫婼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景公禦靈公。鄭定公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晉昭公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以齊侯宴。荀吳相投壺。晉侯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淵。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

何必取於下位之中

召代興亦中之士文伯謂荀吳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壹何為焉其以中焉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荀吳曰吾軍帥強禦卒乘兢勸今猶昔也齊將何事齊公孫傻叟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鬬椒之叛也楚人滅若敖氏靈王謂成熊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諧成熊於王熊知之而不能

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熊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宰

叔孫亦以伐莒之功例加三命

季孫意如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憖許之南蒯語叔仲小且告之故季孫統之卒也叔孫婼以再命為卿及意如伐莒充之更受三命叔仲小欲揖二家謂意如二命踰父兄非禮也意如然之使謂叔孫叔孫曰叔孫有家禍殺

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意如懼而歸罪於叔仲小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憖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

恤恤憂也於結也攸危也

不指此事室下一等使筮曰枚

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遍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椒曰即欲有事何如椒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而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

筮辭

繇曰三德當位也謂陳臣正直追者非

二者成乃可筮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意如欲使叔孫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叔孫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楚子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師帥囤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然丹夕。王見之。去冠

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亟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我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成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鉏柄。以耨茅絜。敢請命。王入視之。僕析父謂丹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丹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能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國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

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獯宮。屁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脩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營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

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夫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取厚也。其知之不疾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傅說。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亡。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汔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誨。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逸逸心。顓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蕃。輿人誦。以

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即實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瘼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糗

之亂。靈王死之。

晉伐鮮虞

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八月戊午。滅肥。以肥子綿皋歸。十月。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八 終

昭公五

（景王十一年 晉昭公三年 蔡平公元年 中六年 鄭定公元年 陳惠公元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叔弓圍費弗克季孫意如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從之費人叛南氏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請待問許之明年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蒯奔齊齊侯曰叛夫曰臣欲張公室也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國致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委）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卯）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犂（卅）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郟尹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鬬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墓丞職之族故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公子比于晉召公子黑肱于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公子比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于

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棄疾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於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鬬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郟）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郟棄疾使須務牟與史猾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

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陵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逐告之乱曰先歸復所後者劓王師逐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撦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鬬丹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請入大都而乞師於諸侯曰皆叛矣請奔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鬬丹

乃棄王歸王沿夏將入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吾其從王也乃求王遇諸棘圍奉之以歸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他年以告平王平王改葬之伐徐之師聞變而還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其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國語王沿夏入鄢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

王王行遇其故消人嘆謂曰為我求食我不食三日矣消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饋王從王者罪三族且無所得食王因挽其肱而目消人易以塊逃去乃匍匐入于棘圍棘圍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棄疾自立是為平王

觀從謂公子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公子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

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又使闔成然走告公子比及公子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更名曰熊居葬公子比于誓實誓殺囚衣之王服而流之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闔成然為令尹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百官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

聘于鄭且致幣抽撰歷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
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幣撰敢請對曰臣未
聞命歸王問幣撰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
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
子也

史記杞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
乃望祭群神請神決之而陰與巴姬密埋璧
於太室之廷使五人齋而以序入拜曰當璧
而拜者神所命也既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

比及黑肱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厭
紐闔幸龜屬成然焉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
失之靈王及身而弒比為王十餘日黑肱不
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惟獨棄疾後立
為平王竟續楚祀

初公子比自晉歸韓起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
乎對曰難起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公
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
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
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衆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
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
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
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
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
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

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廢
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
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起曰齊桓晉文
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
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
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
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
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
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

子犯以為腹心有魏讐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柔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逆何以冀國

秋公會劉子獻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鄭伯簡曹伯武莒子著邾子牼滕子悼薛伯獻杞伯小邾子穨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通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十乘合諸侯於平丘羊舌鮒攝司馬次于衛地求貨于衛衛人患焉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羹焉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黷貨無厭亦將及矣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公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乃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人以為請齊人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敗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乃聽命叔向曰諸侯有問矣不可以不

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苔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我甚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椒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甲車四十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苔把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貳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公不與盟。子服椒曰。晉之執政二。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孫曰。然。則意如乎。我徃。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椒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既而晉人執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清伏焉。守者御之。與之錦而入。晉人以意如歸。子服椒從。

是行也。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將盟。晉人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周之制也。甲而貢重者。句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亦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憤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附)子產歸未至。聞罕虎卒。哭曰。已矣。吾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

劉晝新論。子貢問孔子曰。今者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管仲子產不亦是乎。子曰。賜也。女謂自賢者賢乎。進賢者

賢乎。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有賢於己者也。夫知賢知也。愛賢仁也。引賢義也。賢孰大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廬為平侯吳為惠公。

楚靈王之滅蔡也。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慼師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中行吳謂韓起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彌牟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楚令尹圍成然請伐吳。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附明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

國卿之面居上通報曰上國介特無偶為者

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奸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禄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楚令尹成然有德於王而求無厭。明年九月王。赦成然。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成然之子也。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猶在晉。子服椒私於中行吳曰。魯事晉何以不如戔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戔棄之。使事齊楚。其何寥于晉。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吳以告韓起。乃歸季孫。椒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逆命也。請從君惠於會。韓起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半舌鮒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而歸魯。微武子之賜不及此。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閒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

物官因材任官也

欲得盟會見證不欲私去

酒竹怙而季氏亡生內

於崇五十七年　晉昭公四年　楚平公居元年

若之何因泣下意如懼逃歸子服椒待禮

三月曹伯滕卒（子爭公頃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太子郊公因意恢死）

奔齊（叔輿立）

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附）晉邢侯與雍子爭鄧田。久而無成。士彌牟如楚。羊舌肸攝理。韓起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肸。肸蔽罪邢侯。邢侯怒。殺肸及雍子于朝。韓起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貿直。肸也聽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

（邢侯即公羊作鄐侯）（叔魚即梁天即梁益）

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及肸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貪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景王十有五年 晉昭公五年 魯子公頃元年 戊八年

春王正月。吳子餘末卒

初餘末之立也。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武問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及餘末。末疾。亟以授季子。季子辭逃去。吳人立餘末之子僚。

王世貞左邊子產聞季子不立使謂之曰
美哉先大伯之讓也而吾子幾之雖然倘
也竊有惑焉太王之志也投季逮文爰及
於武周邦其命維新蓋三 鼓而天下謐
如也子之諸兄日尋兵於楚而勞其民今
聞其嗣柳又甚焉子守曲節而不唯先君
之志是體以綏輯兩國而好之太伯之讓
也其承親而靖亂也承親孝也靖亂仁也
仁孝合之為義吾子違親而亂是用酸

乃不可乎季子謝曰徵吾子之藥石札也
不聞斯言札也不才唯顛越是懼敢多讓
乎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泄事乎
及禘叔弓泄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

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厚
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
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
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奔鄭王
怒曰徵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
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
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是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

崩十二月晉知躁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
除喪以知躁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
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知躁揖籍談對曰
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
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
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服其何以獻器王曰
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
無分乎寧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戶

有戎狄其後衰之二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晉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禍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晉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晉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平丘之役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

且不修備中行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兹大獲而歸至是中行吳復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通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敎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貿怠不如完舊貿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獻捷歸既獻而反鼓子焉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昭公六

乙景王十六年　昭公六年　吳王餘祭元年
亥九年　十有六年

附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春齊侯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劒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諾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楚子平誘戎蠻子殺之

楚平王開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舟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附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定公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

乾脩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

甲父古國名　以取鄫故為晉執　亢禦也　徐西肆楚也　胥吏莫知我民勞苦　孔容人大夫立于東交之南　縣梁之間　居信也

放紛紜亂也

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倘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猶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倘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許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倘馬得此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皮以他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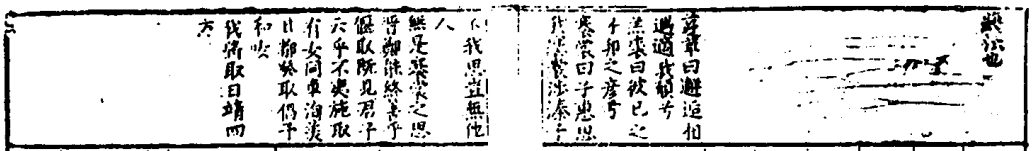
旅旂旗之屬著之位

游旌旗之屬所以招攝衆者

韓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起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倫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子產曰。吾非倫晉而有二心。將

銳細小也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倘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倘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馬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而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



蘩鄭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
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
請辭夏四月韓起歸私覿于子產以玉與馬曰
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籍
手以拜
鄭六卿餞韓起于郊韓起曰二三君子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罕婴齊賦野有蔓草起曰孺子
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起曰起不堪
也子大叔賦褰裳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
人乎子大叔拜起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
其能終乎駟偃賦風雨豐施賦有女同車印癸
賦蘀兮起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
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
主也可以無懼矣皆獻馬而賦我將子產拜
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夏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子服向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其
將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

實為常能無卑乎意如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柎有事於桑山斬
其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
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
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
子服氏有子哉
春小邾子穌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婼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季孫
意如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
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
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
日月之
乃二月之交
二十月當夏之四月
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意如弗從叔
孫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来朝
公與之宴叔孫婼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
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
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
百官師長以雲為號
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
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
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
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
徒者也鴡鳩氏司馬者也鳲鳩氏司空者也爽
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
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来不能紀遠
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
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
温和特故以名歷正之官
燕以春分來反分
立冬入大水為候故以名分至啓閉之官
趙以至數至
鴡鳩以平均上平水土順民事以下刑殺肅
整之事
鶻以鳩集為木工
二正順此
五雉之性以正民
名故以名官也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井鹿同地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頃公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蒼弘
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
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
卯中行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
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韓
起夢文公揖中行吳而授之陸渾故使吳帥師
獻俘於文宮
大辰大火心星之虚
冬有星孛于大辰
今除備於大火之盛火星出必布焉
往年火出之時而隕始見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
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
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
矣其與不然乎若火作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
之虚也陳太皞之虚也鄭祝融之虚也皆火房
也星孛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虚也故為帝丘

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沈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魴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墅之。及

舊線取舟以救死罪

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籍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斬。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 晉頃公二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于仲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五月。火始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始也。七月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鄭子產辭晉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徙祝史徙主祏。乃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

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火作。裨竈復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竟不與。亦不復火。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使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
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
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撫昵綏兵
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曰。若
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
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諜之。以啓貪人。寡為敝邑
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
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
事晉矣。敢有二心。

六月。邾人入鄫。鄫。姒姓國。為邾之後。
鄫人藉稻。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爭門。
其首。遂入之。盡俘以歸。鄫子曰。余無歸矣。從帑
於邾。邾莊公及鄫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
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
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牟言於平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若鄭伐許。而晉
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平王說。冬。使王子牟
遷許于析。實白羽。

昭公七

戊寅十二年 周景王二十有九年 晉頃公三年 魯悼公午元年

春。宋公元伐邾。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元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郯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止之弟斯立是爲元公

春秋合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

我與夫弒者。不立其位。以與其弟斯。遂奔晉。哭泣歇飡。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高發伐莒。莒共公奔紀鄣。使孫書伐之。紡莒婦人。共公殺其夫。爲發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孫書。

孫書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

城上之人亦譟。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附是歲也。鄭駟偃卒。初偃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徵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夫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夫昏。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懼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禁。

爲。子產弗許。曰。我鬬龍弗我競也。龍鬬我獨何覬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明年冬。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史記)子產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及卒。鄭人悲之。如亡親戚。仲尼嘗過鄭。兄事之。及卒。泫然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己丑 景王二十年 晉頃公四年
卯十三年 二十年

春王正月

(考增附)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欲譖諸王。乃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徙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濮。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遍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至是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奮揚使遣之。三月。太子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

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奔建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棄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吾將歸死。吾知不逮我將死。爾往。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員弗聽。矢出見使者。使者不敢進。遂亡。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遂與尚俱誅

伍員之亡也。奔太子建於宋。會宋華向之亂。與建奔鄭。鄭人甚善之。又之太子適晉。晉人曰。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建。許之。遂鄭。鄭人知之。殺太子建。子勝。奔吳。

鞮非子伍員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諜也。不力。門者出之。奔吳。遇候得之。將執以獻。員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亡之矣。我且曰予取吞之。遇候釋之。呂覽

耶。關吏欲執之。幾不得脫。追者在後。比至江。江上丈人方漁。歌曰。灼灼今侵已。私與子期。今蘆之濟。員從之。遂得脫。解其劒曰。此劒直千金。以與父。父曰。荊國之法。執伍員者。爵執珪。祿萬石。豈直千金劒。耶。不受。未至而疾。中道乞食。至溧陽。見女子汲溧水上。就乞食。女子知其為員也。與之壺漿。員食訖。謂曰。願子弗言。女曰。子行矣。遂自沉水中。

伍員至吳。言伐楚之利。于吳王僚。公子光曰。彼父兄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進鱄設諸

焉而退。耕于鄙。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秋。益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卬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為驂乘馬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
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
假吾名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我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
丙辰衛靈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
齊豹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竈寘戈於車
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
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
蔽之斷肢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
自閱門入公子荊為驂乘華寅乘貳車及公宮
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齊氏射公中公子荊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
而從公公如死鳥祈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
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
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吾子無所辱君命寡復請主人曰君若惠顧先

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
止寡將捨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
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寡曰寡君之下
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
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鑿終夕與於燎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喜北宮氏之宰不與聞
誅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
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
月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鮑出奔晉閏月
戊辰殺宣姜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
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公告寧於齊且言
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
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康誥
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
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子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
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義不
犯非禮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華亥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柽奉之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信必免公子既入

華柽將逃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十有一月蔡侯廬卒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逐襲者歸以告叔孫婼婼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頃使士鞅來聘
時叔孫婼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卑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司馬華費遂生華軀華多僚華登軀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軀相惡乃譖諸公曰軀將納亡人公曰司馬以我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我

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公閔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軶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踢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軶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軶曰司馬老矣登亡為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軶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以朝

張匄不勝其怒遂與華軶曰任壬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樂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都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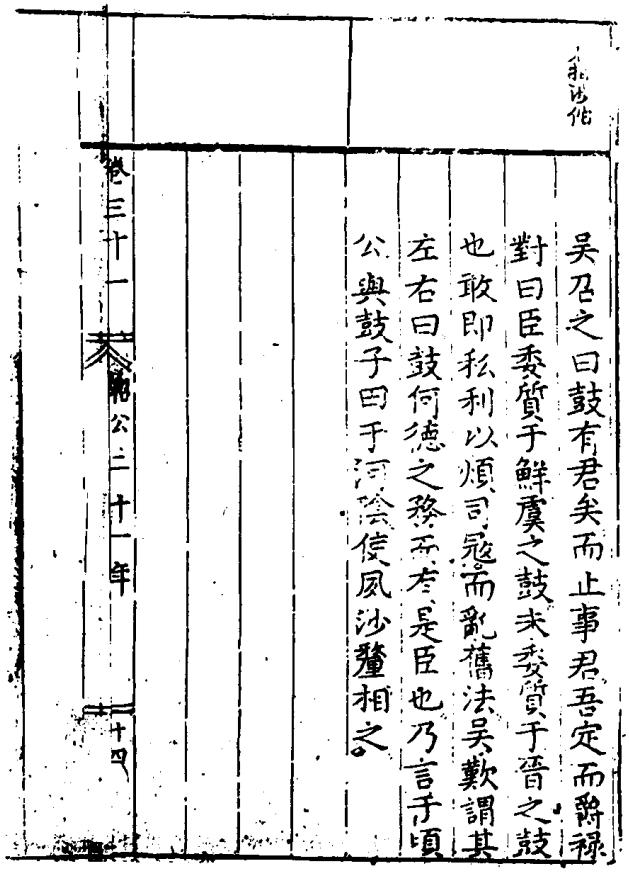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戰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

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懼將亡厨人濮曰吾小人可籍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棠棣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郟申出齊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

敗子城子城適晉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魯晉中行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老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豹張匄殪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軶曰吾為樂氏矣軶曰子無我迂誰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軶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師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

徐既許之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不言侯弟東國立朱叔父也
楚囊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王將討蔡無極曰予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
其子朱一心
東國隱太子子也
卷三十一 十二 魯郡公二十一年 十三
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鼓叛晉復即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明年六月中行吳略東陽使師偽羅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爲鞮歸使涉佗守之
昔陽肥國都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歸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寇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中行



夙沙佻
吳召之曰鼓有君矣而止事君吾定而酬祿對曰臣委質于鮮虞之鼓夫委質于晉之鼓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吳歎謂其左右曰鼓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言于頃公與鼓子田于河洽使夙沙釐相之
卷三十一 魯郡公二十一年 十四

昭公八

辛景王二十二年 己伍年崩 二十有二年晉頃公六年 春齊侯景伐莒。

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怒。復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遣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為君憂。拜君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轄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孫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陸粲考正)初太子壽卒。王子朝有寵于景王。欲立之。使賓起傳之。劉獻公之庶子巻事單穆公。

惡子朝以為亂。頓去之。賓起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邊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于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遇心疾而崩。單子劉子立王子猛。戊辰。劉子摯卒。單子立劉巻以見于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六月。叔孫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

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師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
劉子卷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嘉
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伯
奐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
克者多矣。從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
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平時。
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酸。宗延。寔稠。子
朝奔京。丙寅。單子伐京。劉子入于王城。叔孫至
自京師。言王室之亂。閔子馬曰。子朝必不克。其

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文單子穆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王城。
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
如圃車。次于皇。辛卯。子朝使鄒肸伐皇。大敗獲
鄒肸。焚諸王城之市。冬十月。晉籍談知躁。帥陸
渾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敬王即位。館

于子旅氏。十二月。晉籍談知躁。賈辛司馬。
師軍于陰。子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
于解。次于任人。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丁丑 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 晉頃公七年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子詣嗣為大夫。
晉人頃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

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
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
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于
服田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起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

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起曰子弗良圖而以
叔孫與其仇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
君亡國將焉歸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
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彌牟聽其詞
而懲諸韓起乃皆執之彌牟御叔孫從者四人
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彌牟曰以魯侯之難
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而亡期焉乃館
諸箕舍子服回于他邑士鞅求貨於叔孫使請
冠焉取其冠法而與諸兩冠曰盡矣○為叔孫

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我告女所行儀
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
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
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子朝邑

正月壬寅朔王師晉師圍郊癸卯郊鄾潰予未
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師告間晉師還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悼公也因朝楚而卒弟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
將叛殺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
烏存執戈而立干道左懼將止死莞羊牧之曰
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
來奔邾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

十九年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
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

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
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
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仇
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怨咨寢與食非
撫之也至是吳人伐州來楚令尹陽匄及司馬
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
鍾離陽匄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
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

狂。陳大夫齧壯而須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熾帥殘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可敗也。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為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公子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犯三國三國亂。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

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讙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附楚太子建之母在。則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則取楚夫人與其寶以下。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鎡。

附冬。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丕單。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單。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丕郢。守已小矣。單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惰不貪。不懦不荒。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教。紛員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墻人。直入。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

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潰。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附)明年正月。召伯盈南宮鼓以甘桓公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為叔孫故。如晉。以疾還。

癸酉 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晉頃公八年 蔡昭公中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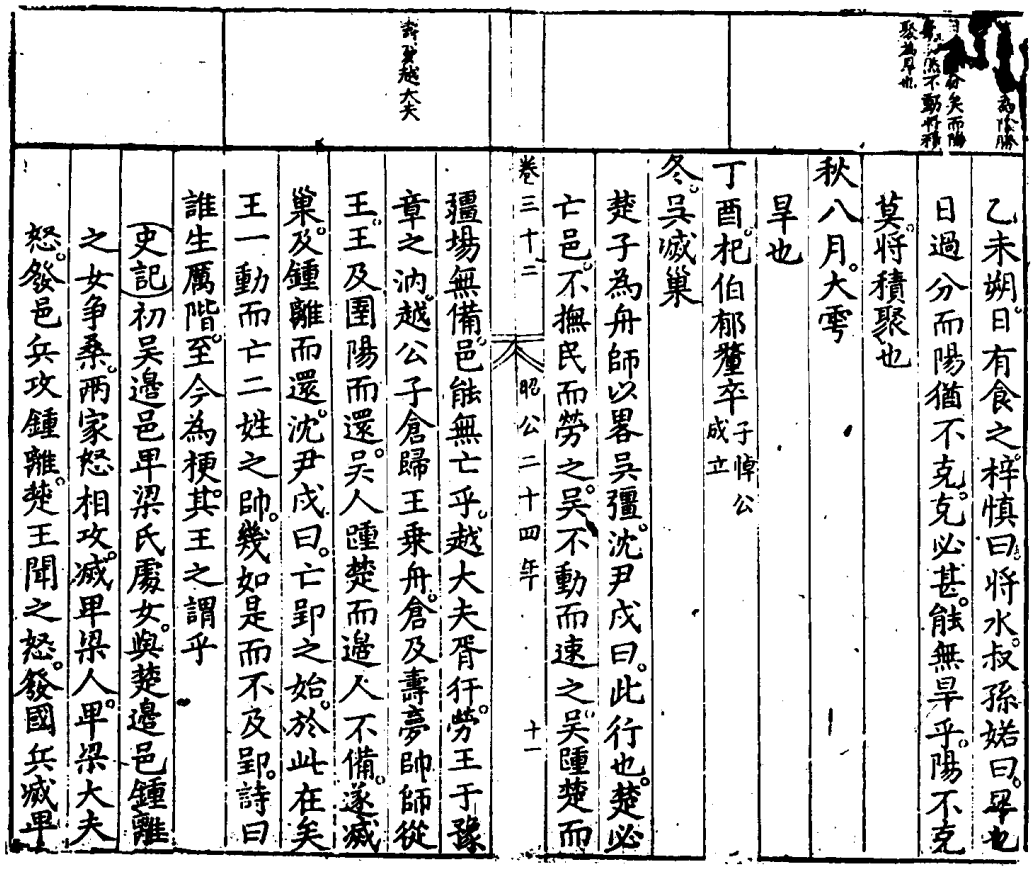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羯卒

初公如楚。仲孫為介。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病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及南宮适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叔孫婼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彌牟。彌牟曰。寡君以盟主之故。是以父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婼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也。丁酉。杞伯郁釐卒。（子悼公成立）冬。吳滅巢。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

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遏入。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史記）初吳邊邑卑梁氏處女。與楚邊邑鍾離之女爭桑。兩家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兩都而去。葵丘平公

昭公九

甲敬王二十有五年晉頃公九年
申三年杞悼公成元年

春叔孫婼如宋

初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孫意如叔孫婼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宋元夫人弗與魯將逐之夫人告元公公以問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改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

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徃年三月晉頃公使士彌牟涖問周故彌牟立于乾祭而門于介衆曲在子朝晉人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六月鄭定公如晉子太叔相見士鞅鞅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嫈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紊紊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詩曰餅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鞅懼而與韓起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于明年夏會于黃父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其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彌牟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乎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背盟無乃不可乎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

附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

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内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子曰敖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有鸜鵒來巢

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也鸜鵒之羽公在外野

往饋之焉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國生申公鳥死季公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如與饗人擅通而懼乃使其妾挾己以示秦遄之

妻曰公若欲私余余不可而挾余又遡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甫告於季孫意如意如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之公若弗聽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意如怒益宫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意如意如怒昭伯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之季氏中門之外意如拘臧

公為叔公子務人

公果公賈亦昭公子

氏老。故季臧相惡。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昭伯曰。此之謂不能。僖先君之廟大夫遂恣意如。公若獻子于公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賈。公果公賈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柤懼。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辭。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羈。羈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

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宮。叔孫婼如闕。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意如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曰入憑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

水矣會其蓋可承飲騎坐無數心

臧會為臾于臧氏而逃于季氏僖不信也

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

為郈買正之官入送討傳

君必悔之。弗聽。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執郈孫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劾君者而貪罪以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昭伯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附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遂奔郈。郈鬻假使為賈正焉。計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閒。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意如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意如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齊侯景唁公于野井、

唁弔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過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彌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

信明也。載書謂其從行無罪

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是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何守言何必守盟詞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叔孫婼自闕歸。見季孫。意如。意如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

將若子何。意如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婼乃從公于齊。請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婼。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自鑄歸。意如有異志。冬十月辛酉。婼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父兄情事向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編附經中某事爭有也

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于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謂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惟是楯冑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君命祇辱。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景取鄆。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春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乙敬王二十有六年 晉頃公十年 宋景公樂元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晏子春秋齊侯問公曰。君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公曰。愛我者我不能親。諫我者我不能用。內無拂而外無輔。諂諛我者衆。辟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而得反國。豈不為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後雖辯之。譬之臨難鑄兵。既喪掘井。亦無及已。

夏公圍成。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之臣申豐。女賈以幣錦二兩適齊。謂梁丘據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據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據受之。言于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師有濟也。君請繼之。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意如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乃偽降齊師。告之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人信之。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遂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師弗克而還。

秋公會齊侯景莒子邾子莊杞伯惇盟于鄆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子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

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

昭王即太子壬

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忌

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郟。遂次于尸。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

召伯新還故盟

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

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晉使成公般成

周而還。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

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

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

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慾于厥身。諸

慾惡疾也

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

戾忍王虐

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

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

獨王伯服

若。用慾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

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

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

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

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

有顓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

二世謂靈景

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

而有顓。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克終其

靈景貳行不順

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一行不若。謂先

王何常之有。惟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

謂先王何常之有爲騁逞之也

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貴鬼

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敝狼威儀。矯誣先王。晉為

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

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

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奸順天法。

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敕圖不穀。則所願也。敢

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

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

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惟伯仲叔季

國之閑焉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礼也二朝干景之命速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礼甚矣文辭奚為

(附)二十九年三月天王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初尹氏固自楚反有婦人過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吳之入郢也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

(附)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嬰曰無益也祗取

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景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礼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礼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

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齊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以塞諐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

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擯與敖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外内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矯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以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内外頗僻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當者其謗讀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不之矯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虐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數之新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

偪介之閒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欽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内嬖之妻肆奪于市外嬖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至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侯至自田梁丘據馳而告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
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
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春秋景公有愛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
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
為君數之。使知其罪。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
之曰。爾罪有三。君使汝養馬而殺之。爾罪一
也。使君以馬之故而殺人。爾罪二也。使君以
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
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積怨于百姓。兵弱
于隣國。爾罪三也。公遽曰。勿傷吾仁也。夫子

釋之

景公飲酒。晏嬰陳無宇侍。無宇曰。請浮晏子。
晏子曰。奚為也。陳無宇曰。君賜之卿位以尊
其身。寵之百祿以富其家。群臣爵莫尊于子。
祿莫厚于子。今子衣錦布之衣。麋鹿之裘。棧
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
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
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
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

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
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頓其族。則
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
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之罪也。
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揣之在于四方。此
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備。此臣之
罪也。若夫幣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
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
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東錢者。國之閒

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字也。

雜記孔子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而藻稅。旅樹而反坫。賀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賀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春秋左翼三十三卷終

昭公二十六年

十九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四

昭公十

丙敬王十一年 晉頃公十一年
戊五年 二十有七年 楚昭王軫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諸樊之子光立是爲闔廬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薳尹犂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

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七年

遇于窮。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

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李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說花公子光既弒僚。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梦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貪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郤宛。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宛曰。吾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命實諸門。曰。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之。令攻郤氏。且燕。熱之。郤宛自殺。國人弗燕。令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終弗燕。令尹炮之。盡戚郤氏之族黨。殺中廐尹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郤宛之死也。國人哀之。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令尹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子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適無

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有新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吾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吾之罪。敢不良圖。九月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謗言乃止。

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于季孫。謂樂祁黎與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

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十二月。晉藉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冬十月。曹伯午卒。弟野立。

邾快來奔

(附)孟懿子陽貨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齊景公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公子愁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公出。

丁敬王二十有八年 晉頃公十二年 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子獻公繼立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頃公結立

(附)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知躒。使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之死也。愬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一子。靈公之妹也。靈公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及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主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

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卒公強使取之。生食我。食我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附)秋。晉韓起卒。魏舒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分羊舌

氏之田以為三縣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滿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凡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

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疎一也

賈辛將適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酸棗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酸棗也明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安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幾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舒將受之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魏子

曰吾聞諸伯叔諺云惟食忘憂吾于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魏子辭梗陽人

戊敬王二十有九年晉頃公十三年 昭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景元年 使高張来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高張来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祇取

廐焉公如乾侯。

季孫意如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乾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鑿來歸其乘馬。曰啓服整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裳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衍併入羔裘。辭侯喜與之陽穀。初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又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夏四月庚子。叔請卒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錢中選讀左。鄆潰。公無歸子家羈使謂齊晏子曰。天禍魯國寡君越在草莽。豈惟

邑之厚。天下之惡一也。昔先臣慶父之難。桓公定之。威義信于諸侯。今聞長世君者。脩桓之績。問罪于我。首使寡君歸奉社稷。請終以事君。吾子國之望也。君之信也。微子言。寡君將老焉。詩曰。猶今尾今。流誰之子。叔孫伯若。襄如充耳。敢告于下執事。晏子曰。李氏世得其民。君實棄之。違衆不祥。子家羈曰。嘻。子過矣。假令父辟母焉。其非人子乎哉。晏子不能對。曰。寡君惑于子。猶未易辭也。君子曰。豈乎。管晏之不謀也。如是哉。管子而在公。必不出。出而復不終日也。

附晉趙鞅中行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奉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
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
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
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
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
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卷三十四 昭公三十年 十二

鄭游吉弔且送葬魏舒使士彌牟詰之曰悼公
之喪子西弔子產送葵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
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
之謂事太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
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慮
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
敝邑之問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
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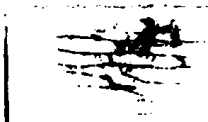
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
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
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
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
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
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子使公子蓋廬伐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
公子奔楚楚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

卷三十四 昭公三十年 十三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養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
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
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
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
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
使嗣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柞
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



妘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揩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十二月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言而逆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定公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執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知躒于適歷。知躒曰。寡君使躒謝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因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子襄公立。

晉侯使荀躒言公于乾侯。

季孫從知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恐。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知躒以晉侯之命言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知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来奔

邾黑肱以濫来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疾。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徽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徽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焉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晉定公二年 魯昭公五年 卯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鄆。

夏。吳伐

始用師于越也。時歲在星紀。晉史墨曰。不及四

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

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千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昭宣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徼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士孫謂魏子

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
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
不務而又焉從事魏舒曰善侯韓不信對曰天
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差序
於是焉在
冬十一月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尋盟且城成周魏舒南面衛彪傒曰魏
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
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

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
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
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
書以授帥而効諸劉子韓不信臨之以為成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羈雙琥一環
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
羈及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及
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晉趙鞅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
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
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
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
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
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
姓於君為庶主所知也在易雷乘乾曰大壯天

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
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
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
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
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殺適立庶魯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
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
王世貞左逸君子曰史墨小人哉六卿固

弁髦晉君。而墨又從史之。龜焉以篡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履定分。不可易也。三氏爪剖墨其為削乎。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五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定公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在位十一年　壬敬王十一年　元年晉定公三年　曹隱公通元年　辰一年　吳闔廬六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舒位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勝薛鄙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

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縱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彌牟怒。謂韓不信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

魯及從後

天厭周德義孤歎還都以知其詐

原壽過以月入夫

不欲見叔孫故與不同期故期也

深得見叔孫而出

魯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必以神幾為幾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是行也魏舒屬役于韓不信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還卒于寧士鞅去其拍槨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叔孫不敢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意如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期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

資群公治墓在溝公氏公葬也溝絶其墓不與君同於章也

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謂季孫斯曰夫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也

煬公伯禽始有禽遂合之亦勞者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孫意如禱于煬公公薨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癸酉敬心十三年晉定公四年
巳二年斐開羈七年

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焉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違而出者行可也若鞫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鞫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謂季孫斯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孫意如禱于煬公公薨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脩邾好也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慭鄭伯嘉許男斯曹伯露苔子郯子隱頓子胡子滕子頃薛伯寧杞伯惕小邾子穨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初蔡昭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以享令尹囊瓦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有兩肅爽馬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竊馬而獻之令尹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償馬令尹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乃歸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逐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

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中行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士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鄭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

王世貞左逸晉荀寅求貨于蔡侯蔡侯曰寡人以國之貧小不能事大國而失身楚

楚不若是恤其從政者虐而曳于君以詰予之填瑱復陶三載弗克事珪喟獲罪于先君之社稷用昧死請于大國幸哀憐之而悉率諸侯之甲徵罪于楚唯是不腆敝賦寡人之妾與貨賄悉用從事敢厚大夫之請我先君叔不能率王訓而罹于傳書

及嗣商臣弗克而已大路閎鞏姑洗密須之鼓唯晉是賚蔡無分寶虽場之弗輯與歲佐蔡雖厚稱諸侯也其室猶懸磬賴大夫之力得肆志于楚有填瑱抆陶在敬用諮于吾子光輔盟主而輯綏諸侯方貢王之私覿自萃又何求哉苟寅不悛而退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使祝佗祝佗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命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于衛靈公使祝佗私于蒯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蒯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祝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

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旜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帥率授土陶叔拜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

陪敦加厚也
少帛雜色帛綪旜所畫之物
雜帛赤色者入昌纏名
魯卿皆居殷故地周設伯禽以為侯以其疆理土地則以周法大原近戎故以戎法
蒐教也

士見諸王所命之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歃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杞伯成卒于會。子隱公乞立。七月其弟遂弒隱公而自立。是為懿公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讀畢古史　許男畏逼于鄭。卜遷容城諸大

夫曰不可吾能往范亦能往遷將安之昔我先靈公之遷葉也畏鄭故也遷葉未幾而鄭子蟜從諸侯之師以復伐我我是以有函氏之敗悼公之遷于夷也畏鄭故也遷夷未幾而楚左尹沈懼鄭之難以求息肩于我我是以有白羽之役君自白羽以來宮宇未緝搪負未釋卿大夫舍于隸人而百姓暴露于外愁苦墊隘不遑寧處夫婦男女日拮据以圖旦夕之安曰庶幾乎

若又遷之是轉徙無窮期也國無乃重困乎君若息民安衆綏靖以待諸侯之寇社稷猶世若重困之彼仇讎者謀而乘之是勿藥之疾也君其殆哉不聽鄭馴歇曰許其亡乎數遷則民罷民罷則國削不亡何待不如因而禦之遂伐許後二年滅之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即劉文公也又名秩子桓公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往年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籍晉觀虎秋士鞅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卑以吳子闔廬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

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晉而請伐楚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燋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又謂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

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不利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脫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兵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

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莫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米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列國史吳入郢君居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夫之寢闔廬盡妻王後宮次至伯嚭伯嚭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枷梱異巾櫛所以絶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絶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恕可復以義義恕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

所絶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絶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慚遂退舍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剸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必犯是。余將殺女。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

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迎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

官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

韓非子吳攻荊。使人宣言曰。子期用將。去之荊人聞之。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

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史記)吳兵入郢。伍員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山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

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與豈其無
天道之極乎伍員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
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
告急
丙敬王十五年晉定公七年 曹靖公露元年 申一萬七千五百人 吳闔廬十年 陳懷公柳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以周亟矜無資
於越入吳

越入吳吳在楚也
後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
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
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
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
祥秋七月于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
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
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
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
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
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
大敗吳子乃歸囚楚闔與罷闔與縱請先遂逃
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
冬十月楚子入于鄀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
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
舍懷也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
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旗之二子耶或禮于君

或禮于父均之不亦可乎吾聞之大德滅小怨
道也及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
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
賞將嫁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
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莊子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于昭王昭王
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
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

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謂司馬子期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于屠羊之肆也然豈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楚子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孥不與王舟及寧求見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列國史）子常既黜兵而退使人復于君請死王將免之子常曰遁者無罪則後之為臣者皆將效臣之遁以不利于國不可王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盾其上以徇于國

（王震左衍）楚昭王復國棄疾自鄖介于西以求見于西門曰唐之蒲奚蔡之來佩猶在耶棄疾曰亡之矣子西曰吁嗟子常何其周也夫庸奚天下之駿馬也奔逸絕塵千里一日楚未之有也蔡侯昔以求佩之故寧三年止楚而不歸申目之而屬艴焉豈其得之而復失之子必不為也棄疾曰吁柏舉之役棄疾幾不免骨肉近臣殲焉其身之不保衆焉為子西曰其然耶若是子何求之亟也身與貨孰親得與失孰厚吾猶慶子之幸免也遂以告王王殺之以徇

王使王孫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明年四月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

遷鄆于郡而改紀其改以定楚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于斯嗣卜

意如行東野還未至而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怒。欲逐之。告公山弗擾。弗擾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虎乃止。既葬。季孫斯行東野。及費。弗擾為費宰。逆勞于郊。季孫斯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弗擾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因季孫斯及公父歜而逐仲梁懷。十月。殺公何藐乙丑。盟季孫斯于稷

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于州仇嗣卜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郭觀虎之役也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魯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愛之。以為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棄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貨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

(附)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蔑。避儋翩之亂也。明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王入于王城。又明年二月。單武公伐殼城。簡城劉桓公伐儀栗。伐盂以定王室。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仲孫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仲孫立于房外。謂士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士鞅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退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逐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冬。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宋樂祁犁言于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祁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祁犁曰。惟寡人說(悅)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祁犁從之。見困而行。及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鄔上。獻楊楯六十。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古)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既而士鞅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祁犁。

(附)八年春。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祁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又謂祁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是以止子。子姑使涸伐子。祁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涸也。不如待之。祁犁歸。卒于大行。(杭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馬乃止諸州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明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戊敬王十七年 晉定公九年 吳闔廬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景鄭伯獻盟于酅。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寘盟于沙。

齊侯鄭伯盟于酅。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齊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孫斯公欲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戎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己敬王十八年 晉定公十年 吳闔廬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弋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寫籍。仜子鉏擊之。顏高縮而偃。且射子鉏中顏頊。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我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呼曰。猛也殺。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

猛在此。必敗。猛逐齊師。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皆伯魯卒于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士鞅趙鞅荀寅皆執魯於是始尚羔

賈誼新書齊人攻魯道賣父時從子賤治亶

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衆哉民也寒耕熱耘魯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于閼公 趙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自瓦還將盟衛侯于鄟澤趙鞅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拔俊 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中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詔詔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辟臣之子敢不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

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蟊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歃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季寤公鉏極公山弗擾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

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衎焉。

辛卯。禘于僖公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皆唐氏之瑞大弓。封父之良弓也

壬辰。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懿子曰。季氏戒都車。何故。懿子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為公期築室于門外。及期。陽虎前驅。林楚御季桓子。虞人以鈹披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斯咋。咋。謂林

鈹劍也咋大聲也

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林楚怒焉。及衢而駡。陽越射之。不中。遂如孟氏。桓子入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叔孫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陽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速駕。公斂陽在。既而公斂處父請追之。孟懿子弗許。處父欲殺桓子。懿子懼而歸之。季寤偏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以叛

庚戌。定十一年 曹伯陽元年 九年 吳闔廬十四年 陳閔公越元年

春王正月

一作鄭駟歂嗣子太叔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而可也。靜女之三童。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彤管筆女史用以規諫者竿旄曰彼嫁者子何以告之答章舍也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魯人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景公將從之。鮑國諫曰。臣嘗為隸

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

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王震左衍）齊侯以鮑子之言執陽虎晏子聞之進諫曰鮑子之言陽虎是也其論魯非也公棄其民而歸于季氏上下猜矣可謂和乎其小人皆就私家其君子欲張公室人各其心可謂睦乎晉知躒中行寅貪季氏之賄為之外主非有信義之固金石之援也可謂能事大國乎季氏世從其寇

天命不寧家臣莽亂公私捏抗謂之無憂臣不信也魯多內憂君因虎以入討季氏師必有大功且夫賤僭亂諸不衷正其君臣之分復其上下之禮張吾紀綱以信威于四國四國孰敢不聽此桓文之業也萬世一時不可失也君其聽之季孫懼使因陳信子以納賂焉乃止子貢聞之歎曰齊其為陳氏乎陳季氏也陳氏擅之矣而君又右之非陳則亡齊齊侯其不君君實自

亡已

（淮南子）陽虎之攻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出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拂劒提戈而出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胸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之蒙死被罪而反傷我乎既魯君聞失陽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被罪而傷者獨蒙厚賞

（韓非子）陽虎去齊之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

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又虎抵罪。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君。一人為縣令。一人為使吏。及臣得罪近君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使吏者追臣至境不及而止。簡子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五氏晉地

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襄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騶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歟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車五百乘。齊侯致禮。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憖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貶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實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禘之與之犀軒與貞。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孫惠公立。

定公三

辛敬王二十年　晉定公十二年　齊景公勝元年
壬十年　吳闔盧十五年　秦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閽。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閑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饗。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史記)初。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齊大夫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求平于魯。為好會。公將以乘車往。孔子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兵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楯。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因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左司

馬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寡人獲罪于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來歸侵田以謝過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五氏之役

涉佗曰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叔孫不敢欲立州仇公若藐固諫曰不可弗

聽及州仇立公若藐為郈宰使郈馬正侯犯殺之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藐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藐侯犯以郈叛州仇及仲孫何忌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州仇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州仇稽首駟赤因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

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往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遂樂祁黎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樂溷怨之謂大心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大心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溷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遂之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獲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向魋欲之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拔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自盡腫母弟辰謂地曰子分室以與獲也而獨畀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從之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景衛侯鱣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隙故敢助君憂

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郈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子地之出也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也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與辰等為一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子叔還如鄭涖盟

始叛晉也

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子比立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史記)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因言于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季氏將墮費。公山弗擾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飲處父謂仲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家語附)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竟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于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焉。孔子

之始攝政也。國人謗之曰。麋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麋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孔子既用。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黎彌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及文馬三十駟。遺公。陳于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將受之。乃語公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孔子欲諫不得。望龜山而嘆。作龜山操。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孫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沮于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孔子謂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遂適衛。師已反。以告季孫。季孫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合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今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諸晉陽。鞅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脫劒而入。遽寘不可。鞅使告邯

春齊侯景　衛侯鱄次于垂葭。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郈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欲諸大夫之軒。惟郈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寘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若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鄔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遂殺午。趙稷及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中行寅之甥也。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聯。故不與圍邯鄲而怨趙氏。董安于聞之。告趙鞅曰。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鞅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范皐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躒。知躒欲以為卿。韓不信與中行寅相惡。魏曼多亦與范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中行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知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知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在晉事二子。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伐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知躒使告于趙鞅曰。范氏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辜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我死莫辜矣。乃縊而死。趙鞅尸諸市。而以告。知躒從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薛弒其君比。子惠公夷立

乙。敬王二十有四年。晉定公卜六年。
己。十四年。吳闔廬十九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

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魚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及文子卒。衛靈公始惡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春。靈公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師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醉李。吳子光卒。子夫差立

吳闔廬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吳師駭而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景衛侯。靈于牽。公至自會。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瑕上。梁即牽地

救范中行氏。士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

(附)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加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

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知其色。啼而走曰。前嘖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生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隱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

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昭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貨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景衛侯鱄次于渠蔟。謀救宋也。

宋公子地奔鄭。鄭罕達為之伐宋。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渠蔟。謀救宋也。

邾子隱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頃來會葬。丁丑。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祥
成喪也
冬城漆
書不時告也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七終
卷三十七 定公十五 十七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八 烏程後學王震編
哀公 公名蔣定公妾如氏之子也 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
丁敬王二 元年 晉定公十八年 未十六年 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 昭 陳侯 閔 隨侯 許男 元 圍蔡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大也畫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請遷于吳
(王十朋業談楚使蔡遷于江汝之間蔡不
卷三十八 哀公元年 一
便也蔡公子駟使行賂于鍾建以謂子西曰君王之伐蔡也報柏舉也其遷之也以懲蔡也先令尹子常侵欲小國諸侯生心河泗江淮之間其為蔡者可勝阬乎靈王遷許于夷遷方城人于許迄及胡沈道房奔走無歹廣民弗忍許越因之乾谿之舉葉焉吾懼令尹之以君王再也夫靖國者在安衆而息民在蓄忿而和之子常思稽怨以敗鑒不遠矣令尹其圖之子西說蔡

得不遷

(附)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吳越春秋越既敗使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帛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笞使之而厚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天王豈厚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王秉利度義焉吳不許

文種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從之使賂嚭語言于王曰。吾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王乃許諾。

(附)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遂濟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侵陳。脩舊怨也。

(楹子)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焉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欲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開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曰新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我。

(劉基郁離子)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鴟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

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夫有口物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爲妖也鳴則不祥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烏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聞則鳴以箴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惑

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慮而烏鳴是慮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景衛侯靈伐晉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戊敬王二年晉定公十九年
申十七年吳夫差三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隱盟于句繹

伐邾將攻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孫出公輒立

初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邾靈公庶子一言立嬾內外同之三揖卿大夫士邾志異于他子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月乙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

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問八人衰絰偽自潰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秋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馹弘送之范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乎)(馹)(兵)(車)先陳罕馹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王良御趙鞅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王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趙鞅巡列曰畢萬卜世以車七乘今吾車多矣其庶乎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荊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荊瞶不敢自佚備持矛馬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趙鞅中肩斃于車下獲其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鞅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螭旗于罕達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罕達馹弘公孫林啟而射前列多死趙鞅曰吾國無小阮戰趙鞅曰吾伏弢以櫜鞬出入三軍以為前驅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王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昭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遷于州來

已亥敬王二十年　晉定公二十年　衛出公輒元年
酉十八年　三年　吳夫差四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衛文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鑾旂從之。葬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

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稟。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補傳）討樂大心之亂也

附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王世貞左逸）王使賜萇弘死。曰。微大夫之力。周不及成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晉不以為討。弗救。惑。大夫弘拜稽首曰。君王幸誅臣以悅盟主。盟主服從諸侯。嚮築之下。暴骨與焉。以為臣僭。臣死且不朽。君王過聽臣策。九藏諸侯之力。大城成周。故賓以僭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氏。始之良也。宣孟文子。嗣之英也。爽世階晉力軋而爭。孰為叛焉。如其與也。以臣是戾。王悅。盟主。盟主悅。卿。毋乃非漸乎。夏。魏關鑾

成敗志也。商裂地千。周計也。晉之從政。
卑靦千雉。無日忘之。臣聞命矣。下見安子
敢以天子之命討曰。首亂陪臣。波及王度。
維是不佞與干厥事。賦桑柔之五章而死。
周人藏其無三年而化為碧。

(附)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
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子康子 肥嗣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
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
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
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必告于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
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
正常。正常不反。

(家語)季桓子之病也。輦而觀魯城。喟然嘆曰。
昔此國幾興矣。以我獲罪于仲尼。故不興也。
頎謂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
尼。及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我先君
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為
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
使召冉求為宰。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駟之黨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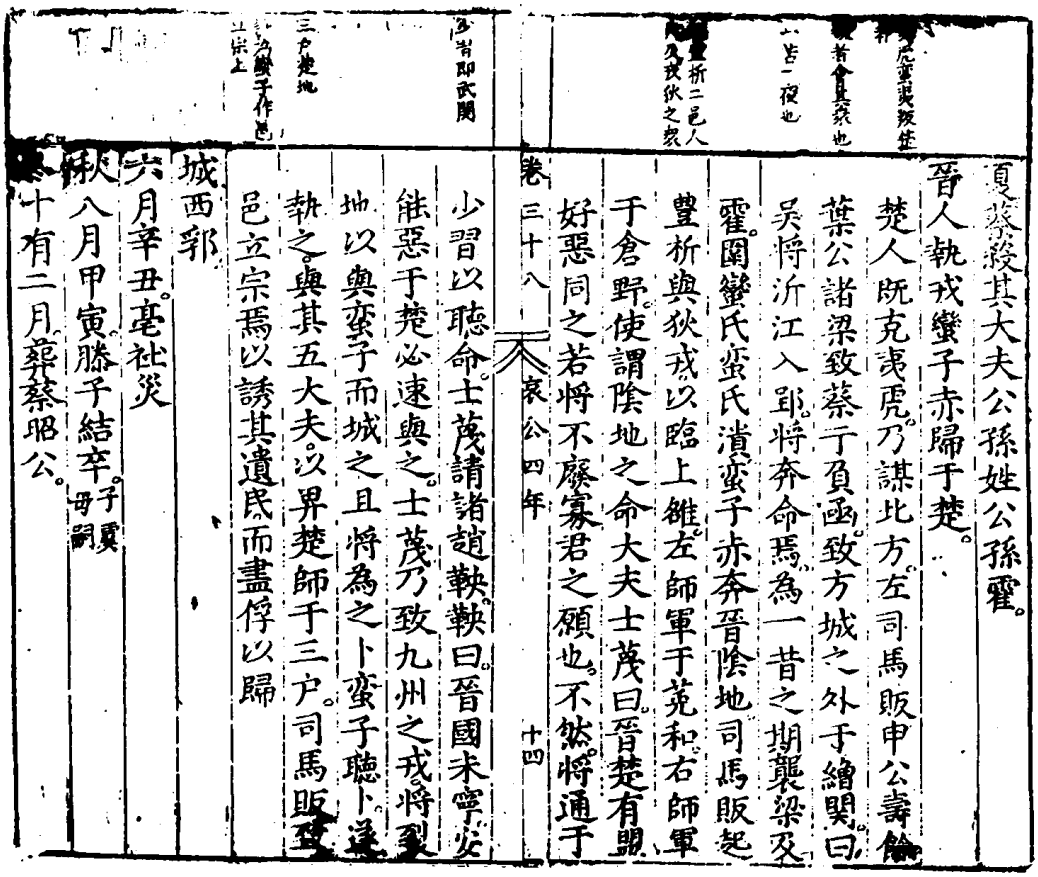
(哀公二十一年 晉定公十九年 吳夫差五年 秦悼公元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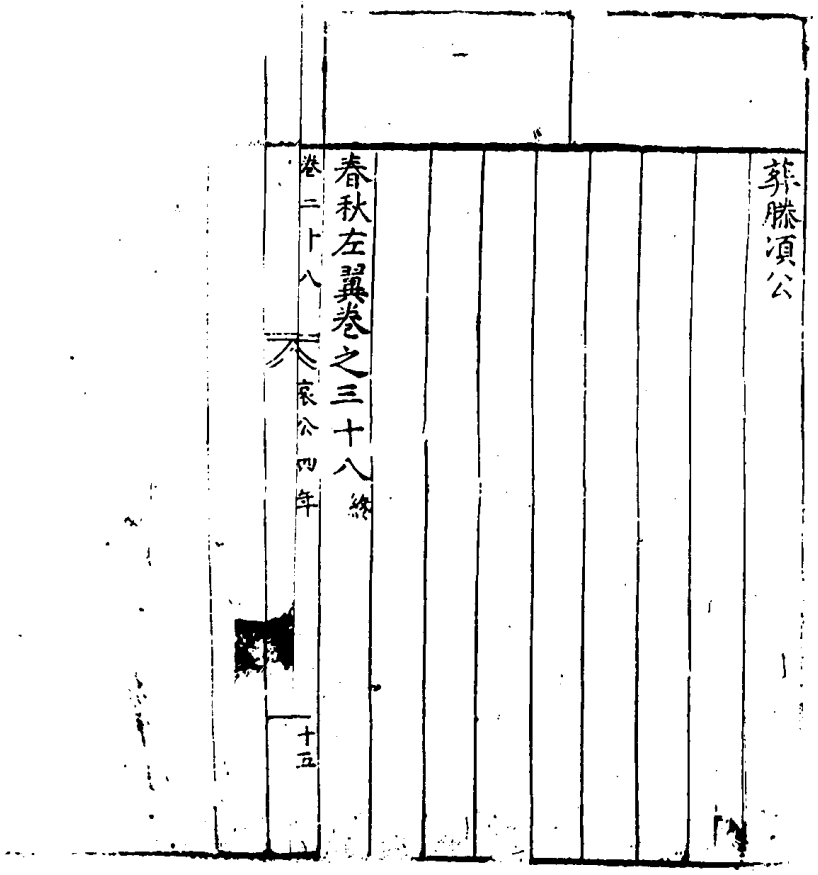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
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
文之鉏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執弓而
先。翩射之中肘。鉏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
孫姓公孫霍。

葬秦惠公

宋人景執小邾子



頃丕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我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
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
吳師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
霍。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販起
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蔇和。右師軍
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
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
卷三十八 哀公四年 十四
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鞅。鞅曰。晉國未寧。安
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
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
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司馬販至
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子夏
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八 終
卷三十八 哀公四年 十五

哀公二

辛敬王三十年　五年　晉定公二十二年　蔡成公元年　吳夫差六年

春城毗。

姜齊侯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與范氏故也。往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寡。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中行寅奔鮮虞。納中行寅于柏人。春。晉圍柏人。中行氏范

稷。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鄧逆時陰人。孟蠆以會鮮虞納中行寅于柏人。春。晉圍柏人。中行氏范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吉射使為柏人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偕之。遂死于柏人。夏。趙鞅為范氏故伐衛。遂圍中牟。

（新序）中牟宰佛肸初以中牟叛歸衛。置酒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我與者將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甲後至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固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祛衣將就鼎。佛肸脫履生之。及趙鞅攻中牟。中牟人叛。遂取之。聞田甲不與也。求而賞之。田甲不可。亡之楚。

（說苑）中行寅將出亡。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子為祝犧牲不肥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先主君中行穆子華

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祝為益乎。則詛亦將為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寅有慚色。

（韓非子）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

我王璽是娠我過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安孺子荼立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夏高張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壬敬王三年晉定公二十三年　子十一年六年晉定公二十三年　吳夫差七年

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史記楚昭王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迎孔子。孔子至。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

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驕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需事之下也。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

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龜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

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公子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

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實諸肢。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茶。遂立陽生。是為悼公。

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公子鉏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陽生謂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陳乞使子士之母養之。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乞曰。受命于鮑子。鮑子曰。子之命也。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也陽生頓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
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
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
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孺子荼
如賴去聲奴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于句賓之
丘公使朱毛告陳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
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
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
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
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
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還
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公羊傳初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
乞曰是在君也君欲立之臣請立之陽生聞
之謂曰吾聞子盖將不欲立我也乞曰吾不
立子者將以生子也子不見申生耶走矣與
之王節而走之及立荼使人之魯迎陽生匿
之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與

諸大夫樂之諸大夫曰諾中坐使力士舉巨
觳至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
所欲也諸大夫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
之

戊午越趙胡姬于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
齊侯殺胡姬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夫差于鄫

史記吳夫差聞齊亂因北伐齊至鄫公往會
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
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

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滛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長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法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懿子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邾大夫請為備。不聽。茅夷鴻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潰。以邾隱公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茅夷鴻以茅叛。以東帛乘韋自

請。赦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僻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宋人景圉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師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邑。鄭國參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冬鄭師救曹侵宋。

甲敬王三年晉定公二十五年寅十三年八年吳夫差九年

春王正月宋公景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鷹獻之且言

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覇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亡。

吳伐我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弗擾弗擾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叔孫輒病之王問于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瘠晉之腑腑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收何為三月吳伐我弗擾卽師師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鄙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吳王犯嘗為之宰濟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孟懿子謂子服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蚕室公賓庚析朱鉏公甲叔子與戰于夷吳人獲之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王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

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悼公怒。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附）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憩之。公謂牧。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公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盡稍之以入。遂殺之。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歸又無道。吳使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榜之以棘。使邾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于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冬。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乙敬王三十六年 晉定公二十六年 杞閔公元年 卯十四年 九年 魯哀公十年 吳夫差十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罕達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

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聖合鄭師哭。罕達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惠伐陳。閔

陳即吳故也。

（韓非子）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

其君子必休其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
必可敗也從之遂破吳軍
秋宋公景伐鄭
報雍丘也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沉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

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其繇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
哀公三
丙戌 敬王三十年 晉定公二十七年 吳夫差十一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隱公來奔齊出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國人立其子壬是為簡公
往年春齊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乎退受命于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至

是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艾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使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宋人景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鞅將伐齊大夫請卜之鞅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丁酉。定公二十八年
己亥。十六年
吳夫差十二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為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康子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使于黨氏之溝。武叔禦

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

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冉有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檀弓)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

亦可乎。

夏陳轅頗出奔鄭

初轅頗為司徒賦公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子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

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楼將下軍。桑掩御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宗楼與閭丘明相厲也。陳乞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逆命其徒具含玉。東郭書使問弦施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無平。國書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

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歸。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皮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子貢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太史固賜國子之元。寅之新篋。殺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附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

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同地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盤庚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

天之道也

王世貞左逸吳王賜伍子胥屬鏤以屬子胥嘆曰天乎余之無罪也吾先君之臨玉而入楚也吾君王之逞僭也而伯諸侯周微奚之力也使者曰不敏寡不足以知大夫則竊聞君王之緒言曰余一人敢忘大夫之勛唯細言是徇以辱于傖抑先王之不獲正始也殺齒有隱憾焉柏舉之役大夫暴與尸雠棘而鞭之楚人煨燼之餘廟其生者以報死者舉怒于我我是以不獲有楚撫李之役大夫實張皇大師不足以衛先王之指遂棄群臣余一人以為懤語之人臣無外紀貳也大夫以身事余而東其子于鮑氏亦庶幾異日柏舉哉余不得復事大夫矣子胥默然無以應遂自殺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初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又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雖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弗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西巠巢死焉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哉

子處止之曰國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春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
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吊
適季氏季氏不絕閒放經而拜
公會吳于鄫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
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

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
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出宋皇瑗于郎云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
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
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
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
狗之瘈亦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

于郎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徵
衛侯之含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
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
行禮于衛而藩其君含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
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
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
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
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
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
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
歸效夷言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
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卤戈鍚
初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死之族
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岡戈鍚九月向巢伐鄭
取鍚殺元公之孫遂圍岡

冬十有二月癸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己亥敬王三十年　未十八年　晉定公三十年　吳夫差十四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函

往年十二月。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春。宋向魋救其師。罕達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函。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　及吳子　夫差于黃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

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吳求霸也。楚人聞之。以伐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謚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雠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屢徒五十。王子地耼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耼

謚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王帛不同。故救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

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矣。余無所繫之。皆酒一盛。芳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吳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叙。

庚敬王三十一年申十九年。晉定公三十年。吳夫差十五年。

春西狩獲麟。

(家語)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五父之衢。或告孔子曰。有麕而肉角者。遂往視之。曰。麟也。執為來哉。執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曰。吾道窮矣。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傷之。

哀公　小

庚申　敬王三十有九年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来奔

小邾射以句繹来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

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簡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闕止夕陳逆殺人逐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由焉饗守者醉而殺之而逆闕止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為闕止臣與之言政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

且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謂恒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夏五月壬申陳恒兄弟四乘如公閽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陳恒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陳恒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劒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闕止歸憂徒攻閽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

諸鄖閽陳恒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向魋之罷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務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盡室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於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皇野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皇野請瑞

馬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不可其新臣曰從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桓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来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

衛侯使以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既而向魋奔齊陳恒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鞅召之陳恒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莒子狂卒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陳恒立其弟驁是為平公

甲午陳恒弑簡公孔子三日齊請伐齊者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何對曰陳

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叢子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民不附圖大則人惮之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之高下乘之于不測之深旁人比

絶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駸駸
而驚之繫方絶重而振之馬奔車覆六轡不
禁繫絶于高隧入于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
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
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
可矣矣至懼之哉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即孟懿子也子武伯嗣

冬陳宗竪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

楚
有星孛
于
紀

(橈)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
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
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
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食

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
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
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盖對曰寡君聞
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盖備使
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
世于良厥日共積一日還次今君命逸使人曰
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
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
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成叛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
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馬孺子怒襲成從者不
得入乃反成有司至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
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命許懼不歸秦
成叛于齊孟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附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閔公使公孫貞

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論
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
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事
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
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鄭伯使伐宋景
報圍函之怨也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納衛世子蒯聵也
冬晉侯定伐鄭
及齊平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于路見之曰天或者以陳
氏為斧斤既剪喪公室而使他人有之不可知
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時不
亦可乎何必惡焉瓘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
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公孫
宿謂之曰臣人而有背人之心齊人雖為子修

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妻以告
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以先太子與五
人介與豎從之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
臺召獲聞亂為乘車行將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樂寧聞亂使告季路季路入遇子羔將出曰門
已閉矣季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
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季路入及
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路曰是公孫也
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
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
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懼
下石乞盂黶敵季路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
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悝遂立莊公孔子聞
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家語)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孔子
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
命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將報父讐問

千孔子。孔子曰。行矣。孟孺知之。告于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孟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蓋悔殺季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尊也。

(說苑)子羔為衛士師。嘗刖人足。及亂。走郭門。刖者門焉。謂子羔曰。彼有徑。子羔曰。君子不徑。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竇。曰。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者親刖子足。子逆我者三。何也。刖者曰。斷

足固我罪也。昔公之治臣也。傾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悅然不悅。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所以悅君也。

二月。衛莊公使郤栾告于周曰。荊瞞得罪于君父。君毋通寇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栾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栾以嘉命來告余一人

徙。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衛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子還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請亦嘗之。成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二月。子還成褚師比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作誄。子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

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作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
憖遺一老。俾屏丙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
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
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
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史記〉孔子年七十三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
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于冢上六年。然後去。

弟子及魯人徙而環居者百有餘家。因命曰
孔里云。○孔子卒。弟子思慕不厭。謂有若似
聖人。相與共師之。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
當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果兩。弟子問曰。夫
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
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
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
瞿毋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
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之。有若默然
無以應。弟子起曰。避之。此非子座也。

哀公五

壬敬王四十有六年
戊十七年

祭統六月。衛莊公賜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亦啓佑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卿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六月。衛莊公飲孔悝酒于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石于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為逆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礦或以其車從。得祏于橐中。孔悝遂奔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建。請行而期焉。建林虎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蒲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譬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往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

矣。乞曰。不可得也。勝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誘。不為威惕。不為鬼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閒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公子啓為王。不可。遂劫以兵。公子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不勝。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葉公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葉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弗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頵。葴黃氏。葉公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寬為司馬。而老于葉。

衛莊公占夢。變人求酒于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遺遺奔晉。

衛莊公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門。
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
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
告太子疾疾使五人與豭從已。劫公而强盟之。
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
罪殺之。公曰。諾。春莊公為虎幄于藉圃。求令名
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棗甸
兩牡。卿車縞衣狐裘。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不敢太
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韓詩外傳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泣涕。
其偶問之。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
其偶曰。此衛國之憂也。子何與焉。嬰曰。不然。
昔宋桓司馬得罪于宋。出于魯。其馬佚而輾
而傷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國人亡利之半。越
王句踐起兵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
嫂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夫兵威者。吳
也。死兄者我也。得罪者桓司馬也。亡利者衛
也。今衛世子甚好兵不肖。吾男弟三人。能無

憂乎。

三月。越子大戒師徒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
、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
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
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
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椋卓之。夏六月。趙鞅
圍衛。齊國觀陳璠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陳璠

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璠曰。無辟
避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趙鞅曰。我卜伐衛
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
陳。秦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
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
其可使也。葉公曰。率帥賤民。慢懼不用命焉。子
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
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

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惟其任也。何賤之有。葉公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于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尹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公孫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禦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滅陳。

衛侯夢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呼天無辜。公親筮之。甯殖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賞之而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竇。稱尾。銜流而方。狄羊祥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閽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趙鞅曰。止。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而戎屬何為是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速。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閽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

拆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巳氏初公自城上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替既入。示之。辟曰。活我。我與女辟。巳氏曰。殺女。辟其馬徒。遂殺之而取其辟。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鄙衍之後矣。公子姑曹。發陽之後。衛石魋。武伯曰。然則魯也。

甲戌　敬王四十三年　子

宋皇瑗之子靡牆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劓般邑以與之。劓般慍而行。告桓魋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靡將納桓氏。公問諸皇野。初皇野將以北姒之子非我為子。靡曰。必立伯也。是良材。皇野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靡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春。殺皇瑗。公聞

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諸大夫敖孔伯
逆出公出公自齊復歸于衛逐石圃而復石
與大叔遺
(說苑)吳赤芾使于知氏假道于衛寗文子具
紵絺三百製將以遺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
也不壤交假之道亦敬矣何禮之甚乎不聽
遂致之赤芾至于晉既得事將歸知伯命造
舟為梁赤芾曰吾聞之天子濟于水造舟為
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
且敬大甚者中難測使人視之視之則兵在
後矣將以襲衛赤芾曰衛假吾道而厚賂我
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使人告
衛衛人警備知伯乃止

乙丑 敬王四十四年 魯昭公十有九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
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帥師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
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丙寅 元王元年 二十年

春齊人子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
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予越欲除不
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
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
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
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
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
隆曰請嘗之乃徃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
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
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
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
之先臣志父得水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所
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
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
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涓人必
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
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丁元王卯二年二十有一年

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

歌之曰。魯人之皇。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
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
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
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
請除館于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哀公六

戊元王子三年二十有二年

夏四月邾隱公自齊齊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
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越絕書越師入吳吳王夫差帥其賢良與其
重祿以上姑蔑越圍王臺。夫差使王孫雄行
成于越曰。昔不穀先委質于越君。君告孤請
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

祥。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
君王親辱赦已以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
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男女服為臣御。王
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君
王不斷。其忘會稽之恥耶。乃不許。使者復來
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曰。孰使我早
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
者。非吳耶。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可乎。王曰。
吾欲弗許而難其使者。蠡乃左提鼓右援枹

以辭使者使者欲見王不得泣而去王嫌之使告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逆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惟王所安以沒王年吳王辭曰寡人禮先一飯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敝邑寇宇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夫何面目以視于天下乎嘆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乃縊越人以歸

己元王己四年 二十有三年

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縫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荐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夏六月晉知瑤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驁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壹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御鞅來聘報叔青也

庚元王中五年 二十有四年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儆禍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齊萊章曰君卑政暴徃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懲月言也役將班矣晉師果還饋臧石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腆敢展謝之

吕覲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觀越謂孔子青曰惜矣不如歸尸

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貫服擐介。
延尸。車甲盡于戰。府庫盡于弊。此之謂內攻
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
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
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愁上。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
邾隱公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
亦無道。
公子荊之毋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

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
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
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
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
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
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
納賂焉。乃止。

辛未 元王 大年 二十有五年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
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讒而登席。公怒。辭曰。
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殺焉。是以不敢。
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
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
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
人納公文要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戊氏以其
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
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于公

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
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
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
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
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
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
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
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
可。將適鄄。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於彌曰。魯不

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壄之上。彌牟使王孫齊私于皐如曰。子將大城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彌牟乃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国国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弗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備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公孫彌牟相之。以城釦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今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久之。自城釦使以弓問于貢。且曰。吾其入乎。于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寧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遂卒。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烏程人其書繫傳於經文之下凡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悉撮爲一左傳中稱號不一者皆改從經文稱名有經無傳者采他書補之前後編次亦間有改易案朱彝尊經義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字亦不載卷數而所錄焦竑之序與此本卷首序合當卽此書也